

# 武俠世界



第32年

49

\$15.00





# 中國正宗 天然花粉靈芝

高級營養補品

花粉、靈芝，舉世推崇。本品選用我國純正天然花粉、野生靈芝精製而成膠囊劑不含其他藥材，男女老幼均可常服，功能獨特，療效顯著！



常服：充沛精力、強身健體、  
滋陰養顏、保健美容、  
青春美麗。

購買時請認明



商標



中國正宗天然花粉靈芝  
中國廣州中藥一廠出品  
80粒膠囊裝

國貨公司藥行有售

總經銷：  
香港正豐國產藥品有限公司  
電話：5-748413 5-754032  
澳門分銷：維康藥房  
電話：84784

廣州醫藥進出品公司經營出口

複方

# 片仔癩

軟膏(外用)

## 治療皮膚病良藥

馳名中外的消炎解毒聖藥「片仔癩」係漳州市製藥廠所出品，複方「片仔癩軟膏」係該廠以片仔癩為基礎，再配合民間秘方研製而成的另一外用消炎解毒良藥。



適應：本品用於治療某些皮膚病種，如座瘡、暗瘡、脂性皮炎、單純疱疹、瘡癤及凍瘡、痔瘡、燒傷、蚊蟲咬傷等，均有特佳療效。



漳州市製藥廠出品 國貨公司·藥行均售

經銷處：德盛行實業有限公司 電話：5-783721-4



**編者話** 今期的巨型小說乃巴人先生所撰著「情俠希夷故事」之「翠袖神鞭」，描述武威鏢局的創辦人總鏢頭郭威和結義兄弟洪桐，洪桐殺了大悟山毛賊林冲、邱應龍，却被一枝梅谷飛虹逃脫，其後，洪桐死去，留下孤雛洪駿，谷飛虹便對郭威和洪駿報復……洪駿遭郭威繼室的虐待，常來玄壇廟內訴苦，情俠希夷冒玄壇爺顯靈，暗中協助洪駿，揭穿谷飛虹的陰謀，其後更由洪駿救了郭威的繼室，殺了谷飛虹父子……內容緊湊，值得一讀。

\* 長篇小說「亡命怪俠」乃東門白先生之佳作，由今期起連載刊出，東門白先生之作向以文筆流暢，情節新穎見稱，新篇刊出，切勿失諸交臂！另有高峯先生所著短篇小說「朱砂痣」也在今期刊出，多篇佳作展現你眼前，保你滿意！

\* 下期的巨型小說將刊登蕭顯先生所著「英雄本色」，是一篇描述國際反恐怖組織如何偵破販毒大集團，為民除害……

####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 翠袖神鞭(情俠希夷故事)

孤雛洪駿遭郭威繼室的虐待，常跑去玄壇廟訴苦，玄壇爺顯靈……

巴人 5

####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政歸司馬氏(三國演義之四十三)◀一▶……徐正 38

##### 朱砂痣(俠情短篇故事)

陰謀詭計被揭露 姦夫淫婦落法網……高峯 44

##### 大漠雄風(邊塞風雲錄)◀下▶

火陣救出心上人 細說因由續前緣……陌路人 50

####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 天殘掌(俠義傳奇中篇故事)

大膽懷疑一切 蛛絲馬跡可尋……麥中青 59

##### 羌笛怨(俠義奇情連載故事)

神龍獨角勢無比 增強信心回中原……高阜 69

##### 九龍珮(俠義傳奇中篇故事)

程小蝶潛入沙府 迎香閣能人授藝……臥龍生 79

##### 玉辟邪(新派俠情連載故事)

脫出魔掌 潛心習武……東方玉 87

##### 武林謎圖(俠義傳奇中篇故事)

要盡手段為謎圖 最終落得失心瘋……西門丁 95

##### 魔鬼的門徒(新派武俠中篇故事)

遺老宣佈政綱 二小履行義務……歐陽雲飛 101

##### 浪子出馬(新派俠情中篇連載)

吃喝玩樂三天 詐騙白銀五千……辛棄疾 109

####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 亡命怪客(新派俠情長篇連載)◀一▶

為情引起仇殺 詐死復活逼真……東門白 119

督印人：羅輝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廈三樓  
五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廈壹  
一四樓 電話 5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 370.00  
一年港幣 \$ 740.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 399.00  
一年港幣 \$ 798.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456.00  
一年港幣 \$ 912.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備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 2500 半年26期NT \$ 1300  
郵政劃撥帳戶 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 50元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廈式樓  
電話：五四六六七九九

• 每冊港幣十五元  
H. K. \$ 15.00

Printed in Hong Kong



仙姿牌

# 片仔癯暗瘡膏

(選用著譽中外的  
漳州片仔癯為主藥)

用於暗瘡(即青春豆)  
療效極佳，用藥後三天  
能使暗瘡自動凋謝。  
用後有冰涼舒爽感覺。  
純中藥製劑，  
無任何副作用。

(特價每支HK\$68.-)

片仔癯暗瘡膏是採用福建漳州著譽海內外的片仔癯為主要原料，配以多種名貴中藥有效成份精製而成的外用藥品。經研究，本品有顯著的止痒作用，也可作為皮膚藥應用。療效神速，極為靈驗。

漳州市進出口公司經營出口

總代理：德利貿易公司

電話：543 5508 傳真：850 7509

總經銷：華聲醫藥(香港)有限公司

電話：548 3811 傳真：559 7762

武俠世界

第32年

第49期

(總號1649)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 共同創業

## 遺下孤雛

「喂，你是男兒漢、大丈夫嗎？」少年抬起滿面淚痕與血污的臉來，睜大了淚眼，愕然四顧。

小小殿堂，雖然打掃得乾乾淨淨，但那有人來，連人影也見不到。少年用袖管使勁地擦了一下眼睛，淚眼不模糊了，一眼就可看清的殿堂，確實沒人。

「你……你是誰？」

仍然只有聲音，道：「男兒漢、大丈夫，流血不流淚。」

「但我……我也流血。」

不僅流血又流淚，而且血淚在臉上滲和起來，以致血淚不分。

血，從少年的額角流下來，臉上還有兩條長長的鞭痕，本已破舊的衣衫，更破了幾大塊，從那破袖管中，隱約亦可見到鞭痕累累。

顯然，這少年受盡了毒打折磨，不怪他眼中憤怒多於哀傷，雖然他在

流淚。

現在，他不流淚了，憤怒與哀傷的目光變成了驚喜，說道：「我知道你是誰啦！」

「你知道我？」

仍然只有聲音，像是從神龕後，不，像是從四面八方發出來，可就是仍不見人。

「你是趙爺爺，我知道。」

「趙爺爺？啊啊！」

是了，少年以為是玄壇顯靈。那是一座小小的玄壇廟，據說，玄壇未得道成神之前，原本姓趙，故爾民間有稱趙玄壇。但少年却稱呼得親切。

趙爺爺，少年又豈僅叫得親切，而且叫了十多年了，從小兒，他還是個小娃兒的時候，受了委屈，就獨個兒跑到這玄壇廟來，大哭一場，那神龕裡的玄壇爺雖然始終黑着臉，但他哭喊出了他受的折磨與悲傷，訴說了

他的委屈，心裡頭就好過些，也有了勇氣去接受再一次的折磨與委屈了。

長年累月，久而久之，這神龕裡的玄壇爺，就成了他的親人，而且是世上唯一的親人了，何況，從小他就是個倔強的孩子，誰敢說他不是男兒漢、大丈夫，任人家打罵、折磨、屈辱他，也不在人前流淚的，從小就是如此，咬緊牙關，忍受，忍受又忍受，就是咬緊了牙關忍受。

小娃兒時，他是無力反抗，現在長大啦，長成了個健壯的小夥子，有人說，他越大，越像他死去的爹了，還是蠻英俊的，豈僅孔武有力，而且，論功夫，不輸於任何人，雖然他是偷着練的，沒人認真教過他，但他自信打得過任何人，那些折磨、屈辱他的人，大師兄和二師兄，尤其是那個仗恃家裡富有、油頭粉面的三師兄，哼，若不是師妹苦苦哀求，他早就把他打得頭破血流了。

他忍受，咬緊了牙關忍受，忍受一切屈辱，就是為着師妹，因為，他

不能忍受與師妹分離，不用三兩招，他相信就能打倒三師兄，狠狠地，以牙還牙，教訓他一頓，甚至不怕大師兄和二師兄幫他，哼，甚至他們三個人一塊兒上，他也能還以顏色，教他們知道，他不是好欺負的。

從小他就把神龕裡的玄壇爺當作了親人，十多年了，泥塑的玄壇，從小兒就活在他心中，就幻想着那是疼他的爺爺了，對他傾訴了多年，也是他唯一可傾訴的，又怎會不親切。

「趙爺爺，」少年道：「我怎麼不是男兒漢、大丈夫，我流血啦。」

「但你哭啦，又流了淚。」

「那是在這裡呀，來到這裡，在爺爺面前，我就……忍不住……哭啦。」

從小兒，除了灶下的趙媽，每天和他說幾句話兒，倒有多半是支使他、喝斥他，此外，就只有那個殘了一條腿的王老爹了，但因為他又老，又殘了一條腿，行動自然就緩慢些，小時候，倒常和他說話兒，他爹生前的事蹟，多半就是這王老爹對他說的，現在也成了個悶葫蘆，是以，鎮日都活在幻想裡，尤其是在受了委屈後，幻想與真實也難分了，何況，只聞聲，不見人，不，只有神龕裡玄壇趙爺爺。

他不是相信說話的就是趙爺爺，簡直就沒想到除了趙爺爺，還會有甚麼人會和他說話兒。

說着，本來已不流的淚又流了出

來。

「別哭啊！」那聲音道：「有甚麼委屈，對爺爺說，爺爺替你作主。」

嗚嗚，少年的淚眼却睜大了，說：「爺爺，我從小兒說到如今，對趙爺爺你說了那么多遍了，你怎麼還要問我？趙爺爺，你是神呀！不是未卜先知的嗎？」

「爺爺當然未卜先知，」那聲音道：「但今兒你沒說呀，進來就一個勁兒哭，我怎麼不知道有人欺負你，但你是個男兒漢，怎麼還不還手，任人家欺負，打你也不還手，哼，難道這也算得是大丈夫？」

「趙爺爺，我……」

「我看得出來，不，」那聲音又說：「爺爺未卜先知，你一進來，我就看得出來，其實你有副好身手啊！」

要看，才看得出來，算甚麼未卜先知，也許那傷心的少年太傷心了，也許，認定就是趙爺爺，故爾聽不出，也毫不懷疑，却是那聲音一再中斷，分明是警覺了。

「我知道，我是說，我知道你有一副好身手，一定打得過欺負你的人，可是你不還手，」那聲音繼續說道：「哼，你這算是那門子男兒漢、大丈夫？」

「那是……那是……因為……趙爺爺，你真要我說呀！」

少年東張西望，可不是尋找聲音的來源，顯然是瞧有人來了沒有，會

情俠希夷故事 / 巴人·文  
可飛·圖

# 鞭神袖翠





不會有人走進來聽了去。

那聲音真像不說先知道了，說：「你放心，不會有人前來，有甚麼要說，出你之口，入爺爺之耳。」

那聲音一聽就是在忍着笑，任誰也聽得出來，當然，荒涼的小廟再沒他人了，偏就是那少年一點也聽不出來。

「那是……因為……因為翠翠在面前呀，我若還手，翠翠就會傷透心了。」

「翠翠啊！」那聲音說：「那一定是一個挺好看的姑娘，很美，是不是？」

而且心腸很好，她好可憐的。」

「哼！」那聲音說：「你被人家打傷了，身上都見鞭痕，血流披面，她倒不傷心，還說心腸好，她不可憐你，你倒可憐起她來。」

那少年急得連沒血的另一邊臉也紅了，說：「誰說她不傷心，若不是她護着我，對他們苦苦哀求，我還要被打得重些，傷得慘些。」

「那我就不明白了，啊！我是說，我明白的，不過要你親口說出來。」

「因為，我若還手，若是打傷了他們，翠翠就會更傷心了，因為翠翠就再見不到我，我也再見不到翠翠了，我會被他們趕走，因為師母幫他們，師父只聽師母的話，趙爺爺，我對你訴說過好多次了，怎麼你還要問？」

「哼！」那聲音說：「我明白了，翠

翠愛你，你也挺愛翠翠。」

「愛極了，」少年說：「翠翠是從小便和我一起長大的。」

「唔，青梅竹馬，兩小無猜，長大了，翠翠出落得成了個小美人兒，你也成了個英俊的少年。」

「趙爺爺，當真，我沒對你訴說過這些，」少年道：「後來，她娘去世了，師父替她娶個後娘，師父也不那麼疼她了，這師母雖沒把她視為眼中釘，可是一點兒也不關心她。」

「於是，」那聲音說：「她有爹有娘，也等於沒爹沒娘，和你也同病相憐起來，你喜歡她，她也挺關心你。」

那少年竟苦笑着，幽幽地嘆了口氣，說道：「其實，從小兒，雖然沒人關心我，那時翠翠還小，也不懂得甚麼叫關心，但也沒人折磨我，就因為……就因為翠翠出落得成了個美人兒，又處處關心我，維護我，師兄們就開始折磨我了，尤其是三師兄。」

「我明白了。」那聲音說：「我是說，我當然知道，爺爺未卜先知，怎會不曉得。你這三位師兄都喜歡翠翠，翠翠却不喜歡他們，只喜歡你一個，所以就惱了你。」

少年的眼兒在骨碌碌地轉，說：「趙爺爺，你錯啦。」

「胡說，」那聲音道：「爺爺未卜先知，怎會錯得了！」

「翠翠對誰都好。」少年說：「只是因為翠翠關心我，他們就惱了我，翠

翠越是關心我，他們就越是惱我。」

那聲音呵呵笑了，說：「傻哥兒，你不用找啦，你找不到我的，你忘了我是趙爺爺，若被你找到了，那還成趙爺爺麼！翠翠姑娘心地善良，自是對誰都好的，那不是喜歡，關心你，那就是喜歡你。」

可知少年心地也極之純良，沒被血弄污的那邊臉又紅了，咧了咧嘴兒，他嘴裡說着，眼角兒可不是四下瞞，真想知道這趙爺爺在何處。聞聲，分明在近處，却又又不見人，若然他心下漸漸有些兒懷疑，現在也不再懷疑了。就憑這一點，亦可見他心地純良了。

少年不僅被人家識穿了，才紅了臉，說起翠翠，心裡就甜絲絲的。

那聲音又道：「我還知道，你的三個師兄都想娶翠翠。」

少年才張開了口兒，那聲音却不容他出聲，說：「但你三師兄有財又得寵，又會討你師母的歡心，大師兄、二師兄明知不能和你這三師兄爭，於是惱你，又討好你這三師兄，便折磨你了。」

「趙爺爺，我從沒對你訴說過這些，你真是甚麼都知道。」

少年的眼兒睜大了，也不瞞了，因為他再不懷疑，真的相信他是玄壇爺爺了。

「我還知道，」那聲音說：「他們輕視你，瞧不起你，尤其是你那師母，

任你從早到晚，任勞任怨，做那麼多活兒，因為翠翠喜歡你，也視你為眼中釘了，硬生生要拆散你們，甚至不許你和翠翠見面，你傷心，你幾次三番想走，却又捨不得離開翠翠。」

「翠翠」哭，我就狠不起心腸了，我怎能丟下她孤單一個人。」少年說：「趙爺爺，我恨他們，我想還手的，但想到他們也巴不得我還手，我就……」

「因為你一還手，尤其是你那三個師兄，若是傷了他，便是你那師父也要趕你走了，因為你以下犯上，有了趕走你的理由，所以，你任他們打你，打得你遍體鱗傷，你也咬牙忍受了。」

少年又咬緊了牙兒，眼淚又奪眶而出，但不是傷心，眼裡像要噴出火來。

「好！」那聲音說：「你不用流淚，而且，從今以後，也不再流血了，讓他們也來嚐嚐這流淚又流血的滋味。你額上不過破了點頭皮兒，不要緊的，快把血污擦去，把眼淚抹乾了，翠翠不見你，不知有多傷心，又會多擔心，你快去吧！」

「不，不，」少年說：「趙爺爺，你還要我還手麼？但師父會趕我走，從此翠翠再見不到我，我也再見不到翠翠了，她豈不更傷心。」

「爺爺自有法兒，」那聲音說：「今晚三更過後，你到這裡來，爺爺教你一套功夫。」

爬起來轉身就跑，心下喜極，那

「那還不是教我還手？」

「但人家看不出你還了手。」那聲音說：「譬如說，你三師兄折磨你、打你，就教你大師兄、二師兄替你還手，把他打得頭破血流，換了你大師兄，亦復如是，你二師兄、三師兄就替你打他，而且，不妨當着你師父面前，他們就不能誣賴你了。」

「真有這樣的功夫？」

「你忘啦，我是趙爺爺，神通廣大。」

「當真？」

當真玄壇爺爺是神，神通廣大呀！

掀起衣襟，把血污眼淚抹乾了，果然，只不過破了塊頭皮，經過這一陣工夫，血早止了。走到門口，不禁又回過頭來，說：「趙爺爺，從小兒，我日日跑來替你打掃殿堂，只要偷得到手，就沒絕過香煙，十多年啦，為甚麼不讓我見見你？」

話聲未了，倒把那少年嚇了一大跳，因為殿內驀地刮起一股狂飆，把神龕的破帷幔陡地捲了起來。現出黑臉的玄壇神像，簡直就是在對他瞪圓了大眼兒，像是惱了他。

當真，十多年了，日日見到的趙爺爺，他怎說不讓他見見。

少年慌忙爬在地上，叩了一個頭，還用說麼，必是趙爺爺惱了，嫌他囉唆。

脚下自然也輕快了，何況翠翠在等他啊！

「多謝趙爺爺。」

他真不是個傻小子，一點兒也不蠢，只因長久生活在無助的屈辱之中，不能反抗，也不敢反抗，只能在幻想中去尋求安慰，不僅是久而久之，而是小兒時的幻想，習慣地延續了下來，何況，那是不問蒼生問鬼神的年代。

何況，他也再找不到可傾訴的對象了。他是個可憐、又可愛的少年，幾乎在他尚無記憶的年歲，娘就去世了，他爹在江湖上，也不是無名之輩，「神鞭洪桐」在鄱陽湖方圓千里，當真噹噹响。

兒時他最不能忘的記憶，就是他爹洪桐帶着他站在高高的江岸上，指着面前滾滾滔滔的流水，說：「考考你，這江叫甚麼名字？」

「長江，亦稱揚子江。」他狡猾地眨了眨眼兒。

「不對，我是說眼前這一段長江。」

他溜了身旁一眼，因為總鏢頭郭威牽着翠翠，也剛走到他的身邊來，翠翠就嚷：「他曉得，駿哥哥剛教過我。」

「爹，我就知你是故意為難我的。」洪駿得意的一笑，道：「叫潯陽

江，而且我也知道，那邊那座樓，就是黑三郎曾在上頭提過反詩的潯陽樓，他日若得報冤仇，血洗潯陽江口，是不是？」

總鏢頭郭威就讚道：「了不得，他才多大年紀，就知道這麼多。」

洪駿就揚了兩道小小秀秀的眉兒，說：「我不小啦，今年六歲，比翠翠還要大一歲。」

這是十多年前的事情了，那時他才六歲，翠翠還是個活潑的五歲小姑娘，他爹洪桐替他取名洪駿，自也是視他為洪家的良駒，那翠翠又何嘗不是總鏢頭郭威的掌上明珠。

武威鏢局在江州不但數一數二，即使在江南地，亦大有名，在長江流域，儼然一中流砥柱，那不僅是郭威手底下有真功夫，神鞭洪桐，走南闖北，也為武威鏢局建下汗馬功勞，打出了天下，哥兒兩個義結金蘭，情同手足，真個生死之交，是以洪桐出外走鏢，小洪駿就交由郭威照顧，是以洪駿與翠翠就在青梅竹馬、兩小無猜之下，一塊兒長大起來。

不料好景不常，洪桐在洪駿才八歲那年，可不是將軍難免陣上亡，而是長年走鏢，宿露餐風，偶然得了風寒，竟然一病不起，與世長辭，初時那郭威倒也視洪駿如同己出，交與娘子撫養，與翠翠兩小無猜，共寢處，共遊戲。

這郭威雖說手底下也有真功夫，

是總鏢頭，江湖上的名氣，却不及神鞭洪桐响亮，不到一年，倒有三路的鏢車出了事，雖然倖保不失，鏢師夥計却一再有了傷亡，知道憑他一人，再不能支撐下去了。就在這時，他的娘子也重病垂危，心灰意冷之下，把鏢行歇了，帶着兩個徒兒和幾個跟隨了多年的老夥計，回到故鄉星子，近着廬山腳下的鄱陽湖濱居住，不到半年，他娘子也病逝了。

那時翠翠年方七歲，加上一個洪駿，乏人照顧，在親朋的慫恿勸說下，續了絃，娶了同鄉的一個女子為繼室，錯在老夫娶了少妻，郭威已是五十開外了，那繼室不過才二十餘歲，他闖蕩江湖，與洪桐情同手足，前些年倒也留下了有餘地步，在這故鄉星子置了百餘畝田園，原本是想將來歇了買賣，洪桐也落地生根，在此共同生活，安享田園，不料洪桐亡故，郭威的原配娘子賢德，竟又隨之病逝。

這郭威確也不存侵佔欺心，那洪桐生前，哥兒倆共同打天下，磊落漢子，視錢財如糞土，從未分過彼此，大碗酒、大塊肉，壓根兒就沒大秤分過金銀，這小娘子進門不久，得知如此這般，就說了：「你替他撫養這洪駿，已是仁至義盡了，鏢行原是你的，置這產業，也是你的名兒。怎說共同所有，你主外，我是主婦，主內當然由我，你別管。」

郭威落得清閒，果然就不管了，



更有一宗不為人知、亦未告訴人的憂心事。

\* \* \*

當年武成鏢局打天下，可也不是一帆風順，乃是真正打出來的，神鞭洪桐的鞭下亡魂，少說有七、八個之多，尤其是西北走洛陽這條道的桐柏山道，當年走鏢的莫不視為畏途，哥兒倆初創武成鏢局，整整有三個多月，就沒一宗買賣上門，那洪桐就說了：「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大哥，你放心，我有法兒，不出一月，管教生意滔滔，只怕你應接不下。你且整頓鏢車，咱們明兒就上路。」

郭威一怔，說：「又沒買賣上門，保甚麼？」

「保十萬兩銀子，咱們上洛陽，而不用繞道，走信陽，過桐柏山。」

郭威可真吃了一驚，却被洪桐如此這般一說，不由他不點頭，第二天，三輛鏢車浩浩蕩蕩就上了路，那來十萬兩銀子？三輛鏢車滿滿地裝了三車石頭，新開張的鏢局，那旗幟如何不鮮明，唯恐人家不知，鏢走洛陽道。

郭威大哥總鏢頭在後壓鏢，神鞭洪桐在前開路，鏢師權充趙子手，說道：「大哥，殺雞焉用牛刀，你只替我壓住陣腳，山毛小賊，全交給我。」

郭威心中直打鼓，心想：若是毛賊，人家也不視為畏途了，是你的膽生了毛是真。

但買賣不上門，也別無法兒，只得硬着頭皮豁出去了，一路提心吊膽。

那知洪桐的神鞭果然名不虛傳，才過了麻城，就遇上在大悟山安客立寨的一夥不開眼的賊子。

嘿！此山是我開，此樹是我栽，若要從此過，留下買路錢，遇上了神鞭洪桐，大悟山的賊子可真大徹大悟了，大當家摘星手吳冲，不到十招，已被洪桐的神鞭摘下了人頭，當真是擒賊先擒王，跟着二當家的邱應龍也被洪桐的神鞭削去了半邊天靈蓋，只有三當家的一枝梅谷飛虹斷了一臂，逃得性命，那嘍囉們怎不作鳥獸散？

「不，」洪桐說：「大哥，不到洛陽非好漢，別瞧這三車石頭，到了洛陽，我兄弟也能發個小財。」

敢情洪桐不僅神鞭無敵，而且會做買賣，有見識，有頭腦，知道洛陽文物之鄉，久為帝都，多富貴人家，最是响往江南的風物園藝。敢情那不是普通的石頭，而且太湖石，洪桐一聲不响，早作了安排，乃是從太湖收集運來的。

果然，那太湖石運到洛陽，神鞭洪桐掃平連朝廷也束手無策的大悟山，三個賊魁兩死一傷，早已傳遍了江湖，傳遍了大江大河南北，而冒死犯難，數千里外運來的不過是太湖石，那太湖石如何不貴重如金，物以罕為貴，何況更有轟動江湖的英雄事蹟，

自然也貴上加貴了，哥兒倆豈僅發了個小財，簡直巨萬。

不僅如此，北道上鏢行中人所經之處，莫不優禮迎送，相約聯號走鏢，自此以後，還會愁沒買賣上門麼，甚至西面的湖廣，東面的金陵蘇杭人客，多有捨近求遠，前來請託護鏢的。

有道是：人在名在，自洪桐一死，買賣立即一落千丈，不到半年，倒有三路鏢車出了事故，雖保鏢車不失，但鏢師夥計傷亡的不下十人，鏢行豈能無撫恤安家，所入豈僅不敷出，倒賠了上千兩銀子，是以郭威把鏢行歇了。

這郭威也是在江湖中打滾的，如何不明白，這幾次鏢車的事故，不過是人家試探他鏢行的虛實而已，同行如敵國，武成鏢局如日中天時，搶了同行的買賣，人家如何不眼紅，這還在其次，雖然得罪人多了，却也還不是深仇大恨，但大悟山那三個賊子，兩死一傷，尤其是那一枝梅谷飛虹逃得性命，怎會甘休，聞聽傳言，那一枝梅谷飛虹又重現江湖了，雖然少了一條胳膊，據說得了高人指點，練成了獨臂刀。

為何他取名谷飛虹？因為輕功上有獨特的造詣，飛掠如一道長虹，當真名如其藝，否則，也不會從洪桐的神鞭下逃得性命了。

這谷飛虹綽號一枝梅，原來他袖

中藏箭，袖箭一發五枝，作梅花形，簡直能發於無形，對敵時，令人防不勝防，當日偏偏遇到神鞭洪桐，却是他這神箭的剋星，洪桐的神鞭長一丈二尺，軟鞭帶刃，施展開來，全身都罩在鞭影中了。若是彈丸鐵蓮子之類的暗器，也許還能攻入，袖箭長三寸許，如何不被他的神鞭掃落砸飛，其實，洪桐雖稱神鞭，還不會達到潑水不入的境界，不過所遇的皆是武功平庸之輩，便顯得技高一籌了。

郭威由於三路鏢車接連出了事，不由心驚，也生了警惕。果然發現了可疑的人，他心下明白，他身在江湖，如何不明白，江湖中人有仇必報，那大悟山大當家的吳冲、二當家的邱應龍，豈無後人，再加上這一枝梅谷飛虹沒死，知道早晚必會尋來。

這也就是他毫不遲疑把鏢局歇了之故，明知回到故鄉星子，是瞞不了人的，希望發現的可疑人，不過是他疑心生暗鬼，但也不敢大意了，之所以下了幾個夥計，也把畢生所學傳授了兩個徒弟帶在身邊，更不敢把武功擱下。

後來，又收了星子一個富有人家的獨生子為徒，不僅是情面難却，那戶人家要借助他的威名，郭威亦要借助人家在地方上的勢力。

不料，一晃七、八年過去了，並沒有一些兒風吹草動，才知道是自己多疑，疑心生暗鬼罷了。

是受了委屈，更加焦急了，但天不黑，他怎能溜進莊去，被人見到，尤其是被三個師兄見到，可又有一頓打的了。

他咬牙切齒，天色漸漸黑下來了，他的眼睛却亮了起來，天下之間，真有那樣神奇的功夫嗎？他被打，他的三個師兄却會頭破血流。

他怎麼懷疑呢？趙爺爺是神啊，教的功夫當然也神奇了。

今晚，三更時候，他明白趙爺爺不願被人見到，而且，那時，月亮從湖面昇上來了。

洪駿一怔，眼前黑壓壓的，竟不見燈火，一盞燈光也見不到。

繁星已在閃爍，月亮也已從湖上昇起來了，莊門口沒掛上風燈，那是因為他不在，王老爹癩了一條腿還有可說，但偌大的一座莊園，竟連一盞燈也沒有。

必有緣故，一定發生了事故，難怪翠翠不去玄壇廟了，他不僅放慢了腳步，而且，耳目並用，暗暗戒備。

莊園右側，有個小山丘，樹木蒼翠蔥蘢，有一株大樹，攀上樹梢，莊園就可一覽無遺，小時候，他就常常和翠翠在樹上玩耍，他常常攀上樹去，假裝失足，其實是用腿兒勾着樹枝，把翠翠嚇得尖聲大叫。

他從小就能攀登樹梢，因為，從小他爹就教他輕功了，小人兒如何舞得動長鞭，但輕身功夫可是從小就紮

哼！他郭威闖蕩江湖數十年，可也不是浪得虛名，說甚麼一枝梅也只剩下條胳膊，真不信敢來尋仇。

若敢前來尋仇，早就來了，何須等到如今？

郭威年已近六十，由於從未把功夫擱下，看來仍不過五十許人。

那翠翠却已出落得成了個美人兒。

洪桐也長成了個英俊的小夥子，但在郭威的繼室看來，越大，越成了她的眼中釘了，不僅怕他大了，懂事了，會爭奪財產，而且，若把翠翠許配給何琦這個獨生子，亦即是郭威的第三個徒弟，將來那富有的家財，豈不也等於是她家的了。

她是後娘，如何看不出來，偏偏翠翠心中就只有一個洪駿。

\* \* \*

郭威的莊園在星子鎮西，約兩里地的一個港灣旁邊，背山面湖，端的山明水秀，遙望廬山，却又霧湧雲環，五老峯若隱若現，令人幾疑那一縷白雲下，仙翁在煉丹砂，亦生出塵之想。

當年洪桐前來拜訪郭威，便嘆道：「端的人間天上，立意在此購置田園，以為終老之所，往事如烟，人已物化，那郭威若仍記憶，必生愧咎。」

莊園之西，又約里許，湖畔有山崖疊翠，不知何年何月，鄉民竟在山坳裡建了一座小小的玄壇廟，只得一

間神殿而已，別無房舍，也從無住持，小洪駿受了委屈，就跑到這裡來大哭一場。這玄壇小廟，亦成了他的避難之所，尤其是郭伯伯娶了年輕的郭伯母，及至又收了三師兄為徒之後，甚至灶下的趙媽，見莊主冷落他了，主母漸漸視他為眼中釘後，也對他呼喝使喚起來，整日擔水砍柴，打掃莊園。

甚至……他真傷心，甚至連翠翠也不敢和他多說話兒了，因郭伯母若見到她和他說話，就是一個耳光刮來，甚至有幾次打得他幾乎暈了過去，翠翠也總是傷心地大哭一場，他不怕捱打，却不願見到翠翠傷心，是以，他豈僅不敢和翠翠多說話兒，人前他反而避開翠翠，却不知怎麼被翠翠知道這這避難所，竟也溜了出來，跑到這玄壇廟來找他。初時他害怕又擔心，那知道一點事兒也沒有，因為……

也許翠翠暗地裡跟踪他吧！「駿哥哥，你去了那裡啊？這麼老半天，我那兒沒找到。」他總是不肯說，翠翠膽小，真怕黑臉的趙爺爺嚇跑了她。那知翠翠一點也不怕，道：「駿哥哥，和你在一起，我就甚麼也不怕了。」

自然也貴上加貴了，哥兒倆豈僅發了個小財，簡直巨萬。

不僅如此，北道上鏢行中人所經之處，莫不優禮迎送，相約聯號走鏢，自此以後，還會愁沒買賣上門麼，甚至西面的湖廣，東面的金陵蘇杭人客，多有捨近求遠，前來請託護鏢的。

有道是：人在名在，自洪桐一死，買賣立即一落千丈，不到半年，倒有三路鏢車出了事故，雖保鏢車不失，但鏢師夥計傷亡的不下十人，鏢行豈能無撫恤安家，所入豈僅不敷出，倒賠了上千兩銀子，是以郭威把鏢行歇了。

這郭威也是在江湖中打滾的，如何不明白，這幾次鏢車的事故，不過是人家試探他鏢行的虛實而已，同行如敵國，武成鏢局如日中天時，搶了同行的買賣，人家如何不眼紅，這還在其次，雖然得罪人多了，却也還不是深仇大恨，但大悟山那三個賊子，兩死一傷，尤其是那一枝梅谷飛虹逃得性命，怎會甘休，聞聽傳言，那一枝梅谷飛虹又重現江湖了，雖然少了一條胳膊，據說得了高人指點，練成了獨臂刀。

為何他取名谷飛虹？因為輕功上有獨特的造詣，飛掠如一道長虹，當真名如其藝，否則，也不會從洪桐的神鞭下逃得性命了。

這谷飛虹綽號一枝梅，原來他袖

那是幾年前的事了，翠翠竟找到這玄壇廟來，他真喜歡和她在一起，在這個無人發覺的地方，他跑來，必是受了委屈，挨了打罵之後，因此，翠翠一來，他們總是會抱頭大哭一場。

後來，只要不見了他，翠翠就知他到這裡來了，不僅偷偷溜了來，有時還給他偷偷帶了糕餅來。

翠翠真好，只要和她一起，他就把委屈、痛苦全忘了，甚至，他寧願受些委屈、挨打罵，因為，他就會與翠翠單獨躲到這廟裡來了。

甚至後來二人都長大了，翠翠成了個小美人兒，她仍然和他耳鬢廝磨，一點兒也不避諱，倒是他，他和翠翠抱頭痛哭時，竟會有些……有些怪怪的，他不明白，也說不出來的感覺。

奇怪，今兒連頭也破了，三個師兄不僅對他拳打腳踢，三師兄那皮鞭更把他打得遍體鱗傷，若不是翠翠不顧一切地撲到他身上來，護着他，一定傷得更厲害，但他跑到這玄壇廟來，半天啦，天色眼看就要黑下來了，翠翠却還不見前來。

洪駿跑到廟來，可不是暮靄四合，湖上已生蒼烟，天就快黑了，翠翠當然不會來了。

莫非翠翠也受了委屈？趙爺爺終於開口和他說話了，他一定要趕快告訴翠翠，想到也許翠翠



下了基礎，他爹還讀他聰明，說甚麼天生異稟，是塊練武的好材料。人怎會是材料，他也不懂甚麼叫異稟，不過輕功挺好玩的，他喜歡練，後來郭威不教他功夫，他就溜到樹梢去偷學的練武場子，他們的一招一式，他都看得清清楚楚。

這就是他的功夫勝過他的三個師兄之故，現在，他漸漸明白，甚麼叫天生異稟了，可是，連翠翠也不知道他偷練功夫，因為翠翠不喜歡偷刀弄槍的。

現在，洪駿心知有異，溜上小丘，想攀上樹去眺望，那知「呼」的一聲，樹後閃出一人，未現身，長鞭已向他的斜肩劈到。

洪駿霍地一仰身，脚尖點地，倒縱出去了一丈，不待那鞭頭利刃迴捲，已旋身一滑步，叫道：「三師兄，是我。」

他豈會不認得他爹的神鞭，小時候舞不開長鞭，也許他真是練武的好材料，爹把招式教給他，他不但記住了，何況爹一招一式教給他的。

說起來真傷心，這神鞭原該歸他所有，由他承繼的，郭威却將它給了三個師兄，原來這三師兄仰慕的不是郭威的威名，而是武威鏢局的神鞭無敵，郭威既和洪桐有生死之交，又那會不熟悉神鞭的招數，藉口說他年幼，不能使用長鞭，便拿來給這三師兄。

了。現在他才明白，三師兄有財又有勢，不僅郭威討好他，郭伯母更視他為佳婿了。

洪駿雖然沒有了神鞭，便山中多的是葛藤，揮舞起來，一樣得心應手，郭威又那識得神鞭的無窮變化，不過是死招式而已。

那麼，即使天色再黑些，他也認得出爹的神鞭來，甚至不用看，憑那破空之聲，他也知道了，既然鞭是神鞭，樹後的人當然是三師兄。

不料他已認出，叫出來了，那三師兄像沒聽到一般，一鞭緊似一鞭，洪駿斜肩、退步、旋身，一連躲過了二招，又再叫道：「三師兄，是我！」

那三師兄分明早已認出他來了，突然暴襲竟無功，一連三招亦被他躲過不說，簡直是輕描淡寫，他反而被激怒了，哼了一聲，道：「好小子，原來是你。」

話聲未落，長鞭早抖，只見他右臂乍揚倏沉，啪的一聲爆响，真個走石飛沙，洪駿大吃一驚，叫道：「石破天驚，你……」

那敢怠慢，不退反進，腳前頭後，貼地一掠，那三師兄可不是身隨鞭進，恰也飛身前撲，這一來，兩人恰好調換了一個位兒，不過成了背面相向。

那洪駿已嚇出一身冷汗，原來那三師兄的長鞭一抖，洪駿豈有不識的，知是神鞭三絕之一的「石破天驚」，

跟着就是「萬蛇吐信」了，乃是借那反彈之力，長鞭頭上的利刃，化作了萬蛇吐信。當真鞭影如山，靈蛇萬道，任你武功有多強，一旦被鞭影罩住，不死也必重傷，洪桐神鞭之名，便是由此而來，他爹生前，儘管那時他不過仍是個六、七歲的孩兒，是否因為爹讚他生具異稟呢，竟把這三絕招，對他詳加解說。有暇就演練給他看，說道：軟鞭招式，都不過小異而大同，唯有這三招，乃是他精研獨創，而且把八尺長鞭加長了四尺，鞭頭更暗藏利刃，因此，若內功真力不足，亦難施展，鞭頭的利刃也不能彈出傷人。並說，他非是對郭威有所隱瞞，而是因郭威修練的是外家功夫，恐他見獵心喜，偶一不慎，便會傷在自己的鞭下。

他爹之所以對他這樣說，是告訴他，若內功真力不足，絕不可以練這三招，否則，不能傷人，必傷自己。

之所以，洪駿大吃了一驚。第一，爹不曾告訴郭伯伯，這郭伯伯不但會，而且傳授了三師兄；第二，這三師兄隨郭威修練的是外家功夫，而且尚未到家，却怎能把神鞭絕招的威力發揮出來，雖說尚未能石破天驚，但已石走沙飛？

他大吃一驚，是他爹所言不確呢？還是郭威其實內外兼修，便連他這三師兄，其實也已到了火候？令他如何不驚，而且，若不是他的？

洪駿在八歲那年，他爹就去世了，人死不能復生，除非是鬼魂。那郭威迎着湖上昇起來的明月，一抬頭，洪駿不由一怔。郭伯伯怎會變了臉色？

他是從不打謊話的，何況在郭伯伯面前，道：「沒人教我，是我在樹上見到的。」

他向上一指，指着那參天的大樹。郭威一仰頭，果然，若攀到樹的高處，院中可一覽無遺，下面牆內，正是練功夫的場子。

不料郭威厲聲喝斷：「你胡說！」「沒有呀，郭伯伯，是真的。」洪駿脹紅了臉，其實是被打腫了臉，更熱辣的，因為本已紅了。

「胡說！」郭威驚疑，不僅大怒：「我何曾教過他破解石破天驚之法。當年我也不過見你爹練過而已，不過記了下來，甚至連我亦不知破解之法，你……你竟能從他鞭下逃得性命？」

恰似一盆冷水當頭罩下，甚至連心也寒透了，這話竟從他郭伯伯口中說了出來，因為翠翠的緣故，三師兄恨他入骨，有了藉口，要置他於死地，那還可說，怎會……難道郭伯伯也恨不得他死！這是為甚麼呢？

他不僅驚，而且傷透了心，張着嘴兒，一時說不出話來。

「說！你敢有半句隱瞞……」郭威沉重的步子上了一步，又一

原來，那三師兄當真歹毒，竟想冷不防結果洪駿的性命，上步只一抖，丈二的軟軟長鞭，竟如長槍，鞭頭的利刃刺向洪駿的心窩。

也許仗恃他平日得寵，及他家有

了基礎，他爹還讀他聰明，說甚麼天生異稟，是塊練武的好材料。人怎會是材料，他也不懂甚麼叫異稟，不過輕功挺好玩的，他喜歡練，後來郭威不教他功夫，他就溜到樹梢去偷學的練武場子，他們的一招一式，他都看得清清楚楚。

這就是他的功夫勝過他的三個師兄之故，現在，他漸漸明白，甚麼叫天生異稟了，可是，連翠翠也不知道他偷練功夫，因為翠翠不喜歡偷刀弄槍的。

現在，洪駿心知有異，溜上小丘，想攀上樹去眺望，那知「呼」的一聲，樹後閃出一人，未現身，長鞭已向他的斜肩劈到。

洪駿感到郭威眼中的稜芒，不由他不心下打了個寒戰。

十年了，在郭威和三個師兄面前，他不是挨打、受罵、懦弱的怯小子麼，不用假裝，而是在稜芒的目光下，不由他不心怯意，低下頭去。

「好小子，那三師兄叫道：『師父，你可看到了，這小子裝痴扮傻，敢情有真功夫，竟能躲過我這三絕招！』」

郭威若不是看到了，目中豈會現出稜芒，道：「是麼？」

分明目光已離開了他，不料郭威霍地一斜身，一脚滑出，快如火電光般，一掌拍出。洪駿那裡會防備，何況郭威若然出手，天大的膽子他也不敢躲閃，更不要說還手了。何況，郭伯伯即使責他、打他，他爹死後，他已敬他作父了，郭伯伯難道會要他的性命？

那料洪駿只覺轟然一聲，眼前一黑，被郭威這一掌打得幾乎暈了過去，啪的一聲，直跌去一丈以外去了，那還能起得身來。

跟着，三師兄也抖鞭。

郭威不由一怔，喝道：「住手！」一掌拍出，把他那徒兒硬生生逼退了。

原來，那三師兄當真歹毒，竟想冷不防結果洪駿的性命，上步只一抖，丈二的軟軟長鞭，竟如長槍，鞭頭的利刃刺向洪駿的心窩。

也許仗恃他平日得寵，及他家有

了基礎，他爹還讀他聰明，說甚麼天生異稟，是塊練武的好材料。人怎會是材料，他也不懂甚麼叫異稟，不過輕功挺好玩的，他喜歡練，後來郭威不教他功夫，他就溜到樹梢去偷學的練武場子，他們的一招一式，他都看得清清楚楚。



步，右臂緩緩地抬了起來，五指箕張。

「我……我說。」嚇得洪駿退了一步，又一步，「是爹教我的。」

「胡說！」郭威道：「那時，你不過才是個幾歲的孩兒！」

洪駿急得那腫了的臉更加疼痛起來，急道：「是真的，爹爲我解說，練一遍給我看看，我就記住了。」

「那時，你不過只是個幾歲的孩兒，解說一遍，練一遍，你就記住了，分明胡說！」

「但爹說，說我天生異稟。」洪駿羞怯地說：「不知是不是我領悟力強，只要見一遍，我就記住了。」

「當真！」郭威抬頭向樹上望了一眼，又回頭向牆內望了望，道：「那麼，我教他們的功夫，你一定也記住了。」

「我該死！郭伯伯，我不是有心的。」

洪駿羞愧又惶恐，以爲郭威一定大怒，必要懲責他，那料郭威說：「好，我這一招，看你如何解？」

霍地腕底翻雲，駢指向他胸前點到，快如電閃。

洪駿右腳倏地一滑，半旋身，疾拍一掌，暗含擒拿，向郭威攻來的手腕截去，道：「脫袍讓位，攻其必救，郭伯伯，其實，攻其必救，對方門戶已開，應該攻對方的期門穴，對方必然挫腕，旋身，這時若屈肘反掌拍出，快如電閃。」

對方豈不是送上門來，若再下面加上一腿，郭伯伯……」

郭威霍地拋腕，不旋身，暴退一步，奇怪，那目光好怕人，却聲音平和，點頭道：「我信了，你爹說得不錯，看來你真是塊練武的奇才，好好，你們都隨我來。」

那三師兄一定恨得牙癢癢，却又莫奈其何，叫道：「師父，你真相信他不是一枝梅！」

「休得胡說，都跟我來。」

「但是，」那三師兄仍不死心，道：「莊前我們還不曾搜查。」

「不用了，那一枝梅不過是探我虛實，我們若因而驚疑，自亂腳步，可就上他的當了，過來。」

他不但招手喚洪駿近前，而且携起他的手來。

這可是從未有過的事，不過，不過，不過那是好久以前了，郭伯伯一手携着他，一手携着翠翠，在莊前的湖邊漫步，那時，天何朗朗，氣何清清，湖上的綠波也在歡笑。

現在，一股暖氣又在透過他的全身了，洪駿感到眼睛潤濕起來，嘴裡仍然覺得甜甜的，他知道，那是血，但腫了的臉，一點也不覺得痛了。

那三師兄乃是師父師母的寵兒，只有討好他的，何曾這般受過冷落，而且，也不會像現在一般，携過他的手，自然老大不是滋味。

不料郭威對他伸出手來，道：「拿

來。」

「拿甚麼呀？」

郭威道：「神鞭洪桐，威鎮江湖，誰人不知，這神鞭原是他爹的遺物，自該交還給他了。」

那三師兄退了一步，張開的口，又閉了攏來，因爲師父在對他直使眼色，雖然老大不願，仍遞了過去。

郭威接過了，道：「這是你爹當年威震江湖的神鞭，以往只因你年幼，鞭長丈二，不能施展，這才給了你三師兄……」

「不，」洪駿慌忙道：「郭伯伯，這鞭仍給三師兄，我不要……不是，我是說，我不能使的。」

他爹的遺物，威震江湖的神鞭，他，竟然不要，不僅他那三師兄了，便郭威也是一怔。

洪駿肅容道：「郭伯伯，你有所不知，我爹曾對我說過，若然內功真力不到火候，這神鞭非但不能發揮出威力來，不能傷人，對敵之時，反易自傷，就因爲鞭長丈二，內力若不能達到鞭頭，運用起來，非但不能得心應手，反易被對方利用，以你之鞭，攻你之身。」

那三師兄已叫了起來，道：「師父，當真，我以前還奇怪，怎麼總不能得心應手，原來是這緣故。」

郭威啊了一聲，道：「原來如此，但你所說，對方必是內家高手才行，這神鞭原是你的，應歸你所有，再說

，我已命你師兄僱請巧匠，照樣打造一條，毫釐也不差。」

那洪駿又豈不想得到爹的遺物，甚至朝思暮想，連做梦也在想，既然郭伯伯是真心，又替三師兄打造了一條，如何不歡天喜地。

但今晚，這是怎麼回事？一枝梅，這名兒分明聽到過。

才回莊門口，瞥見閃出一人，原來是大師兄，迎着郭威，道：「師父，浪靜風平，再無警兆。」

郭威點了點頭，道：「回去吧，休要庸人自擾，對方不過虛張聲勢，令我們先亂腳步，休上他的當。」

回到莊內，那二師兄亦已一身勁裝，提着長劍迎了出來，道：「一切如常，不現敵踪。」

郭威一揮手，吩咐莊丁都把燈點上了，一時間，又復燈火通明，但仍吩咐幾個鏢行的舊夥計，小心後園，尤其是靠小丘那一邊，却是被洪駿提醒了，若被對方潛上樹去，莊中的一舉一動，都可一覽無遺。

洪駿再也忍不住了，若是先前，天膽也不敢問的，但郭伯伯携着他的手，一直回到莊來才放開，對他更是從來也沒有過的和顏悅色。

實在忍不住了，問道：「郭伯伯，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呀？甚麼奪命一枝梅？」

郭威這才說出一番話來，可令洪駿驚得目瞪口呆！

## 追踪尋仇 風聲鶴唳

那是傍晚時候，當真是：朝霞晚霞，粧點廬山畫，仙翁何處煉丹砂，那一縷白雲下，原該是客去齋餘，人來茶罷的時候，莊門外，却傳來一聲驚呼，那是一聲駭極、震人心弦的驚呼！

郭威站在大廳門外的台階上，負着雙手，身傍陪侍着大弟子，眼角兒却掃着倚在廳柱一邊的翠翠，粉面油頭的三弟子谷風正滿臉堆下笑來。

一定，他一定是在向翠翠討好兒，但翠翠却眺望着湖上浩渺的煙波，可都知道翠翠望眼欲穿，在等待誰。

真不明白，她爹不明白，那油頭粉面的谷風，更不明白，論人物，誰不討好他，讚他風流瀟灑，田連阡陌，萬貫家財，偏偏翠翠心目中，却只有一個沒用之怯小子洪駿。

就在那個時候，莊門外傳來了一聲駭極了的驚呼！

郭威一怔，道：「甚麼事？你去看來。」

他的大弟子才步下台階，郭威却已飛身到了莊門口，只見門口躺着一個中年人，已然氣絕身亡，旁邊一個也是中年的漢子，已嚇得面色大變，瞪着一雙驚恐的大眼，張大了的嘴，再也合不攏來。

這是……怎麼回事！

那駭得魄散魂飛的漢子，總算緩過了那口氣來，道：「我和他打鎮上回來，剛走到門前，簡直……簡直活見鬼，只覺眼前暗得一暗，他……就躺下啦，一聲不响，就……」

郭威到底是老江湖，霍地一飄身，躍到莊門上，莊前空曠，可望出老遠，適才他在門內，廳前院中，亦並無警衛，難道……真見鬼……

再又飛身落下，仔細一看，人是氣絕了，却又不見傷痕，喝問道：「再想想看，除了眼前一暗，還有何異狀？」

那人啊了一聲，道：「好像……有人說了句甚麼話？我記得了，那聲音說：打旗兒的先上，你是趙子手，就先送你歸西，莊主，這……這是甚麼意思？」

只見郭威登時顏色大變，却聽他大弟子忽然嘆了一聲，叫道：「師傅，快來看，這門上……」

那門楣上，釘着五隻比銀針粗一些，長不過兩寸的袖箭，作梅花形，箭尾上有紅色的絨毛，兀自在風裡飄飄。

郭威喝道：「箭上有劇毒，不可用手接觸，你們且把他的衣服解開來看看，必是他胸前中了這銀有劇毒的袖箭。」

那死者的衣服解開，果然，心口上中了五支袖箭，只露出紅色的絨毛在外，恰似五朵紅梅，合而爲一，亦

是一朵梅花，却因絨毛堵塞傷口，是以無血流出。

那大弟子道：「師傅，你怎知箭上有劇毒？」

郭威道：「他中箭立即死亡，甚至無聲，可知劇毒無比，小心，這劇毒已傳遍他的全身，休要觸到屍體，快，提起他的衣衫，來不及火化，先把他埋葬了，而且必須深埋土內。」

還幸翠翠沒有跟出來，郭威嚴禁二人，不可令莊中人知道，否則必引起驚恐。

那大弟子道：「師傅，打旗兒的先上，這是甚麼意思？」

那漢子變顏變色，倒吸了一口氣，道：「我可明白了，他是趙子手，走鏢時，總是他打旗兒先行，而且，我知道是甚麼人下的毒手了，追魂奪命一枝梅。」

郭威點了點頭道：「要來的，終於來了！」

不愧也是個好漢子，在江湖中，多經過大風大浪，是以，這郭威鐵青着臉，却無恐懼之色，回得莊來，把三個徒兒，以及鏢行帶來的幾個舊夥計喚到跟前，吩咐都把兵刃帶在身邊，入夜不許掌燈。

那鏢行的舊夥計，當然知道武威鏢局之所以揚名天下，便是大悟山掃穴犁庭，把大當家吳冲、二當家邱應龍立斃鞭下，只逃得一個三當家一枝梅谷飛虹，把西北走洛陽的那路鏢，

從此暢通無阻，把險道變爲坦道。但郭威的三個徒兒，那時只得大弟子郭鋒入了門，同姓而不宗，那時年方十歲，自然不知，二弟子王豪入門更晚，三弟子谷風，更是來到星子才收錄門牆，當然不知當年揚威洛陽道之事。

於是郭威把當年與這追魂奪命一枝梅結仇的經過說了一遍，道：「哼，當年他不過綽號一枝梅，在江湖之上，也還有他這個名號，而今竟加上了個奪命追魂，強煞他也斷了一臂。」

那大弟子郭鋒却皺了眉頭，道：「師傅，便是他斷了一臂，竟敢前來尋仇更不能輕視了，事隔十多年了，師傅亦知數年前這一枝梅已重出江湖，但並未前來尋仇，那麼，今日前來，必已有了必勝的把握。」

那二弟子王豪道：「師傅，爲何事隔十多年，今日才來尋仇？我以爲這一枝梅必有所等待，而今，時機已成熟。」

那郭威一怔，隨點了點頭，道：「你且說來聽聽，他等待甚麼？」

「譬如說……」王豪道：「我不過是這樣猜想，那大當家的吳冲，二當家的邱應龍，豈會無後，也許，那時年紀幼小……」

郭威驚地一拍大腿道：「說得是，不瞞你們說，神鞭洪桐死後不久，鏢局左近，便不時出現可疑之人，恰在這時，已有傳聞，一枝梅谷飛虹已重



現江湖，我已疑心了，有道是善者不來，來者不善，只剩下條胳膊，竟敢重現江湖，可知在那條獨臂上，必已練成了獨特的功夫。」

那大弟子郭鋒便道：「一枝梅本就輕功獨步武林，發袖箭，可不用兩條胳膊，師傅……」

「正是，正是！」王豪道：「大師兄說得是，我也這麼想，所以，一枝梅遲遲不來報仇，必有所待。」

「留待那吳沖與邱應龍的後代，來報殺父之仇。」

豈僅全都知善者不來，來者不善，何況人家初現身，已殺了一個趙子手，顯然目標指向鏢行中人，可見怨毒之深，不由都心中一凜。

郭威到底年長，大禍臨頭，是禍就躲不過，雖然心下寒透了，當年把鏢行歇了，便是爲了怕人家尋上門來，而今，既然尋來了，也不能束手待斃，他是一家之長，一莊之主，可也不敢先露出怯來，不由他不硬着頭皮，對三個弟子緩緩地掃了一眼，長長地嘆了口氣，道：「當年與大悟山的山賊結仇，乃是十多年前的事了，你三人都還未曾入門，是以與你三人無關，從他今日一現身，便先殺趙子手，可見針對的，不過是鏢行中，可見，凡是當年的鏢行中人，全不放過，我要你們即刻離莊……」

郭威的原意，本想命他三人，趁天色未晚，即刻帶同他妻子與翠翠離

莊，那知尚未說出，那大弟子郭鋒早揚了眉兒，道：「師傅何出此言，不過是大敵當前，也不見得是大禍臨頭，而且，即使是大禍臨頭，我們受師傅多年栽培，禍福與共，豈有置身事外的。」

那二弟子王豪却也有些見識，道：

「師傅，且聽我一言，這一枝梅若是個英雄，好漢子，就該明刀明槍，就不會藏頭露尾，陰謀暗算，可是不敢正面和師傅較量，這不是無異已先示弱了嗎？有何可怕的，我倒有了個主意。」

郭威點了點頭，心想：果然說得是。道：「有何主意，你且說來。」

王豪道：「以其人之道，還治其身，我們吃虧的是：敵暗我明，防不勝防，最易被他暗施毒手，有如今日一樣，未現身，已殺了我們一人，令我們心生恐懼，而先亂脚步，有利於他逐個擊破。」

「說得是。」大弟子郭鋒道：「我們若以靜制動，便可令他轉暗爲明。」

「我們却由明而暗，他不敢正面向敵，我們若迫他現出身來，豈不是勝算在我了。」

郭威精神一振，眼中亦現了光采，道：「好主意，不錯，好一個以靜制動。」

於是，入夜不許掌燈，二弟子王豪守住前廳，隱身暗處，大弟子郭鋒隱身莊門簷下，鏢行的舊夥計，可都

是久經風浪的漢子，走鏢訓練有素的，當年走鏢護鏢，能發揮最大威力的，乃是不離手的那張連珠勁弩，這時可派上了用場，郭威分派他們保護內院。

「師傅，還有我呢？」

那三弟子谷風能有何見識，被冷落在一邊，心下老大不是滋味。

郭威幾乎不能覺察的，皺了一下眉頭，王豪和師兄交換了瞥，不約而同，目光都向他手中神鞭上，說道：「師弟，你身嬌肉貴，趁天色未黑，何不轉轉你的家園，還有，你那鞭……」

「對頭一見，必然份外眼紅。」郭鋒道：「你已知那大當家吳沖、二當家邱應龍，全都命喪鞭下，一枝梅若然見到鞭在你手中，那斷臂之恨，如何不恨之刻骨，說不定……」

「必以爲你是神鞭洪桐的後人。」王豪道：「那奪命追魂一枝梅，豈會放過你。」

郭威忽然心中一動，對谷風道：「你跟我來。」

那知，遍尋洪駿，竟然踪跡不見，那天色却看看黑了下來，來到小丘之上，吩咐谷風在樹下等候，不錯，這小丘是對方極易藏身，而不易被發現之處，提着長劍，仔細搜查了一遍。

那知，未發現敵踪，洪駿却闖了來。

\* \* \*

洪駿聽郭威說罷，才知是當年被他爹打斷了一臂的一枝梅前來尋仇，登時眉兒一挑，道：「郭伯伯，你放心，父債子還，不論殺父斷臂之仇，都與郭伯伯無關，讓我去會會那一枝梅。」

說着，就要往外走，郭威喝道：「站住了，回來！」

洪駿提着爹的神鞭，垂手站立，郭威長長地嘆了口氣，道：「大悟山那大當家與二當家，雖是命喪你爹鞭下，這一枝梅的胳膊，亦是被你爹所斷，但他明知你爹已去世了，仍然前來尋仇，可知是衝着武威鏢局而來，今日一來，便先殺了趙子手，可知其怨毒之深，不要說我不會讓你一人前去冒險，而且，那一枝梅亦絕不會就此善罷甘休。」

「那郭伯伯，怎麼辦？」

郭威却轉面對他的三個弟子吩咐，道：「咱們可別上那一枝梅的當，顯然他先聲奪人，令我們日夜疑神疑鬼，心生恐懼，先亂脚步，必以爲我們會日夜不眠不休，嚴加防範，等待我們力竭精疲，我們偏不上他的當，我算計這一枝梅今晚必不會再來了，兵法有云：我不懼敵，敵必懼我。那一枝梅若見我們莊中一切如常，必反而心生驚疑，亦不敢再妄動了。」

那大弟子郭鋒好生疑惑，二弟子王豪可真還有些見識，只見他連連點頭道：「師傅，以不變應萬變，以靜制

動，正該如此，師傅的意思是……」

郭威道：「吩咐下去，分班戒備，你三人也分作三起，輪班守衛，各帶响箭，遇敵不可現身，只以响箭示警，指示方位。」

王豪道：「師傅，好主意，我不現身，敵方反而不知我們虛實，反而以爲無處沒我們的人了，敵方自知身形敗露，反而心生恐慌。」

郭威道：「鏢行的夥計皆久經歷練，走鏢護鏢，訓練有素，倒不用多吩咐了，還有，你三人也隨身各帶勁弩一支，記住了，發現敵踪，不可現身，休要輕視那一枝梅，雖然斷了一臂，你們亦非其敵，去吧。」

三個弟子去了，郭威再又携起洪駿的手來，道：「你且隨我來，你師母與翠翠，何曾經歷過這樣的陣仗，一定嚇壞了。」

洪駿真個受寵若驚了，自郭伯伯娶了這個伯母，就不再許他進入內院了，甚至不許他和翠翠見面，若被發現他和翠翠在一道兒，甚至只是說一句話兒，他若不捱打，只是捱罵，那已是萬幸了。

而今，郭伯伯却携着他的手，他有多少話，要告訴翠翠啊，而今，非但不是阻止他，而是帶他去和翠翠相見。

多興奮，又多感激，洪駿感到眼睛潤潤濕濕了。

\* \* \*

「駿哥哥，你真要去見趙爺爺，你真相信，他是趙爺爺？」

「當然是趙爺爺。」洪駿撇着臉兒，甚至提起趙爺爺，也肅然生敬，道：「誠之所至，金石爲開，你知道，那是從沒人敢去的玄壇廟。」

「誰說不敢。」翠翠說：「我就去了呀！」

「那是因爲你知道我在那裡，翠翠，你真好，爲了見我，甚至也不害怕了，你知道人家叫那裡是甚麼？」

「猛鬼灣，」翠翠說：「我怎會不曉得，聽說有一隻船沉在那灣裡，淹死了好多人，後來，猛鬼就出現了，白天也有人撞見。」

「這就是後來在那裡建了個玄壇廟的緣故。」洪駿道。

「可憐的駿哥哥，」翠翠把他的手握在掌中，從小兒，他們就是携着手兒長大的，但不是由於成了自然，而是翠翠無限憐惜，因爲翠翠已是淚光瑩瑩，道：「你逃避他們的打罵，連猛鬼也不怕了，任誰也猜不到你會躲在那裡，後來若不是我暗中跟踪你，甚至連那裡有個玄壇廟我也不知道。」

洪駿哼了一聲，把胸脯兒挺了起來，說：「翠翠，今晚後，我再也不怕了，誰若敢再打我，就教他……啊，翠翠，暫時，我還不能告訴你，但你就會知道的。」

「可憐的……駿哥哥。」翠翠把頭兒靠在他肩頭，翠翠傷

心的時候，就總是把頭兒靠在他的肩頭上，當然，只是他們兩人在一起的時候才行，但這樣的時候太少，太難得了，因此，不僅翠翠，連他也珍惜這樣的時刻。

「那時，我們都小，我們都不知道那裡有猛鬼，是不是，也不知是害怕，我只想……不，只是一個勁兒跑，只想躲到一個人家找不到我的地方。」

於是，你就找到了那玄壇廟，你……一點也不怕那黑臉的玄壇爺？」

「是趙爺爺。」洪駿說：「玄壇爺姓趙呀，小時候，爹在江州，帶我進過玄壇廟，說：只有鬼才怕趙爺爺。」

「一定是你怕了。」翠翠說：「你爹就安慰你。」

「但我從此真就不怕趙爺爺了。」

洪駿尷尬地一笑。和翠翠在一起，真好，即使他捱了打，受了再多委屈，他會立即忘了，甚至，因爲能得到翠翠的憐惜，他豈僅不怕捱打，甚至竟希望被人打，因爲翠翠就會去找他，安慰他，他就會見到翠翠，和翠翠躲在玄壇廟裡了。

就憑這一宗兒，他豈僅不怕黑臉的玄壇爺，玄壇廟對他來說，簡直就是他的天堂，成了他的樂園。

他從來就沒有想過，他每天跑去打掃玄壇廟，究竟是爲了玄壇爺，還是爲了翠翠？

「啊呀！」

洪駿忽然跳了起來，可把翠翠也嚇了一跳。

「快三更啦，我得趕快走了。」

「你！要去那裡，啊！你要去玄壇廟？」

「我告訴你，翠翠只告訴你一個人，你不可能告訴任何人，即使是郭伯伯，快三更了，趙爺爺吩咐我去見他，翠翠，你不要問，你就會知道的，而且，我真是非去不可了。」

忽然想到，趙爺爺傳授他的功夫，若真那麼神妙，當然也就不怕甚麼一枝梅了。

「天明前，我就會趕回來了。」跑了兩步，又轉回身來的洪駿說：「郭伯伯說，那一枝梅今晚必不會再來了，我不會誤事的，翠翠，把房門關好，守到明兒，我就可保護你，任誰也不怕了啦。」

不僅不怕三個師兄，一定，也不怕那一枝梅。

「你真相信，玄壇爺顯靈？趙爺爺……就是玄壇爺？」

翠翠不僅是疑惑，簡直迷惑了，但肯定有這樣一位趙爺爺，那是不會錯的，但真會是玄壇爺顯靈嗎？

是的，她就會知道了，她是那樣善良，除了欺負洪駿哥哥的三個師兄外，她不相信世間會有壞人，當然，現在，也許還得加上一個甚麼一枝梅，她相信，洪駿哥哥所說的趙爺爺，不論是否真是玄壇爺顯靈，也一定不



會是壞人，一定不傷害他的。  
還有誰會傷害洪駿哥哥呢？他是這樣善良的好人，而且，是最最可愛的好人。

久久地，望着洪駿消逝的背影，她知道，玄壇爺一定會保佑他的，天明前，洪駿哥哥一定會回來。

一輪皓月，已幾乎移近中天了，她却看不見，一條人影，已躡踪着洪駿身後越牆而去。

若她知道，她爹郭威原來一直隱身在窗外，偷聽了他們的每一句談話，她一定會傷心極了。

這一切，今晚，這一切一切，多令她迷惑啊，爹竟然會携着洪駿哥哥的手，非但進入從來不准他進入的內院，而且，把他送到她的閨房裡來。

「趙爺爺，我……來啦。」  
上氣不接下氣的洪駿叫道：「會不會……晚啦？」

月移中天，真個是銀蟾匝地，徐來的清風，把湖面掀起銀片似的鱗光。

見鬼，誰說這是猛鬼灣，在他生命中，從來沒有過歡笑的洪駿，竟然會笑了，說是這裡多鬼，白日亦見鬼的人，那真是見鬼了，他從來不信，也從沒見過，甚至有如現在，三更半夜，他也敢獨個兒溜來。

「趙爺爺，我來啦。」  
山坳、崖邊、草深可以沒脛，樹

木茂密，心中有鬼的人，疑心生暗鬼，那樹木必然也會搖曳出幢幢魔影，但他心中無鬼……

啊呀！洪駿陡然間，竟毛骨悚然，向前一躍，急回身，但沒有人影。

因為，脖子裡被人吹了一口氣。  
「趙爺，我知道是你。」洪駿壯着膽，說：「你嚇不倒我的，啊呀！」

他真沒被嚇倒，却被嚇得連連倒退，鬼！難道真有鬼？

陡然間，由散而聚，現出……鬼呀！若然是人，怎會由散而聚，怎會……沒有耳目口鼻！

在他身現出來的，不，是聚成的一個黑影，不，已不是黑影了，倒是把黑影投在地上，分明……噢！究竟，是人！是鬼！啊！

「你是趙爺爺？」  
是呀！趙爺爺是玄壇爺，是神呀！但怎麼又沒口鼻？沒耳朵，只露出黑洞洞，發光的眼睛。

「好小子，你的膽兒可真不小。」  
那沒有口鼻的黑影說。

洪駿大喜，可不是趙爺爺的聲音，說：「趙爺爺，你差點嚇了我一大跳，你怎麼嚇起面來呀？」

「就是怕嚇着了。」  
「我才不怕哩。」洪駿說：「我天天見到，見了十多年啦，怎會害怕，却

是你嚇起面來，倒真嚇着我了。」  
「但……趙爺爺是神，怎可……怎可讓人見到真面目。」

「但這裡只有我呀！」  
「哼！你去看來，人家一路跟着你前來，你竟也不知道。」

洪駿啊了一聲，叫道：「翠翠，一定是翠翠，在那裡？啊呀……原來是……郭伯伯。」

隨着那黑影的手指處，在一株樹後，他見到了有如泥塑木雕的郭威，洪駿登時怔住了，道：「趙爺爺，郭伯伯怎麼啦？啊！我明白啦，你點了他的穴道，不，神仙會定身法兒，必是你一指，就把他定住了，我聽人說過，那書上也是這麼說的。」

那黑影哈哈大笑，說：「不錯，定身法兒，你真是個……可愛的娃兒，你想不想學這定身法兒，趙爺爺教你。」

洪駿大喜，道：「趙爺爺，那敢情好，我若學會了定身法兒，可就不怕那追魂奪命的一枝梅了。」

「追魂奪命一枝梅？這是怎麼回事，你不是要學功夫來對付那磨折你的三個師兄麼？怎又鑽出個一枝梅來？這是甚麼人？」

一時間，竟忘了趙爺爺是神，應該是未卜先知的，也許郭威瞪着眼，竟像是瞪着他，令他心慌，皺了眉兒，道：「我明白這郭伯伯為甚麼跟踪我了，今晚我那三師兄竟懷疑我就是

一枝梅，也許，這郭伯伯亦在懷疑，都以爲我不會武功的，竟然躲過了那一招石破天驚，趙爺爺，喏，這就是

「多謝……趙爺爺。」  
他想說，其實連心裡也無暇說，忙不迭試着駕馭那股真氣，漸漸真能隨意運行了，忙也隨着那被打之處，在體內運行起來。

趙爺爺忽然大喝一聲。  
「還不坐下，眼觀鼻，鼻觀心，好小子，果然你是塊練武的好材料，從今以後，你爹的神鞭，就可任意施展了。」

洪駿忙不迭盤膝坐下，他爹神鞭無敵，真力能透達丈二長的鞭頭，內家功夫當然差不了，他耳濡目染，只不過那時年幼，還不能修練內功而已，那心法却是早懂得的，一個週天，又一個週天，漸漸進入了無我的境界。

忽聽耳邊傳來細細的聲音，說道：「好了，你隨他回莊去吧，從今以後，再沒人敢折磨你了，只不過一枝梅那袖箭太歹毒，更今非昔比，已不是你那神鞭可能破的，小心小心！」

「趙爺爺你別走呀，你還沒教我定身法兒。」  
洪駿知道那是傳音，趙爺爺已不在身邊了，心裡甚急，忙睜開眼來。

却聽身側有人喝道：「你說甚麼？誰是趙爺爺？」  
啊呀！郭伯伯！

身邊竟是郭威的聲音，多年來，一聽到郭威的聲音，他就心驚膽戰，驀然間，那聲音入耳，如何不嚇了一跳。

而且，真跳了起來！  
可不是郭威，只見他睜大了眼睛，滿面迷惑，又茫然，但却是和顏悅色，說：「你在這裡做甚麼，叫誰？誰是趙爺爺？」

迷惑的郭威在茫然四顧，空山寂寂，月影早已西斜了，那有人影，連那夜風也靜止了，樹木亦不見搖曳。

「啊！」洪駿說：「郭伯伯，原來，是你，啊……」  
他明白了，趙爺爺走了，走前必是解了他的定身法兒。

「你以爲是誰？」郭威說：「啊，我不過……不過看見你向這山坳走來，心下奇怪，就跟了來……」

忽然間，見到洪駿拖在地上的長長的月影，顯然大吃了一驚，因為來時不過才三更時候，怎麼一迷糊，竟已是快天亮了。

便他是在江湖上闖蕩了多年的郭威，也不禁毛骨悚然，他豈有不知道這是猛鬼灣，傳說猛鬼白日也現形的。

莫非……莫非他遇到鬼，這娃娃

眼中釘，找一個殺你的借口而已，總算你命大，却是也可見你真是如你爹所說的，生具異秉。」  
「趙爺爺，洪駿竟也有樣學樣，也擡起頭來，說：「但郭伯伯爲甚麼也懷疑我呢？」  
「不是懷疑你。」那趙爺爺說：「是不信你從沒練過的功夫，好，過了今晚，他就不再懷疑了，真好極了，從今以後，你和翠翠就不再會分離，也沒人再阻止你們在一起了。」  
「是真的？」喜極又迷惑，洪駿把眼兒睜大了。

趙爺爺說：「那也要看你了，我也要瞧瞧，你是否真如你爹所說的，天生異秉。」  
於是，那趙爺爺開始教他功夫，道：「來，跟在我後面，看着我的腳步，留心腳尖的方位。」

「噢！」洪駿說：「趙爺爺，這不是沾衣十八跌麼？」  
那趙爺爺一怔，說：「好小子，你還敢說沒練過功夫，你竟連沾衣十八跌也會了。」

「我沒有。」洪駿道：「我不過在小時候，爹帶我去探訪一個朋友，那是一個長鬚鬚老道，見那老道練過一遍，我覺得蠻好玩兒，就記住了。」

「記住了，你也偷偷練過了？」  
「但我總練不成，分明一步兒也不錯，可跌得我頭青臉腫，跌了何只十八跤。」

那趙爺爺哈哈大笑，道：「好好，那你學起來，就更容易了，那是你不知道手、肘、腿要同時並用，還有，我教你的，看似相同，其實大異，不過，步法兒却是不错的，你練起來，必然也事半功倍了。」

那知只不過練得一遍，洪駿已然跌得遍體酸痛，只不過並未頭青臉腫，却又喜得心花怒放。

那趙爺爺在旁暗暗點頭，見他咬緊牙關，重複又重複，跌了再跌，跌得他眉飛色舞，就知他已領會其中訣竅了，手、肘、腿並用，立即就能巧妙配合，果然是塊練功夫的好材料。

何消一個時辰，竟把一套最難練的功夫，不僅會，而且得心應手，極之純熟，趙爺爺說：「好小子，爺爺非打你不可。」

洪駿一怔，說：「爺爺，我做錯了甚麼呀！」  
他是能躲，也許能躲得過的，但趙爺爺為何惱？爲甚麼打他呀？

啪的一聲，洪駿只覺五臟六腑都翻騰起來，眼前一黑，趙爺爺重重的拍在他的背心上，啊呀！一股奇熱的真氣竟從他的丹田升起來，原來，不是五臟六腑在翻騰，是那股奇熱的真氣像是在翻江倒海，迅速竄行，而且越竄越快，甚至見到……是感覺到那真氣的圓團團、光灼灼。

那趙爺爺像是怒極了，一掌又一掌，繞身盤旋，簡直身若飛飄，把洪

木茂密，心中有鬼的人，疑心生暗鬼，那樹木必然也會搖曳出幢幢魔影，但他心中無鬼……

啊呀！洪駿陡然間，竟毛骨悚然，向前一躍，急回身，但沒有人影。

因為，脖子裡被人吹了一口氣。  
「趙爺，我知道是你。」洪駿壯着膽，說：「你嚇不倒我的，啊呀！」



也見鬼了？

退一步，不自覺又退了一步。

洪駿一揚眉兒，說：「趙爺爺呀，剛才還在這裡。」

「見鬼！」郭威望向後身，向左右瞧瞧：「你一定……見鬼了！」

「郭伯伯，不是鬼。」洪駿向身後一指，說：「趙爺爺，就是玄壇爺呀。」

「你胡說些甚麼。」郭威說：「玄壇爺若真有靈，這裡也就不會有鬼，也不是猛鬼灣了。」

「是真的，郭伯伯。」洪駿說：「也許這裡以前真有鬼，但被玄壇爺鎮壓住了，十多年啦，我天天跑來，就從沒見過鬼，只有……只有廟裡的爺爺。」

這不是見鬼是甚麼，郭威心想，他走南闖北，可從沒見過，甚至也沒聽說過有顯靈的玄壇爺，越說，郭威心裡越發毛，便他若不是被鬼迷了，怎會晃眼就快天亮了。

說甚麼有這小子在身邊，也可壯一下膽兒，拖了洪駿就走。

當真，怎能對他說，玄壇爺用定身法兒定住他了呢？一定是趙爺爺不願郭伯伯知道傳授了他的功夫，而且，真神奇，一時之間，他竟能運行內功真力了。

洪駿好不高興，怎麼不神奇，趙爺爺是神呀，不但爹的袖鞭回到了他手中，而且可以施展了，當年他爹斷

了一枝梅一條胳膊，嘿，哼！那麼，他非把這賊子的另一隻胳膊也斷了不可，瞧他還敢不敢再來尋仇。

郭威不僅恨不得快快離開這猛鬼灣，而且，大敵當前，豈敢說那一枝梅今晚必不會來，郭威是老江湖，自有他的見地，一枝梅必以為他們會嚴加戒備，日夜提防，不眠不休，嘿！他，郭威可不上這個當。

「快！快走！」

老江湖的郭威可在心裡打了鼓，洪駿竟有一身功夫，尤其是竟能破解那神鞭的三絕招，令他如何不驚奇疑惑，從未教過他功夫，一直視洪駿不過是個傻傻的怯小子，而今，陡然間，跟自己苦學了多年的徒兒，竟然奈何他不得，不行，他非要弄明白不可。

他這道跟蹤他，立即就可探究出來，只不過離開一會工夫，那料竟出來了半夜，那一枝梅若這時出現，那還了得？

「郭伯伯，」洪駿半步也不落後，無論郭威跑得多快，他也跟得輕鬆，道：「我知郭伯伯心莊裡，不如我先回去，你隨後來。」

「你？」

郭威又是一怔，好小子，竟嫌他慢了，放開手，道：「有多快，你就跑多快，快快趕回莊去。」

洪駿那會知道郭威另有居心，想想翠翠在莊，無人保護，立即如飛跑

了下去。

便是洪駿自己也大大驚喜，只覺耳畔風生，多年來，他偷偷地苦練功夫，小孩兒時，他爹已教過他如何練輕功了，每日去來玄壇廟，他總是越牆而出，打牆上回莊，就從未被人發現他，原因是他的輕身功夫比他的三個師兄都要高明，只不過深藏不露，把所有的人都瞞過了，只有翠翠知道。

他可以瞞任何人，怎會瞞翠翠呢？而且，他要讓翠翠知道，他的本事大過三個師兄，從沒怕過三個師兄，只不過為了她，他寧願捱打，也不願她耽心而已。

但陡然間，只覺輕身如燕，比以往快了將近一倍，如何不驚喜，他明白，趙爺爺先在他身上的一陣拍打，已替他打通了玄關，他如何不明白趙爺爺把內功真力輸入他體內了，不，趙爺爺是神仙，神仙自然有仙法兒，令他在一會工夫，陡增了無數倍的功力，此刻奔跑起來，他就覺得渾身是勁，連步子也倍常輕快了。

那越跑越是落後的郭威，不僅驚，簡直駭然！他闖蕩了多年的江湖之上，不要說他了，簡直就沒見過有比這小子更快的，可不是眨眨眼，便已去得無影無踪。

洪駿早已去得無影無踪了，一口氣奔上小丘的郭威，總算鬆了一口氣，那月亮不僅斜，且已落在廬山後了

，五老峯在天幕上，劃出清晰的輪廓來，黑暗中的莊園，一片寧靜。

郭威輕輕擊了一下掌，再又擊了一下掌，再又連擊了兩下，才見樹上落下一人，正是那三弟子谷風。

「啊！師傅，原來是你。」

郭威哼了一聲，道：「我若不擊掌，你還不知有人來到樹下？來到樹下，你竟然也沒發覺！」

對這個有財有勢的徒兒，郭威從沒這樣嚴厲過，再又哼了一聲，道：「在我之前，先有一人也從此過去了，你必然沒發覺，是不是？」

「我……師傅，你不見天有多黑，而且，咱們約好，擊掌為號的。」

天色實在太黑了，那已是黎明前的黑暗來臨，這小丘居高臨下，何等重要，若被那一枝梅侵入，那還了得，道：「明晚你不用在這裡守衛了。」

「但是，」谷風說：「大師兄守衛莊門，二師兄監視着大堂，師傅不是說這裡最重要麼？」

郭威嘆了口氣，緊皺了眉頭，正因這小丘居高臨下，極之重要，所以才派谷風守衛，一旦發現了敵踪，即刻知會莊中人。那知他來到樹下，而且並未隱蔽身形，谷風竟然也未發覺，如何不令他搖頭嘆氣。

原來郭威的三個弟子中，這谷風不僅有財有勢，而且最聰明，功夫也肯學肯練，是以雖入門較晚，武功却不在兩個師兄之下，而且，他心目中

爺……他口中的趙爺爺……

郭威想着想着，竟也毛骨悚然起來，侵晨寒涼，他身子更涼透了。

他原該喜歡才是的，若然神鞭在洪駿手中，能發揮出他爹的威力來，何懼一枝梅來尋仇，何況這小子的內功輕功，分明更在他爹之上。

但令他實在太驚嚇了，傳說的猛鬼灣，這小子竟然來去無事，偏是自己一去，就迷糊了，難道……莫非……他真遇到了趙爺爺？真是玄壇爺顯靈？

不錯，要知真情事，但聽口中言，翠翠，他的女兒必能幫他查個水落石出。

\* \* \*

「駿哥哥，你真回來啦。」

洪駿才到窗下，那窗子霍地推開了，翠翠探出頭來，無限欣喜。

他好生感動，道：「妳，一直等我回來？就在窗前？」

「我一直眼巴巴等着妳。」翠翠道：「一步兒也不敢離開這窗前，可又不敢把窗打開來，只能從縫兒裡往外瞄，駿哥哥，你見到趙爺爺麼？」

洪駿一揚頭兒，道：「翠翠，今而後，趙爺爺說，咱們再不會分離了。」

「你真……相信？」

「如何不信。」洪駿道：「趙爺爺是神，是玄壇爺呀！」

翠翠幽幽地嘆了口氣，道：「今晚爹雖然把你帶進後院來，但娘……是

不會答應的，你知道，爹最聽娘的話，還有，駿哥哥，你可知道，平日不僅娘不許我見你，我也躲着你呀。」

「我知道，」洪駿說：「我怎會不知道，你們三個師兄打我，磨折我，翠翠，好教你喜歡，今而後，三個師兄再不敢打我了。」

「你要還手？不，駿哥哥，不可以的，你若還了手，我知道，他們打不過你的，他們就會把你趕走，我……就永遠永遠見不到你了。」

洪駿面色一沉，哼了一聲，道：「翠翠你放心，我不還手，趙爺爺說，他們再不敢打我了，誰要是再打我，就有人打他。」

翠翠一怔，說：「誰呀！」

洪駿眨了眨眼兒，不，還不能告訴翠翠，道：「若是三師兄打我，我不還手，但我不任由他打了，我會躲逃，那時，二師兄、大師兄，就會替我打他，嘿！大師兄若打我，也是一樣，二師兄和三師兄，就會打他。」

翠翠的眼睛睜大了，那天色雖然黑暗，但隔着窗戶，他們却是面對着面的，是以也還能看得清楚。她見到他臉上閃過一抹狡獪的笑，那可是從來也沒在他臉上見過的。

駿哥哥是從不說謊語的，她睜大了的眼兒也亮了，說：「所以，他們再也不敢打你了。」

「所以，」洪駿說：「翠翠，今而後，你不用再耽心，也就不需要躲着我

「你有何話說，為何吞吞吐吐？」

谷風走近一步，道：「我是……就心師母，還有翠翠師妹，何不接去我家暫避幾日，而且我娘也想見見師妹。」

當真，這倒是好主意，郭威道：「不錯，我可免了後顧之憂，你回去後

，也和他娘子相同，已視他為婿了，何況這谷風喜歡翠翠，他豈有不知道的。

是以，郭威把一身功夫，真個是傾囊傳授給他，不說，並把洪桐的神鞭也給了他。

郭威哼了一聲，道：「我自有安排，今晚果如我所料，那一枝梅是不會現身的了，現在天色就快明了，我有重要的任務分派你。」

這谷風果然聰明，道：「師傅可是要派我去查探那一枝梅落腳之處？師傅放心，我回鎮上去，即刻派人查探。」

郭威點了點頭，道：「面生人，何況只有一條胳膊，除非他不是落在星子鎮上，應該是容易查出的，還有，強煞那一枝梅也只是一條胳膊，只敢用暗箭傷人，不敢正面為敵，是以，並不可怕，你二師兄猜想的確有道理，若是，來的就不僅是一枝梅一人。」

谷風也連連點頭，道：「師傅放心，有面生人外來，不用打聽，星子鎮上立即就會傳開了，沒有打聽不出的，我這就去，師傅……」

「谷風走近一步，道：『我是……就心師母，還有翠翠師妹，何不接去我家暫避幾日，而且我娘也想見見師妹。』」

當真，這倒是好主意，郭威道：「不錯，我可免了後顧之憂，你回去後

，中午時候，派人抬兩乘轎來，那一枝梅的落腳之處，想來已可探查出來了，你這就去吧。」

那谷風好不歡喜，即刻轉身就走，但只走了兩步，又轉身來。

郭威道：「你還有何話說？」

谷風向四外望了一眼，其實，天色那麼黑，便是有人，他也見不到的，走近一步，道：「師傅，其實，寬有頭，債有主，殺人的是神鞭洪桐，斷那一枝梅胳膊的，亦是洪桐……師傅，我說的是也不是，我真高興那神鞭交回那小子手中了，師傅要我將神鞭交給他，我立即明白師傅的用心了。」

「住口！」

郭威迅速滑行了兩步，見四外確實無人，才道：「你明白就是了，今後說話要小心，那小子……」

「我說，簡直邪門，平日捱打也不還手，捱罵也不出聲的，陡然間，連我那無敵三絕招竟也傷他不得，師傅，我勸你，還是對這小子多加小心。我去啦，午間我就派人抬轎來。」

郭威看着谷風走了，楞了好半晌。

可不是邪門，適才心急，耽心莊園有事，現在，倒真該好好想一想，不由他不驚奇，怎麼一迷糊，就過去了兩個更次？難道被鬼迷了？他見到洪駿盤膝坐在地上，神光內瑩，分明內家功夫已是不弱，尤其是他施展輕身功夫來，自己真是望塵莫及，趙爺



了。」

「我明白了。」翠翠面上也露出喜容來，說：「是趙爺爺暗中保護你，啊，趙爺爺真好。」

東方天際，已現出了曙光，天色漸漸亮了起來，啊！翠翠陡然間，羞得臉兒紅透了，因為洪駿的背後，院中的花樹下，他見到了一個人影，慌忙從洪駿的掌中掙脫出手來。

原來不覺間，他們的手兒，隔着窗戶，竟緊緊地握在一起。

那是誰呀？但那人影已一閃而逝，就在那瞬間，驚聽莊門外人聲沸騰，隱隱傳來驚呼之聲，洪駿「啊呀」一聲！該死，他急著要見翠翠，竟忘了一枝梅，忙大聲叫道：「快，開窗，別出來。」

洪駿騰身上房，內院後庭，曉烟淒迷，連扶疏的花木也清晰可見了，靜蕩蕩，一個人影也見不到。

但他關心翠翠的安危，仍然繞着翠翠的閣樓，轉了一轉，確見別無異狀，才向莊門奔去。

尚未到前廳，已聽郭威的聲音喝道：「退後！別動屍體！」

洪駿嚇了一跳，跳下房來，早見郭威鬚眉戟張，向身邊的兩個師兄及幾個莊丁連連揮手。

門上，一個死屍懸在門上，在晨風中晃動不已，死者膚色烏黑，睜着一雙恐怖的大眼，顯是在極度驚恐中，突然死亡！

## 揭破陰謀 反受奇辱

又是一個鏢行的舊夥計，顯然死去不久，也和那趙子手相同，身中劇毒而死。

原來，洪駿的大師兄郭鋒，見湖那面，東方的天際已現了曙光，隱身的暗處已不再黑暗了，站了起來，伸了個懶腰，把手中的長劍還入鞘中，轉了出來，對門面牆角的暗處叫道：「出來吧，沒事了。」

那面牆角，一個鏢行的舊夥計，手底下還是真有點功夫的漢子，和他作犄角呼應，亦隱身在暗處。

那知並不見那漢子出來，郭鋒心下停了一聲，心想：這傢伙必是睡着了，師傅還說帶回來的全是鏢行得力的夥計，原來是沒用的東西。

不由有些着惱，不料想過去瞧瞧，才跨出一步，啊，陰暗中，竟把一個人撞了個正着，他急退一步，也才看清了，那個被撞的人竟被他撞得打起旋來，差點嚇得他魂飛魄散。

敢情竟是一具懸掛在門上的死屍，而且，正是那個和他犄角守衛的漢子。

他如何不嚇得魂飛魄散，他和那漢子相距不過三四丈遠，被人殺了，而且吊在門上，他竟毫無所覺，若然這人是對付他，必然連怎麼死的亦同樣不知道，因為在後半夜中，他連

一下眼兒也沒閉過。

這人，當然就是那奪命追魂一枝梅了，這已是第二個了，同樣連哼也沒哼得一聲，就已喪了命。

他一定驚呼，因為驚動了莊內的人，紛紛奔了出來。

「不許動！」

郭威一見死屍渾身烏黑，就和昨日那趙子手一樣，不僅立即致命，而且中了劇毒，闖蕩了數十年江湖的郭威，如何會不懂得。

解開懸掛屍體的繩索，那屍體一落下地來，登時七孔中湧出烏黑的血來，便郭威也心驚膽寒，那死狀之慘，真慘不忍睹。

郭鋒更羞愧得低下頭道：「師傅，說來也沒人相信，我一點兒聲響都沒聽到。」

昨日那趙子手死狀之慘，是全都見到了，這一枝梅之心狠手辣，武功之高，去來無踪，誰不心驚，誰敢瞞下眼兒。

誰不心膽俱裂，那郭威再想像昨日一般，裝做沉着冷靜也不行了，那面色早已大變，天色已漸明了，湖上吹過來的晨風也更勁了些，莊外牆內，搖曳的樹木，都成了幢幢魔影，當真是草木皆兵。

那郭鋒的功夫僅次於郭威，想想近在數丈內，人被殺了，竟也毫無所覺，便是那久在江湖上行走的夥計，也無不嚇得變了臉色。不約而同，都

不自覺地擠在一處，好像那追魂奪命一枝梅無處不在，也都不自覺，不停向身後瞄。

陡然間，眼前微暗，大夥兒一聲驚呼，一個人影從莊門上飛身而下，郭威喝道：「好賊子！」

刷的一劍劈出，大夥兒兩劍三刀，咬牙往上一圍，兵刃齊舉，靠廳門那面的幾個夥計莊丁，更轉身就跑。

那人腳才點地，往後一倒，就地一滾，跳了起來叫道：「是我！郭伯伯，你們……」

敢情來的是洪駿，臉兒也鐵青。

却也都看清了，但仍然嘆了一聲！都睜大了眼睛，除了郭威，簡直沒人相信，這個平日捱打捱罵，懦弱的怯小子，竟有這樣俐落的身手。

郭威身為一莊之主，當着大夥兒面前，適才竟也顯得手忙腳亂，如何不難堪、羞惱？怒道：「怎麼是你，你，你這小子從那兒鑽出來？」

洪駿見那麼多雙睜大了的眼睛望着他，只道大夥兒都惱他，也不明白為甚麼惱他，嚇得點地騰身，再又掠倒退躍上莊門。

登時又啊起了一片驚呼之聲，因為洪駿露的這一手功夫，便那郭鋒與王豪亦不能了。

洪駿不知自己做錯了甚麼，更是着慌，叫道：「我以為，一枝梅那賊子必然仍在左近，所以……去搜查了一下。」

哈哈，洪駿不敢分神，好在他身在高處，沒人見到他臉兒紅了，說：「有種的，就現身出來，和我較量較量，鏢行的夥計不過是奉命差遣，何況當年也沒損壞你大悟山一草一木，你竟歹毒暗算，這算甚麼本事，算得甚麼好漢子。」

却是那郭威一怔，不過半個時辰之前，他和第三個弟子谷風的談話，莫非被這小子聽了去，當真，有其父，必有其子，虎父就無犬子，心下不由有些慚愧，訕訕地，說道：「下來吧，那一枝梅若真有種，早就該現身出來，不會偷偷襲暗算了，那賊子還會不逃去遠了。」

洪駿飛身而下，可不是要在大夥兒面前賣弄，而是因為簷下有一雙賊眼，趙爺爺仙法當真神妙，經他一陣拍打，雖然受了些痛楚，但輕身功夫何祇倍增了。

點地一旋身，落在人眾之前，却已背對着簷口，但在倏忽之間，已把距離尺寸估量準確。道：「郭伯伯，也許，那賊子自以為輕功了得，不把咱們放在眼裡，仍然沒走呢？」

洪駿顯露出來的功夫，令大夥兒更是驚訝，一掠數丈，點地毫無聲息，聞言更是驚疑，都駭然回顧，但莊門內是空蕩蕩的院子，天色大明，朝陽已從湖那面升起來了，角落上倒有幾株疏落的樹木，但已可看得清楚，是不能藏得人的。



洪駿見一具屍體懸在莊門上搖晃不已。

就在這瞬間，洪駿驚聽一個細細的聲音，在他耳邊說道：「娃娃，你說得不錯，那賊子縋在大廳的簷下，去！你那長鞭派得上用場了，你這娃兒其實很聰明，你當然懂得該怎麼做。」

洪駿大喜，趙爺爺！

他差點喜得叫了出來，趙爺爺熟悉的傳音，他怎會聽不出來，好賊子，敢情躲在簷下，莊門外殺了人，他却躲在裡面簷下，那自是任誰也想不到的，好個歹毒又狡獪的賊子。

恨得咬牙，洪駿眼珠一轉，有趙爺爺在身邊，他的膽氣自然更壯了，登時有了主意，向四處望了一眼，偏就是不望那大廳的簷下，朗聲道：「一枝梅，你這賊子聽着了，當年大悟山掃穴犁庭，殺你們的大當家、二當家，斷你這賊胎的，是我爹，有長鞭為證……」

一聲破空銳嘯，洪駿一抖手，登時鞭影如濤，昂然道：「殺人填命，欠債還錢，冤有頭，債有主……」

「好娃娃，有種！」耳邊又响起了傳音的細細聲音，說：「好好，你把人家心裡盤算、計謀的都說出來了，看來，我真沒白幫你。說下去，別回頭。」

趙爺爺是神呀，有趙爺爺幫他，他還怕甚麼，洪駿繼續朗聲說道：「不錯，有種的……」

細細的聲音在他耳邊响起了一聲



那郭威亦萬萬想不到，洪駿竟有一身驚人的功夫，僅從玄壇廟奔回莊來，他已是望塵莫及，那敢再輕視他，也不禁驚疑起來，可又不敢露出怯來，但已不自覺橫劍當胸，道：

「你……你甚麼？」

洪駿眉兒一揚，道：「各位，不要看我，變個戲法兒……」

話聲未落，霍地一滑步，快逾電閃，滑退了一丈，旋身，長鞭發出一聲破空銳嘯，嘩啦啦爆响聲中，碎裂的簷瓦與木屑，裹着一個人影落下地來。

洪駿喝道：「好賊子，你還想逃。」

挫腕，旋身，不待那鞭頭落下，已又橫捲出來，夭矯如靈蛇。

那一枝梅果然藏身簷下，當真是善者不來，好身手，不點地，而騰躍，倒像算準洪駿必會那麼變招，竟貼着地面，頭前腳後，掠出三丈！

洪駿驚聽耳邊那細細的聲音喝道：「別追！小心袖箭！」

洪駿即忙把滑出的左腿收了回來，長鞭只一抖，早聽噲噲連聲，院中的石板上，已劃出了幾溜火花，好險，若是不被那傳音喝止，洪駿如何躲得過那五支強勁的袖箭，身上必已添了五個孔洞！

再看那牆角時，那還有人影。

那院中的人，連那在江湖闖蕩了數十年，經歷過大風大浪的郭威，不

僅駭，更驚得呆了。

洪駿何嘗不是驚魂未定，不由倒抽了口涼氣，却又噤了嘴，心下有些兒惱：趙爺爺是神仙呀，還說幫他，怎麼任這賊子逃走了。

「好小子，」耳邊那細細的聲音又在說了：「撿回了命兒，還不見好就收，還不快去後面救火，敢是連你那翠翠也忘啦！」

洪駿大驚，叫道：「郭伯伯，不好，賊子在後院放火了，顯然來的必不祇一個一技梅。快！」

洪駿豈有不信趙爺爺說的，而今，他的話又豈會有人不信的，洪駿當先騰身上房，未見烟火，已聽後院發起喊來，並傳來驚馬狂嘶之聲。

洪駿趕到一看，原來是馬房失火了，馬伏和莊丁顧着救馬，可就顧不了救火，待得郭威及衆人趕到，已是火光熊熊。

好在馬房在院角，與其他的房屋隔離，不致蔓延，郭威又會養多少馬，連那匹初生不久的小馬，總共才得三匹，那馬房自也不大。

只一會工夫，已是付之一炬。

洪駿却早已到了後院翠翠的窗下了。

「駿哥哥，嚇死我啦，前面做甚麼啊，馬房怎又失了火？」

洪駿那敢以真情實況相告，道：「翠翠，你別問，你沒事，我就放心了，啊！」

洪駿一個跟踉，臉上熱辣辣，竟不知郭伯伯從何處轉了出來，一個耳括子打得他幾乎站立不穩，喝道：「你這小子好大膽，竟敢跑到這裡來，竟敢……」

「娘！」翠翠叫道：「你怎麼不問清楚，就打人家，駿哥哥是爹帶他進來的。爹來啦，不信你問爹。」

可不是郭威進來，一見那火不致蔓延，如何不放心妻女，是以也抽身前來。

郭威忙道：「娘子，翠翠說得不錯，你錯怪了駿兒。」

「駿兒。」那娘子簡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郭威連連對她使眼色，那婆娘雖怒，却又迷惑起來，才沒再出聲。

「駿兒，」郭威撫着他的肩頭，道：「這裡沒事，你快去前後巡查一下，我一會就出來。」

洪駿眼兒潤濕起來，多年了，自從郭伯伯進了門，郭伯伯再沒這樣親切地叫過他了，何況翠翠也驚喜起來，他早已忘了的笑容，又在翠翠的臉兒上出現了，何況只他才能感覺得到的柔情，亦出現在翠翠的眼兒裡，這已夠他感動的了。

應了聲是，不敢再言語，提着長鞭退了出來。

他感到腳步竟會無比輕快。

原來，莊中出了這麼大的事故，而且死了兩個人，那娘子竟毫不知情，狠狠地打他們一頓。爹，不過，你可不能趕駿哥哥走。」

翠翠把銀牙兒咬得發出响聲來，郭威真是吃了一驚，翠翠何等溫柔，簡直是柔弱，不料竟恨到這個地步，他心下也不由生起愧來。

「翠翠，你放心，從今以後，任誰也不敢欺負你的駿哥哥了，更沒誰能趕走得了他，因為爹再不容許了。」

「既使，娘……她……」

郭威面容一肅，道：「甚至不許她虐待他了，連罵也不許。」

「啊！爹，你真好。」

淚珠兒仍掛在臉上，翠翠的臉上，却已露出了燦然的笑容。

「不過，」郭威道：「你得告訴我，誰是趙爺爺？你駿哥哥的武功了得，我只有高興的，但我必須知道他師事何人？」

「啊！」

翠翠明白了，才知她爹拐彎抹角，不過是要問這回事兒，道：「我真不瞞你，駿哥哥的功夫，是自家苦練的，我已對你說了，他真是絕頂聰明，又肯苦練，連小時候他爹教過他的，他無不記得，你把他的神鞭送給了三師哥，駿哥哥就用一般長短的葛藤來代替。」

郭威這老夫，可真是愛惜他這少妻。

「翠翠，我有話要問你。」

郭威在屋裡踱起步來，翠翠就知爹有話要問他。

翠翠是個嬌美又柔弱的姑娘，可也冰雪聰明，而且知爹要問的話，必是與她的駿哥哥有關，她的一雙眼兒，也跟着她的爹轉。

她幾乎不信，但又不由她不信，爹對駿哥哥態度有了大轉變。

不，這不是做夢，是真的，但提醒自己，可得加倍小心。

「爹，你要問甚麼啊？」

「你是我的女兒，你說，爹疼不疼你？」

「爹最愛惜我的。」

「之所以，爹從沒追究，甚至不過問你，也沒阻止過你。」

「爹，你說甚麼呀？」

「近幾年來，你那駿哥哥……」

「爹，啊！你真好。」

爹竟然說「她的駿哥哥」，令她如何不心坎兒裡甜甜又喜極，現在，她再也不懷疑了。

郭威瞧了他的女兒一眼，繼續說道：「哼！你慢點兒高興，除非你對爹一句也不隱瞞。我問你，這些年來，你那駿哥哥躲出去了，跟着你也不見了人，你說，他躲去那裡？你追去，和他在一起，你是瞞不了爹的。」

姓趙，所以就叫他趙爺爺了。」

「胡說！」

翠翠忽然格格一聲笑，道：「爹，我也是這麼說的，但駿哥哥堅持說，趙爺爺真要教他功夫，還說，那功夫神妙極了，還說，今後譬如說三師哥打他，他不還手，却教大師哥和二師哥打他，那麼，就不怕被趕走了。」

「天下間，竟有這樣神奇的功夫？」

「如何沒有，」翠翠一股正經，說：「爹，你忘啦，趙爺爺就是玄壇爺，玄壇爺是神呀。」

「無稽，簡直是無稽之談。」

「不，」翠翠說：「後來，我也信了，爹，你不知道，因為自娘進了門，你就再不關心駿哥哥了，他受了委屈，你知他躲去那裡嗎？就是那傳說有猛鬼出沉的山坳裡，他就對那黑臉的玄壇爺哭訴，後來就天天去啦，可憐的駿哥哥，你們不准我見他，他就只有天天去和那玄壇爺說話兒，而且把那廟打掃得乾乾淨淨，爹，我一想，也是呀，近十年了，那玄壇爺也被駿哥哥感動了，終於，昨兒那玄壇爺開口啦。」

「怎麼，不是現身出來相見？只是說話兒？」

「駿哥哥從來不瞞我的，」翠翠道：「他說，只聞聲，不見人，任他怎麼使盡了法兒，他瞧東，玄壇爺的聲又從西邊傳來了，就是見不到人，啊，

不信，駿哥哥真是聰明絕頂。」

翠翠揚了兩道彎彎的眉兒，難掩她心中的得意，眼兒也明亮了起來。

郭威點了點頭，道：「我如何不信，以往，我竟被他蒙在鼓裡。」忽然，郭威皺起了眉頭，道：「令我奇怪的是，他分明已有了」身功夫，而且還強

「我從沒瞞過爹，」翠翠說：「爹，你不講理，你也從沒問過我呀。」

郭威忽然長長地嘆了口氣，說道：「這些年來，爹確有不是，他爹生前，是我的生死之交，一塊兒闖天下，他爹死了，我原該好好撫養照顧他的。」

「你有呀，爹爹，」翠翠忽然眼兒酸酸的，淚珠兒竟在眼裡打轉起來：「從小兒，你愛惜駿哥哥，也和愛惜我一樣，只是……自從……自從娘進了門，爹……」

郭威擺了擺手，道：「你不用說了，果然是爹不好，只因莊裡的事務繁多，還有你們女人家不能知道的原故……」

「我知道，」翠翠插嘴說：「駿哥哥對我說了，爹怕有人來尋仇，是以，加緊教三個師哥練功夫，爹，你可還不知道，駿哥哥好傷心，爹却不教駿哥哥功夫。」

「原來你已知道了。」郭威並不感到驚訝，道：「但我已知道，他躲在小丘那大樹上，偷看我教他們練功夫。」

「而且還強過三個師哥，爹，你信不信，駿哥哥真是聰明絕頂。」

翠翠揚了兩道彎彎的眉兒，難掩她心中的得意，眼兒也明亮了起來。

過他這三個師兄，為何捱打也不還手，他為何深藏不露？是不是……是不是別有用心，或者，有所圖謀。」

翠翠的臉兒紅了，豈僅不憤，且幽怨更傷心，眼兒裡也流露出無限怨懟。道：「爹，你不好……」

郭威一怔，竟不料女兒對自己竟會露出怨懟之色，而且咬了咬銀牙兒。

「你，說甚麼？」

「三個師哥欺負駿哥哥，打駿哥哥，娘也虐待駿哥哥，你從沒阻止過。」

「我……」郭威眼珠兒一轉，道：「我要他露出真面目來，我是說，要他露出真功夫來，哼！瞧他要隱瞞我幾時，不料他寧被打罵，始終深藏不露。」

「駿哥哥不是深藏不露，爹，你明知道的，駿哥哥若是還了手，你即使不趕走他，娘也會再不容他了，我……我就再也見不到駿哥哥了。」

眼兒裡轉動的眼淚，滾落下來了，翠翠真傷心，駿哥哥爲了捨不得丟下她，受了多少委屈，捱了多少打呀！

「那麼，是你要他不還手的？」

「是我哀求駿哥哥……」

終於忍不住，翠翠傷心地哭了出來，咽咽哽哽，說道：「便是三個師哥連手，也打不過駿哥哥的，爹，你若不信，你要他們試試就知道了，三個師哥太可惡了，我真願駿哥哥狠狠的



我是說，見不到那趙爺爺。」

「你真相信他說的？」

「原來我也有些不信的。」翠翠說：「但駿哥說得挺認真，而且，昨晚夜裡，不，是今兒已快天亮了，駿哥哥興奮地跑來對我說：趙爺爺傳了那神奇的法術，而且打通了他的玄關，而今連他爹的神鞭，也能發揮出威力來了，他說，即使那鞭再長些，也傷不到自己，而且更生無窮變化來。」

郭威一直瞬也不瞬，瞧着他的女兒，而今，不由他不信了，今日，就是剛才，他已見到神鞭在洪駿手中，威力豈僅不遜於他爹，且有過之，萬萬想不到，竟能破一枝梅追魂奪命的梅花袖箭，而且逼那歹毒的賊子現身出來。

慚愧，他卻連一枝梅藏在簷下也發覺不出，如何不心有餘悸，若一枝梅未被洪駿發現他的藏身之處，突然發難，只怕……也許……他也屍橫就地了！

到底，仍然是一個謎，他相信翠翠沒有騙他，每一句都是真的。

到底，他甚麼也探問不出來。

甚至，連他也有些相信，真有這樣一位趙爺爺了，而趙爺爺，即是玄壇爺。

但無論如何，一枝梅已被洪駿迫得現身出來，而洪駿已破了他那奪命追魂的袖箭。

一個長期在迫害與閉塞中成長，

生活在幻想中的少年，雖然無損於他的聰明與才智，但在情感的認識上，却比起一般人來，顯得低能了些，不如說，在幻想與真實的生活上，有時甚至不能分辨。

洪駿，這個長期生活在屈辱與排斥的少年，就是如此，玄壇爺牢固地在他的心中，自幼已成了真實的存在，因此，他堅信不疑，甚至超越一般人對神的敬仰與虔誠，而且成了他親切的慰藉。

之所以，玄壇爺就成了他的趙爺爺。

他一口氣跑到猛鬼灣，當他還是小孩兒的時候，從沒人告訴過他，說這裡是白日亦會見到鬼的猛鬼灣，因此，從來就不知懼怕，因此，即使後來有人告訴他了，他也不相信了，因為，他從來就沒見過鬼。

也許，他還要感激這猛鬼的傳說，因為他得到了一個寧靜的，絕不擔心受到干擾的避難所。

趙爺爺，現在已不僅是他親切的慰藉，再也不是存在他的幻想中了，而是成了活生生的存在，昨日已聞其聲，晚上更現了身，傳了他那神妙……當然是神功，而且，若不是仙法兒，怎會令他增長了內功真力，只不過一會兒功夫，他爹揚名天下的神鞭，現在已能得心應手的施展，他真歡喜極了，不僅威力奇大，而且簡直神妙，初次施展，竟已能破了一枝梅。

那奪命追魂的袖箭。

這就是他一定要來感謝趙爺爺的原故，何況，他每日都要跑來替趙爺爺打掃廟宇，即使莊園正處風聲鶴唳，大敵當前，他也一定要抽暇前來不可。

雖被那一枝梅逃走了，但那賊子一定仍驚魂未定，一時間，絕不敢前去暗算人，但他一定要快快回去。快替趙爺爺打掃廟宇，謝過趙爺爺就走。

他一口氣跑了來，真是心花怒放，他多高興啊，郭伯伯又像以前一樣疼他了，更高興的是，現在，再也沒人阻止他和翠翠相見了。

永不分離，從此以後，和翠翠永不分離，趙爺爺說的，這一切一切，轉變得太快了，但他絕不懷疑，因為，趙爺爺說的，趙爺爺是神呀。

他奔跑得不能再快了，快如一陣風，嘿！若然道上有人，也一定發現不了他，啊哈！一定，啊呀！一定還會以為見鬼了，一陣風，人影一晃，光天化日之下，却又甚麼也見不到，不以為遇了鬼才怪，那多好玩兒。想着想着，不由他不笑出聲來。

猛鬼灣白日見鬼，一定又會很快傳開去了，也許，當年傳說見鬼，也是這樣傳開去的吧，鬼倒是有的，不過是一個眼花冒失鬼，當然，若不是灣裡先有沉船，死了那麼多人，不疑心，也不會生鬼的。

想想他怎麼不心花怒放，以往來時，那草木像在含悲的，今天却都像陽光下歡笑。

「趙爺爺，我來啦！」

他心裡喊，因為張大了口兒喘氣，跑得太快了，喊不出聲來。

但，陡然間，他慌忙一縮步，若不是猛可裡一挫腰，幾乎收不住勢子。

人影！不，壓根兒就是人，就在廟前，而且，雖然只是一瞬之間，他已看得出來，那不是趙爺爺，而且，雖然只是晃眼間的一瞥，他竟覺得面熟。

他慌忙就勢一閃身，隱在樹後，近十年了，他日日前來，有時甚至夜裡也前來，別說人了，連鬼也沒見到一個，怎會突然間有人來到這裡？當然不會是翠翠，他才和翠翠分手。

怎會面熟，若是翠翠，他就不僅是面熟，早認出來了，甚至早已感覺得出來了。

那麼，會是誰？

他對廟前廟後的每一棵樹都熟悉極了，他的輕身功夫就是在這裡練的，僅憑兒時他爹傳授的法兒，日下來這裡苦練，是以，連每一棵樹，每一塊石頭，他都熟悉極了，而今更倍覺輕身，不怕被那人發現了。

旋身，再旋身，繞樹幾個盤旋，已到了石階之下，但仍嚇了他一跳，

慌忙一縮身，縮入那高與腰齊的亂草中。

因為，腳步聲就在他的頭頂，簡直就像踏在他頭上。

他當然明白，那是架空的石板，玄壇廟建在山岩上，廟前那能有平坦的空地，不過用石板鋪出來的，靠外面的更架空，用石條撐起來，是以，下面便有了不少長滿了亂草的空隙，用以藏身倒是再妙不過，不怕被人發現了。

可惜，却也不見上面的人。

洪駿驀然一怔，上面那人不僅面熟，連聲音也熟，只不過湖邊山岩上，風大且勁，一時分辨不出是誰來。

不，那人絕不會發現他的，他溜上來，而且快極了。岩邊的樹木那麼濃密，但那人怎麼停留在他的頭頂？

洪駿大大鬆了一口氣，原來這人不是對他發話，而是廟前另有一人。

那人又開口了，只聽他說道：「爹，你一定不可魯莽行事，休要小看那郭威，手底下確有真功夫，再加上他那兩個徒兒，憑我們兩人，絕不是他的敵手。」

洪駿一怔，敢情是父子兩人，而且郭伯伯的對頭，啊呀！莫非……那另一人便是一枝梅？

可不是奇怪麼？不算自己，郭伯伯有三個徒兒，這人怎說兩個？

只聽那人哼了一聲，話聲游移，顯是在廟前踱着步兒，說道：「何用對

敵，我只要一揚手，就可取他性命。」

「不行，」那個熟悉的聲音說：「得慢慢來，必須先把他鏢行的舊人一個個殺了，凡是認得出你來的人，都不能留下一個，爹，你忘了，我們還要人財兩得，爹，你已呆了十多年，為何不能忍耐些時。」

洪駿大吃一驚。

谷風！不怪聲音那麼熟了，敢情是谷風，郭伯伯的第三個徒兒。

這一驚，真是非同小可，郭威一定做夢也想不到，竟把仇人的兒子收養在身邊，這麼多年，而且把一身功夫傳給了他。

一枝梅名谷飛虹，谷風不也姓谷，怎生郭威一點兒也不生疑？

原來，這谷風投到郭威的門下來，是別有用心，原來有大陰謀，當然就是除了報仇之外，谷風適才所說的人財兩得。

財，當然就是郭威這莊園與田地，人呢？

洪駿把牙關緊得不能再緊了，因為怕發出聲來。人！當然就是指翠翠了。

他感到一陣噁心，因為平日谷風滑調油腔，討好翠翠，諂媚得近於調戲的樣兒，又浮現在眼前，如何不怒得髮為之指。

「忍耐！哼！忍耐！」那人怒道：「若不是你竟迷戀起那翠翠的美色，我早已殺了那老賊，他的田園早歸我所

有了。」

嘿！竟會有谷風這樣的兒子，對老子竟然毫不尊重，竟也哼一聲，當真有其賊父，也必有其賊子，只聽他大聲說道：「若依着你，即使能殺了郭威，你能得到他的田產麼？即使到了手，能不能保得住？我問你，若被人說出你的真面目來，別說這郭威的莊園田產了，只怕連咱們的家財也保不住，你用一條胳膊換來的贖銀，不用說都沒了官，只怕連你的性命也難保了。」

果然那人是一枝梅，只聽他怒吼一聲，但那谷風却不容他開口，又道：「難道我說的不是麼，叔叔就讀我這條計兒最是萬全不過，任你怎麼說吧，說我貪戀那翠翠的美色，確也不假，但翠翠到了手，郭威的財產，當然也順理成章歸我承繼了，那可是光明正大堂堂皇，你敢說這法兒不好，不是人財兩得麼？」

洪駿已把嘴唇咬出血來，總算抑制住了，也才沒發出聲來。他可不把谷風放在眼裡，但一枝梅！那奪命追魂的饒有劇毒的袖箭，實在難防，今日若不是趙爺爺暗中相助，只怕已遭了這賊子的毒手了。

而且，他一定要聽下去，怎可不明白他們這惡毒的陰謀詭計。

那一枝梅像是被他說得啞口無言，但仍然哼了兩聲，不過，又有些兒像是嘆了口氣。

却聽那谷風又在說了，語調也緩和了些，道：「爹，你且想想，你打家劫舍，打劫過路的客商，有了銀子，也是見不得光的，倒是叔叔有主意，扮作鄉紳，在這星子鎮內，用你打劫來的銀子，置了田產，真個是田連阡陌，儼然富豪……」

那一枝梅忽然怒道：「甚麼田連阡陌，我看中的這片莊園，原本想作為我收山洗手後，安享田園之所，你叔叔沒用，竟被郭威和那該死的洪桐，行先了一步，可真是冤家路窄。」

敢情這一枝梅不僅要報斷臂之仇，早就想得到這一片風景幽美，土地肥沃的莊園，不怪這般用盡心機，施展陰謀詭計了。

洪駿心下恨恨地說道：「好一個歹毒更貪婪的賊子，說啊，說下去。」

不用他心，只聽那谷風又在說了，道：「爹，不是冤家路窄，是他們從刀口上舐來的銀子，買了來送給你，而且不是眼看就要到手了麼？嘿嘿！不僅莊園，你不用花一兩銀子，還得到了一個千嬌百媚的媳婦兒。」

一枝梅竟仍恨恨地，顯然咬了咬牙兒，說道：「可是，我却等了一十二年，整整一十二年。」

作兒子的谷風竟也哼了一聲，語帶輕蔑，道：「那誰呢？怨你自己的功夫不如人家，別說莊園了，躲着連人也不敢見……」

一枝梅大怒，喝道：「憑一個郭威



「老賊，我會躲他麼？不過官面上風聲緊，那老賊竟老謀深算，怕我去尋仇，把鏢行的夥計也帶回莊園來，又收了兩個徒弟，我不得不在袖箭上用點功夫。」

「爹，你錯了。」

「胡說，我錯了甚麼？」

谷風笑道：「不是兩個，是三個徒弟，爹，你忘了我啦。」

「那是爲了知己知彼，百戰百勝，把你送去他身邊，老賊的一舉一動，我自然也瞭如指掌。」

「還有，」谷風道：「他把功夫傳給我，你當然就不用耽心，只有一條胳膊，不是他的敵手了。」

「哼！」一枝梅說：「我的袖箭已練成了，只要一舉手，就可取那老賊的性命。壓根兒不用對敵，若是那洪桐不死，我倒真忌憚他幾分。」

谷風忽然笑出聲來，更透着得意。道：「爹，你不是已如願以償了麼，其實，我早已明白了，你不僅要報仇，要得到郭威的莊園，更想得到那洪桐的神鞭，爹，我可沒令你失望吧，當真英雄難過美人關，老頭兒娶了個小娘子，不由他不服服貼貼，乖乖地聽話了，我哄得他那小娘子的歡心，不怕郭威不把神鞭給我。」

一枝梅忽然嘆了口氣。道：「洪桐那神鞭，當真威力奇大，江湖之中，簡直無人能敵，有道是，兵刃一寸長，一寸強，想想那長鞭長有一丈二尺

，誰能近得他身，但若不是內功真力

渾厚，也施展不開，你想想，那郭威如何識得鞭法？他和洪桐稱兄道弟多年，好不容易偷學到了長鞭的招數兒，你這小子瞞不了我的，我時時留心，你也在面前演練給我看了，小子，不是我掃你的高興，別說你，便是郭威，連兩成功夫也發揮不出來。」

洪駿沒咬了牙，心兒却在往下沉，原來郭伯伯和他爹稱兄道弟，甚麼生死之交，原來不過別具用心，不怪連神鞭的三絕招也會，而且將此教給這谷風了。

「爹！」谷風說。話聲中，再也無傲氣了，道：「那倒是真的。」

一枝梅哼了一聲，道：「我已親眼見到了，你連一個乳臭未乾的毛頭小子，也奈何他不得，你那是甚麼絕招，那麼個娃娃，就輕易把你的招數破了。」

洪駿知道他們說的昨晚那回事，不由心頭涼透了，原來一枝梅也在一旁看得清楚，人家那時若對他下手，身上早穿了五個窟窿，早沒命了！

只聽谷風嘿了一聲，道：「爹，我們都錯了，都以爲他是個沒用的怯小子，平日任我們打罵，也不敢還手的，那料竟有一身了得的功夫，爹，你說，你是否也嚇了一跳，那小子不但發現了你藏身之處，而且差點傷在他的鞭下了，連你認爲奪命追魂的袖箭，非但傷他不得，而且也被他的神鞭

破了。」

一枝梅沒出聲，一定是在回想，想起來仍心有餘悸，洪駿不由挑了眉兒，差點哼出聲來。

却是那谷風哼出了聲來，說道：「想起來也真險極了，更萬萬想不到，那小子輕身功夫竟也那麼了得，若不是我的腦筋動得快，那麼一嚷，在馬房放起一把火來，只怕你難於脫身了。」

洪駿的牙兒又咬緊了，好個歹毒的小賊，不怪不見這小賊了，原來在替他爹打接應。不怪先聞嚷聲，一會才見火起了，原來那火是這小賊放的。

他恨得咬牙，那一枝梅也恨聲說道：「真是難以相信，其實是你這小子沒用，原以爲把你放在郭威老賊身邊，就可以瞭如指掌……」

「我……」谷風說：「其實連那郭威也大吃一驚，好在那郭威對我仍深信不疑，而且，爹，好教你得知，那老賊已聽信了我的話……」

洪駿大怒，好小子，說甚麼郭威伯伯也是他的師傅，竟然以老賊相稱，但……且聽他說些甚麼？

只聽谷風未繼續往下說，已經挑了挑了，道：「你想不到吧？那老賊要我中午前抬兩乘轎來，接走他的娘子和翠翠，嘿，哈，今而後，那翠翠怕不就是我的了，而且，我可以借口保護她們，不用留在莊上，

不，我是說，不用白天留在莊上，爹，你有了我幫手，互相呼應，先把那鏢行的舊夥計解決了，然後……」

「不許你放火。」

谷風笑道：「爹，你是怎麼啦，那是你的，也成了我的莊園，爲甚麼我要放火，若要放火，今早我就不把火放在馬房了，那兒我不能放。我是說，不用慢慢兒的，一天殺一個，事不宜遲，郭威那老賊交給你啦，那小子，嘿，任他如何了得，爹，你想想，我出現在他身邊，你說，他會不會防備？」

「好主意。」一枝梅讚道：「明槍易躲，暗箭難防，他能破我的袖箭，却破不了你的近身暗算。」

「爹，」谷風道：「這猛鬼灣，是從沒人敢來的，你在這裡等我，我得趕快走，時候不早啦，我還得去僱兩乘轎。」

「好，你去吧，去接取你的美嬌娘。」

「呸！洪駿真怒不可遏，但自知不是兩人的對手，何況沒有趙爺爺，他那能破得了一枝梅的毒箭，趁那谷風尚未動身，慌忙鑽出那藏身之處，溜下山去。耳邊仍然聽到那一枝梅怪怪地笑了一聲，說：「小子，可別只顧樂，初更時候，別忘了在那小丘上見，你知道我在那裡。」

那娘子嚇得花容慘變，不過一夜

之間，一個天黑前，一個天未亮，便死了兩人，而且死得那麼恐怖，一聲不响，便已全身烏黑而死，如何不嚇得她臉色慘變。

若不是花容仍然那麼嬌嫩，郭威這老夫怎會言聽計從，但今天，這少妻可要聽老夫的話了。

郭威在屋子裡不停地踱着步，翠翠在哭泣，淚眼兒巴巴的望着窗外。

「還不快快收拾。」皺着眉，連連跺脚的郭威說：「谷風已去了兩個時辰，這就快來了，他這主意不錯，你們在他那裡住幾日，我也少了後顧之憂。」

不過一夜之間，郭威這老夫更老了何只十年，驚恐、焦急，加上一夜不眠，不，應該是兩日一夜也不曾睡一下眼了，那面容如何不更加憔悴蒼老，不停地催促，也不得不把真情實況告訴小娘子了。

「去到谷風那裡，也如在家裡一樣。」郭威說，瞧了翠翠一眼：「他娘不知會多喜歡，還怕他們不好好接待你們。」

「不！爹，我不去。」翠翠道。

從不敢在爹娘面前說不的翠翠，不知那來的勇氣，眼巴巴地望着窗外，駿哥哥去了那裡呀？自從馬房的火撲滅了之後，就不知去向了，其實她娘已起了身，駿哥哥如何敢進來。

「可由不得你，啊，真是好主意。」那娘子說，她但向屋子裡掃了一

眼，說：「但如何來得及，這樣多東西。」

「甚麼也不用帶。」郭威說：「帶幾件換洗的衣物就行了。」

「不行，」那娘子說：「那麼多銀子，如何搬得動，還有……」

郭威急得跺腳，道：「你是要命，還是要銀子，若是沒了命，要銀子來何用。」

「還哭甚麼，還不快收拾。」

郭鋒提着長劍，轉到前廳來，道：「你這裡……沒事？」

王豪搖搖頭，道：「我說得如何，來的不僅一枝梅，之所以等到這時才來尋仇，一定是等到那吳冲和邱應龍的後人長大了，來替父報仇，不然那一枝梅在前面，後面馬房的火，是誰放的。」

郭鋒的眼睛已現了紅筋，他是大弟子，那能不四處照應巡查，尤其是今晨數丈處的人死了，他竟毫無所覺，難免有愧，那敢閉一下眼兒。道：「誰說你不是了，真不明白，爲何被殺的，全是鏢行的舊夥計，兩人同行，也只殺一個。」

昨日天色未黑，那趙子手被殺時，身邊有人同行，那一枝梅分明可同時殺了的，想想連人影也沒瞧見，如何不能。他又如何不心寒，一枝梅昨晚若是要殺他，他也早沒命了。

「還有甚麼不明白的，」王豪道：

「就是要令我們不眠不休，精疲力竭，

因爲他自知不是我們的敵手，也不及我們人多，我說，師兄，咱們可別上他的當，白天一定不會來的，咱們最好都歇一歇。」

郭鋒搖了搖頭，並不管他，心想：不僅是要我們精疲力竭，還要我們害怕，人人自危，不知何時，也許即刻就會喪命，都逃散了，留下師傅人單勢孤。

向廳外瞧了瞧，問道：「奇怪，三師弟呢，打從天亮後，就不見人了，是不是……」

王豪冷笑一聲，道：「不僅谷風不見人，還有那小子，師兄，真令人難信，怎麼那小子脫胎換骨，成了另一個人了？說來真令人慚愧，我們那麼多人，竟不知一枝梅藏在簷下，那鞭兒到了他手中，可真成了神鞭。」

哥兒倆同是一怔，只見那癱了一條腿的王老爹走了過來，竟不知他從那兒鑽出來的，說道：「不僅成了神鞭，你們都沒見過，小哥哥甚至勝過他爹，尤其是那飛身的俊功夫，他爹也及不上他。」

這莊園中，可憐、同情洪駿的，就只有這王老爹了，也只有他，平日才和洪駿說話兒，不怪他一雙老眼裡，發出得意的光彩了。

王老爹那一條腿，是在走鏢時受傷癱了的，手底下真還有點功夫，郭威和洪桐創立武威鏢局，他不但是第

一個得力的夥計，而且早已在鏢行中

混了多年，而且最是忠心耿耿，郭威與洪桐不時還要向他請教，水旱兩路，黑白兩道，這王老爹都如數家珍，洪桐走鏢時，都要帶他在身邊，對他也另眼相看，是以，王老爹對洪駿，自也憐惜同情。

王老爹如何會不知道，洪駿是這莊園的半個主人，大大不齒郭威的所爲，但除了同情之外，也無能爲力了，甚至不能向洪駿吐露，平日這三個師兄欺負打罵洪駿，更是怒在心頭，今日得見洪駿吐氣揚眉，老懷又如何不樂，可不是也走來找洪駿。

王老爹哼了一聲，向他們掃了一眼，哥倆個就不由羞愧及低下頭。

「對了，」郭鋒說：「王老爹，洪駿平日和你最親近，他的功夫端的是誰教的，你一定知道？」

王老爹一揚頭，道：「神鞭無敵，天下可還有第二個人？」

「他爹洪桐。」

「你們那會知道，他爹去世時，那年他七歲，却從四歲時，小孩兒已跟他爹學功夫了，哼！駿哥哥有一宗，是你們再去投過胎也及不上他的，只要教他一遍，他就再也不會忘記。」

當真！哥兒倆個互望了一眼，當年郭威把神鞭交給谷風時，他們是大弟子二弟子，不輪到他們，却拿來給了谷風，難免有怨怒之色，那郭威便道：「好吧，你們都來試試，那軟鞭太



長，非但揮舞不開，且若不是礙手脚，就是反被纏繞身子，成了自縛。」

那郭威更哼了一聲，道：「我是量材施教，你這三師弟雖然入門較晚，但他稟賦高於你二人，膂力也強於你們。」

他二人如何不知道，不過三師弟有財有勢，師傅背地裡先在內功上給他紮下了基礎，其實，他們又嘗不討好這三師弟，平日都得了他不少便宜，又怎敢和他爭的。

那王老爹哼了一聲，又掃了他們一眼，道：「今兒你們都瞧見了，那谷風在這鞭上用了多少年功夫，駿哥兒不過剛才得到手中，怎生神鞭立即就能發揮出威力來，看你們今後還敢不敢欺負駿哥兒。」

王老爹不是倚老賣老，既然他們的師傅也另眼相看，平日自也要讓三分，何況兩人心中有愧。

郭鋒見他轉身走了，忙道：「王老爹，你去那裡？」

王老爹回頭來，道：「你們怕，我這老命兒可不怕，去對你們的師傅說，問他走鏢時賊子來襲，該怎麼對付，不懂得分則力弱，甚麼叫堅守突襲。」

郭鋒入門早，也曾跟隨鏢車走過幾趟，被王老爹一言提醒，道：「我明白了，你是說……」

王老爹一揚手，亮出袖中的勁弩，道：「一枝梅暗算偷襲，那就說不敢。」

正面對敵，你們這般分散開來防備，豈不上他的當了。」

王豪嘿了一聲，道：「師兄，我說如何，咱們聚在一起，那一枝梅便不敢下手了，他那袖箭豈會強得過咱們的勁弩。」

「以逸待勞，迫他現身出來，」王老爹說：「哼！憑你們，連你們那師傅，也不是一枝梅的對手，這些年來，你們欺負的駿哥兒，也唯有他才能救得了你們的性命。」

「老爹，你去找洪駿？」

「連我們也半日不見他了。」王豪說。

\* \* \*

那婆娘一瞪眼，好像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洪駿，這小子竟敢跑進內室來，好大膽。

啪的一巴掌，打在洪駿的臉上。

即使他不抹汗，見到了，他也不會躲的，他怎敢呀，她是郭伯母，翠翠的娘呀！

平日見到他和翠翠在一起，只要說一句話兒，這婆娘就會一巴掌括去的，但都不似今兒惱怒，竟敢跑進內室來。

翠翠一見洪駿跑來，本來一喜的，叫道：「娘，駿哥哥來，必有事故。」

郭威也在怔之下，伸手一攔，道：「可是，那一枝梅！」

洪駿早已習慣捱打了，雖然這巴

掌實在太重了些，打得他「跟踉，嘴角流出血來，也顧不得了，氣急敗壞，叫道：「不，不，你們不能跟他去……」

那婆娘怒不可遏，原本正在驚駭，又氣惱的時候，偏是這時闖了來，便都拿來發洩在他身上了，怒喝道：「好小子，你竟敢來阻止老娘。」

倒是郭威一伸手，接住了那婆娘再打來的巴掌。但也不由哼了一聲。

既然不是有警兆，不為一枝梅來，必是為翠翠了，以為洪駿必是聞聽這母女兩人要被谷風接走，趕來阻止，雖然洪駿已今非昔比，甚至眼前這一切大難，還得靠他解救，但也不由心中有氣，哼了一聲，怒道：「你說甚麼？」

這還成何體統，女兒仍是大閨女，他竟跑來阻止，傳揚開去，他的顏面何存，當真這洪駿是色膽包天了。

郭威握着娘子的手，不由也鬆了，那婆娘又趁勢一巴掌，更重重地打在他另一邊臉上，洪駿差點兒跌倒在地，血更從他嘴裡湧出來。

洪駿顧不得疼痛，急得淚流滿面，哭道：「郭伯伯，原來……原來……一枝梅是谷風的爹呀，我們都被騙了這麼多年。」

郭威大喝一聲，道：「你胡說些甚麼？」

洪駿急得大哭，道：「是真的呀，郭伯伯，我親耳聽到他們的談話了，

谷風是一枝梅的兒子，寄養在他叔叔的家裡。」

「簡直胡說八道。」郭威也大怒了，道：「他家有根有底，他的爹是星子鎮上樂善好施的鄉紳，誰人不知，你……」

他想說洪駿色迷心竅，當着女兒面前，却說不出口來。

「娘！不要……求你，不要打駿哥哥。」

翠翠撲了過來，情急之下，竟一把抱着洪駿，也淚流滿面，大哭起來。

那婆娘那由分說，一把拉過翠翠，對洪駿拳打腳踢，別瞧那當真是粉拳繡腿，由於洪駿不敢還手，而且不敢躲閃，可是拳拳到肉，腳腳上身。

洪駿已被打得站立不穩，也不由那郭威不怒，谷風竟是一枝梅的兒子，虧他編得出來，不錯，洪駿知道那一枝梅名叫谷飛虹，必是因為都姓谷，竟挑撥起來，大怒之下，抓着洪駿的胳膊，喝道：「滾出去。」

只一扔，把洪駿扔出房門，洪駿已是全身疼痛，頭暈眼不花，而且被血與汗迷蒙了，半點兒掙扎不得，郭威大怒之下，可真也威猛，本來跌在樓梯口邊，但因他壓根兒已不能站立，竟順着那樓梯直滾落到樓下了，怎會不失去知覺。

不，也許他有些知覺，因為他仍能聽得到翠翠大哭嚎啕的聲音。

## 情使協助 誅殺惡賊

「趙爺爺！」

他甦醒了過來，只不過血汗模糊了他的眼睛，一時睜不開，霍地坐了起來。

因為他立即明白，他被郭伯伯扔出房來，重重地跌落在樓梯口，滾落到地下，暈了過去。

「快，趕快呀！別讓那賊子接走翠翠。」

儘管他渾身疼痛，這麼一猛可裡坐起來，差點又暈了過去。

不，不能呀，得趕快阻止，眼睛不開，咬着牙兒，猛搖了搖頭。

一隻手伸過來，按着他的肩膀。

「趙爺爺！」急得要哭，叫聲也帶哭。

當然是趙爺爺，除了趙爺爺，誰會來救他，這……這是在那裡？

只聽耳邊有個蒼老的聲音，嘆了口氣，一定是仍然昏昏迷迷，說道：「可憐的駿哥兒，總算醒來啦，來，把眼睛擦一擦。」

他不是擦一擦，而是猛可裡一擦，終於眼睛睜得開來了，他也辨出了聲音來。

原來是那癩了一條腿的王老爹。

洪駿一把抓住他，大哭道：「快呀！老爹，快阻止他們，別讓那賊子劫走翠翠。」

「你說些甚麼？駿哥兒，你醒了一醒，誰是趙爺爺，誰又要劫走翠翠啊？」

洪駿真是完全清醒了，當真，王老爹子不是趙爺爺，怎會知道。

急得一跳下床，啊！原來是在床上，如何能站得穩，幸是王老爹雖然老了，說甚麼也是練過功夫的，一伸手就拉住了他。道：「到底……這是怎麼回事？」

他真不明白，以前郭威視洪駿如己出，後來又厭棄他，今兒還見到郭威攜着駿哥兒的手，他還真高興，不料，不過半日工夫，若不是這駿哥兒皮粗肉厚，若是醒不來，只怕就會一命嗚呼。

「趙爺爺，你在那裡呀！」他在心裡喊，王老爹又老又殘廢，他連站也站不穩，知道急也沒法，也不由他不坐回床上。

「來，慢慢告訴我，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呀！天可見憐，我剛走到那樓下，剛巧接着了……」

王老爹兀自在揉屁股，顯然，他又老又殘廢，如何接得住從高處滾落下来的洪駿，必是連他自己也跌倒了。白也對郭威惱怒了。

洪駿現在抹的是眼淚了，咽哽道：「老爹，原來，那谷風風小賊子，是一枝梅谷飛虹的兒子呀！」

王老爹瞪大了眼睛，道：「你……說甚麼……當真，都姓谷，你怎麼知道的，說。」

令人難以置信，但王老爹分明相信他說的。

洪駿更着急，急道：「是我親耳聽到的，真的，王老爹，原來這是大陰謀，那一枝梅谷飛虹，不僅爲了報仇，還要奪取這莊園。」

哽哽咽咽，終於把聽到的，對王老爹說了一遍，道：「老爹，你說歹毒不歹毒，之所以遲了十年才動手，原來是那谷飛虹斷臂後，袖箭要重新練過……」

「不錯，」王老爹說：「他使慣右臂發袖箭的，被你爹把他的右臂斷了，只留下一條左臂。」

「後來，」洪駿道：「他只留下一條左臂，更不是郭伯伯的敵手了，何況我們莊裡的人多，郭伯伯又早作了防備，是以雖然歸隱田園，仍收了三個師兄！」

「哼！恨得王老爹咬牙，但他的牙早掉了，只能痛咀，痛得滿是皺紋的老臉也變了形，却又啊了一聲，說：『你說，我不打岔了，快說。』」

「後來，那小賊又看上了翠翠。」

「要人財兩得，好歹毒卑鄙的賊！啊！說下去。」

王老爹仍然打了岔，慌忙住了口。

「因此才又變了主意，若是娶了翠翠，郭伯伯無兒，這莊園不也就歸他們所有了，」洪駿咬牙切齒，道：「但不行，想到鏢行的舊夥計和郭伯伯都認得他，若不把所有認得他的人殺了滅口，那一枝梅老賊仍不能見天日，王老爹，就是這麼回事，原來，今兒早上馬房的火，就是那小賊放的，因為他爹的身形敗露了，小賊大急之下，替他爹打接應。」

王老爹站起來又坐下，乾癟得滿是皺紋的臉，因憤怒不但變了形，而且紅透了，但他到底年紀大了，激怒也不衝動，道：「不行，郭威如何會信你，小賊的假父，也就是他的叔叔，乃是星子鎮上有名的鄉紳，小賊從小就在星子鎮上長大的，有根有底，不僅郭威不信，甚至鎮上的人也不會相信你說的，除非……」

「擒住那一枝梅！」洪駿切齒道：「對！這樣才可揭穿那小子的陰謀詭計，但是……」

他跳了起來，這次竟能站得穩了，他知道在玄壇廟裡能找到谷飛虹那賊子，他倒不擔心不是那賊子的敵手，而是……

「不，老爹，來不及了，那小賊就要來把翠翠和郭伯伯接走了，老爹，怎能讓翠翠落在那小賊的手中。」

一言未了，驀聽外面人聲嘈雜，王老爹的小房就在莊門內側，又老又殘廢的王老爹，一直充任門房，是以院內有响動，小屋裡聽得清楚。

只聽郭威的聲音，高聲吩咐道：「時已近午，谷風該會到了，郭鋒和我留守莊園，王豪，待會與谷風，再帶



同兩個夥計，帶備勁弩，護送你師母師妹去鎮上，谷風土生土長，鄉人自是認得的，不可容許面生的人行近。」

王老爹一把揪住他，怒道：「給我站住了！」

這可是從未有過的，王老爹老了，自言自語的時候倒是常見的，可沒俊兒他發過怒，他不由一怔，便也不掙扎了。

若不如是，又如何揪得住他，王老爹道：「你要去阻止，是不是？爲何你不想想，那郭威是會相信你說的，也就不會幾乎打死你了。而今更當着這麼多人面前……我明白郭威如何那麼大怒了，必以爲你與翠翠有了私情，而今當着這麼多人，甚至不會許你開口，要送死，你就出去吧。」

洪駿不蠢，不過情急之下，那會顧忌，那能冷靜得下來。

他急得臉也漲紅了，又哭了起來，他如何會不明白，慈祥的王老爹怒的不是他，而是郭伯伯，正因這緣故，他才不再掙扎。

王老爹哼了一聲，道：「郭威那老糊塗不信你，你阻止不了他，難道你不會去阻止那小賊，不許那接翠翠的轎子抬到莊前來，若依着我的性子，我就僅把那小子狠狠的打一頓，而且……」

敢情王老爹劈掌如刀，竟然也很是威武。

一言把洪駿提醒，當真事不宜遲

，一跺腳，穿門一掠而出！

王老爹在他身後叫道：「駿哥兒，辦完了事後，你可要回來，我還有話與你……」

那洪駿更怕被院中人發覺，只一點地，已如飛越過圍牆，其實，別說沒人注意這面，便是那面，也不能看到人影一晃，若不是以爲自己眼花，必以爲是追魂奪命的一枝梅又來，必會又嚇得他們魂飛魄散。

若然郭威相信了他，知道一枝梅不過是一個獨臂獨行的賊，幫他的只得一個內賊谷風，便不會疑神疑鬼，再怕他奪命追魂了。

他洪駿豈僅不怕，只有怕即刻不能找到他，可憐的洪駿，來這十年了，由小孩兒長成了小夥子，竟連星子鎮也沒去過，但知道那路怎麼走。

王老爹要問他，駿哥兒這麼俊的功夫，到底是怎麼練，誰教的，這一見他身手這麼俐落，簡直快如閃電，一時之間，竟也驚呆了。

谷風拍着轎椽，催促道：「快，快走呀！」

這小賊坐在轎裡，那抬着他的轎夫，已是汗流浹背，跑得不能再快了，他却仍然嫌慢，不停拍打着轎椽催促。

星子鎮距離那莊園不過兩里多地，若不是沿着湖邊的路上有兩座小山丘，甚至可說是一望之地，遠遠就可

望見的。

那洪駿才奔上第一個山丘，便已望見了，一先一後，兩乘轎在路邊的樹木掩映下，在快速地移動，起伏如波，但經過樹木疏落之處，連轎夫也能見到了，却不見谷風那小賊。

洪駿一咬牙，就知道這小賊是坐在轎子裡，刷的一聲，抖出纏繞在腰間的長鞭，那鞭在他腰上足足繞了三匝，若是真力不到家，真還揮抖不出，更不要說發出破空之聲了。

那知相距尚有十多丈，不由一怔！

奇怪，那前面的那頂轎子的轎蓋，竟然飛了起來，直飛落湖面，少說也有七八丈遠！

更奇怪的是：那抬着轎子的轎夫，竟然無覺，仍奔走如故。

洪駿已然看得見了，轎中坐的，可不是谷風，雖然只露出一個頭來，隔得仍遠，但也看得出，這小賊顯然驚嚇得傻了！

洪駿也不由一怔！那脚步也不由停下來了。

這……是怎麼回事？壓根兒就沒狂風，而且，那轎夫怎會連轎頂也飛去了竟會毫無所覺。

來得更近了，只見那驚呆了的谷風，像才回復了知覺一般，拍打着轎椽的聲響，他也能聽到了，而且聽到了谷風的叫聲，叫道：「快……快停下來，有……有鬼！」

那奔走中的轎夫聽到了，但仍跑出了幾步，才能把轎子放落，可不是也驚嚇得呆了。

「妖……妖風！」

一個轎夫嚷，餘外的三個都嚇得打哆嗦。

那谷風顯然也嚇得發抖，只是他站了起來，却仍然硬硬，喝道：「你們胡說些甚麼？」

一個轎夫道：「我說不該來，你們不信，今天有人在湖上見到，玄壇廟前的猛鬼白日又現形了。」

「而且是兩個。」另一個說。

「啊呀！」

只見站在樹下的一個轎夫跳了起來，轉頭就跑，臉色大變，連聲叫道：「鬼！鬼！鬼在我脖子裡吹冷氣。」

一個跑，另外的三個也嚇得轉身就跑，谷風喝叫他們停步，那還聽他的。

谷風跺起腳來，叫道：「今日那在玄壇廟的是我呀，我沒騙你們，快轉來，光天白日，那有鬼來。」

洪駿來得更近了，陡然間，眼兒亮了起來。

莫非……莫非是趙爺爺？玄壇廟中，他和趙爺爺說了半天話兒，可不是連影兒也瞧不見，原來，趙爺爺還是幫他的，是呀，鬼白日不能現形，神仙菩薩必也是的，昨晚趙爺爺不就出來和他相見了，還教了他的功夫，雖然嚇着臉。

番跌得更重了。

趙爺爺說：「呸！我怎麼不曉得，他是欺負你多年的三師兄，對了，就是這樣，以牙還牙，以鞭還鞭。」

不待谷風掙扎起身，長鞭雪花蓋頂，啊，不是，雪花蓋背是真，洪駿的長鞭當真是神鞭，一抖之下，未着體，已幻出如山鞭影，抽在谷風背上，而且鞭鞭到肉，剛撐起半身的谷風，再又仆倒在石板上，又撞落了幾顆牙兒。

洪駿瞧也不瞧他一眼，說：「趙爺爺，原來他是老賊的小賊。」

「誰是老賊？你這娃娃沒頭沒腦，怎麼說話不明不白。」

「老賊就是一枝梅呀！一枝梅的真名叫飛虹，哎呀，趙爺爺，你不是未卜先知麼，怎會不曉得。」

長鞭一抖，把剛又撐起身來的谷風脖子纏住了，再抖，便把谷風硬生生翻過身來。

趙爺爺的聲音讚道：「好鞭法，你這娃娃說甚麼，他……怎會是一枝梅的兒子？」

洪駿的眼兒睜大了，因爲手也停下了，那谷風因而也緩過那口氣來。

「你！趙爺爺，他們在你門口說的話，你怎會不曉得？是了，你出外雲遊……不，你未卜先知呀？」

「你這娃娃胡說甚麼？甚麼門口？」

「你的廟門口呀！那玄壇廟！難

聲，也轉頭就跑！

噢！這又是怎麼啦？只見那小賊一個踉蹌，那臉兒猛扭，而且摸起臉來。

「趙爺爺，打得好！」

一定是趙爺爺拈了他一個咀巴子，洪駿如何不大樂！竟叫出聲來。

啊呀！不料他開口一叫，連他的脖子裡也被吹了口涼氣，啊，不涼，其實那氣暖暖的，分明是由人口中吹出來呀。

他才不回頭哩，白日不現形，也看不見，回頭做甚麼，說：「多謝你啦，趙爺爺，別吹我，我才不怕哩。」

果然是趙爺爺的聲音，不是在耳邊，而是在身後，說道：「這小賊天天欺負你，打你，打得你頭破血流，是不是？」

「是呀！」洪駿說：「就是他，趙爺爺……」

「別叫我，」那聲音怒道：「原來你是個沒種的娃娃，我替你攔住了，爲甚麼你不打他。」

一言把他提醒，當真新仇舊恨都上了心頭，叫道：「好個小賊，你還想跑！」

一跺腳，飛身撲去，而且鞭在身先，那谷風正轉身跑不出兩步，啊！這番不是脖子裡吹涼氣，也不是括嘴巴子了，而是腳下一緊，正往前跑的谷風後腿早被長鞭纏住了，只一扯，登時身子懸了空，啪的一聲，跌

絕不會是甚麼鬼怪，沒鬼怪，又那來妖風，這必是趙爺爺，雖然他一見谷風，就恨得咬牙，却不現身出來了，且看趙爺爺怎收拾這小賊，哼！

轎夫跑了，早已跑得一個也不見了，當然他也不再就心這小賊還去接走翠翠。

那谷風乾瞪眼，兩頂轎子，只有他坐的那頂飛去了轎頂，風倒是有，不過是微風，而且從湖上吹來，轎頂却又向湖上飛去，而且飛出老遠，這這……這不是妖風是甚麼！

轎夫跑了，連替他壯膽也沒有人了，啊！他一縮脖子，是好像？還是真有人在他脖子裡吹一冷氣！跳了一步，猛回身，但身後甚麼也沒有，有的只是湖面吹過來的和風。

「是趙爺爺。」恨極了這小賊的洪駿却大樂起來。

如何會不是，趙爺爺就在他脖子裡吹過冷氣，不過，那當然是趙爺爺逗他玩兒，對這小賊，哼！那可是懲責，就是要嚇得他魂飛魄散。

只見那谷風又一縮脖子，又跳了起來，旋身回顧，張着嘴睜大了眼，嚇得臉色大變了，白得像紙一樣，更慘白，哈！一定是趙爺爺又在他脖子裡吹冷氣了。

那谷風退了一步，又退一步。

「啊呀！」

霍地又向前一跳，這番更大叫一



道：「難道你不是玄壇爺？」

那聲音呵呵大笑，啊了一聲，才道：「我當然是趙爺爺，我不過要考考你，瞧你究竟知道多少。」

洪駿却早從心上起，道：「原來這小賊是一枝梅谷飛虹的兒子，從小就寄養在他叔叔家裏，嘿！原來他叔叔沐猴而冠，扮作鄉紳，其實是個坐地分贓的賊，原來一枝梅不僅要來報當年斷臂之仇，更想佔那莊園，原來……」

那聲音呵呵笑道：「那有這麼多原來，你不用說，我也明白，後來見翠翠出落得成了美人兒，賊子更起淫心，要人財兩得，我說的是不是？」

洪駿道：「趙爺爺，原來你真未卜先知，你真是……趙爺爺菩薩。」

「我還知道，原來那一枝梅之所以專暗算鏢行的夥計，因為那些夥計認得他的真面目，最後當然也不放過郭威，不過得先把翠翠得到手，才能光明又正大的由他來承繼這莊園。」

當真，這可真是他不知道，而且沒想到的，若先殺了郭威伯伯，沒人主持作主，翠翠豈肯嫁給這賊子，他不娶翠翠，莊園又怎能光明正大的承繼，而若不先殺幾個夥計，令莊中人自危，風聲鶴唳，草木皆兵，他又怎能借口，把翠翠接去他家，原來這一切，都是細心詭譎的安排。

他再也不懷疑了，喜道：「趙爺爺，原來你真知道，早已知道了，所以……」

，先來這裡攔截這小賊。」

那谷風雖不是故意裝死，却已遍體是傷，嘴裡牙兒已掉了大半，成了個血人。

那聲音忽然喝喝：「住手，不可再打了，留下他的小命兒，還有用處。」

洪駿是舊仇新恨，怒上加怒，怒也滿心頭，這小賊難道不該死，不是死有餘辜？

他舉起來的手，被那聲音一喝沒打下，可也沒放下，切齒道：「趙爺爺，這小賊難道不該死，不打死，難道留下害人？」

那聲音道：「你一身血污，頭青臉腫，為甚麼？」

「因為，」洪駿說：「郭伯伯不信我，竟把這小賊當作好人，以為……以為……」

「以為你和翠翠有私情？」

洪駿嘆了口氣，道：「趙爺爺你是玄壇爺，最神明不過。」

那聲音嘆嘆一聲，說：「我知道翠翠愛你，你也愛翠翠，好娃娃，這不是私情是甚麼？」

洪駿急得滿臉脹紅，臊得滿臉更紅，說：「我說的，是千萬萬確呀，郭伯伯偏不相信我，却信了這小賊。」

「我要你住手，留下這小賊的命來，就是要你那奇蠢的伯伯相信，要他親眼見到，你所謂的句句是真。」

「真能夠……」

「而且要他知道，你不但救了他，

救了全莊人的性命，而且保全了他的家財，教他不僅感激你，而愧咎，即使是他那個嫌貧愛富的娘子，也不再會阻止你和翠翠在一起了，你們這雙有情人，於是乎，吹吹打打入洞房，有情人終成了眷屬。」

洪駿心花怒放，那張急紅、臊紅了的臉兒更紅彤彤，因為趙爺爺是神，是玄壇爺呀，當然沒錯兒。

「你附耳過來！」

洪駿一怔，說：「趙爺爺，你在那裡呀，我把耳朵附到那裡來呀？」

他愕然四顧，身外，除了那躺在地上裝死的小賊谷風外，那有人影！

忽聽大笑呵呵，而且响亮地打起哈哈來。

當真，那玄壇趙爺爺也自知失言了，幸虧洪駿是個老實實的傻哥兒，否則必會又要懷疑了。

「趙爺爺，你在那裡呀？」

洪駿差點跳了起來，因為耳邊陡然宛若雷鳴，令他嚇了一跳。

敢情那是一聲狂笑的哈哈，不過他知道，那是趙爺爺，他最親切的趙爺爺。

「你真是個傻哥兒。」那聲音說得又細細地了：「我是說，你是個可愛的大老實的小哥兒，我怎能不成全你們。我說附耳過來，就是，說……說要你仔細聽着，聽我的吩咐。」

洪駿聽着聽着，就眉飛色舞起來。

「多謝趙爺爺。」

郭威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蟥，即使害怕，怕踏出莊門。就會有奪命追魂的毒箭射來，但仍步出莊門，向星子鎮那面眺望。

望了又望，來路上連人影兒也沒一個，而太陽的影兒却已偏了西，已擱在雲環霧湧的廬山上了。即使夜幕不會這麼快就低垂，那太陽只要落到山背後，這一帶，就會陰暗下來，湖上就會生蒼煙。

但這莊園却再不會寧靜了，因為莊裡的人，連同郭威，心也像那太陽往下沉了。

因為夜黑就會來臨，恐怖的氣氛就會隨之而降臨。

因為，不知又是誰遭殃。

郭威回頭掃了一眼，點了點頭，道：「對了，就是如此，今後三人同行，譬如我出來，你二人就端正勁弩，一枝梅那賊子不現身，劍無用武之地，只有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用勁弩，任他身法有多快，也不能沒有影兒，記住了，射前不可射後，他見我們防備嚴密，便不敢妄動了。」

「師傅，」二弟子王豪說：「當真薑是老的辣……」

郭威以為是在讚他，不由把眉兒一揚，那王豪說道：「若是分開來防守，顧前不能顧後，顧左就不能顧右，這一枝梅可同其他的賊子，來去如飄風，反易着他的道兒，王老爹說得

是，分別力弱，容易被他逐個擊破。」

「我這不就是連環呼應，互為掩護，今晨郭鋒和那夥計雖然相距不遠，但却錯在不在視線之內，彼此不能照顧呼應，那一枝梅的袖箭見血封喉，殺人於無聲，對了，就是這樣，而且不可聚在一起！永遠保持一定的距離。」

「那麼，」王豪和郭鋒交換了一瞥，再瞧了師傅一眼，說道：「那麼今晚，咱們……」

郭威跺了一下腳，緊皺了眉頭，咳了一聲，王豪便不敢說下去了。

却不知郭威是等來等去，也不見谷風前來，而天色就快要黑下來了，再晚，便不能再上路，他也不能護送他的妻女離莊了，如何不焦急。

不見王豪出聲，回過頭來，道：「怎又不說下去？」

郭鋒却知道師傅不過是等候谷風，等得焦急，並非是針對郭威，忙接口道：「師傅的意思是說，今晚是否不再分開來防守了，免得給於一枝梅那賊子以可乘之機。」

郭威點頭道：「正該如此，噢，我耽心的是你們的師母和師妹，若然谷風即時來接，我們亦可少了後顧之憂。」

「郭伯伯，你不用等啦，谷風那賊崽子早已來啦。」

洪駿！就在太陽落在山後，眼前那麼突然一暗之頃，洪駿提著長鞭，

是把長鞭圈疊起來，握在手中，三人只那麼一眨眼，洪駿已在跟前了。

好小子竟然挺着胸脯兒，兩道眉兒也高高地揚了起來。

這可是從沒有過的事，洪駿竟敢在他們面前昂然站立，大聲說話兒。

郭威正等待得心焦如焚，一見洪駿如此言語，如此形態，登時大怒，道：「我明白了，原來是你這小子！你！你把谷風怎麼啦？」

是了，一定是洪駿阻止自己不成，一怒之下，把谷風攔住了。

那郭鋒與王豪却還不知道，洪駿因攔阻不成，倒激怒了郭威，把洪駿扔下樓去之事，都在奇怪怎生已半日不見了洪駿，見師傅臉色不好，也不敢問，這時都愕然，當然不敢插咀。

洪駿竟不答話，却向日落之處瞧了瞧，心說：「不會早來了把？」但他眼角掃向小丘，却不由他不皺了眉頭。

傍晚風動了些，那小丘之上，只見樹木在搖曳，一切如常。

原來他已與趙爺爺約定了，待見太陽一落在山後，立即現身出來，然後……

郭威已喝道：「為何不答話？一定是你這小子，休以為不知從那裡學來了邪門功夫，我就奈何不得你，竟敢胡言亂語。」

郭威瞧了郭鋒、王豪一眼，便住了口，這有關女兒貞節的話語，當着

兩個徒兒面前，却也說不出口來。

不料洪駿非但不懼，那一雙眼兒倒陡然亮了，而且面上出現了喜容。

從小到大，捱罵不敢還口，捱打不敢還手，在人人心目中，壓根兒就是個懦弱的怯小子，面對盛怒的郭威，竟然不懼，反而出現了喜容，當真太陽打西邊出來了。

別說那郭鋒與王豪了，便郭威也簡直不信，都愕然怔了一怔。

昂昂然的洪駿把胸脯兒高高地聳了起來，用手一指，道：「把那賊崽子怎麼啦，郭伯伯，我沒騙你，有其賊父，必也有其賊崽子，你們自去瞧吧，不過，把這賊崽子吊起來的，不是我，郭伯伯，你太抬舉找啦，我可還沒那個大本事。」

隨着他的手指處，郭鋒早嚷了起來，叫道：「那不是三師弟！」

「谷風師弟！」王豪也叫道。笑顏陡然變成了怒容，洪駿道：「也是賊崽子，大師兄，二師兄，好教你們得知，萬確千真，他也是奪命追魂一枝梅，那老賊谷飛虹的兒子。」

郭威的一雙眼睛睜得不能再大了，不錯，憑洪駿，豈能把谷風高高地吊在那大樹梢頭。且慢，郭威走南闖北，各地的方言口語有異，自然清楚，洪駿一口一聲賊崽子，這可不是江南的方言，北地罵人，才這麼稱呼，洪駿足未過長江，怎會有這樣的稱呼，不用說，必是那把谷風掛上樹梢的

人對谷風的稱呼了。

而且，當然不是洪駿掛上去的，非但不能，而且，這是甚麼時候，無人不吊膽提心，嚴防那奪命追魂一枝梅突施暗算，無人不時刻眼觀四面，耳聽八方，尤其是那小丘之上，樹高且茂密，自然加倍小心，即使洪駿已然現身後，他也不會對那小丘掃過不只一眼，分明是就在這一瞬間，才吊上去的！

是以，那郭威反倒不言語，只有驚疑了。

那小丘就在莊門右側，和他的立身之處，相距不過二十來丈，是以看得清清楚楚，只見那最大一株大樹梢頭，距離地面少說也有七八丈，谷風被綁了雙手，吊在那梢頭，把那粗細如兒臂的一根橫枝也壓彎了，兀自在蕩悠悠。

洪駿怒哼一聲，對莊門前奔過來的幾個鏢行老夥計，高聲說道：「各位叔叔伯伯，你們來得正好。」

好小子，不但昂然挺胸，而且邁開闊步，迎了過去，對那奔來的不下五人，逐個兒瞧了一眼，說道：「今兒早上，馬房失火，是誰先發現，不，我是問，誰先嚷起來的？」

那郭威驚愕之下，本已要開口的，因而張開了的咀，又閉了起來。且慢，這小子如是言語，必有緣故。

又豈僅郭威，便是郭鋒與王豪，



也愕然相向，沒言語，却張大了口兒。

那幾人互望了一眼，不也一般兒愕然相向，甚麼士別三日，刮目相看，這小子不過一夜之間，已變成了另一個人了，竟然話才出口，竟把大夥兒都鎮住了。

那互望了一眼的鏢行夥計，却搖了搖頭。

洪駿已咬牙切齒，道：「好教各位得知，不但放火的就是首先嚷叫的人，而且……」

用手一指，指着那兀自在晃盪的，高吊在樹梢上的谷風，道：「就是這賊崽子！」

「你胡說！」

郭威怒吼一聲，他終於忍吼了出來，也不過不是他把谷風掛上樹去的而已，谷風豈會放火，說甚麼也不信谷風，這跟隨他多年，有根有底的愛徒，而且是即將成為他的女婿的谷風，會是一枝梅的兒子？簡直是胡說八道！不僅是郭威了，那郭鋒與王豪，多年來討好谷風，得到不少好處，又如何會相信。

洪駿再不急得哭了，倒挑了眉兒，緩緩地，掃了四外的人一眼，尤其是郭威，也敢和他的怒目相視了。對着不是怒目，就是不相信的眼睛，洪駿毫不氣餒，更不退縮，昂然道：「我知你們全都不信……」

「誰會相信你的胡說八道。」郭威

的尊嚴何在，如何不怒上加怒，喝道：「他在星子鎮上，土生土長，有爹又有娘……」

「還有財又有勢，」毫不退縮的洪駿，叫了一聲：「不過，郭伯伯，只不過，你可知道他那家何來，好教各位得知，便是一枝梅賊子打家劫舍，得來的贓銀，原來星子鎮上的爹娘，不過是這賊崽子的叔叔嬸嬸。」

洪駿竟敢一揮手，阻止郭威開口，繼續說道：「我知各位都不信，郭伯伯被這賊崽子哄騙了這麼多年，說甚麼也不相信，沒法兒，這才把他吊了起來。」

郭威那還能忍得住，怒吼一聲，更驚疑，道：「原來是你掛上去的？當真，你學會了邪門功夫，這一定是甚麼邪法兒？」

洪駿眨了眨眼兒，認真說道：「郭伯伯，倒不是你提醒了我，你瞧瞧，那根高高的橫枝那麼細，吊一個賊崽子已彎下來了，若是人把他吊上去的，加起來豈不是兩人了，豈不是人未掛上，那樹枝早斷了。」

都不自覺抬眼上望，洪駿說的如何不是，豈僅不是人能把另一個人掛得上去，而且，甚至不能把谷風解救下來，因為谷風懸空半天吊，要解救，非得有人上樹不可，那麼細小的橫枝，如何承受得起兩個人的重量，那自是救人不成，早也連同被救的人從高空跌落下來，七八丈高，只怕再好的尊嚴何在，如何不怒上加怒，喝道：「他在星子鎮上，土生土長，有爹又有娘……」

輕身功夫的人，不死也重傷了。

那郭威早就在想解救谷風之法了，可不是正因為這緣故，正在為難。

洪駿喜孜孜，道：「當真，不過，郭伯伯，不是邪法兒，而是趙爺爺用仙法兒把這賊崽子吊上去的。」

洪駿向郭威身側走近了一步，放低了聲音，說道：「郭伯伯，快別再說邪法兒，休要壞了趙爺爺，若是惱了……」

郭威再也不懷疑了，不論是神還是鬼，或者，也許是人，但這小子必然得到了暗助，一夜之間，分明不會武功。他以為洪駿不會武功而已，竟然有了一身驚人的功夫，眨眼間，谷風已被吊在樹梢上，簡直神奇，如何會不信，也許他的膽，這兩日來已被追魂奪命的一枝梅嚇破了，心頭一寒，不自覺向左右瞞了瞞。

只聽洪駿又低聲道：「郭伯伯，記不得，昨夜夜裡，你一迷糊，在玄壇廟前，三更就成了五更？郭伯伯，那就是趙爺爺用定身法兒定住你呀，你別惱……」

郭威早驚嚇得呆了，那還敢惱。昨晚跟蹤洪駿，那知跟到玄壇廟前，立即失去知覺，兀自在心下驚怪，原來是着了定身法兒。

洪駿早已退後了一步，再又高聲說道：「趙爺爺，嘿，當真，你們還不知道，趙爺爺就是玄壇爺，也說，說谷風是賊崽子，你們必不會信的，

我……郭伯伯，你可不能怨我，我不得不說，說郭伯伯說甚麼也不相信，趙爺爺可就說啦，叫我附耳過去，說：『那還不容易，把這賊崽子吊起來，他賊爹谷飛虹一枝梅，豈會不心痛，現身出來解救的，只要我把大家喚出莊來，就可親眼見到這賊爹賊子相認了，那知不用我喚大夥兒出來，敢情都已在莊前了。』

即使郭威仍然有些不信，但大夥兒連同那郭鋒與王豪，洪駿話聲才落，登時嘩然，顯然全都信了，有了這麼多親眼目睹的事實，如何會不信的，那郭威那得不動搖，尤其是提及昨夜在玄壇廟失去知覺，那可是萬確千真，更不容他懷疑了。

只不過大夥兒聽洪駿說，追魂奪命的一枝梅就會前來，可又心頭一緊，兩個伙伴慘死之狀，一定又已浮現在他的眼前，都不自覺往洪駿立身之處挪近來。

洪駿一抖手，長鞭劃破長空，發出一聲銳嘯，在大夥兒眼中，竟是英姿瀟灑，那鎮日不展的眉頭，陡然之間竟也長了，而且高高挑了起來，說道：「各位，別怕，那一枝梅不來便罷，若來，嘿，我爹斷了他一根胳膊，我也要用這神鞭，斷他的另一隻胳膊，再說有趙爺爺在，一抬臂，伸手指，就把那賊子定住了，各位若然不信，問郭伯伯就知，啊……」

這可不是光彩的事兒，他怎可當

面說出，教郭伯伯的老臉往那兒放。

還好，他即時警覺，也即時住了口。

就在這瞬間，必是暈了過去的谷風甦醒了過來，只聽這賊崽子發出令人也為之心寒的哀鳴慘呼，叫道：「爹，快來救我呀！」

本已被風颳得搖擺不定，必是在扭頭尋找他爹，是以那身子也在劇晃之下，打起旋來。

這時，可就不由那郭威不信了，驚嚇、羞愧、更大怒，怒喝道：「好個小賊，敢情你真是一枝梅那賊的賊崽子。」

洪駿口口聲聲賊崽子，竟也感染了他，也叫谷風是賊崽子。

谷風在半空中打起旋來，高處下望，怎會不發現莊前這一夥人，不要說郭鋒、王豪平日討好他了，郭威更是寵他，甚至也討好他，痛楚焦急之下，竟沒發現人叢中的洪駿，不知他的陰謀詭計已被揭穿。高處風勁，又那會聽得清楚郭威說甚麼，只聽到聲音，因是也一眼便認出郭威來，叫道：「師傅，快救我下來。」

郭威更是怒不可遏，吼叫道：「你這賊崽子，還敢叫我師傅！嘿！是我有眼無珠，被你蜜語甜言，哄騙了這麼多年，我恨不得將你這賊崽子碎屍萬段。」

原來他想到差點心愛女兒送入虎口，斷送她一生，羞憤更怒，恨得他

差點把老牙也咬碎了。

這番那谷風聽真了，如何不魄散魂飛，不僅知道他的陰謀已敗露，而且，令他真心膽俱裂，因為他早已瞧見下面的，每人一手握兵刃，一手端着勁弩，而且指正着他。

不用吩咐，那鏢行的夥計久經磨練，手中的勁弩早端在手中，瞄着谷風，只要那一枝梅現身救他，便萬弩齊發，兩個夥伴慘死，如何不恨那一枝梅入骨。

谷風慘聲帶哭，大聲嚎叫：「爹呀！還不快來，我就沒命啦！」

倒把恨極怒極的郭威提醒了，吼道：「你們還守甚麼，發弩！把這賊崽子變成刺猬，發！」

洪駿早跳了起來，叫道：「且慢！」

慌忙張開雙手阻止，但只阻止得眾人，那郭威一按機簧，早聽谷風連聲慘呼，登時血雨飛洒！

洪駿跺腳急道：「郭伯伯，這賊崽子已落在我們手中了，何必急在這一時，弩箭是用來收拾一枝梅那賊呀！」一言把郭威提醒，當真，他激怒攻心，竟糊塗了。

只見那谷風的頭兒已軟軟地垂落胸前，已無聲息，顯已喪了命，該死，谷風死了，一枝梅不會再現身來救，也不成弩靶子，豈不是遺下無窮後患！不怪洪駿急得跺腳了。

郭威真羞愧難當，那有臉面對洪

駿，人家一片好意阻止，不信人家，反而差點打死了他，而今不但揭穿了一枝梅父子的陰謀，且可以一舉永除後患的，不料又壞在自己手中。

忽聽洪駿忽然大叫一聲，叫道：「趙爺爺，你說甚麼呀？」

耳邊傳來細細的聲音，說道：「娃娃，一枝梅替你送丈母娘來啦，你若以德報怨，救下她來，還愁翠翠這媳婦兒不能到手麼。」

洪駿一聲趙爺爺，大夥兒，連同那郭威，都知是玄壇爺了，都凜然驚得不敢出聲，也肅然垂下手來。現在，任誰也不敢不信洪駿的話了，原來是玄壇爺顯靈，幫他們消除了這場天大的災難。

就在這瞬間，却聽有人厲聲喝道：「郭威，若要你娘子活命，趁早兒放下我兒子來，從此，和你們萬事皆休，我也不向你們報仇，饒你的狗命，若敢遲延，我先在這婆娘身上穿五個窟窿。」

跟着傳來嬌聲慘呼，叫道：「救命呀，快來救我！」

只見牆角上，郭威的娘子緩緩地現出身來，相距不過四五丈遠，如何會看不清楚，好個狡猾的賊子，必是自知憑自己的輕身功夫，再好也不能從那橫枝上救下兒子來，登時切齒咬牙，心中也有了賊主意，那莊中已幾乎無人，內院的道路他已熟悉了，立即去把郭威的娘子擒來，不但用以威

脅郭威放下兒子，而且以那婆娘來作了擋弩牌，投鼠忌器，讓他們也不敢施放弩箭。

那勁弩莊中人手一具，可比他的袖箭強勁多了，而且射得更遠，說真的，一枝梅這賊子還是真怕了那強勁的弩箭，他的袖箭一發五支，人家的弩箭却可一發七支，久作山賊，如何會不曉得。

一時之間，可不是都束手無策，都拿眼來瞧郭威，郭威如何不心急，若是搶上救娘子，不僅他娘子在人家手中會性命不保，而且先沒命的，必會是自己。

是以，郭威驚恐惶急之下，却在找洪駿。

原來，錯眼間，洪駿已踪跡不見。

原來，就在那婆娘從牆角現出身來的瞬間，洪駿身邊又响起了那細細的聲音說道：「黃雀捕蟬，獵人在後，娃娃，你懂麼？別出聲，趁那一枝梅還沒露出身來，看不見你，快去，救下那婆娘，媳婦兒也就到手了，還怕他們不羞愧，不對你感激涕零，不乖乖地把翠翠送到你懷裡來，一枝梅這賊子已方寸大亂，顧前、那會顧得了後。」

洪駿雖不能說絕頂聰明，可也不蠢，立即明白領會了，趁大夥兒都全神貫注在牆角，滑步退身，向大開着的莊門一掠繞過牆邊，只一翻滾，已



## 政歸司馬氏(一)



1 諸葛亮病故以後，曹魏邊境平靖。過了三年，遼東太守公孫淵自稱燕王，起兵來攻中原。魏主曹睿大驚，忙把司馬懿召去商量。



2 司馬懿願領部下四萬人馬，前去破敵。曹睿道：「兵少路遠，恐難抵敵。」司馬懿道：「兵不在多，却在如何運用，我已定下破敵之計。」他把遼東形勢說了一遍，曹睿方才安心。



3 司馬懿辭了曹睿，點起人馬，令胡遵為先鋒，帶五千兵先行；自己統率大軍，隨後進發。



4 且說公孫淵是公孫度的孫子，幾代管領遼東，曹魏封他為樂浪公。他不滿意，就自稱燕王，起兵反魏。這天接到探報，說魏兵來討，便召集文武，商議迎戰。



5 副將賈范道：「司馬懿深通兵法，蜀漢的諸葛丞相也沒有勝他，主公如何抵敵？不如謝罪投降。」



6 公孫淵大怒道：「你敢輕視我！」喝武士把他推出斬首。參軍倫直叫住武士，上前諫道：「賈范的話說得對，主公千萬不能輕舉妄動，自取災禍。」

到城外。

便是發出了些許響聲，那一枝梅在方寸大亂，惶急之時，如何會聽得出來，洪駿只上前滑出了兩步，已夠到了尺寸。

猛可裡氣沉丹田，大喝一聲：「好個卑鄙無耻的賊子，我爹斷了你一條胳膊，輪到我來取你這另一條胳膊啦！」

當真聰明，洪駿見一枝梅那條獨臂，抓住那婆娘，把她抓在身前做擋箭牌，他雖然可以一鞭就可結果這賊子的性命，但雖然這賊子不能放袖箭，一聽長鞭破空之聲，必把那婆娘易位，即使能傷這賊子，這婆娘也先沒命了。

是以靈機一動，大喝一聲，不怕這賊子不放手，回身對敵，明知這一來，相距已近，更成了那毒箭的箭靶子，即使這賊命喪他鞭下，也會兩敗俱傷，他也會命喪他的毒箭之下！

是以他大喝一聲，好厲害的一枝梅，雖然果如他所料，放了手，但那獨臂就勢一拋，嗤嗤連聲，五支袖箭已出了手。

洪駿得意地大喜，以為他箭筒中已無箭了，還害怕這賊麼，那知一枝梅怒吼一聲，道：「小子，父債子還，拿小命兒來！」

竟一揚手，才知這賊的袖箭不用裝換，袖管中原藏著三筒，一發五支，共有一十五支，一枝梅一揚臂，他

已明白了，但他長鞭已揮出，怎可能再收勢躲閃，一枝梅固然難逃他鞭下，他也沒命了！

就在這生死須臾的瞬間，只見光一冒，一枝梅的那臂已被他齊肩劈落了，奇怪！怎麼這賊的身子却不倒下？

啊呀！這賊的袖箭見血封喉，中箭的人立即連半聲也發不出，便已沒命了！

怔住了的洪駿，摸了摸頭，伸指頭兒在咀裡一咬，痛得他大叫一聲：「啊呀！」

也就在那剎那間，耳邊又响起了細細的聲音，道：「若不是爺爺用定身法兒把這賊子定住了，你這娃娃那還有命在，接住了！」

洪駿大喜，眼前一暗，忙不迭伸手接住，原來入懷才知是郭伯母，那婆娘已嚇得失了知覺，身子軟綿綿，慌忙一把抱住。

說時遲，一見那一枝梅忽然放下那婆娘，霍地轉身，同時洪駿大喝的話聲也入耳了，是以一湧奔跑過來，來得正好，洪駿把那婆娘往郭威懷中一塞，說：「郭伯伯，放心，伯母沒事，你抱着啦。」

再看那一枝梅時，早已淌在血泊中了，原來先前沒倒，不過是洪駿連肩劈落一枝梅的胳膊時，以為一枝梅的袖箭必也發出了，是以本能地挫腕一帶，想以免轉來的長鞭掃落一枝梅

發出的袖箭，那知掃了個空，長鞭一帶之下，倒令一枝梅的屍體屹立不倒，其實只不過一會工夫。

洪駿知是趙爺爺不但救了他的命，而且把這死有餘辜的惡賊剷除了。專收鬼怪的玄壇爺，當然也不放過這萬惡歹毒的賊子。

驚聽翠翠的聲音大叫道：「駿哥哥，你去那裡呀？」

轉身就跑的洪駿腳下不停，回頭叫道：「翠翠，我去謝謝趙爺爺呀，還有你，快，快去取香燭來，還有，今兒我還沒工夫打掃玄壇廟，趙爺爺會惱的。」

心花兒朵開的翠翠，不顧那麼多人聽到，叫：「駿哥哥，你不是說咱們麼，我也該謝謝趙爺爺，好，我就去取香燭來，你可要等我。」

「好！」洪駿已跑得更遠了，不過話聲仍然聽得清楚，說：「咱們雙雙對對，一同拜謝趙爺爺。」

那幪面人呵呵大笑，說：「這鬼神之說，不過是警世勸善，世間之上，何來鬼神。」

洪駿一口氣跑到猛鬼灣，跑上玄壇廟，那趙爺爺像真是未卜先知，知他要來一般，早已等在那裡了。

倒把洪駿嚇得倒退了一步，因為分明前面沒人的，却幾乎撞在趙爺爺懷裡。

雖然已近黃昏，但天上的晚霞那麼璀璨，倒比陰天更明亮了，趙爺爺怎會白天也現出形來。

聞言倒怔住了，摸著頭，真不明白，摸頭而已，趙爺爺有甚麼好笑，說：「你你，難道不是趙爺爺，真不是玄壇爺？」

「我是希夷，」那幪面人笑道：「人家稱我情俠希夷，是了，你這娃娃又怎會聽人說過。」

「不！」洪駿說：「你哄我的，若不是玄壇趙爺爺，你怎會來去無踪，白日不現形？」

那幪面人道：「你可知視之不見曰夷，聽之不聞曰希，若不然，我也不成希夷了，你是個好少年，你爹生前說得不錯，而且生具異稟，練武的好材料，不然，我也不會替你伐毛洗髓了，而今你的內功真力，已抵得上人家二十年的修為，神鞭已回到你手中，今後勤加演練，必然勝過你爹，好自為之，我等著見你一面，只不過是要告訴你，鬼神之說無稽，不過是警世勸善，信之則有，不信之則無，本着善念，真正做人，你也便與神同在，我走了。」

「趙爺爺！啊，不，希夷情俠，你去那裡呀？」

洪駿已不再驚駭了，雖然一眨眼，已不見了這希夷情俠，却有細細的聲音在耳邊响起來，說：「去令天下的痴男怨女，有情人終成眷屬……」(完)

洪駿已不再驚駭了，雖然一眨眼，已不見了這希夷情俠，却有細細的聲音在耳邊响起來，說：「去令天下的痴男怨女，有情人終成眷屬……」(完)

洪駿已不再驚駭了，雖然一眨眼，已不見了這希夷情俠，却有細細的聲音在耳邊响起來，說：「去令天下的痴男怨女，有情人終成眷屬……」(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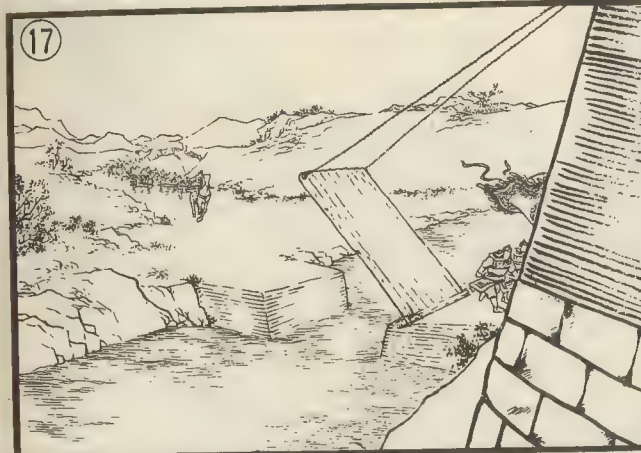




16 兩軍排開陣勢，卑衍出馬討戰。魏陣中夏侯霸縱馬掄刀，直取卑衍。戰了數合，夏侯霸一刀把卑衍斬下馬來。



13 兩人點起八萬兵丁，出城來趕司馬懿。走到濟水，天色已晚，正要埋鍋造飯，忽聽得連聲炮响，有兩支魏軍殺來。



17 魏兵乘勢衝殺，殺得遼東軍立腳不住。公孫淵只得帶領敗兵，回馬飛奔。十多萬兵丁奔進襄平城，拽起了吊橋，關上了城門。



14 卑衍、楊祚大驚，慌忙上馬，只見魏兵搖旗鼓噪，却不知人馬多少。兩人無心戀戰，奪路便走。



18 魏兵隨後趕到，四面攻打。城上的長弓、大弩、滾木、擂石，殺傷了不少魏兵。



15 卑衍、楊祚奔到首山，遇到公孫淵的大軍。公孫淵問了情形，不禁大怒，便合兵一處，向魏兵迎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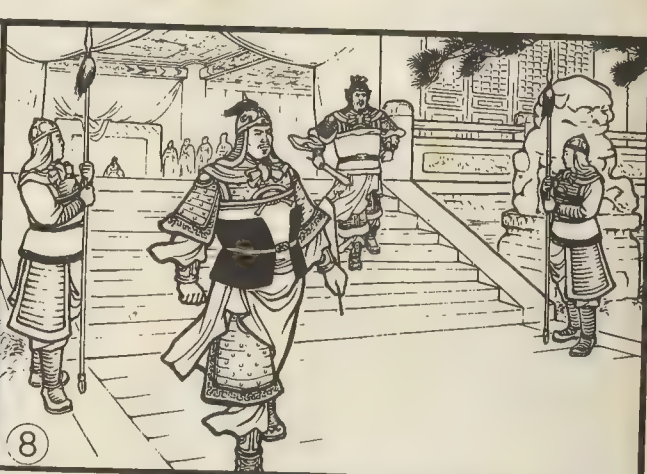
10 胡遼差人報知司馬懿。司馬懿笑道：「遼東兵大半在這裡，後方空虛。我現在越過這裡，直攻他的襄平老巢，他一定來救，我就在半路上破他。」



7 公孫淵火氣直衝，連聲喝武士把倫直和賈范一併綁了，推出行刑。眾官哪裡還敢諫阻。



11 司馬懿傳令拔營。魏兵繞過遼隧城，風馳電掣般往南去了。



8 公孫淵令大將軍卑衍為元帥，楊祚為先鋒，分兵八萬，趕往遼隧地方築城防守。叮囑他們堅守勿戰，只等魏兵糧盡退兵，隨後襲擊。



12 哨馬報進城中，卑衍大驚。對楊祚道：「司馬懿定是去攻襄平。襄平兵力薄弱，倘然失守，我們斷了退路。」二人商量了一陣，決定回兵去救襄平。



9 魏兵先鋒到達遼隧，卑衍、楊祚已經築了城，閉門堅守。魏兵百般挑戰，城中只是不理。





28 曹睿道：「司馬太尉善能用兵，隨機應變，計策很多，不久定能掃平公孫淵，你們何必擔心。」便派人調齊了十萬石糧，送到軍前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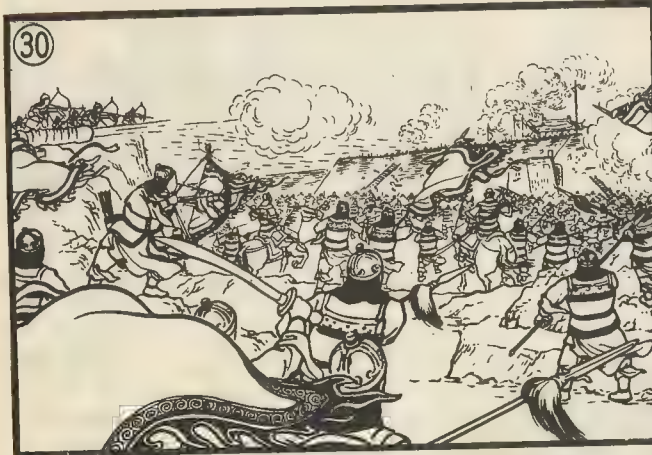
25 司馬懿笑道：「這是兵法。那時候，孟達糧多兵少，我軍糧少兵多，要速戰猛攻，才能取勝；現在我軍糧多兵少，遼東糧少兵多，只等他糧食完了，便能一舉攻下，何必硬攻，多傷兵將。」



29 司馬懿領到軍糧，雨也漸漸停了。哨馬又來報告，說城裡已經斷糧，人人怨恨，軍心都變了。於是，司馬懿傳令：全軍進攻。



26 陳羣聽了，十分心服。司馬懿一面派遣細作，探聽城中情況，一面寫下文書，派使者往洛陽去催糧。



30 魏軍馬上造土山、掘地道、立炮架、裝雲梯，日夜攻打。炮石飛箭，像雨點般打進城去。



27 使者到了洛陽，朝見曹睿。曹睿便吩咐發糧。眾臣奏道：「連日大雨，人馬疲倦，還是召回太尉，暫時罷兵。」



22 過了幾天，右都督仇連忍不住了，又來告稟：「兵士苦水，請把營寨移到高地去吧！」司馬懿大怒道：「我已經發了軍令，你竟敢故意違犯！」馬上叫人把他推出斬首。



19 司馬懿到陣前看了，便傳令：停止進攻。只在城外四面紮營，緊緊圍住，不讓遼東軍出城。



23 司馬懿斬了仇連，親自到各營去巡視，鼓勵兵士們含苦茹辛，建立功勳。



20 圍了兩月，已到秋天，接連下了一個多月雨，平地都成了河。運糧船從運河口可以直達襄平城下。魏兵守在水中，十分艱苦。



24 他每天觀看城中形勢，却不許兵將攻城。司馬陳羣問道：「太尉從前攻上庸，擒孟達，速戰猛攻，才得成功，現在為甚麼遲遲不攻呢？」



21 左都督裴景要把營寨移到前面山上。司馬懿斥道：「這幾天裡就要攻破襄平，怎麼能移營！」便傳下命令：哪一個敢說移營的，照軍法處斬。





俠情短篇故事 / 高 峯 · 文  
可 飛 · 圖

## 朱砂痣

陰謀詭計被揭露 姦夫淫婦落法網

阮藍橋雖然說得一字一句的清晰之極，他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愕然問道：「什麼？有一個美麗的婦人來找我？」

阮藍橋笑着點頭道：「是的，我沒騙你，她就在客廳中等候，看光景，她是焦急急啦。」

劉大恩怔怔的望着妻子，他不是不相信她，却是不相信有這一回事，因為他親朋之中，全沒有美麗的女人，所以困惑的問：「她是什麼人？為什麼更深夜闖找上門來？」

阮藍橋嫣然一笑道：「這個我可不知，她不肯道出姓名，祇說有要緊事找你保鏢，不過……」阮藍橋頓了一頓，道：「我看她不是個正經女人……狐狸精似的妖媚。」

劉大恩是山東濟南府出色的鏢師，萬兒响噹噹，架子也大得很，他緩步踱出客廳來，兩道寒芒電閃似的眼神，並不看客人一眼，却坐在他慣常坐的高背靠椅上，態度傲慢，不似接待客人，却像上司召見下屬，倒是阮藍橋比較客氣，替這個婦人引見道：「妳要找的劉鏢師，他就是了。」說完之後，轉身出大廳去，因為他對這個妖媚的婦人，並無好感。

這個婦人好像也不大喜歡跟阮藍橋打交道似的，但對於劉大恩，她却

三更時份，鏢師劉大恩正在練功室內修練「攝電掌」法，他雙手套上人皮手套，開動機鈕，使嵌在牆壁上的連弩射出，他却站在室中，雙掌上下翻飛，矯捷地將四面牆壁上射出來的弩箭撥落。

却不料，就在他掌下不停揮撥的當兒，室門銅鈴驟响，他知道妻子阮藍橋在找他，饒是如此，四面牆壁射來之弩箭甚急，還得飛撲翻身，來一招「獅子滾球」，竄到了機鈕處使力一按，這才制住了四面牆壁射來的弩箭。

當他開門走出練功室時，阮藍橋告訴他道：「有一位很美麗的婦人來找你。」

精似的妖媚。」

劉大恩夫婦相敬如賓，妻子不高興的事情，他是絕不會去做的，例如他是鏢師，却從來不肯開鏢局，也不肯去鏢局當差，原因是阮藍橋不願他經常離開家門，出外當鏢師，所以他才閒居在家中，遇着鏢局有棘手難保的鏢，他才應聘去客串一遭，由於他武功高強，威震武林，在江湖上吃得開，所以客串一次，就可以獲得重酬，兩三年用度也够支付了。

劉大恩既然不做他妻子不高興的事，當下便道：「既然她是個狐狸精之流的壞女人，我何必要見她，妳乾脆的回絕她，說我不喜歡保她的鏢就是啦。」

阮藍橋道：「不，你是個職業鏢師，顧客上門，你沒理由不去接見的，我給你穿袍子吧！她等了許久了。」

言罷，將一件青緞長袍替他披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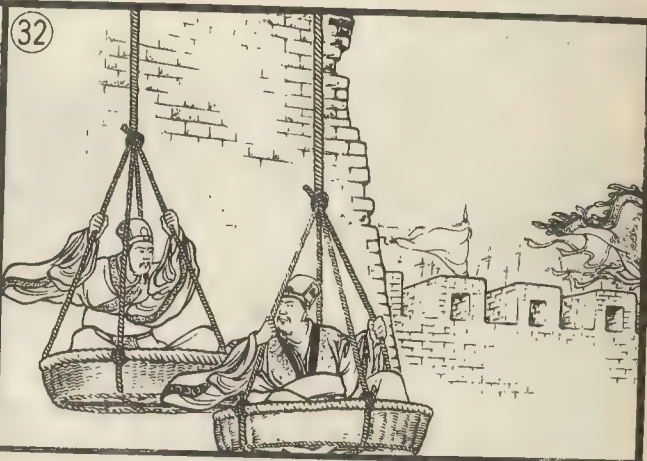
34 司馬懿道：「兩軍對敵，能戰的應當戰，不能戰的應當守，不能守的應當走，不能走的應當降，不能降的應當死。何必送兒子來做抵押？」便令人把衛演趕出寨去。



31 城裡一班飢兵餓卒，哪裡還有守城的心思，有要出城逃生的，有要開門投降的。公孫淵眼看守不住，只得把相國王建、御史大夫柳甫二人叫來，要他們往魏寨去請降。



35 衛演回到城中，報告了公孫淵。公孫淵急得只在屋裡團團亂轉，暗想：降了也難保性命，還是冒險突圍。



32 王、柳二人縋下城頭，來到魏營，道了求降的意思。司馬懿滿面怒容，大喝道：「公孫淵為甚麼不來，全沒有道理！」便叫武士把二人推出斬首。



36 二更時分，他挑了一千心腹兵將，悄悄開了南門，偷出城來。却喜沒有人攔路，便不聲不响，往東南飛奔。（待續）



33 第二天，公孫淵又派侍中衛演前來哀求。那衛演跪在帳下求告，說公孫淵願意先把兒子送到魏營做抵押，然後全城出降。



十分有禮貌的檢行禮道：「劉鏢師，久仰大名，如雷貫耳，正唯因久仰大名，才特地前來請你為我保一趙鏢。」

劉大恩仍然態度傲慢得很，並不回禮，祇是揚一揚手，表示請婦人繼續的說下去。

那婦人續道：「劉鏢師，我是李黑虎妻子段青萍，可是，我現在給你威脅着生命，而且明天午刻就是最後的限期。」

這一說，態度傲慢的劉大恩，登時聽得一怔，兩道寒芒電閃的眼神不由自主的瞪着她。目光一接，啊！段青萍當真是狐狸精的妖媚，青衫紅袖，翠綠長裙，越發顯得她秋水為神玉為骨的漂亮相格，可是掩袖之譏，眸子不正，並非端莊凝重的婦道人家。

劉大恩上下打量了她一眼，目光却本能地停留在她左頰的一顆硃砂痣上，因為這顆硃砂痣生得很不自然，好似用什麼東西裝上去似的，劉大恩雖然是老江湖，但一時想不出什麼東西裝上去的，却看出是假痣，心中在想：「她為何要裝上這顆假痣，這對於她美麗相貌不調勻呀。」

劉大恩心中正在想，但臉上却表示出詫異之色，訝然問道：「李黑虎雖然封鏢歸隱，但他的『黑梭鏢』，是江湖上出了名的毒藥鏢，見血封喉，立時斃命的厲害暗器，憑他的萬兒响亮，妳是他的妻子，誰敢威脅妳的生命？」

段青萍道：「劉鏢師定然知道朱占龍是何等樣的人啦，威脅我生命的就是他，但話說回來，這個也是我不好，我不該嗜好賭博，更不該上他那邊賭博，六個月來我賭輸了三千兩銀子，他威脅着我明天午刻前償還，倘若逾期，他要把我幹掉，我不是賴帳不還，但三千兩銀子，數目是不不少啊！縱然瞞着丈夫把首飾盜出來，也得有幾天時間，所以我想請你向他打個招呼，說我請你保鏢，祇消拖延十天時間，我定能將首飾盜出來，變賣還債。」

劉大恩哈哈一笑道：「你丈夫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武林人，妳祇消躲在家裡，朱占龍雖然是地方上的惡霸，也不敢到府上找你靈氣的，何必化一筆保鏢費請我保鏢呢？」

段青萍說道：「他雖不敢找上門來殺害我，但他會向我丈夫討賭債，如果我丈夫知道我賭輸三千兩銀兩，一定會恨我的，那時夫妻反目，比殺我更甚，我是夜前來請你保鏢，是企圖藉你的大名，替我和緩一下朱占龍，以便我有充份時間，盜出首飾變賣來還債。」

劉大恩將她的話想了一想，覺得委實鬼靈精，利用自己的威名，和緩朱占龍，好讓她收拾這個尷尬局面，於是微微一笑道：「那末妳不是請我保鏢，是要我向朱占龍討人情，寬限妳十天時間？」

段青萍苦笑道：「雖然如此，我是準備付你三百兩保鏢費用。」說罷，從懷中掏出一張三百兩銀票遞給劉大恩。

段青萍去後，劉大恩仔細的想了一想，這一趙鏢，雖不是押鏢車，但事情很緊急，朱占龍是濟南土豪，勢力甚大，他宅裡的賭局是包支包結的，不用猜，段青萍這三千兩的賭賬，朱占龍必然替她墊了，現在追債已急，說不定朱占龍真會不擇手段，劉大恩想到此處，立刻駕車飛奔院後街而來，那是一條康莊石板大路。

朱占龍的邸宅，就在石板路盡頭之處，月光之下，劉大恩看得清楚，時在深夜，朱宅門前，停着好多輛馬車和轎子，不用猜，在裡面賭博的人，全都是豪商巨賈了，他下車之後，昂然闊步的走上石台階，打算闖進大門去，就在這當兒，站在大門的拱衛二個彪形大漢立刻上前攔住他，高聲問道：「劉鏢師，你找誰？」

劉大恩雙眼一瞪，冷冷的說道：「你管我找誰？難道你敢不許我進去麼？」說着雙掌齊施，來一招「分花拂柳」，便將這兩個彪形大漢推倒，大踏步闖了進去。

兩個大漢雖然阻擋不住，但他們十分機警，立刻高聲大呼道：「劉大恩來了，劉大恩來了！」

這些話即是示意裡面的打手提防，但劉大恩藝高人膽大，他腳底下加

於是匆匆忙忙的會了賬，直奔衙門而來，剛好此時李黑虎也在，劉大恩便將段青萍昨夜要託保鏢之事說出。

周海捕頭一聽之下，頓足大叫道：「劉鏢師，你既然知道朱占龍要殺害段青萍，早就應該前來知會我啦，怎麼會遲到現在才來投訴？」

劉大恩道：「我滿以為跟朱占龍打過招呼之後，他會賣我賬的，而且他對段青萍的限期是今日午刻，誰知道他會在早上就下毒手呢？」

李黑虎也抱怨道：「劉鏢師，你保這趙鏢，實在有欠分寸，不該小覷我李黑虎會為三千兩銀賭債而夫妻反目。」

劉大恩不便說出他妻子跟小白面鬼混，祇好說道：「我們幹保鏢行業的，是該尊重事主的意見，你妻子說是不能給你知道的，我祇好替她找朱占龍打個招呼，寬限十天還債，那曉得朱占龍會突下毒手呢？如今惟有逮捕朱占龍歸案，控以殺人之罪，為死者報仇雪恨啦。」

周捕頭也認為朱占龍是兇手，立刻偕同劉大恩、李黑虎以及捕快，趕到院後街來，却不料，撲了個空。

原來朱宅祇剩下了王彪和幾個僕人，朱占龍早已離去，王彪說他鑑於劉大恩逞強撒野，所以最早就起程往萊蕪山區，聘請武林高手奔雷掌趙泰，打算請趙泰回來當護院武師，這些

快，一陣風的撲入橫廳，他知道這是賬房，朱占龍在此發號施令的，所以下子便闖了進去。

此時，朱占龍正在伏案撥弄算盤，計算數目，旁邊站着一個護院武師，劉大恩認得這是打手頭目——王彪，但劉大恩眼尾也不瞞他，一個箭步便竄到了朱占龍身旁，拱了拱手道：「老朱，我得跟你談幾句話。」

朱占龍乍見劉大恩闖了進來，曉得事不尋常，立刻放下算盤，瞪大雙眼道：「你要說什麼，我不請你保鏢。」

劉大恩冷笑道：「可是我為保鏢而來的，咱們不說客套話，我的顧客是李黑虎的妻子——段青萍，聽說她欠了你三千兩銀子的賭債，你限她明天午刻清還，否則，你便要幹掉她？」

朱占龍泰然道：「是呀，難道她請你保鏢就不還債麼？哼！這賤人好大的膽子！」

劉大恩道：「她不是不清還給你，祇是一時還不得，要你寬限她十天罷了，老朱，你賣一個交情給我，於你也有好處，否則，你壞了我這趙鏢，我願打賭，你是不會好過的。」

朱占龍未答，站在旁邊的王彪已勃然大怒，道：「朱大哥，他這般出言恐嚇，我替你將他扔了出去好麼？」說着一招「隔山打虎」，長臂疾出，瓦礫大的拳頭便向劉大恩脅下擊去。

他這種躍躍欲動之情，劉大恩早有提防了，所以他一拳橫擊過來，劉大恩祇翻身電出一掌，猛然拍下，便將他的瓦礫大拳頭，登時打得往下低垂，再也提不起勁。

劉大恩並不因此罷手，飛起一脚，踢向他屁股之上，大喝一聲：「給我滾！」

王彪在山東拳師中，也算是第一流的高手，師兄弟甚多，所以劉大恩不想跟他結樑子，在他屁股踢了一脚而已，並未傷他性命，可是朱占龍吆喝一聲：「你敢在此撒野？」旋風似的撲上前，將手中的算盤，向劉大恩迎頭拍下，劉大恩橫臂向上一格，喀喇一聲，這個木算盤登時被砸得粉碎。

劉大恩的武功矯捷得很，就在這一剎那之間，「推山過海」招式打出，祇一掌便將朱占龍打得立足不穩，一交跌下地去。

劉大恩指住他說道：「我好意跟你交談，你這斷不喝敬酒喝罰酒，活該吃我一點苦頭，要是段青萍十天之內少了一根頭髮，我便將你撕開一片。」說罷，昂然闊步而去，旁若無人，但是，朱占龍嘿嘿冷笑道：「你這趙鏢是壞定了，她不死在我手上，也得死在她丈夫手上，如果李黑虎知道她和小白臉毛錦麟鬼混，決不會讓她活下去的。」

劉大恩聽聞此說，這才恍然大悟，原來段青萍除了賭博輸了三千兩之外，還有這個把柄落在朱占龍手上，

話，劉大恩當然不肯相信，周捕頭職責關係，不能不往萊蕪山區緝捕，於是，派副捕頭田明，帶領捕快往萊蕪山區去，逮捕朱占龍，這一邊廂的李黑虎，也就將妻子遺骸領回家辦喪事去了。

劉大恩獨自一人，躑躅途中，十分懊喪，因為他保的鏢，事主竟然被人殺死，這對於他在鏢行裡的威信，是一個大大的損失，所以他急欲把兇手找到，為事主報仇，但他不相信朱占龍會遠遠跋涉往萊蕪山區，他認為朱占龍定然躲在濟南城，於是驅車返家，跟阮藍橋商量，阮藍橋雖然不懂武功，却是智慮深沉，聰明得很，她想了一想便道：「朱占龍是否往萊蕪山區，現在不能確實的肯定，但他這般湊巧離開濟南城，倒是個嫌疑人物，你何不向小白臉毛錦麟打聽呢？段青萍跟他鬼混，也許從他身上得到一點線索亦未可料。」

劉大恩一想也是，毛錦麟這小白臉，常常在朱占龍那裡賭博，他會知道朱占龍之下落的，他們是蛇鼠一窩。

劉大恩想到此處，決定立刻去找毛錦麟，阮藍橋生怕他知道了朱占龍下落之後，會冒險去擒拿，於是說道：「你跑了一個上午還沒吃飯，用不着這般急啦，反正毛錦麟不會躲避的，你吃過了中飯之後找他遲。」說罷便叫僕人安排午膳。



劉大恩心裡雖然焦急，但跑了半天，肚子也餓了，於是，便在家裡和妻子用膳，這麼一來，就耽擱了個把時辰，臨出門時，阮藍橋又勸他道：「瞧你這麼性急，我真就心你會出岔子哩，你不帶兵刃，也得帶上一對人皮手套呀！萬一跟人搏鬥起來，也好施展你的看家本領『攝電手』。」劉大恩依她主意，走進練功室，將人皮手套帶上，這才離家出去。

此時已是午後未牌時份，日影已斜，陽光仍然燦爛，視野清晰，劉大恩驅車疾馳，他畢竟是慣闖江湖的鏢師，儘管行色匆匆，仍然十分驚覺，當他驅車轉過樹林之際，已看見一輛華麗的雙馬車，從樹林中飛奔而來，一瞥間已搶過前頭，劉大恩覺得坐車前策的女人，雖半邊臉被絲巾包住，却好生面善，祇是一時想不起來，誰知就在這當兒，車帘一掀，呼一聲，毫光耀目，直射過來。

劉大恩不愧是慣走江湖的出色鏢師，已然看出是暗器，砰一聲，墮下地來，他雖然詐作受傷倒地，但打暗器之人並不就此算了，緊接着第二道毫光射出，向他咽喉射去，可是劉大恩的「攝電手」武術，矯捷之極，裝成傷重掙扎之狀，一翻身，左手一動，已將射來的暗器接在掌中。

因為對方打暗器的功夫十分厲害，能在馬車疾馳中施為，準確至極，所以劉大恩雖然接住暗器，也扮作被

擊中，雙腳一挺詐死。

這輛馬車便絕塵而馳，消失在遙遠的彎角之中，劉大恩爬起身來，本能將兩手接住的暗器一看，啊！這是一對尖角棱芒的毒藥鏢，在陽光之下，棱芒閃耀着淡青色，不用猜，發鏢的人，準是蓄意要謀殺，否則不會停車在樹林中埋伏。他想到此，飛身登車，馬鞭揮揚，策馬追趕。

昔日濟南城，中上人家，都是自備馬車代步的，因為馬車是有蓬有帘，可蔽風雨，比光是騎馬好得多，而且華麗的馬車，又可以講排場，因此，濟南人懂得駕馬車的很普遍，劉大恩身為鏢師，駕車的本領自然比別人更加出色得多，可是，追趕了幾條街，仍然追趕不上，原因對方是雙馬車，他自己的馬車，祇一匹牲口牽拽，所以無法追得上。

劉大恩追了一程，索性收韁勒馬，停車在道旁，再仔細的瞧這二枚三角棱芒的毒藥鏢，但鏢身上並沒刻字，無法知道發鏢的人是誰，不過對方在馬車疾馳中打鏢手法如此準確，當然是能手，作為保鏢的鏢師，少不免在江湖上有標子，結下仇家，倉猝間，很難確定是那個仇人下毒手，所以劉大恩端詳了一會，眼前大事在身，便將這二枚三角棱芒毒藥鏢，用白手絹包住，小心突突的放在車墊之下，再驅車去找毛錦麟。

毛錦麟住在東湖濱的尚堂坊，那

是靠近大明湖的高尚住宅區，垂楊掩映，綠草如茵，毛錦麟這幢房子，富麗堂皇，不用猜，這是他從女人身上賺來的華屋，幾許富家姬妾，喪德敗行的在這幢房子里。

劉大恩瞧了一遍，上前扣門，一個青衣童子問他找誰，劉大恩拿出名帖給他，說有要緊事前來拜訪毛錦麟。

不一刻，毛錦麟錦衣綬帶，風度翩翩的出來接待，十分禮貌的說：「劉鏢師駕臨寒舍，有何指教？」

劉大恩故意恐嚇他道：「毛老弟，你幹的好事，我的主顧給你害了，段青萍請我保鏢，你却勾搭她，銀子你騙了不少，財色兼收，可是她給人殺死，這一宗命案，你最犯嫌疑。」

毛錦麟這一驚非同小可，連忙說道：「劉鏢師，你千萬不要聽人瞎說，我雖然跟她有過來往，並不是我弔她膀子，是她自己垂青於我的，說起來，她拿我發洩，報復她丈夫移情別戀。」

劉大恩冷笑一聲道：「這樣美麗、漂亮的美人兒，你發洩，你開心透啦。」

毛錦麟道：「不，我一點也不開心，濟南城誰也知道他丈夫李黑虎是不好惹的，我那敢開心呢？正唯因我不敢跟她開心，她才寄情於賭博。」

劉大恩冷冷的說：「我才不相信你的鬼話，你說李黑虎移情別戀，我從

來沒有聽聞他和壞女人打交道，你說他跟誰軋軋頭？」

毛錦麟道：「那還有誰啦，就是他的小姨段青荷。」

毛錦麟雖然說得很認真，劉大恩還是不相信他，反而嘿嘿一笑道：「毛錦麟，你這小子，欺騙婦女，敗人貞節，已經死不足而蔽其事，還敢在我跟前嚼舌根，我從來沒聽說過李黑虎有小姨，即使有，李黑虎是武林中人，也不會像你這般缺德，何況他的妻子段青萍，秋水為神玉為骨，生就美人胚子，媚態橫生，比花解語，比玉生香，有這麼漂亮的嬌妻，除了你這小子之外，我想任何人都不會移情別向的，分明是你含血噴人，胡說八道。」

毛錦麟道：「不，劉鏢師，你不會見過段青荷，所以你不相信我的話，其實，如果你見過她，你一定會完全相信我的話，段青萍和段青荷，姊妹兩人，我都見過，憑良心說，我自從見過段青荷一面，也覺得段青萍倒胃，不說別的，段青萍面頰上那顆砂痣，鮮紅如血，就是美中不足的敗格，那及得上她妹妹，面龐如玉，白淨無瑕呢？」

說到砂痣，劉大恩猛然想起昨晚的段青萍，而她婷婷倩影，妖媚的聲音笑貌，歷歷如繪，特別是她那一顆假痣，劉大恩記憶猶新，當下問道：「毛錦麟，你得老實答覆我一句，你

頭看出情形有異，他知劉大恩是個出色的鏢師，也就急急隨後奔來，待登車之後，劉大恩才扼要地將李黑虎戀姦殺妻之事說出。

這麼一來，周捕頭翹起大拇指道：「你真了不起，怪不得鏢行裡有重大的鏢，都要請你出馬啦，原來你有這麼大的本領……」

劉大恩驅車直馳，快如閃電，直出城門，逕奔王合人莊，在一所精緻的樓房門前，戛然一聲將車停下，飛身躍下地來，兩手套上了人皮手套，同時，關照周捕頭道：「當心李黑虎的毒藥鏢才好，那是餵上毒藥的暗器，見血封喉，端的厲害。」

李黑虎的毒藥鏢見血封喉，江湖上聞名喪膽，雖沒見過，也聞其名，周捕頭那敢怠慢，拔刀出鞘。

此時因為捉姦殺人兇手及姦夫淫婦，不便要講禮義，劉大恩飛起一脚，便將大門踢開，搶步進去，大叫道：「李黑虎，你這人面獸心的傢伙，快出來納命！」

周捕頭也厲聲吆喝道：「我是捕頭，如敢拒捕，格殺勿論！」

二人一口氣跑進客堂大廳，屋中闐然無人，直至闐近後堂，這才瞥見一個婦人，正忙着投環自縊，劉大恩一眼望去，啊！果然和段青萍一模一樣的相貌，祇是面頰上沒有砂痣，於是是一步竄上前去，把她從繩上抱了下來，破口罵道：「好個狐狸精淫婦，

不能讓你死得這般便宜，李黑虎在那裡，快說！」

段青荷聽聞車聲急驟而來，戛然止於門前，已知道情形不妙，企圖投環自盡，如今既然自盡不成，落在劉大恩手中，周捕頭又提刀叱喝，她抵賴不得，祇好供出實情，原來她已和李黑虎戀姦情熱，而段青萍却不肯讓她效娥皇女英故事，共侍一夫，因此，李黑虎設下詭計，使她假冒段青萍前去請求保鏢，想藉劉大恩之赫赫威名，轉移官府之注意，嫁禍朱占龍，以遂他倆姦夫淫婦之詭計，但劉大恩夫婦曾目睹她之相貌，恐怕日後露出破綻，所以駕車埋伏在樹林中，用毒藥鏢襲擊，現在李黑虎往劉家去了，打算再用毒藥鏢射殺阮藍橋，以杜絕後患。

劉大恩聽聞此說，這一驚非同小可，立刻驅車疾馳，急急忙趕回家中拯救妻子的性命，不用說，一路上車飛如箭，撞翻了好幾個途人，劉大恩也顧不得了，一口氣奔到家門，這才收韁勒馬，三步並為二步走，直奔大廳。在黃昏夕陽之下，已看見李黑虎跟阮藍橋圍着一張大圓桌坐着，絮絮言談，李黑虎一伸手進衣袋裡，不用猜，準是摸取毒藥鏢了。

劉大恩這一驚非同小可，立刻高聲喝道：「娘子，他是殺人兇手，你快往後逃走。」說着飛步撲上石台階去。李黑虎也機警，他一眼看見劉大

劉大恩見毛錦麟越說越真確，他自己本來的觀點也漸漸的動搖，因為他昨晚明明白白，看得清清楚楚段青萍頰上這一顆砂痣是裝出來的，再加上頃間在樹林旁被人用毒藥鏢襲擊，這兩件事聯想起來，他便推斷出一個結論。也就思疑這兩枚三角棱芒的毒藥鏢，是李黑虎所發的，於是立刻問道：「毛錦麟，你說了大半天，還沒有說出段青萍為何拿你發洩的原因。」

毛錦麟說：「你要知道此中真相，就得從李黑虎勾搭段青荷之事說起，否則，你又罵我嚼舌根了。事情是這樣的，段青荷雖然和姊姊孖生，身材相貌，什麼也相似的，段青荷早就死了丈夫，成了小孤孀，在她丈夫在世之時，李黑虎就曾弔小姨膀子，因為這個緣故，段青萍便時刻提防丈夫生野心，所以姊妹不往來，也從來不提有一個孖生妹妹，可是，去年暮

春，李黑虎往江南逗留了一段時間之後，他重回濟南，不久，段青荷便來了，饒是如此，段青萍還是不肯讓妹妹住在家裡，却安頓她在城外王合人莊，滿以為城裡城外隔了一堵城牆，可以防範，誰知李黑虎戀姦情熱，初則暗渡陳倉，繼而明目張膽，段青萍沉迷賭博，原因就是為了這個刺激，跟我厮混，也為這個原故而發洩她之積憤。」

劉大恩聽至此，恍然大悟，立刻別過了毛錦麟，急急驅車到知府衙門來，向周海捕頭問道：「今天早上，你到放鶴亭去查探時，有沒有看見過段青萍的屍體？」

周海捕頭答道：「見過的，她死狀甚慘，頭部給人用刀斬碎，腦血模糊，又紅又白，面龐也給人用刀割剖，皮破肉爛……」

劉大恩截斷他的話頭，插口問道：「那麼你有沒有看見她臉上的那顆砂痣？」

周捕頭道：「沒有，如果有砂痣，準是給人割掉了。」

劉大恩頓足道：「是了，原來是這傢伙幹的，好狠心。」

周捕頭聽他語氣有異，連忙問道：「劉鏢師，你說那個傢伙幹的？是不是朱占龍？」

劉大恩不暇回答，一疊連聲道：「不要問了，快隨我來，拏他要緊，當心兇手遠走。」說罷，往外便跑，周捕





邊塞風雲錄 / 陌路人·文  
可飛·圖

# 大漠雄風

火陣救出心上人 細說因由續前緣

**上文提要：**沙漠邊陲的白龍堆，這天來了五名俠士，他們是關投宿的蒙古包中認識了一名會醫術的老人，五俠行踪終被敵人查到，他們是三連宮的法王和他們的手下，他們在途中相遇，五俠與他們大打出手，最後五俠被困在火陣中，正危急時，幸得老人趕到……

王欽不由一聲長嘯，身形如箭，掠空直竄，好身手，祇見他一阻一格，每手就抓住兩條，這四條繩索為其抓住，一聲斷喝，力貫雙臂，長索為其一進一抖，幾聲驚叫傳來，接着馬嘶聲、倒地聲，响成一片，前面已有四個大漢為王欽抖下了馬背。

這一個突然的變化，使得後來賊騎，為了照顧同伴，不讓馬蹄踏中翻落地上的強盜，各各用力扣韁，馬匹四蹄騰跳，帶起一陣陣黃沙，而王欽身形兀立，對這幾個跌落的強盜看了一眼，然後，極目展望，這才看出，來的強盜却是不少，黑壓壓的一羣，怕有四、五十騎之多，王欽心中尋思了一下，這一下，自己是惹火上身了，自己的天禽神掌，雖說精靈無比，這場面未免有了寡不敵眾之感，不過，再一尋思，憑自己這一身本領，毀幾個強盜，殺一殺他們的銳氣，阻一阻路，讓商隊人多走幾步，然後自己全身而退，看來還是有這個把握的。

何況遠處有自己弟兄，發覺自己不在，也能循踪追來，那麼，揣度形勢，却也不見得有什麼大不幸，心中一定，他一聲大喝：「賊子，你們好大的聲勢！」

那邊已飛來了一匹馬，但見馬上人是个虬髯大漢，身披大英雄盔，手腕下掛了一條馬鞭，雙目如虎，威猛非凡，躍馬飛出，來到了王欽面前，哈哈一笑道：「朋友，看你也中原人，為何阻住我們的買賣，莫非是有意露一手，以作引見之禮，要我沙漠虎收下你？」

王欽聞言，差點笑了出來，這賊首原來是沙漠虎，可是，這番話實是妙想天開，且有些一廂情願來的，自己那有這樣的心思，關中五俠在江湖也赫赫有名，豈能作這種沒本錢生意，剛叱叱罵幾句，沙漠虎却又說話：「朋友！中原地方有甚麼大對頭啦，迫得你站不住腳是嗎？這沒有甚麼，沙漠虎也是給人逼到了這裡，別看是一片大沙漠，却是大有財路，金銀珠寶、牛馬駱駝，嘿！真有些油水，不過，朋友，你想入夥，打了我的弟兄，這不算是有本領，來來來，你就與我的左右，明槍交戰打一場架，是好像的，沙漠虎不會虧待你。」

越說越放屁了，王欽暗想：「對頭是有，可也不是他們逼得自己走投無路，非要到沙漠地方來發財不可的，不過……」

突然，王欽又有一個心思升起，這沙漠虎在此，看來也不是一天兩天的了，他對這裡的地形很熟悉，何不收服了他，然行看機行事，真是好漢子，反清復明大事根本就不嫌人多，把他們引入了正路，何嘗又不是一件好事，就是他的手下，能留則留，不能留則去之，在這個沙漠之中建立一個基地，實也不是件壞事，想到這裡

恩，雖然心頭一震，疑鬼疑人，因為他在樹林埋伏，突施襲擊之時，以為劉大恩中鏢身亡，所以疑為厲鬼，但這驚愕祇是一剎那間而已，他一把抓住阮藍橋，一手掏出毒稜鏢，雙眼兇光直冒，瞪着劉大恩，好像豺狼似的，張口露齒，語聲陰沉的說道：「要是你再往前一步，我一枚毒稜鏢便拍入她的胸前，教你夫妻陰陽異路，永不聚頭。」

這的確是個重大的威脅，劉大恩儘管是武功高強出色的鏢師，這一回，却給李黑虎嚇住了，但驚嚇更厲害的是阮藍橋，她是不懂武功的少婦，面對面的給李黑虎攔腰抱着，他這充滿紅筋的眼睛，兇神惡煞的面孔，她有生以來不曾看見過的，怎能不嚇得花容失色，劉大恩眼見妻子之危險，便欲上前撲去解救，但阮藍橋生怕丈夫危險，叫道：「大恩，使不得，你的性命要緊！」

李黑虎初時還害怕劉大恩幾分，現在，他什麼也不怕了，因為手上擒住了阮藍橋，比什麼擋箭牌更好，於是，縱聲狂笑道：「劉大恩，你識相的，不要多管閒事，否則，你是不會好過的，眼前你的妻子就在我手中。」他邊說邊將身體移動，劉大恩何等機靈，已察覺他有詭謀，口雖不言，心中已在提防。

果然不出所料，就在他身子移動到適當的角度時，翻身一鏢扔出，快

如電閃，捷若流星，去勢甚急，可是劉大恩早有提防，並不懼怕，一彎腰，人如勁箭的衝去，砰的一聲撞在李黑虎腰背，那枚毒稜鏢，便從他背上掠過，喀的一聲，刺在牆壁之上。

李黑虎射出毒稜鏢，兩手空空，劉大恩再無顧忌了，使勁的一拳打去，結結實實的撞在李黑虎的左太陽穴上。

由於這一拳用力甚猛，集全身力氣於一舉，李黑虎縱然好武功也站不穩了，身軀像傾金山倒玉柱的，蓬然倒地，再也爬不起來，祇覺滿天星斗，耳似雷鳴，掙扎不起。

劉大恩沒有空閒工夫再毆打他了，將阮藍橋擁在懷裡，十分關心的說道：「好人兒，妳怎麼樣啦？」

阮藍橋雖然驚魂甫定，但躺在丈夫懷中，她那還怎麼樣，吁聲道：「險些兒嚇煞我了。」

周捕頭就在此刻趕到了，不用說，立刻上前將李黑虎擒住，扣上了手鐐，翹起大拇指道：「劉鏢師，你確實是個出色的大鏢師，這宗案子沒有你幫忙，勢必成為無頭公案，待會兒辦完了此案，設宴為你夫婦壓驚。」

劉大恩微微一笑道：「這個可不必了，但這一對姦夫淫婦，却要明正典刑。」

(全文完)

## 環球出版社精選介紹

**陸小鳳**  
**重出江湖**

**陸小鳳 兩集**  
(陸小鳳傳奇①)  
全套港幣 \$50.00

**繡花大盜**  
(陸小鳳傳奇②)  
每本港幣 \$25.00

**決戰前後 兩集**  
(陸小鳳傳奇③)  
全套港幣 \$50.00

各大書局、超級市場、屈臣氏、萬寧及各星島中心有售。



他是哈哈一笑道：「朋友！你就請吧！」

王欽的語氣才畢，就見有兩騎飛來，人未到，勁箭已到，「飆飆」連响，好勁的力，好快的連珠箭法，一人三支，一個是專射上三路，一個却照顧下三路，六支箭，就像組成一個極大的禁圈。

王欽哈哈一笑，靈鳥八式中的摩雲身法展開，但見一條黑影宛如一隻大鳥相仿，在這六支長箭中往來穿梭，拿捏得準，看得極清，避得極巧，身法極靈，六支箭就沒有一支能射中王欽。

可是，這些強盜之中立即响起了一陣驚叫道：「大哥……走吧……」

王欽身形才落，祇見沙漠虎面現驚惶之色，馬頭帶側，再也不說話的，向斜刺裡催馬而去，這些強盜也一個個呼嘯聲起，便四散逃竄，祇有四個隨馬傢伙飛奔逃命而去，王欽大為奇怪，這是甚麼理由，得問清楚，因此，他身一動，向那四個沒有馬騎的強盜撲去，馬比人快，這四個強盜又是心急逃命，本領又不如王欽，幾個起落，早已為王欽抓住一人，可是，這強盜祇一聲慘叫，雙手護住頂門，將頭直往沙漠中埋，王欽見了這個情形，心中大為奇怪，手一用力，就此將他提了起來，這傢伙為王欽抓起，面色變得十分蒼白，顫聲說道：「大……爺……你……看我可憐……」

吧……殺了我……別吸我的……腦……哇……這傢伙就這樣的哭了出來。

王欽聞得這話，心中就是一跳，莫非這傢伙把自己當作了那個幽靈？王欽手一鬆，沉聲問道：「你且定一定神，有話好好的說，為何你當是我吸腦的妖人！」

那傢伙一聞此言，他立即撲地就拜道：「大爺……你身法……不就是已說明了……就算你不是幽靈……可也是幽靈的一路……你……太像那個幽靈……」

王欽驚叫一聲道：「原來如此？」這一來王欽更得詳細的問問，面色一整道：「好！你怕死，我都可放你一條性命……」

那傢伙聞言，立即撲拜在地道：「多謝大爺……」

「祇是，你得詳細說出，你與沙漠虎來歷，及盤踞的地方，還有，這個幽靈的模樣，如有半句虛言，嘿……」

「是……」這傢伙一聲連聲的答應，王欽看了看這傢伙，乃是個年紀約二十上下的小夥子，心中不由一陣的難過，年輕力壯，甚麼不好作，却是當上了強盜，真有些可惜。

「小人是流落在這的孤兒，沒辦法，這才跟上了沙漠虎大爺，沙漠虎在十年前，已經出沒在這白龍堆中，初來時，聽說祇有三個人，這幾年來，却被他發展到有百來個弟兄，專門對

相熟，並且……」

這小強盜却哭了出來道：「大爺……你……別把我當禮物的送上他的門……我……給你作奴隸，作牛馬也成，祇是，別……」

王欽看看他的行動，聽了他的話，就知道他們這一批強盜，對這個沙漠幽靈是十分害怕，想到這小強盜對這地方的途徑熟，却是個有用的人，因此，他笑了一笑道：「祇要你不說假話，以後能作個好人，我非但不來害你，還可能保護住你，不讓你慘死在幽靈的手下。」

小強盜一聞此言，立即「咚咚咚」的直叩了好幾個响頭，王欽命他起身，又問明了他的姓名，才知他叫包黑子，王欽就令他跟在自己身後，現在，他得去找其他的人了。

包黑子現在是性命要緊，他可真怕自己慘受吸腦之痛，對王欽是亦步亦趨，突然，在西側的一個土山後，傳來一聲極慘慘的號叫，又聞得馬蹄聲响，離開王欽與包黑子有十來里路程的地方，如飛一般，竄出七騎馬來，馬上人乃是一色的紅邊黑衣的壯漢，背插鋼刀，手中有一個極油膩樣似木條一般的東西，王欽看得明白，這幾個正是三連宮的侍從，三乾火幽大陣的徒弟，他不由一陣奇怪，而在這批人身後，却有一條白影，其疾如飛的追出，包黑子一見這條白影，嚇得四肢抖戰，顫聲悲叫道：「幽靈出

現……幽靈出現……」

王欽一見這白影，面上神色大變，身形一動，剛想撲上阻止此人，這白衣人一見王欽飛來，他是停得一停，突然，就聞得一聲極淒厲的尖叫，身形一扭，好快的身法，他是向來處飛去，王欽那肯放過，怒叫一聲：「你原來在此……」

王欽身形極快，可是白衣人的身法比他也不差，待到王欽趕到這土山之下，還想穿過峭壁，跟踪飛追之時，一股勁風已由他左側擊來，王欽不免身形一定，右掌抖出，就勢一掠一抄，身子如飛鳥一般的掠出老遠，回頭一看，祇見一個身穿大紅袍的禿頭老人，胸前有一大片血漬，抖戰着雙掌，還想作勢撲來，此人正是三連宮中的主者神火法王。

王欽不禁大為奇怪，想不到這個北邪門中的祖師，今日會弄得這般模樣，可就不知那人將他擊成如此重傷？王欽就想乘機將其除去，免得將來受他之累，可是，一聲暴嘯，一支綠黝黝的火光，已向王欽面門射到，王欽一伏身避過，就勢竄前，轟的一聲，火光迸起，桀桀怪笑聲中，一條虹影飛上，大股勁力直擊王欽之下盤，王欽看清來人，竟是三連宮中的幽火法王，一道微帶弧形的火龍梭，已跟住了王欽飛來。

王欽不由大吃一驚，暗道：「不想又入了三連宮的埋伏。」連忙雙掌一分

，勁力撞出，想擊開那火龍神梭，不想一串爆炸聲火光隨起，剎那間，王欽就被困在這個火圈中，王欽早就知道這三連神火其中有毒，上次已吃過了虧，這一次，再也不能上這個當，身形一動「靈鳥飛天」，將身子硬生生的拔高數丈，在半空還想再提一口氣勁，用「靈鵲渡銀河」的身法，一折一彎，掠出這個火海之中，可是，又一聲怪嘯，勁風突來，三點綠星向王欽之中門擊到，王欽大吃一驚，內力一窒，無法施展這個身法，身子就得往這個圈中墮下，再想兩次翻出，却是沒有這個可能了，王欽的心中大為焦急，而身子已向火海中直落，脚下已感灼熱，王欽暗叫一聲：「吾命休矣！」全身一熱，人已入了三連火所化的圈子之中。

王欽為三連宮中的三個法王用了這一手，將他迫入火圈之中，王欽不肯就此送命，但是事到如今，他雖然雙掌頻揮，將身外的火勢擋開，可不料三連火中藏迷香，又加上三連主者見將王欽入困，這神火與六陽幽燐丸不時發射，王欽一人雙掌，無法衝突，再說這閉氣之道若一時半刻，尚可支持，時間一長，實在是無法抵禦，迷香吸入，立即軟癱，而火已經開始向他燒來，王欽一陣迷亂，就此暈倒在火中。

三連宮中之人一見如此情形，就以爲大功告成，神火法王雖然身受重

傷，想他的三連功，功力不弱，又有兩個師弟的挾護，無甚不便，見王欽入伏，他是哈哈一笑道：「本以為用來困住這個妖人，不想來了這個替死鬼……」一陣怪笑，身形激動，還想抖幾枚幽燐丸時，一聲極淒厲的長笑傳來，一條白影，其疾如箭，投入火海之中，却也怪，這麼厲害的三連火，為這白影一落，就此嘶嘶連聲，變成一絲絲的烟升起，火却是沒有了燄頭，無法再逞兇了。

這突然的變化，而且令人難以置信的奇蹟，別說三連宮中的人物不相信，就是那一條白影他也是驚訝莫名，說實話，他之所以縱身竄了下來，他是抱了葬身火海的企圖，想不到他人才在火中，依稀感到胸口有一些寒意透出，火炎紛紛熄滅，他不由大為高興，不過，當他看到仆身在地為火灼傷的王欽時，眼中不由自主的流下眼淚，一伸手，就勢將王欽抱起，一手按住胸口，面色微變，看了王欽一眼，就此一聲淒厲長叫，身形一動，五指如爪，向神火法王撲到，神火法王以前曾經吃過此人的大虧，不知他是何等手法，一爪一個，就手那麼一推，這一推，將這個神火法王推得口噴鮮血，現在，他又是這一招，老賊那肯再上這個當，連忙「嘿」一聲長嘯，身形一避，不敢硬擋，可是，白衣人已拚上了命，這一爪，用了十成功力，照例神火法王身負重傷，極難

避過這一爪，向幸老賊康天錄在一邊護衛，盡力上前一架，立聞「克察」一聲，又是一聲怪叫，康天錄的雙手已為白衣人一抓，爪力直壓其勁無比，就此齊手腕間折斷了。

康天錄雙手一斷，痛得眼前發黑，而白衣人又是一推，「嘿」的一聲，擊個正着，康天錄在兩面重創之下，口中鮮血直噴，跌出老遠，而三連宮中三個法王，看出情形不妙，一個抖出一枚火龍梭，一個則打出大批神火彈，火勢一起，可將白衣人阻一阻，毫不怠慢，挾了神火法王及康天錄向外直竄而出，白衣人見三連火又起，他未免呆了一呆，待到發覺火勢不能上身時，這四個老賊却已不見踪跡。

他凄然一嘆，身形一動，來到王欽身邊，一手將他扶起，可是，王欽面色如烏金一般，氣息微弱，白衣人不由得一頭埋在王欽的身上，大哭起來。

「你呀……」白衣人只叫出三個字，以後就只有哭聲，聽一聽清楚，這哭聲還是個女人來的，再看一看清楚，對了，長髮披肩，一身白麻衣，身材窈窕，實在是個女子。這人又是誰？風聲中，傳來幾聲尖哨，白衣人突然震醒，她也不敢怠慢，抬起頭來，看了看四週，啊呀，此人的一張面目生得萬分俏麗，長眉毛，大眼睛，皮膚雖因沙漠中的太陽及風的吹晒，顯得有些黑，但是，依然光潔細膩，



實實在在，是一個極美的美人胚子，啊呀！不對，這白衣人剛才不是有人稱她為「沙漠幽靈」來的，沙漠幽靈如是一個吮吸人腦的兇殘惡魔，難道這樣的一個美人，竟有這樣狠毒的心的腸！那麼，王欽落在此人手中，豈不是性命難保？這却是不得了啦，何況，白衣人聞得連聲尖嘯，她是面色一變，一手托住王欽，身形一動，真像幽靈一般的輕疾，一利那，就已飛出老遠，一眨眼已不見了踪跡。

不一會，這土山之下，出現了幾個人，正是關中五俠中的海靈峯、華鳴風、簡赤霞及白誌，還帶了個廿多歲的傢伙，這傢伙正是那個包黑子，包黑子結結巴巴的在敘述剛才的事，他飛行功夫沒有王欽的強，但也見到不少人由這崖下竄出，當然，他最看得清楚的是，在山上，有一個白衣人，因為他在遠處，可以看到山頂一切，更看見這白衣人由山頂飛下，然後，他就說不上來。

當簡赤霞將他擒住之時，他正躲在一個沙窟窿中，渾身抖戰，簡赤霞發現是個人，將他提起，問清來歷，包黑子就說出王欽的前事，四俠不由大驚，連忙飛入山崖之間，發覺這裡有着火燒的遺跡，還有些人跡，四人大為震驚，四處一搜索，毫無跡跡可供參閱，據包黑子的話，分明是這個幽靈將王欽帶走，這該如何是好？

白誌呆在當地，想不出個好方法

來，簡赤霞主張搜找，可是白龍堆縱橫數百里，偶或可以看見些土山、沙崗，或者有些沙漠中的柳樹外，甚麼也難有，昨天又變過了一次天，還可能再逢惡風襲來，簡赤霞的主意便被打消了，太陽開始在下山了，本來風已經夠大，漸漸的更強，四俠無可奈何的走了回頭路，雖說如此，心中依然在掛念着王欽的安危。

回到老回子的店中時，天色已經開始黑了，人又多了起來，笑聲、話聲、煙味、酒味，混成一片，四俠進了門，四處一看，只見狄氏兄弟在一起，與老人家滿臉愁容的在盼望，一見四俠歸來，雖說帶了一個陌生人——包黑子，不過，卻少了兩個，在現在的情況下，買少見少，乃是大為不祥，狄非凡與非邪自然的有了一陣驚惶。

當夜，他們胡亂吃了一些東西，然後，就得有計劃以後的部署，不過，少了兩個人呢，一個是王欽，一個是藥夫子，王欽是被證明為那個沙漠幽靈帶走了，藥夫子呢？總該等他回來再說，白誌發覺有些不對勁，他只能先提出！如果藥夫子今晚不回來，明天一早，四人就用包黑子作嚮導，帶了大伙兒入白龍堆詳細搜查，即使再碰到了三連宮，或者是清廷人士追擊，也只有一拼的了，如果藥夫子回來，那麼，四俠就結伴而行，讓藥夫子守住狄氏全家，明天，將狄氏全家

送往回子的帳幕中去，好，這是個沒有辦法之中的辦法，他們就這樣的決定了。

但是，他們的計劃才停下，準備安寢之時，這個蒙古包突然一開，鑽進一個四十來歲的紅面大漢，來到「包」中，遊目四望，看了一遍，然後哈哈一笑，身形退出，白誌不由心中一動，海靈峯身形已起，向外就走，想去追蹤這個紅面漢子。

不想突然來了一隻手，將他一阻，一個身軀高大，身背一個長大包袱的大漢出現在海靈峯的面前。

海靈峯一見此人，不由一震，但見此人滿面虬髯，根根發赤，露出一張大口，大概是在笑甚麼的，對海靈峯道：「朋友，咱們不必驚動這些不相干的人，前面有咱們的陣仗，深知關中五俠是個响噹噹的漢子，絕不是畏首畏尾，作出來尾巴一走的沒料事情，今晚三更，在白龍堆叙叙。」說畢，這老人是一個轉身，向前疾馳而去，海靈峯心中又是一震，暗道一聲：「看來是避不了啦！」

他回身入帳，看了狄氏兄弟一眼，然後沉聲對華、簡、白三人道：「清廷的高手也已追蹤而到，唉！就是為這些事故一拖，沒法脫得了身，目下，我們是人手越來越少，想走，實在是無法可走，拚又是兇多吉少，既然如此，我們也祇能死中求活，不必再等藥夫子，更不必找大哥的了，就在

今夜，駕了車，將狄家帶上，走一步是一步，能夠突出重圍，當然最好，否則……」他搖了搖頭道：「白龍堆就是關中五俠的葬身之地了。」

當下就由狄非凡入了內裡一個小蒙古包中，將他的母親及那小兄弟領了出來，這一架馬車，雖說有些毀損，不過，今天的中午時分，早已有洪敢當與他的兩個侄兒，取來些木板等物，草草的修補一番，至於兩匹馬，本來也是委頓不堪，自從藥夫子給牠們吃了些藥後，又經過了一大段時間的休息，全已復元了，在木柵中，就由洪天民把車架好，在三更時分，簡赤霞施展了輕功，潛入了另一帳幕之中，找到了老回子，放下一些銀兩，作為住宿費用，然後，會同所有同伴跨上馬匹，狄氏一門在那架大車上，駕車的是洪敢當及兩個侄兒，本來王欽的馬匹，就讓白誌及這包黑子騎了，悄沒聲的，馳出了這個地方，向白龍堆那面疾馳而去。

現在，可以說是走一步，有一步的危險，黑夜裡，白龍堆中的風沙，更為驚人，並且這異聲如潮，令人有了不勝其威脅的感受，甚麼魑魅魍魎，吃人妖魔的故事，全給他們想了出來，一團團的風沙撲來，就像是有了鬼影幢幢，馬匹有幾次發出焦躁不安的表示，又跳，又叫，如果這些人不是騎術精湛，又加扣韁有力，真可能給弄到行不得也哥哥之嘆的地步了，

雖說他們努力控制，驅策前進，但是，這情形的確夠狼狽的了，在三更已過的時分，也就是說，這一行人已走了一個多更次了，尚幸白龍堆今晚沒有甚麼大變化，走得就算困難點，都也走了不少路，一望無際，土崗，小山，黃沙，除了他們一行人外，連個活東西也看不見，這景況，真是淒涼。

海靈峯是一馬當先，突然，在前面的十來丈遠，地面突然起了變化，宛如突然的陷了一個坑般，出現了一個地窟窿，一連又是幾聲响，一個連一個的地窟窿出現，海靈峯一見此情形，就知道有麻煩，一收韁繩，後面一騎飛來，正是老五白誌，帶了一個包黑子趕到，包黑子一見這土窟窿，他已驚訝一聲道：「這東西就像土撥鼠那樣打地道……」

不料，就在這利那間，四面八方俱出現了這樣的土窟窿，一個極大的四方形，將關中五俠及那架大車圍在當中，白誌等人早已看出不妙，還是這個辦法，將大車招呼過來，四匹馬就分東、南、西、北四面站定，看視這土窟窿的變化，半晌，却是毫無動靜，包黑子大為奇怪，剛想跳下馬背去看個究竟，白誌一聲怒喝道：「留意……」包黑子一震，耳邊便聞得一陣急驟馬蹄聲，分四面而來，包黑子已可以看出來了，在那沙崗蜿蜒，隱僻之處，出現了不少人馬，一個個催馬疾

馳，向那沙窟窿處投到，將近到達沙窟窿之時，一聲怪嘯，一條條人影，其疾如箭，姿勢很美妙的，向沙坑中竄落去。

白誌一見這些人馬，心中又是一動，就知這些人正是三連宮剩餘的黨徒，這一次不如上一次的人多，不過，聲勢依然不弱，突然明白，他們預伏在此，還是用上了上次三乾火幽陣法，將自己一行人來個一網打盡，這土坑乃是計劃之一，看來定有能手，暗伏沙丘之下，包黑子所說的土撥鼠打地洞，莫非這賊子有這樣的能力，在地底行動，學了土撥鼠的方法，打出這一圈土坑來困住自己一行人，如果這樣，用了如此方式，再將三連宮中人物，藏在這個土坑之內，發出這種厲害的暗器，這却是很難防禦，思議及此，他是不再怠慢，當這些馬上賊徒縱身入坑之時，他一聲怒吼，匹馬飛出，手一抖，十多支金錢鏢勁風如箭，青光如長蛇一般打出。

不料「築築」一聲長笑，在那土坑之中，突然伸出一顆大蓬頭來，包黑子因突然見到這怪人，當了是沙漠中之怪物，差些兒就從馬背上摔了下來，待到看清形狀，他不由更是倒抽一口涼氣。

原來，這蓬大頭是個相貌極醜的老者，亂蓬蓬的一頭長髮，頭上頭髮滿沾黃土，一對碧眼閃閃生光，大鼻闊口，怪笑之時，露出幾枚零落不齊

的牙齒，領下無鬚，身形一起，大袖一抖，就此將白誌打出的金錢鏢撞開，然後，又聞得築築一聲怪笑道：「白老五，等火神老爺請你歸天吧！」語聲才畢，身子一沉，已下了這土坑，以作掩藏之用。

白誌還想衝過去，匹馬飛出，但是，後面還有一輛大車，以及三位兄長，該如何辦？白誌不由嘆一聲，一抖馬韁，回到車旁，在那邊，又聞得得幾聲呼嘯，勁風突來，奪奪幾聲，白誌聞得東邊傳來幾聲狂笑，又有一陣粗獷的語聲道：「關中五俠，名不虛傳，竟然在三乾火幽陣中脫身，我弟兄遲到一步，不克親睹諸位的好身手，真是錯過眼福，尚幸三法王的火器尚在，火幽陣還可以再一顯威力，就煩各位，再顯神通，以供敝兄弟一開眼界如何。」

語聲才畢，四面又聞得一陣陣刺耳嘯聲，火龍梭已在白誌面前掠過，坑中的暗箭如雨，一枚枚挾了勁風捲入，白誌暗叫一聲苦也，而火勢已起，烈焰冲天，包黑子首先為火中所藏的迷香所中，一個頭昏，翻身倒栽馬下去，白誌雙掌一迸，一股勁風抖出，將這怪火逼出丈來遠。

但是，三連宮中的徒黨那肯放鬆，一枚枚的火龍梭飛出，六陽幽燐丸，三連神火彈激射而出，一聲輕微爆炸音响，一股股怪火升起，本來，這三連神火彈乃是一種用邊地所產黑石

精英所製，經久耐燒，火力極猛，這一次，又是用了加多一倍的份量，火圈子又大，燒得更為燦爛，在這圈子中，就像一隻大洪爐一般，關中五俠也難支持，這就不用說大車內那些文士婦孺，若不是為迷香所中，老早是不耐烤烘而亂竄亂撞的了。

一聲聲馬嘶聲傳來，這聲音又淒又涼，馬也難耐這火烤，當然，也抵不住這迷香入體，開始癱坐地上，白誌早已飛身落地，上了這輛大車，情形萬分危險，而面又有人影飛上，看一清楚，乃是簡赤霞，不一時，海靈峯與華鳴風也已站在這大車頂上，四人以背相對，分四面，各以本身功力，閉住呼吸，一掌一掌抖出，還希望用他們多年苦功以阻惡火，但是，這圈子越來越小，白誌且已感到一陣煩燥，這因為時間不少，閉住呼吸只能暫短時間，就算用龜息之法，也難免這三連神火彈中的迷香潛入，何況在火烤煩熱之時，總得有些吐氣調息之時，口一張，迷香就會隨了火烤而入，火圈子中，時間一長，毒潛內經，這就微感四肢酸軟，其餘三俠也難支持，這形勢是越來越危險，就在此時，遠處傳來一聲厲嘯，又有一陣長笑，只見兩條人影，其疾如箭地向自己這一面撲來，其中一個白衣人，長髮飄拂，首先搶入火圈子中，當其竄入之時，火坑之中飛起一條高大人影，一聲怒吼，一條丈來長的黑影，向



這個白衣人攔腰擊到。

白衣人來勢奇疾，也知道火坑中定有埋伏，不能讓自己如此容易的闖入，週身早已將功運遍，一見黑影撲到，他是一聲怪笑，左手一揚一格，右手五指如爪，直向這人的頂門抓到，這高大人影手執一柄獨腳銅人，出手奇疾，勁力如山，不料這白衣人在這沙漠之中潛伏數年，爲了心憤學功入邪，無法見心上人一面，十分悲憤，這數年來，爲了想將一身邪功化去，吃了不少苦，也毀了不少強盜，邪功非但沒有化去，反而將功力增強了不少，她那摧心神爪，其力能直透精鋼，強勁無比，這一柄獨腳銅人，雖說兵器沉重，神力非凡，不想爲這白衣人一掌推橫，一爪直落，這持銅人的高大漢子，乃是東北有名的神力天王，外門功夫已到超凡入聖地步，想不到一出手就爲這白衣人的一手推橫，而頂門又感一股寒風直下，其力竟有吸力，將自己的頭部向這動力之中撞去，神力天王不由大吃一驚，一聲怒吼，雙手一用勁，強將銅人帶回，一招「天門大開」，迴招相護。

不想這白衣人一爪出手，身子如幽靈般一個翻身，借力使勁，其疾無比，一按一壓，變爪爲掌，用了神勁一壓，自己則借勁使力，人如一枝箭般，直竄而入，神力天王雖說強收回招，用了兵器以護頂門，可也料不到此人變爪爲掌，抓力變爲壓力，就此

將他直壓落入土坑內，這一交摔得不輕，尤其是這一陣壓力，壓得他眼前發黑，神力天王心中大吃了一驚，這怪人有這麼大的動力？耳邊又聞幾聲驚叫，神力天王不免強打精神，張開雙眼一看，這可令神力天王陡的一震，這是從何說起？

原來，這火圈子，自從這白衣人一入圈中，就見他身形疾勁，就勢轉了一個圈子，而此人飛到那裡，這猛烈的火勢就爲這人宛如有邪法一般的撲熄，又聞得西角傳來幾聲怪叫，神力天王身形一動，竄出土坑，眼前就有幾條人影揮手，一個矮瘦老人在那裡大顯身手，這幾個三連宮侍者，就被其不知用甚麼手法，一個個爲其抓住摔出，神力天王不由暴怒，身形一動，手執獨腳銅人向這老人擊到，神力天王手中的獨腳銅人，乃是件外門兵器，獨腳乃是手握之用，全身如人，雙手交拱，在那人頭之上，有三柄兩面開鋒的尖刀，這三柄尖刀，既可作刺擊之用，又可當作鎖奪對手兵器之用，端的是厲害無比，更何況這柄銅人其重逾七十公斤，一舞動，怕有千萬斤之神力，這瘦老人身材不高，就算一身本領，可也無法抵禦這樣重力的狙擊，不料，這老人一見神力天王，一聲厲喝：「蒙天都，你好好大的膽子，敢來攔阻老夫！」神力天王蒙天都一招出手，爲這老人一聲怒叱，他就此看清楚了這矮瘦老人面目，不

由大吃一驚，怪叫一聲道：「是你……」

這一聲叫，聽來滿含驚怕之意，看來蒙天都與這矮瘦老人是相識的，但是，又聞幾聲怪嘯，四條人影如箭般的飛出土坑，一聲一聲的厲嘯中，竟然分了四面投去，其疾無比，離開這當場極遠，老人一見這四人，不由仰天一陣大笑，道：「原來是四方土地還活在世上，老夫目下因有要事待辦，也不來對付你們，總之，嘿嘿，你們的報應也就快了！」

三連宮中那些黨徒，本來就由蒙天都與這四個大頭怪人率領，帶了三連宮中重物，由這四個怪人，號稱「穿山惡鬼」的龔氏四怪，打通地道，圍住眾人，然後，用三連火幽大陣對付他們，本來，這個方法乃是極陰狠毒辣，如無意外，這關中四俠與狄氏一門，勢必被火陣所困而致死亡。

想不到，半路殺出這兩個怪人來，一個是藏有專剋烈火的天寒神珠，一個是在二十年前，毀家出走的邪神，在這兩個能手的交相配合下出手，就此將這一個包圍圈硬生生的解了。

龔氏四怪對這個矮瘦的老人本是相識，而蒙天都更是深悉此老之本領爲人，二十來年不聞信息，那料到會在這極邊的沙漠地區出現，想這老人，當年外號邪中之神，武功技藝出人意表，蒙天都之師父——長白山天池

老人——這樣威力無窮的風雷變形劍，在這老人面前，交手不滿十回合，就讓其劈手奪去天池雙寶白虹雙劍，這份身手豈是自己能與之相抗得來的，因此，他是不得不先行退下，以免衝突一起，沒來由的跌了個灰頭土臉，却是太過糟糕……

\* \* \*

至於那老人，也因別有要事，雖見龔氏四怪和蒙天都率了這麼多的三連宮中門人，用這樣陰狠的陣法困住關中四俠，還有這一家無辜弱士孤兒，照他以前的脾氣，怕不爲其打了個雞飛狗走，一個不巧，真的須有幾個人喪生在土地上，現在，他見蓬車無恙，賊黨亦爲其聲勢所懾，紛紛後退，他身形一動，來到大車之旁，那長髮人正在一個接一個的餵藥丸，白誌一見此人，不由面色大變，而簡赤霞、海靈峯、華鳴鳳等也已醒了，一眼看見此人，個個面色難堪，白衣人是微嘆了一口氣道：「四位兄弟……難道就這樣的鄙視於我……」

白誌身形一起，沉聲問道：「王大哥呢？」

「他正在前面我的隱居之處靜養……」白五兄，我並不是不知你們的好意，只是，我所習的秘魔陰錄，乃是至邪至狠的心法，一纏上身，就無法解脫，若不依法而進，就只能發狂而死，逼不得已，才作出這樣的兇狠行爲來，白五兄……我……目下天幸

見到了我生父……看來，有希望能擺脫這詭魂秘魔，摧心神功之累了。」

白誌聽了這番話，不禁搖頭嘆息道：「唉！郝家妹子，妳累得大哥好苦。」

白衣人一聞此言，不由淚下如雨道：「白五兄，說出來，你也不能相信，當欽哥被困入伏，我就抱了以身相殉之意，咬牙自投火圈，想與他同歸於盡，不想，這天寒珠竟具剋火之能，非但不死，反而救了欽哥一命，可惜，他也爲毒火所灼，傷勢依然沉重，我抱了他奔入我隱居之處，正在一籌莫展之時，不想，來了我那生身老父，他，將他救了回來……」

白誌聞言，不由大爲奇怪，追問一句道：「妳的生身父親，那天魔郝慶？」

旁邊却傳來了一聲微嘆道：「此事不忙，速速將人馬車輛驅入我那苦命女兒的山洞中，看來，這白龍堆的柳沙谷，可以作你們暫時隱跡之地，走……」

關中四俠一聞此言，看清楚，正是那個藥夫子，更是奇怪，但是，這件事也不是當時可以說得明白來的，既然如此，在藥夫子料理之下，將人馬全給救醒，連那個包黑子也算是一份子，在老人與長髮女人引路之下，曲曲折折的向前趕去，在天色微明之時，才來到一個有些石擋風，且有一灣清水，幾株柳樹的地區，可以看得

出，這地方，也着實費了這隱居人的一番心血，能夠在這沙漠之中，找到這樣一個的地方，真是不容易。

當下，來到一個山洞之內，祇見那地方打掃得也算清潔，而一張石床上，躺着一個黑衣人，正是那個大俠王欽，關中四俠連忙走過去，探視一番，祇見王欽靜聲隱隱，分明睡得極濃，那白衣女子看了他一眼，眼中不覺又流下淚水來，那邊走來一個大姑娘，正是狄非雲，狄氏一門見了大小姐，全是一番欣悅，可就弄不懂，那女人爲甚麼要搶走這位狄非雲。

老人却對長髮女人道：「孩子，妳也不必傷心，總怪是我做爹的不好，唉！惡賊果得我好苦呢……如果不是我瞧妳生得像妳娘，依妳這樣的聲勢，可就能爲我的大衍七星神掌斃了……唉！這樣死了，可就有多少……」

長髮女子泣不成聲，白誌等人早已聽出話中有意，到此地步，就不得不有個詢問，因爲他們與這個白衣女子相熟，老實說，王欽就差些爲了她而弄得神經失常，險些送了性命，他們雖知道，大哥是十分愛這個女子的，祇是，她行事陰狠，出手殘忍，又加上最後的一段時間，時時毀人吸腦，行同厲鬼，爲大夥兒發覺，這才與之反目，王欽當時就打了她一天禽掌，她是吐血而去，王欽却是在這時候，大哭了起來，非但不追，反而讓她

安然脫身。

從此後，雖說他依然與他們一起行俠江湖，與清廷人士作對，不過，他是無法能靜下來，當他一靜的時候，就能無緣無故的發脾氣，莫明其妙的痛哭失聲，當然，他是想起了這一個貌美如花，心思靈巧，武功高強的心上人來，不料，今天，却在這邊區沙漠之中再見，從她的言談神情看來，分明她對王欽也是舊情未減，愛念未消，但是……她是個習這樣兇殘功訣的魔女呀！關中四俠有些胡裡胡塗了。

可是，當藥夫子說明了來歷，令他們更是驚異，當老人說出自己就是在四十年前以乾坤一邪的聲名，威震天下的孔華陽，在二十年前因事而毀家出走之人，而他毀家的原因，就是他中年所娶的妻子，美魔女易珊兒不守婦道，竟然與他的門徒笑面神童郝慶勾結成奸，拿了老夫珍藏秘笈及十三枚碧玉環，並且抱了他所生的才滿週歲大女兒私奔，孔老受了這個極大刺激，不由萬念俱灰，本來，他是想四處找尋這一對狗男女的行踪，可是，反過來一想，他是長嘆一聲，飄然而去，中原地方，他是再也不想逗留，就來到了這沙漠地區，爲了懺悔以前，他寧甘受苦，東奔西跑，專門找這一班在沙漠往來的生病人治病。他是天下有名的天巧星，醫道極精，在這多年來，爲其救愈的病人不知幾許

，而孔老是將這以前的創傷，就用了這樣的方法，慢慢的忘記了。

但是，他依然有份感情在，易珊兒的笑聲音容，還是牢牢的刻在他心內，而且，他想到她雖然帶走了不少東西，可是，這一部他仗以成名的大衍七星秘訣，還是留在原處，這書乃他以前爲了仗義幫助一魔教前人，此魔送了他一部赤魔血焰經，他倆沒將這本東西取去，這可看出，他們不想與自己作對頭作到底，祇是爲了情之難捨，自己又是生得不大體面，年紀又有懸殊，這……想到這裡，他反而代易珊兒辯解，雖說妻子跟人私奔，對他是件難堪的事，時間一長，他是有些難過，更有些痛惜他倆了。

今日，他是爲了救人，這白龍堆沙漠之地，他是非常熟悉，爲了五俠出外踴躍狄非雲的踪跡，他就此搶出了一步，直搜出了老遠，結果爲他發現幾具頂門中空的屍身，這分明是有魔教中人，用了這血腦練功，他不由心中一動，風聞這裡有一個沙漠幽靈，出手極辣，不過，祇是專門對付那些爲非作歹，如沙漠中的大盜沙漠虎等人，老人天性孤僻，而且因與魔教中人有往來，又見殺的全是壞蛋，心想：這些人撞上了自己手，也得送命，假手於此君，也是不錯，不過，當他能與之相遇，總得有幾句告誡，希望他不可太過濫殺，再說，練這門邪功也不太好，一個不巧，功運入偏，



就能毀了自己，老人一則是懶，二則有了姑息，所以始終沒與這幽靈會過面。今日，爲了狄氏少女之事，他不由有一陣震動，莫非這傢伙練功練入了魔，要用這七陰一陽的大法，這可不對，得救這無辜少女，因此，他惟有在沙漠中窮搜此人的踪跡。

不想，沙漠幽靈出沒無常，而且，他盡研魔教秘笈，對於風砂狂飈，却有異尋尋常的抵抗力，並爲其在多年的訪搜下，發現一處極隱僻的所在，這地方乃是白龍堆中心，四處有天然的土丘，作了屏障，有本領的人也須待風沙停止之時，才能發現，何況，沙漠中因狂風、暴雨的關係，時時能改變地形，這裡又是沙漠中心，更是不用說起，可能一日三變來的，不是這位幽靈，精深分潛物跡，還加上自己埋伏的路標，也不能認得準，找得到。

老人走了一大段時間，他身形極快，功力又高，這風沙甚麼，對他當然不能算是有甚麼困難，何況，今天不能變天，在他身形疾動之下，差不多已兜了一個大圈子，而沙漠虎這一批人，若非爲其發現，就沒法子見到這幽靈的潛伏之地。

突然，他發覺有些火光冲天，他心中一動，知道有了三連宮中的傢伙在搗蛋，連忙趕往一看，發現火勢已熄，有一白衣人，長髮飄拂，挾了一個黑灰大漢，向白龍堆中心奔去，身

法奇快，老人一看就知，這人可能是幽靈，又見他挾持的是王欽，心中更爲震動，莫非這幽靈真的煉甚麼七陰一陽的極陰毒的魔功不成？老人也不能等待，身法一動，緊緊綴在此人之後。可是，這幽靈身法之輕，姿勢之美，令老人也有一陣心震。

可是，幽靈却因心中有事，老人的身法也是輕靈非凡，令他不能發覺，一入自己隱居的洞中，老人已追到，聞得幽靈在幽幽的訴說，突然，聞得一聲哀叫，幽靈回身而出，其疾如風，這一來，就此與老人相遇，老人一見幽靈之面，不由一震，眼中閃出異樣光彩，而幽靈一見老人，一聲怒斥，飛身就是一爪，老人看得清楚，這是赤血錄中的大摧心爪，又是一陣奇怪，而爲了對付這魔教中的無堅不摧，無固不毀的殺手神招，不得不將他仗以成名的七星元運神勁、大衍神功展開，雙掌一翻一抖，一股其強無比的天元神力撞出，將這個幽靈差些震斷了雙腕，幽靈做夢也想不到，在這個地方會碰到了這樣的能手，她一聲長嘯，老人心中又是一動，這嘯聲好熟，而幽靈以爲老人是個對頭，情急拚命，老人一沉聲，展開大顛倒，七星神訣，將幽靈連揮了七交，然後，老人出聲勸阻，又問了一聲：「兀那女子，與天魔郝慶是何淵源？」

幽靈聞言，不由一聲悲慘叫道：「你問此人作甚麼？」

靈扶了起來，滿面慈祥的，對孔秀秀看了一眼道：「姓生得真像妳娘……」

「爹……你就饒了我娘的過錯吧！她自從我懂事以來，她一直在痛苦之中，她始終記得你，又對我再三告誡，女人家就永遠不能作錯一件事，一件錯事，能令男人恨妳一輩子，她要我正視她的錯失……爹……那個王欽……孩兒也是對不住他啦……他現在身負火傷，看來是危在旦夕，他一死，爹……我也難活下去……了……」

老人聞言，恍然大悟，怪不得王欽一直在恨，有些失常之態，並且，提起了天魔郝慶，他有憤恨的表示，原來，他是恨這一門狠毒的魔功，而女兒是習了這門赤血魔錄，不是這樣用血腦融化本身功力的流竄，她就能發起癲狂，或者身死，這赤血魔錄就是這樣的厲害，也是如此的陰狠，自己就是沒有修訂這魔錄，將這個法門用其他的方法，化去這種邪門的狠毒之質，還未暇，就出了這件傷心之事。想不到這件事，竟然牽累了他的後輩。

孔老人不由悲從中來，攙住了他的女兒，柔聲說道：「以前之事，既然已過去，就當它們全都死去了，再也不必記在心頭，天幸咱們爺兒倆又在這樣的情況下見面，以後，我總能將妳所附的狠毒的魔質化去，那麼，王欽也不能再有不忿之意……上一輩已

老人淡淡一笑道：「老夫與他有些事得商談。」

「他已死了，爲武當門中，大俠劉心遠所殺，我娘臨死之時，對我說明，要我習成這大摧心神爪報仇，他……他也算是我的爹……」

老人聞言，心中一陣戰抖道：「這是甚麼說的，父親也有算與不算來的……」

幽靈伏身在地，又是一聲厲聲道：「關於甚麼事？」邊說邊已騰身而起，向這老人迎面一爪，老人心中有事，他對這幽靈有一種異尋尋常的感情，身一動，一個星掌，將他又擊出老遠道：「沙漠幽靈，老夫此來，就是怕你煉功入魔，有傷天和，特來告訴於你而已，如你有心改過，老夫却可以代你過這一關，莫要不識好人心，得罪了我，抖手一去，你那大天魔血影神爪，就算再多毀幾人，還是沒法練成，時間一長，走火入魔，重則發狂，輕則不能行動，這卻休來怨我……」

幽靈聞言不由哭了出來，悲聲問道：「前輩，你……你究竟是誰？那能知道這赤血神錄如此清楚？」

老人這才長嘆一聲道：「老夫久已不用真名，不過，這赤血神錄本來是我的東西，老夫有心想將之修訂，唉，這件事，你年紀不算大，說出來，你也不能明白，總是，我是知道這神錄，也明白其中的利害，聽不聽在妳，如果妳肯聽我說，讓我帶你去，你

，看來這王欽是實有過人之處，否則，他的女兒不會如此死心塌地，言談之中，這樣的關注。

他醫治王欽，火傷實在太重，雖說老人精通醫道，也費了不少手脚，才算將他的傷痛制住，安穩穩穩的睡去，孔老想回店中報信，半路上遇見了一場激戰，這就將他們一行人引到這裡。

這件事真相大白，關中四俠不由欣喜如狂，老實說，他們對孔秀秀本有一份敬愛之意，而更知王欽心中，何嘗片刻釋懷。老人的來歷一明白，當然，將來的魔功可以化解，王欽就可能心願得償，再也不會無事白端的發神經，良友關心，見他們能成眷屬，好朋友的心中不免大爲興奮。

本來他們在就心避居之地，有了這個地方，暫時也算解決，以後，就靜待王欽的傷勢痊癒才說。

而孔秀秀在其父關懷之下，大家有了個安慰，想不到二十年來的飄蕩，結果，父女相逢，更有一個東床快婿，老懷堪慰，而狄非惡在老人調教之下，一代怪傑就在沙漠中長成。

雍正皇帝爲了這件事，不惜以貝勒身份，遠去邊疆，可是，他始終沒法撈摸到他們的踪跡，而沙漠地中，建起了一個堡壘，一個反清復明的堡壘，這却是後事了。沙漠雄風這一個故事暫時結束了。

(全文完)

## 武俠世界廣告價目表

### 彩色廣告 (粉紙)

封底全版	HK \$ 6,000
封面裏全版	HK \$ 5,000
封底裏全版	HK \$ 4,800
內頁全版	HK \$ 4,000

### 黑白廣告 (報紙)

內頁全版	HK \$ 2,000
------	-------------

所扣住的一男一女，或者，還有其他人物，一併放出，老夫就能代妳化去這練功入邪之毒，妳可答應？」

幽靈的一聲悲泣道：「先母曾對我說過，普天之下，祇有魔神翁源伯，另一與我有極大關係的孔華陽，知道這本秘錄的來歷，難道前輩是那魔翁？」

老人聞言，陡的一震，道：「妳母姓甚名誰？」

「我娘姓易……」

「妳是……妳是秀兒……」

幽靈更是莫明其妙的哭了出來道：「你……你是……你是孔……你是我的生身之父，爹呀……」

老人不由老眼含淚道：「妳……妳正是易珊兒的女兒秀秀……妳是秀兒？我……我就是毀家出走的孔華陽，妳那苦命的老父……」

幽靈掙扎着，脫出老人懷中，仆地就拜，叩了四個頭道：「爹……娘臨死之前，就提說你，她祇說是對不住你，爹……我生來就沒有見過你面，妳也說妳可能已死了，她祇是要我搜尋妳的踪跡，那怕是死了，也要我在妳埋骨之所，叩上四個响頭，代她懺悔背叛妳之錯……爹……她怕妳記着她的過失，我說出來歷，你就會將我殺了……爹……你就饒恕了娘的罪吧！」

老人聞言，戰抖抖的走了過去，一把將伏地的孔秀秀——那個沙漠幽



## 上文提要：

天殘毒掌雖然殺了總鏢頭，傷了金眼鵬，却放走了蕭翎。她正摸不着頭腦，又遇到一黑衣人對她備極關懷，引起她的疑心，追至一廢宅內不見，却發現父親留字叫她回堡去，不幸病倒在廢宅中。不久黃公紹、程孩因被天殘毒掌追殺來到廢宅，黃公紹被殺，程孩逃脫，再去看蕭翎時，芳踪已杳，只見尚觀天和童僕棋兒來到，同檢視黃公紹的死因，只見胸膛瘀黑，並無金色掌印，三人便將屍體扛回府去……



文圖 青飛 麥可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  
**天殘掌**

大膽懷疑一切 蛛絲馬跡可尋

棋兒斜身一閃，便輕易的將程孩來掌避過，笑嘻嘻的道：「我猜得不錯，原來所謂聞名武林的『落葉追風掌』，不過如此而已，怎能和天殘毒掌相比！」

程孩聽他說出「天殘毒掌」四字，心念一動，正想發問，但是形勢上不容他說話，棋兒五指如鉤的向他下盤抓來，勁力十足，這正是武當派的「七十二路擒拿手法」。

這一抓要是給他抓中，定必半身殘廢無疑。

程孩心中一駭，立即雙足一點，全身躍起，使出落葉追風掌的「葉舞秋風」，配合起他仗以成名的輕功，身形極俊。

棋兒依然是個小頑童的狀態，嘻嘻笑道：「這一招比剛才較為好一點，你看我的！」說着，右掌一伸，向他的右腕抓來，來勢極快，任是程孩走遍大江南北，也不會遇見過這般武林罕見的身手。

雖然這次是較量過招，並非以性命相搏，可是，棋兒着着進逼，却使得程孩無法退讓，只得將落葉追風掌法盡量使了出來，只見程孩兩掌上下翻飛，身形輕靈飄忽，繞着棋兒身軀團團的走圈子，真不愧是武林的絕技。

可是，別看輕小棋兒只是十三，四歲的小孩子，他的本領却非常了得，雖則八步趕蟬程孩的一套落葉追風

掌稱霸武林，綿綿不絕的向他攻來，棋兒却夷然不懼，展開武當派的「七十二招小擒拿手法」應戰，抓、搏、點、扣，專向程孩的上中下三盤打來，儘管程孩是個武林成名人物，應付一個小孩子却是相當吃力。

門了一盞茶的工夫，程孩已是汗濕衣襟，應付艱辛，棋兒毫不在乎，紅紅的蘋果小臉，呈現着笑容，得意的說道：「程師傳，我早說過你的這套落葉追風掌是沒有甚麼用場的，現在事實擺在目前，果真如此。」

這可把在江湖上闖了幾十年的八步趕蟬程孩激得動了真怒，叱道：「好小子，你竟敢對我這般侮辱！」說着掌法一緊，配合着仗以成名的輕功，只見掌風呼呼，一條人影在棋兒的身前身後竄來竄去，使出內家重力，向小棋兒壓來。

好個小棋兒，在此驚濤駭浪般的掌法籠罩下，毫無懼容，依然是心平氣和，笑道：「啊！使得好，這才算有點勁味！不然就算不得是江湖上的成名人物了。」

拳法一變使出少林寺的洪拳，敘氣凝神，攻如猛虎出柙，守如毒蛇看洞，任憑程孩的掌法如何厲害，却也奈何他不得，小棋兒越戰越有勁，把程孩弄得又驚又怒。

程孩知道此仗如果不能戰勝，今後在武林的名譽便要隱沒了，縱橫大江南北數十年，栽在一個乳臭未乾的

小孩身上，那還能成話？

但，形勢上小棋兒已佔了上風，程孩只有招架之功，而無還手之力，這情形，程孩也有難處，除非是馬上認輸，否則終會落敗，不過，程孩那肯在一個小孩子面前認輸呢？只得咬緊牙關，施展出落葉追風掌最厲害的招式「風狂葉盡」，這一招是抱着與敵俱亡同歸於盡，本來程孩和棋兒不過是印證武功，不至使出這狠辣的招式，只是程孩認為對方太強，除此別無他法了。

當下欺身搶步向前，貼近棋兒身軀，左右掌一齊發出，程孩的落葉追風掌，每發一掌便有七式，打人七處部位，那即是向棋兒身上十四處穴道打來，估道棋兒不死即傷。

棋兒處此危急之境，面容不改，笑嘻嘻道：「好掌法！」隨即頓足往地一點，小身軀臨空而起，由程孩的頭頂掠過，輕輕地飄落在程孩的身後，駢指向程孩背後一點，道：「這就是崑崙派的『驚虹掠樹』了，你大概沒有見過吧！」

程孩做梦也想不到，棋兒變招會有這麼的快捷，雙掌打去已失了棋兒的所在，聽得背後有笑聲，正想迴身時，後心穴已經給點中，一陣麻痺，這後心穴乃是死穴之一，如被重手點到，定會馬上喪命，現在僅是一陣麻痺，知道這是棋兒手下留情，禁不住面露慚愧之色，道：「棋兒，你本領勝

過我，我認輸了便是。」說罷，一縱身往圍牆躍去。

棋兒叫道：「喂！你為甚麼走？我們還沒有打完呢？」

程孩頭也不回，往前直走，轉眼之間便失去他的踪跡，這是他覺得栽在棋兒手上，一世英名從此喪失，故此不想在此逗留。

走了半個時辰，來到了一間茶館，覺得腹中雷鳴，進了茶館，見裡面客人疏落，僅有兩個人，東邊一個是道家打扮的全真，面目清瘦，長了三絛長鬚，西邊的一個是個滿身骯髒的乞兒，但雙眼威稜有光，一看便知並非普通的乞兒，委實是有來頭的人物。

程孩也不理會，此時他經過和棋兒一戰之後，感到自己的武功實在不濟，枉負虛名，當初他出道時，認為江湖上除了師尊赤成子之外，無人能和他打個平手，如今他知道自己想法是錯了。

落座之後，酒保泡了一壺好茶前來，程孩自斟自飲，暗自盤算，想不到這半個月來，所經歷的竟有如許多的奇怪事情，使得他出乎意料之外，天殘毒掌的再度出現武林，使武林人士遭劫，金剛掌司馬雙城因失去鏢銀而去作獨行大盜，盜官府銀兩而慘死，尚觀天的詭異行藏，這一切事情，都使程孩感到驚異的。

正在此時，門外一條人影直闖而入，來到程孩身旁坐下，程孩定睛一看，來人非他，正是使他認栽的小棋兒，不禁訝道：「棋兒，你來這裡幹嗎？是公子叫你來找我的？」

小棋兒睜大的眼睛，問道：「程師傳，這裡並不是你的地方，這間茶館又不是你開設的，你可以來，難道我不可以來嗎？」

程孩點點頭，道：「當然你可以來，我是問你是不是公子叫你來的？」

本來程孩給棋兒打敗，應該對他憎惡才是，但此刻他只覺得自己的力量實在不濟，如此武功，怎能爭強，因此對棋兒並無惡感。

棋兒搖了搖頭道：「公子不會叫我來的。」頓了一頓，問道：「程師傳，你是不是很怕我們公子？」

這可使程孩難以回答，對尚觀天，程孩到現在還摸不清他的底子究竟是什麼人？

這尚觀天，端的是使人費解的人物，不過，提起尚觀天，却是任何人都感到興趣的，等於一個謎，無論如何，也得要把這個謎打開。

棋兒見他苦苦的在想，便問道：「程師傳，你在想甚麼？是不是記起剛才我贏了你半招的情景？」

程孩搖搖頭道：「不，你的武功好，我輸了是應該的。」程孩也想透了強勝劣敗的問題。

棋兒忽然把聲音壓低道：「程師傳

，你不要難過，剛才我和你不是在玩，並非有意來和你為難，故此，我不會對任何人說出你會敗給我的。」

程孩伸手向棋兒肩膀上輕輕一拍，點頭道：「棋兒，你智勇雙全，將來一定是武林的傑出人物，可惜……」

棋兒連忙問道：「可惜甚麼？」

程孩道：「可惜你年紀太小，否則便可以多一個人來對付天殘毒掌了。」

棋兒恍然大悟道：「原來是這樣，不過，我勸你還是死了這條心吧！天殘毒掌的厲害，看來沒有人可以勝得過他的了。」

程孩心念一動問道：「你怎麼知道？」

棋兒神秘一笑，這一笑甚是詭譎。

此時，奇事又發生了，坐在東邊的道士，揮着酒壺，朗聲吟道：「天地正氣，清濁有分，清者清，濁者濁，世人若知時，已是大夢醒。」

這幾句似詩非詩，似詞非詞的句子，在道士口中唱出來，却非常的動聽，而程孩的耳朵，却有點轟然的感覺，程孩不禁暗付：「好深湛的內功。」

原來練武的人，凡是內功到達了深湛的境界，每一句話語都可以直透入對方神經線，甚至可以把對方的五臟毀掉，看來這平平無奇的道士，竟有如此的功力，使程孩為之一愕，幸虧他也是練過武的人，道士的內勁雖



然刺激起他，却只不過是在耳裡嗡嗡作响。

可是，更奇的事情又出現了，坐在西邊的一個乞丐，霍然站起，仰天長笑，連打幾個哈哈，笑個不停。

棋兒拉着程瑛，低聲道：「你不要出聲，千萬不要介入這漩渦裡。」

程瑛點點頭道：「這個我知道。」

那道士突然面色一轉，由紅變青，隨即呷了一口酒，向着叫化子噴去，一陣酒花，當作暗器使用，只要給這酒花射中，身軀必然會變成蜂巢。

程瑛也是個內行的人，一見此情形，啊！的一聲衝口而出，替那叫化子着急。

利那之間，叫化子雙足往地上一點，一個「旱地拔葱」，身軀凌空拔起，把酒箭避過，在半空中打了一個筋斗，然後落地，笑道：「好厲害的一招『漫天風雨』！」

突然，蓬的一聲，叫化子和道士各自退開數尺，兩人都倒在地，程瑛不禁搖頭道：「兩敗俱傷了。」

程瑛說得不錯，道士雖然功力深厚，但叫化子的武功誠如棋兒所說的非常怪異，當時道士用崆峒派的「三直氣功」由丹田貫注於一雙筷子之上，所以這雙筷子堅硬非常，把鐵拐壓下，但叫化子却施展出本派的「哭喪棒法」，鐵拐一沉，向道士胸腔打去，道士雖內功高強，硬接一拐，却不免倒地，而他在臨危的剎那間，一雙筷子却

脫手飛出，插向叫化子的期門穴，故此叫化子也倒了下來。

程瑛見了這些情形，側隱之念油然而起，想上前察看兩人的傷勢，棋兒連忙扯着他，道：「程師傅，這些江湖的恩怨怨，我看你還是不要介入才好。」

江湖上的恩怨？這句話可把程瑛提醒了。

是的，江湖的恩怨多着了，以他的力量，怎能排解，因此，他便想到天殘毒掌的再次出現江湖，為何而來？

棋兒道：「程師傅，不如回到公子那裡去吧！」

程瑛似乎對棋兒一切的話都非常服從似的，便和棋兒返回向觀天的相府來。

尚觀天沉鬱而冷峻的站在庭院中，程瑛想起玉劍蕭翎的事，問道：「尚公子，玉劍蕭翎的病情怎樣？」

尚觀天依然是那麼淡然的道：「程兄，你少管這些事吧！」

程瑛默然，他想到玉劍蕭翎是武林人士邀來對付天殘毒掌的，如今不知她病勢如何？不免心中思疑，便側面再一看尚觀天，却見他滿面關切之容，但是卻沒有一絲驚疑的表示，心內不禁一動。

因為按理說來，在相府花園中突然發現玉劍蕭翎，這位風姿翩翩的相國公子無論如何也會覺得驚異和懷疑

，除非……

但此時此地，却已容不得程瑛多思索，他此刻雖然雄心未泯，但却也不願意牽涉到此類事裡去，微微抬頭，仰望白雲蒼穹，想起已經故世的老友金刀無敵黃公紹，心中不禁感慨萬千的了。

這故事千層百結，到此為止，才只打開一結而已，那就是尚觀天不但會武，而且武功必不弱。

但尚觀天與天殘毒掌到底有無關係？玉劍蕭翎之父飛花神劍蕭旭何事北來？又為何行踪詭秘？天殘毒掌行事為何忽善忽惡？又為何金刀無敵黃公紹屍身上找不出金色掌印？難道除了真的天殘毒掌外，還有一個假冒的嗎？

還有天殘毒掌百年來行踪飄忽，幾次已被武林人確定死亡，但事隔多年，又為何忽然出現？若是說他人假冒的，但又為何身法武功絲毫未變？而且還仍然斷指斷臂，甚至連品性一點未改呢？

這些疑團正如抽絲剝繭，真相究竟如何？要慢慢才解得開。

各位，你道程瑛見的道士尹志清和叫化子在酒館中搏鬥，以生命來作決勝負，究竟是有甚麼過節，是否關於江湖間的恩怨？

是的，道士尹志清和叫化子確是有過節，而且，這不是他倆人之事，乃是崆峒派與江南丐幫的標子，這叫

，並非容易，各弟子中，除了馬孟良之外，還有一個弟子便是劉文海，在蕭琪未死之前，劉文海和馬孟良對於丐幫的寶座早存了覬覦之心，因此兩人除了在打狗棒上用功外，還獨自研究一種特殊武功，務求在比武之日，能夠將對方擊倒，結果劉大海練得了一套「三合功」，這三合功非常厲害，分為天、地、人三段，完全以內勁取勝，劉文海把三合功運用到打狗棒上，使「打狗棒」更精妙非常，本來任何丐幫弟子，都認為第三代幫主的寶座一定是劉文海所得的了，但是，在比武之日，到最後階段，他的唯一敵手馬孟良竟使出一門極其怪異的「迷魂棒法」溶合到本門的「打狗棒法」中，便把劉文海打敗。

結果當然是馬孟良奪得了丐幫幫主寶座，但劉文海却不服，認為馬孟良所使的乃是一種邪術，並非丐幫本門「打狗棒法」，向各人宣稱，要推翻馬孟良的丐幫幫主地位，不過，這丐幫幫主並不是隨便可以掉換，除非是幫主犯了不可原諒的過失，才由門下丐幫弟子聲討，推舉另一個人來繼任幫主。

現在劉文海因本領不及馬孟良，竟然要推翻馬孟良的幫主寶座，這當然得不到附和，劉文海一怒之下，馬上聲言脫離丐幫，這無形中是反叛，故此丐幫弟子對劉文海並不原諒，要追捕劉文海，但是劉文海的武功，除

了幫主馬孟良能勝之外，沒有一個人能勝得了他，所以沒有辦法。

劉文海其後也就改投入崆峒派玉山長老門下，劉文海本身武功已經很高，又得到玉山長老的悉心教導，武功比他在丐幫時更加厲害，一手崆峒派的「飛雲劍術」，在江湖上也是有名的。

憑他本身的三合功和飛雲劍法，把崆峒派的名氣在武林中振起，本來崆峒派在武林中已經失掉了地位，一旦能夠重振聲威，崆峒派的人個個都為之歡喜不迭，結果，到玉山長老死後，便推舉劉文海為崆峒派掌門人。

劉文海因屬於丐幫反叛之徒，丐幫的人對他甚是痛恨，雖然他已經做了崆峒派的掌門人，仍然要把他捉回來，由丐幫處置，劉文海對於丐幫這樣咄咄逼人，甚是反感，本來他就對丐幫不滿，如今有了這關係，更是仇視的了。

由於這個緣故，便弄到江南丐幫與崆峒派之間不和，這些恩怨，十多年來沒法和解，曾經有過多次，武林高手想排解兩派的糾紛，可是，由於兩派的掌門人積怨甚深，因此，任憑如何排解也沒有辦法，自此兩派之間關係越變越惡劣，成為敵對的狀態。

當日尹志清和莫愁人也曾交過一次手，雙方都佔不到便宜，現在酒館相逢，挑起舊恨，便來一次決鬥，想不到又是兩敗俱傷。

此時莫愁人因被尹志清筷子插入胸膛，受傷非輕，但他內功深厚，仍然能支持住，從地上躍起，扶着重達百斤的鐵拐走出酒館，回頭望了尹志清一眼，冷冷的道：「尹志清，山水有相逢，我們碰的機會還多着呢！」

說罷，便急促的跑去，轉眼之間失去踪跡，他心窩給筷子插着，受傷不輕，但外表上看來却似毫不在乎的樣子，這顯然是功夫深厚的關係。

尹志清的胸膛給莫愁人的鐵拐杖打了一記，躺在地上，好一會才能站了起來，面色灰白，離開酒館，他知道莫愁人的一拐，沉重非常，雖則勉強支持，也不能支持多少時候，於是，盡量把內勁運行在受創部位，崆峒派是以內功見稱的，更兼現任掌門人劉文海把自己所創的三合功溶灌進去，化成「三合氣功」，更加厲害，尹志清雖是崆峒派的第二代弟子，但追隨劉文海多年，日夕磨練，內功造詣自然是不弱，故此才能捱得起莫愁人的一拐，否則定會命喪當場。

於是他極力支持着，逕往東走去，來到一間大屋門前，才不支倒地。

這所大宅乃是威震武林的「七星劍」霍無涯的住宅，當年霍無涯在北京城內開設一間耀武鏢局，十年前封劍收山，把鏢局結束，不理江湖中一切事情，日夕相伴的僅是他的女兒霍月娥，閒來無事，便把自己在江湖道上稱霸的七星劍法傳授給女兒，對於江

化子叫莫愁人，是江南丐幫有數的人物，手中一支打狗棒橫行江南。

原來江南丐幫是有一個幫規，凡是能傳得幫主打狗棒法，你有資格被認為是可以繼承幫主了，莫愁人是有資格做幫主的一個，故此他能夠得傳打狗棒法厲害之處，真是使人意想不到。

江南丐幫現時幫主是馬孟良，已是第三代丐幫掌門人，這丐幫乃是由勞天亮所創，集各江南一代有氣節的叫化子，組成了一個丐幫，叫化子並不是專門沿門托鉢求乞，而是有大部份江湖人士不滿當朝皇帝昏庸無能，知道大勢已去，又不想反叛，於是便流落在各處，知道勞天亮組織丐幫，聞風而至，紛紛前來依附，丐幫的勢力便越來越雄厚。

勞天亮臨終時，把十個武功最強的弟子召集起來，要各人比武武功，武功最好的，便是丐幫的掌門人，也就是丐幫幫主。

凡是能成為丐幫的幫主，固然是武功要好，而且更能威德服人，因為江南的叫化子不少，如果不能以德服人，這是不能做丐幫統領的，勞天亮把十個弟子召來比武之後，覺得其中一個名叫蕭琪的弟子武功最好，你遺命他為幫主，蕭琪依照始創幫主的話，臨終之時，也選了一個武功最強的，那便是現在的掌門人馬孟良了。

當日馬孟良奪得丐幫幫主的寶座

湖間的恩怨事情，已是沒有閒情去理會，免惹是非，故此天殘毒掌再度出現江湖，與江湖武林道上人士為難，他並不是不知道，只因不理世事多時，不想置身其間，況且，一個人在江湖中混了幾十年，對於這些事情，他也看透了。

此時，廳堂正擺着七盞油燈，霍月娥在油燈中間，持着寶劍起舞，霍無涯坐在椅上，講述劍訣，霍月娥依照父親所說的劍訣，一招一式的練下去。

突然，有個家僕從外面飛奔而來，氣急敗壞的道：「霍老爺，門口有個道士倒在石階，看來是受了重傷，前來求你老醫治，不支倒在地上的。」

雖然霍無涯對於江湖間的恩怨怨並無理會，但由於他精通醫理，凡是有人受傷前來求醫的，無論是何門何派，他都一律醫治，絕不推辭。

霍無涯聽得僕人說有人受傷，點頭道：「把他抬進來。」

家僕應諾了一聲，便出去把尹志清抬入廳中，霍無涯一看，奇道：「原來是尹志清，本來他的本領武功都不弱，何以竟會傷得如此之重？」

當下霍無涯便叫女兒入房取出兩顆自製的九轉還魂丹來，用水化開了，叫家僕把尹志清的牙關撬開，把藥水倒進了尹志清的口中。

霍月娥在房中問道：「爹爹，這道士你認識麼？怎麼會傷得如此厲害？」



霍無涯答道：「此人名叫尹志清，乃是現今崆峒掌門人劉文海的得意弟子，以前我和劉文海相叙時，曾見過他一面，當時他的武功底子已經很好，現在隔了多年，他的武功當然大有進展，打傷他的人自是武功不弱。」

霍月娥又突然問道：「莫不是天殘毒掌傷他的？如果是的話，我想你也不必理會這些事了。」

霍月娥因自幼便跟隨她父親在一起，習染了不理世事的個性，平日遇到甚麼事情，她都是不願意介入漩渦，此時，因怕尹志清是給天殘毒掌所傷，父親出面醫治，不免發生麻煩，故此才有此說法。

可是，霍無涯對武事雖然不理，但對醫人方面却是沒有放棄，搖頭道：「月娥，妳如此想法便錯了，一個人不能見死不救，尹志清命在旦夕，如果遲救半個時辰，便會喪命，所謂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是不該不理的。」

正說間，尹志清已經悠悠的醒來，慘然一聲：「痛死我了！」

七星神劍霍無涯見得尹志清甦醒過來，心中甚喜，這是一種心理，任何一個人也想見到自己所醫治的人有起色。

霍月娥見尹志清甦醒過來，便叫道：「爹爹，這道土醒來啦！」說着便走近尹志清身旁，問道：「你怎會傷得如此之重？」

霍無涯連忙制止她道：「月娥，妳不要跟他多說話，以免影響他的傷勢，他受傷非輕。」

說着，便把尹志清平放在地上，然後伸手向他身上各處推按，推按了半個時辰，只見尹志清灰白的臉漸漸有了血色，呼吸也均勻了。

受傷的尹志清自付定難得救，想不到在七星神劍霍無涯的推按後，渾身覺得有陣陣的暖氣由霍無涯的手掌中傳到了他的身上，痛苦也漸漸的消除。

這乃是霍無涯施用「推血過宮」的上乘醫法來替尹志清治理傷勢，現在江湖上能用這上乘醫法的只有他一個人，女兒霍月娥雖然也學過這門功夫，可是「推血過宮」乃是要內功深湛才能有用，否則是不生效力，故此霍月娥也不會替人醫過。

當下尹志清悠然說道：「霍老爺，我能夠活命，完全拜你所賜，此恩此德，晚輩真是沒齒難忘。」說罷，就想坐起來。

霍無涯搖頭道：「尹賢侄，雖然你的血脈已經調和，但却不能立即起來，否則傷勢受了震動，就算華佗再世，也難再醫治了。」

尹志清聽說，便躺回地上，口中仍是不斷的稱謝，道：「霍老爹，你救活了我，我怎麼感激你才好？」

瞬息之間，八步趕蟬程核心中疑

一念至此，他又想到了孫家叔侄：「他們到底到那裡去了呢？」再一動念：「龍舌劍林佩奇又到了那裡去了呢？」

那天晚上，他們在相府中發現了人影之後，追出去時發現天殘毒掌時，龍舌劍林佩奇就未曾露過臉，此刻却又不在相府中，程核心中不禁忐忑不已，突然又有種孤獨的感覺壓到他心上。因為他心中的所有疑念，只能藏於心底，而沒有一人可以傾訴。

抬目一望，尚觀天嘴角的笑容已消失了，也楞楞的在出神，彷彿他也和自己一樣，心裡有着許多分解不開的心事纏結似的。

「這真是謎一樣的人物。」

程核暗嘆着，却決定在這裡留了下來，因為這神秘的相國公子，此刻已深深的吸引住他了。

蕭翎的病，在細心的看護以及名貴的藥物醫治下，很快便好了起來，只是這場折磨却使得她的身體，心力都變得異常的孱弱。

她是完全安靜的，因為在她臥病的房中，除了一個丫環侍候她之外，就絕無外人再來打擾她了。

當然，她不知道她所存身的地方是那裡，因為自從她神智清楚後，尚觀天沒有來看過她，當然，她也會奇怪自己怎會從一個陰森森淒涼的廢宅中轉到這裡來，因為在她病的時候，

念叢生，思潮起伏，眼角轉瞬處，尚觀天已將蕭翎抱了起來，他不禁笑一笑，付道：「其實這些事，又與找何干？我又何必去苦苦琢磨。」

心中微覺舒坦，跟着尚觀天穿入那片竹林，眼光動處，心頭又是一凜。

原來那走在身前的尚觀天，手裡雖然抱着一人，但走在這積雪沒胫的小徑上，腳下竟沒有留下半個腳印，八步趕蟬程核不禁暗暗吸了一口涼氣，自付自己也是以輕功成名人物，此刻和人家一比，可的確是相差得太遠了。

他心中不禁閃電似的掠來另一個想法：「這尚公子功力之深，真如汪洋大海，難以測度，怕比之縱橫武林的天殘毒掌也未遑多讓，當今之世，又有誰能將這僅是弱冠之年的貴介公子調教得如此出色的呢？」

他心中一動念，便又生生不息，又想到金刀無敵黃公紹的屍身：「他既中天殘毒掌，却無金色掌印，難道除了真的天殘毒掌外，還有一人是假冒天殘毒掌之人，和這位相國公子有着甚麼關係？」他微喟了一聲，仍是茫然。

雖然他自己告訴自己，對這些不解之謎不要多作無謂的思索，但是這出於天性的好奇心，却無法控制，自古以來，人類變化雖大，但這種渴望揭穿謎底的心理卻一點未變，是以千

她是暈迷的，甚麼事也感覺不到。

此刻，她祇覺得身子仍是軟軟的，雖然她知道自己在究竟是在甚麼地方，但是沒有人告訴她，她自己也沒有氣力去查明。

程核呢？他不時由棋兒所告訴他的後園中的小門跑了出去，漫無目的的四下走着，他希望自己能碰到天殘星孫清羽，龍舌劍林佩奇，他更希望自己能碰到飛花劍蕭旭。

但是，他失望了，這些天來，他甚至連尚觀天都沒有看到。

日子，像是非常平靜，然而這些日子真是平靜嗎？

三天過去，三天後的晚上仍然是像三天前的一樣，黑暗而陰森，相府的后院，突然間的掠進一條人影，身法輕靈巧快，曼妙無匹。

但是這人影一掠到地上，身子就向後一撲，一個跟頭，跌倒在地上，他掙扎，喘氣的聲音粗重，像是受了極重的傷，神態又極為驚慌，像是那使他受傷的敵人此刻仍跟在他身後。

他掙扎着爬了起來，四顧一望，園子裡是死寂的，他似乎稍稍放心，盡力又縱身一掠，掠到那假山石的陰影中，似乎是已經力竭，砰的一聲坐在地上。

夜色微映，可以看到他臉上竟蒙着一塊黑色的方巾，只露出一對黑白分明的眼神，只要眼睛一閉，他的顏面就是一片漆黑了。

百年來，世上也沒有一個謎是永遠不會揭穿的。

他悄然步上台階，腳下突然一响，靴上沾着的污泥，而污泥上却又沾着一張紙束，他不經意用另一隻腳將它拂在地上，默默的隨着尚觀天走進了門，此刻，他突然感覺到自己竟是這麼渺小，渺小得不禁使他有些自卑。

尚觀天輕輕將蕭翎放到床上，回頭四顧了一下，皺眉問道：「棋兒呢？」

程核搖了搖頭，心中又不禁暗嘆了一聲，須知八步趕蟬程核在武林中也是個响噹噹的人物，此刻尚觀天却以這樣的態度向他問這種話，他心中自然大大不是味道。

這就是人類的通病，在他已覺自己渺小而生出自卑的時候，他的心情就會分外敏感，受不得一絲兒刺激，若他心中坦然，他就會知道人家這句話根本不是問他，更沒有看不起他的意思。

尚觀天像是發覺他面上的不豫，笑了笑，緩緩說道：「小弟心亂，不會招呼程核大俠。」

眼光動處，忽然看見棋兒跑了進來，一面却低着頭去看一張字柬，便道：「棋兒，去倒些茶來。」

棋兒却像是沒有聽到，猶獨自出神的看着那張字柬，尚觀天兩道劍眉方自微皺，心中忽然一動，棋兒抬起

突然，一陣衣袂帶起的風聲掠來，他大驚，勉強忍住喘氣聲，但一條人影已驕然掠來，口中低沉的叱道：「誰！」

竟是程核。

程核闖蕩江湖數十年，可算是老江湖了，睡覺當然是警覺得很，這夜行人在園中所發出的聲音雖然低微，但他已覺察，趕了過來，果然看到有一團黑色的人影躲在假山石的陰影下。

八步趕蟬程核心中一動：「難道是龍舌劍林佩奇回來了？」

一個箭步，又竄了過去，却見這個夜行人一色黑衣，連面目都是黑的。

他不禁一驚，身形猛頓，突然，身後又有風聲颯然，一個清朗的口音道：「何方朋友，深夜到此意欲何為？」

風聲驟起，從程核身邊越了過去，右手疾伸，五指如鉤，疾向那夜行人右臂抓去。

那夜行人雖然身受重傷，但武功極高，臨危不亂，腳下微一錯步，左掌一圈、一吐，連消帶打，竟反削對方的腕肘。

程核此刻已看出從他身邊掠過的那人正是尚觀天，想是聲音也驚動了他，他也趕了來。

尚觀天一招遞空，低叱道：「朋友好快的身手。」手掌突的一翻，反擒那

他長嘆一聲，抬起頭來，和尚觀天那雙銳利的眼神一觸，目光不禁一垂，却又看到尚觀天的嘴角竟帶着一種冷峭而殘酷的笑意。

他不禁打了個寒噤，付道：「若是天殘星孫清羽在這裡就好了，也許他可以解釋出一些事來。」

頭來一笑，將那張字柬遞到他面前，笑說道：「相公，這張字柬是那裡的，怎會跑到外面的台階上？」

程核一看，那字柬上滿沾污泥，正是先前沾在自己靴上的，不禁暗暗奇怪：「難道這張字柬上，又有甚麼文章？」

尚觀天將那字柬接了去，一目閃過，不禁微微一笑，道：「程大俠，看樣子飛花劍也來至此間了。」

語氣淡淡的，程核却嚇了一跳，趕緊拿過來一看，却見上面寫着：

「翎兒知悉：此間事已了，不可多作逗留，速返江南，屋後有馬，枕下有銀，汝可自取，回堡後切不可將吾行踪洩漏，切記，切記，父字。」

却正是玉劍蕭翎在那廢宅中得到的字柬，她隨手丟下後，無巧不巧，竟被程核沾到腳上。

這張字柬使得本來已雜念百生的程核，心中又加上了一層疑惑：「蕭湘堡一向不涉足江湖，這飛花劍却怎的來了？而行踪又如此的詭秘，竟想連他的家人也都瞞着，竟都不和他女兒見面。」

天那雙銳利的眼神一觸，目光不禁一垂，却又看到尚觀天的嘴角竟帶着一種冷峭而殘酷的笑意。

他不禁打了個寒噤，付道：「若是天殘星孫清羽在這裡就好了，也許他可以解釋出一些事來。」



黑衣夜行人的手腕，正是武當派名動天下的「七十二路小擒拿手法」。

那夜行人似乎也想不到他變招如此之速，左臂猛撤，右掌回旋，聽的一掌，切向尚觀天的脅下，這一招招式奇妙，竟是中原武林各派所無的妙着，只是他已受了重傷，招式的運用已稍覺遲緩，掌上所發出的力度也顯得是軟弱了些。

程核心中一凜：「怎的又出來了如此一個高手？」

却見尚觀天輕輕一笑，身形一傾，脚下却如生了根似的，那夜行人的手掌却也堪堪避空，但掌風下壓，尚觀天的雙掌已便遞了過來。

這夜行人受了內傷，當然不敢硬接這招，而且此刻他喘氣的聲音更重，氣力愈發不支。

但尚觀天得理不饒人，聽，聽，又是連環兩掌拍來，那夜行人悶哼一聲，盡着全力，忽然使出一招。

他左臂忽然伸縮一下，併指作劍，帶着一絲輕微的、曼妙的波動，驟然點向尚觀天心下巨關穴旁的左「幽門穴」。

這一招看來平淡無奇，但妙就妙在他那一絲輕微的波動上，好像是認得人家招式中的空隙似的，忽然穿

出。尚觀天笑了一聲，腳跟一蹬，突然後退五步，旁觀着的程核却驚呼道：「終南方達夫？」

原來這夜行人所使的一招，正是傳誦武林，昔年君山一役中，蒙面劍客終南方達夫仗以重創天殘毒掌的「笑指天南」。

八步趕蟬程核當時雖然未見過此招，却聽人說過，此刻見了那夜行人手中雖然無劍，但他以指作劍，使的却是劍法，再看他身上的全是黑衣，和面上所蒙的黑巾，心中一動之下，不禁驚呼出聲來。

那夜行人聽到這聲驚呼，舉止果然更驚慌，身形一動，竟盡着最後的餘力撲向圍牆，好像是怕別人看到他的真面目似的。

尚觀天嘴角微微冷笑，像是明知他跑不出去似的，是以站在那裡動也不動，八步趕蟬程核却掠上一步，大聲叫道：「方大俠。」

那夜行人頭也不回，已自掠到圍牆之下，那知牆外「聽」聽「聽」又掠進三個人來，竟擋在他面前，一個瘦削的漢子朗聲道：「方大俠，我們找得你好苦，你又何必隱隱行藏，難道不屑與我等為伍嗎？」

站在他身側一個矮胖之人却哈哈大笑道：「華山會後，方大俠神龍一現，至今匆匆已十餘年，方大俠還認得我老頭子嗎？」

八步趕蟬程核此刻也掠到了他身後，一見那掠進牆的三人，不禁狂喜，原來是天靈星孫清羽叔侄和龍舌劍林佩奇。

那夜行人前後被夾，而且重傷之下，他仍能仗着深湛無比的內功支持到現在，已經是奇蹟了，此刻猛一鬆弛，便再也支持不住，長嘆了一聲，頹然的倒在地上，暈了過去。

天靈星孫清羽、龍舌劍林佩奇、八步趕蟬程核大驚之下，都掠了過去，林佩奇鐵臂一伸，將他橫抱過來，正自惶然，那尚觀天却已緩緩的走了過來，朗聲說道：「方大俠像是受了傷，暫且還是將他送到軒中，先看看傷勢如何再說。」

天靈星孫清羽趕緊一抱拳，輕笑一聲，說道：「小可等深夜又來驚吵公子，心中實是不安得很。」

尚觀天微微說道：「孫老英雄若如此說，便是見外了。」右手做了個手勢：「就請各位跟我來吧！」

方一轉身，忽有紛亂的脚步聲傳來，山石後也現出了火光，尚觀天兩道劍眉微微一皺，道：「程兄暫且引各位前去，小可先過去一下，免得那些無用的家丁惹麻煩。」說着，便急步走了前去，肩頭不動，腳下却如行雲流水。

孫清羽停了一聲道：「果然好身手，我老眼還算未花，灰白長眉一皺，「程兄弟，你快引我們到軒中去，方大俠的傷勢，恐怕是延誤不得呢。」

程核心中奇怪：「憑終南方達夫的武功，還有誰能傷得了他？孫清羽他們又怎麼會聚在一起？又恰巧趕到這

定，也離開了，是以他找了半天，也未找着。

自然，他非常奇怪他同伴們的去向，正發着楞，突然身後一個奇怪的聲音緩緩說道：「林佩奇。」

林佩奇悚然一驚，錯步回身，連腰微扭，金光一閃，在這一剎那間，他已將腰畔仗以成名的奇門兵刃龍舌劍撤到手裡，藉着回身，「立解殘雲」向後揮去。

這一招，就可看出這龍舌劍之成名確非倖致，就憑他這身手之速，反應之快，就不是普通武林同道能望其項背的。

那知他這迅如閃電的一招，竟連人家衣袂都沒有沾上一點。

他一招落空，知道自己又遇到了勁敵了，於是便不敢輕易出招，手腕一抖，龍舌劍呼的反響了過來。左手疾伸，捏住龍首，這龍舌劍名雖是劍，其實招式却大部份和軟鞭相同。

他閃目而望，只見身前五尺開外，卓然站着一人，黑衣襟面，帶着一種沙啞的奇怪口音，向自己微微發着笑聲，道：「林老弟，當年一別至今十餘年，功力精進得很啦！」

林佩奇凜然一驚：「莫非他就是終南方達夫？」

仔細打量了幾眼，忽然看到了黑衣人肩頭所露劍柄，竟是用白色絲絛繫住的，心中閃電般倒退十七年，想到那時在華山絕壁前，那宛如天際神

裡來？」一面轉着念頭，一面却已沿着小徑將他們引到側軒中去。

他仍從自己躍出來的窗中掠了過去，點上了燈，才開門讓龍舌劍林佩奇等人走了進來，將受傷的終南方達夫放到他原先睡過的床上，天靈星走到床前，嘆了口氣，緩緩說道：「直到今天，我老頭子猜了十幾年的事才能知道謎底。」

說着，他緩緩伸手去揭那在江湖上僅僅神龍一現，却名噪四海的蒙面劍客終南方達夫面上所蒙着的一方黑巾。

程核、林佩奇，甚至孫琪，此刻的心情也是緊張的，眼睛動也不動的注意着那方黑巾，因為只要那黑巾一揭開，十幾年被天下武林中人大費猜疑的一件秘密謎底，便要揭穿了——所有的秘密都有揭穿的一天，只是時間問題罷了。

刷的，黑巾揭下，露出藏在那方黑巾後的臉，天靈星孫清羽和龍舌劍林佩奇不禁驚呼一聲，蹬蹬一連後退了三步，腦中一陣暈眩，幾乎像是已站不住腳的樣子。

程核、孫琪閃目望去，却見那張臉清秀、瘦削、白晰，頰下微微留着短鬚，雖然面色比別人蒼白些，却並無異處。

「為甚麼孫清羽及林佩奇會如此驚異呢？他們不禁奇怪。

靜默了許久，林佩奇才透出了一

龍突然而來的蒙面劍客方達夫，正是這種打扮，掌中所使，也是這繫着白色絲絛的長劍，一念至此，他心中再無疑念，脫口叫道：「方大俠，你……」

那自稱終南方達夫的黑衣人朗聲一笑，接口道：「天殘毒掌再現江湖，方達夫也靜極思動，來再會十七年前的故友，方才那天殘毒掌現身之際，我隱在屋脊後，因為另有原因，是以未曾現身，但經我十數天的奔走，對那天殘毒掌的落腳地，心裡已有個譜，等待時機成熟，方達夫自然要聯絡各位……」

他微微一頓又道：「據我所知，四川唐門也有人北來，似乎還另有一個人隨同而行，却是個武林中的生面孔，年紀雖不大，但一眼望去，卻像內家高手。」

他長嘆一聲：「自天殘毒掌再現江湖後，武林中似乎大半都已靜極生動，而且其中還有幾個新起之秀，真是所謂長江後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換舊人，林老弟，方達夫今日所要言明的，就是在時機未成熟之前，切不可輕舉妄動，免得白白犧牲一些人性命。」

這一席話說得林佩奇心中又驚又喜，却又有些慚愧。

驚奇的是這武林中神秘劍客「終南方達夫」怎的突然現身京師，却在不知鬼不覺之間，已經探出了天殘毒掌的端倪。

口氣來，幾乎不約而同的道：「原來是他。」

「是誰？」程核緊接着問。

天靈星孫清羽長嘆一聲，道：「他就是江南瀟湘堡的堡主，當代的大劍客，從來未曾涉足江湖的飛花神劍蕭旭。」

須知龍舌劍林佩奇手持竹木令遠赴江南時，曾在瀟湘堡中見過這江湖雖然聞名，却極少有人見到過飛花神劍一面，而天靈星孫清羽多年前也和他有一面之緣，是以他們一見會重創天殘毒掌的終南劍客方達夫，竟是瀟湘堡主蕭旭，自然是大吃一驚。

程核、孫琪雖然未曾見過此人之面，但聽孫清羽一說，也不由輕呼出聲，猛以拳擊掌，道：「這就對了。」

輕易不出江湖的飛花神劍為何北來？又為何行踪詭秘？這在程核心中百思不解的疑團之一，此刻也同時得到了解答，他疑念一解，心中大暢，竟叫了出聲。

但別人可不知道他叫的原因，孫清羽不禁問道：「甚麼對了？」

八步趕蟬程核這才將金刀無敵的死，和自己所遭遇到的事，說了出來。

孫清羽一直凝神聽着，却問道：「那尚公子方才和蕭大俠動手時所用的招式，你可曾看清楚是那門派的？」

程核沉吟了半晌才道：「他第一式用的是武當派「擒拿手」中的「金絲剪



喜的是，此人一現，再加上聞說已經北來，毒藥暗器天下無雙的唐門中人，或可將這天殘毒掌滅。

慚愧的却是人家勸告自己的話，雖然是每一句都是金石良言，但因此可見，却顯得自己能力太差，縱然拚死，也是白搭。

他心中幾種思潮一齊湧到，頓時愣了半晌，那知那南方達夫朗聲一笑，道：「今日暫且別過，有事當再聯絡。」身形一動，快如飛燕投林的沒入了黑暗之中。」

龍舌劍林佩奇連忙喊道：「方大俠暫留一步。」

但人家身形太快，他話說出口時，人家已失去踪影，林佩奇微喘了一下，暗付：這蒙面劍客的行踪，的確有如「見首而不見尾」的神龍，對人家的功力，更是佩服得五體投地。

他出了一會兒神，信步在黑暗的街道上走着，突然想起自己方才忘記問問終南方達夫有沒有看到天靈星等人。

「現在他們都不知去向，我再回到相府，已無意義，但是，我該到那兒去呢？」舉目四望，寒風凜冽中，東方已現曙色。

龍舌劍林佩奇本是江湖間的遊俠之流人物，終年飄泊江湖，四海為家，不知怎的，此刻他却有了無處可去的寂寞感覺。

轉瞬天光大亮，他精神又為之一振，方才在黑暗中所有的那種頹唐、陰晴的感覺，此刻已一掃而空，但在這等嚴寒的清晨，街上仍無人跡，林佩奇踱了幾步，看到前面一家小門面裡，正熱氣騰騰的冒着氣。林佩奇久在江湖，知道這是磨豆腐的磨坊，早上却兼賣着剛出鍋的新鮮豆漿，和一些燒餅，果子一類的食品——此處所謂果子，非水果，而是北方人對「油條」的稱謂。

林佩奇覺得身上有些寒意，遂信步的走了過去，想喝碗豆漿解解這飢寒之氣，那知剛走到門口，却聽一人道：「好漢不吃眼前虧，識時務者為俊傑，琪兒，這道理你要記住，否則徒逞一時匹夫之勇，却喪了性命，却又何苦？」

林佩奇暗付：「這口音好熟，好像是天靈星孫清羽，便大步走了上去，一看果然是他。」

兩人相見之下，各將自己所遇的說了，孫清羽聽了林佩奇所說的話，臉上喜形於色，以手加額，連聲道：「好了，好了，終南方達夫」和唐門中人這一來，十七年前華山絕壁的故事，不難重現，天殘毒掌呀，看來你又是難逃公道了。」

他哈哈一陣大笑，又對孫琪道：「琪兒，凡人都應順着天命，恃強胡來，這是不行的。」

孫琪却垂着頭，發着楞，孫清羽大笑方住，又道：「林老弟，現在北京

城裡可有熱鬧好看了，你當先之急，最好將終南方達夫找着，告訴我們發現有關天殘毒掌的端倪，我老頭子幫他參考些意見，也許能早點得到下落了。」

林佩奇自然是唯唯稱是，他們是以也不便再回到相府，就找了個客棧住了下來，晚上，他們却四處探查着，希望能發現終南方達夫的行踪。

天靈星孫清羽老謀深算，他知道自己已在天殘毒掌手下奇蹟的逃生一次，知道即使自己再遇着天殘毒掌也無所謂，是以放心大膽的四下搜尋着，並不顧慮後果。

兩三天下來，「終南方達夫」的影子都沒有探出半點，反而北京城裡那些黑道下三門的鼠竊倒霉，只要在這幾天中出來做案的，大多都被龍舌劍林佩奇抓到，打個半死。

於是北京城下三門中就開始傳說：「六扇門」的鷹爪孫，突然出來幾個硬手，這兩天要避避風頭才好，閒言表過不提。

且說天靈星孫清羽、龍舌劍林佩奇等三人，方自有些失望。

那知在第四天晚上，他們正在捲簾子胡同一帶打轉，突然身後起了陰側側一陣冷笑，他們大驚轉身，那知就在他們眼角瞬處，一條金色的人影已如驚鴻掠過他們。

這三人心頭不禁一跳，却見那金色人影忽然停了下來，對着黑暗冷冷

的說道：「不敢見人的鼠輩，你整天跟着我，是活得不耐煩了嗎？」

三人望着他的背影，聽到他說話時那種冷入骨髓的聲音，看到他空空的左臂，心中方自吃驚的暗暗付道：「天殘毒掌。」

那知黑暗中一聲長笑，一個粗啞奇怪的聲音道：「天殘毒掌果然了得，一別十七年，耳目還是那麼靈敏，故人無恙，真叫我方達夫高興得很。」

隨着話聲，突然掠出一條人影，黑衫黑巾，正是天靈星孫清羽遍找不獲的「終南方達夫」。

天殘毒掌僵立不動，目光陰森森的望着他，彷彿在追憶着十七年前的那一劍之仇，那「終南方達夫」却又笑道：「想不到，想不到，閣下果然是位不死的神仙，十七年前那一劍……」

話未說完，天殘毒掌已經大叱一聲，身形一動，已撲向「方達夫」身前，右手一探，輕飄飄一掌擊去，掌勢並不急速，掌風也不銳利，就像是若無其事般，隨意揮出一樣的。

但方達夫却識貨得很，知道這位內家高手手下，越是輕描淡寫的招式，其中暗藏的殺着也愈厲害，微嘯一聲，身形突然後退五步，「嗆然」一聲龍吟，背後長劍已自出鞘。

一看到這兩人動手，孫清羽、林佩奇眼睛都直了，大氣也不敢出，心中却凜然吃驚，但却又捨不得離去。因為他們都是「練家子」，知道這

種陰柔而奇異的內力，也未將長劍震斷。

方達夫驚懼之下，身形一轉，往後就逃，但就在他身形方自掠起之際，天殘毒掌的身軀已凌空而起，左掌探處，却快如閃電，咄的一聲，擊在方達夫背上。

孫清羽、林佩奇等不禁驚叫出聲，天殘毒掌緩緩回過頭來，目光凜然從他們臉上掠過，這三人不禁又生出一陣寒意。

孫清羽不愧為老江湖，在這種情形之下，仍能抱拳強笑道：「上官大俠……」

那知人家根本不理他，在發出一聲冷入骨髓的笑聲後，掠去無踪。

孫清羽突然收斂去面上的笑，長嘆一聲，道：「想不到我們唯一希望的、所寄托的人，也傷在這天殘毒掌之下，唉！放眼江湖，竟沒有一人是這魔頭的敵手了。」

他目一閃，隨又睜開，道：「那終南方達夫中了那斯一掌，仍未倒下，不知有否生機，無論如何，我們也得找找，若是仍有救，那自是最好，否則，唉！我們也得將這位終南劍客的屍身安葬起來，免得他曝屍街頭。」

年紀大了的人，對「死」總是最易感觸的，天靈星孫清羽又嘆了一聲，和龍舌劍林佩奇等跟蹤終南劍客逸去的方向掠追而去。

三轉兩轉，他們却轉到相府の後

種十年難得的一見的比鬥，其精彩簡直不能想像，何況這兩人都是一別十七年，這十七年裡他們的武功又有甚麼精進？誰能搶得先機？

他們眼睛瞬也不瞬，却見方達夫長劍揮出，手腕突然一抖，頓時滿天劍氣森冷，青白的劍色映得夜色一白。

天殘毒掌又是一聲冷笑，絲毫不見作勢縱躍，人已凌空而起，金色掌却如黃金之色，轉瞬間，已連環拍出三招。

這三招竟是從那滿天的劍氣中搶攻而進，方達夫連退數步，手中長劍施展開，利那間，雖然冷芒電掣，但却只是自保而已，並沒有搶得先機。

旁觀二人都是武林人物，都不禁暗暗着急，那知方達夫脚下突然連退三步，手中長劍突然劃了一個極大的圈子，在自己面前佈下一道青白森冷的劍幕。

這一招奇詭怪異，竟是天靈星孫清羽前所未見，也前所未聞的招式，孫清羽微嘆一聲，付道：「這終南方達夫」到底是何來歷，實在令人費解，他這一招非但不是終南劍法，也不是中原任何一個劍派的招式，但精妙之處，却遠在各門各派的劍法之上，天殘毒掌武功雖突出，可是我也不相信他能破去這一招。」

這些念頭在他心中原是一閃而過，終南方達夫這一招使出後，天殘毒

掌果然愣了一下，腦海中已極快的閃過四個字：「凝金固古」。

原來終南方達夫連連失機，眼看就要不敵，竟使出武林中盛傳，但却沒有人見過的「四十九手迴風舞柳劍」中的絕招來。

天殘毒掌突然仰天長嘯一聲，掌勢突然一變，出手比先前更為緩慢，方達夫覺得自己使出的劍式，彷彿被一種陰柔但却巨大的力量吸引了，招式竟施展不開。

他眼光一瞬，忽然遇着天殘毒掌的眼睛，不知怎麼樣，那天殘毒掌眼中彷彿也有那種陰柔而巨大的吸引力，終南方達夫兩隻炯炯有光的眼睛，竟也被他吸住了。

方達夫招式一緩，孫清羽方覺得不妙，那知天殘毒掌忽的冷笑一下，右臂本是前劈之勢，中途却突然停住，手掌一翻，「三指」如鉤，颯的一聲，竟抓住了方達夫的長劍。

方達夫大驚，悶哼一聲，右臂真氣佈滿，猛的奪劍。

那知天殘毒掌冷笑聲中，手勢忽然往前一送，方達夫本來就是「向後扯」的力量，再被他這種強大的力量一送，頓時立足不穩，踉蹌踉往後連退三步，才始立穩。

却不知就在他力量尚未衝的那一剎那，天殘毒掌猛叱一聲：「拿來！」鐵腕一抖，方達夫手中的長劍竟被他硬生生奪了過來。而他所使出的這

院院牆外，此刻恰巧八步趕蟬程垓正在驚呼着：「方大俠。」

這三個字一入耳，孫清羽等立刻掠了進去，剛好擋在終南劍客方達夫前面。

龍舌劍林佩奇簡略的說出這幾天來自己的經過，程垓方自唏噓間，那孫清羽却突然又驚「噢」了一聲，程垓回頭望去，原來孫清羽已解開那終南方達夫——飛花神劍蕭旭的衣服，查看他的傷勢，此刻轉過頭來，驚異的說道：「這又是奇事。」

他朝飛花神劍蕭旭裸露的後背一指：「蕭大俠明明中了天殘毒掌一掌，但後背上却怎的沒有金色掌印呢？」

各人隨着他手指望去，飛花神劍蕭旭的後背只有一片瘀黑，那有金色掌印，林佩奇和孫琪却見他中了天殘毒掌一掌，此刻都驚叫出聲，八步趕蟬程垓心中一動，暗暗付道：「怎的他的傷痕竟和金丹無敵黃公紹的一樣？」

於是又將金丹無敵黃公紹中了天殘毒掌一掌之後，身上也無金色掌印的事說了出來，又道：「據小弟推測，這北京城裡，除了真的天殘毒掌之外，還有一個假冒天殘毒掌的人，只是這人武功也極高，行事也極怪異。」

林佩奇忍不住口問道：「只是這人是誰？又爲了甚麼原因他要假冒天殘毒掌呢？」



## 上文提要：

鐵山與包蓮兒、晚流香等一行，為降服獨角神龍為現。一時飛沙走石，狂風四起，場面驚心動魄，鐵山冷靜沉着，英勇機智與神龍搏鬥，緊要關頭，看準神龍張開大口之一利連投兩顆雷火彈，神龍在一陣掙扎後靜下來，終被降服了，正在此際，一羣想撿便宜的紛紛向他們圍攻而來……



文圖 高飛 可  
俠義奇情連載故事  
羌笛怨

神龍獨角勢無比 增強信心回中原

玉瑪氣得臉色發青，口中一聲怒叱，嬌軀已由馬背上拔了起來，身在半空，掌中長劍泛起一片銀芒，寒星萬點，向鐵山當頭灑下。

鐵山哼了一聲，手腕一翻，掌力急吐而出，一陣輕嘯隱帶風雷之聲，將玉瑪兜起送回馬背。

玉瑪沒有受傷，但已嚇得面色慘白，她不知道鐵山使的是甚麼掌力，竟能將她送回馬背而毫髮未傷。

這是他師門的獨門絕學「破山神掌」，具有驚天地泣鬼神的無邊威力。它的威力會隨發掌者的心情而有所不同，只要心中存有半點殺機，受掌者必然會骨肉糜爛，慘不忍觀。如若心無芥蒂，掌力就像和煦的春風一般，不會對受掌者造成任何傷害。

只是泥菩薩也有三分火性，在搏殺中控制情緒更為困難，這是鐵山從不使用破山神掌的原因。

現在他用了，都木塔父女却被這一掌擊得膽顫心寒。因為他們明白玉瑪那一招「芒刺追魂」的力道，縱然是具有一流身手的高人，也會栽在這一招痛擊之下，鐵山沒有栽，而且揚手一掌就將玉瑪送回馬背，如此神奇的武功，豈是他們能夠對抗的。

晚流香見鐵山一記掌力已收到攻心的效果，立即輕聲一笑道：「去奪寶吧，鷹王，神龍還躺在那裡，你不怕別人捷足先登？」

都木塔道：「你們為甚麼不去

奪？」

晚流香道：「神龍是咱們殺死的，咱們自然當仁不讓了。不過我大哥只取了龍角，烏少門主為了替父親治病取了龍眼，神龍混身是寶，牠的內丹更能使人成仙成佛，可惜咱們割不開龍皮，只好放棄了。」

都木塔不再遲疑，猛的撥轉馬頭，奮蹄向北方急馳而去。

鷹王一走，跟他的自然一起離去，玉瑪也走了，祇不過她丟下幾句叫晚流香難過的言語。

「姓晚的，他是你甚麼大哥？」

「大哥就是大哥，你問這個作甚麼？」

「哼，姓晚的，你應該弄清楚，他是我的未婚丈夫，妳最好自愛一點。」

語音一落，逕自躍馬向都木塔身後追去。

晚流香呆了一呆，道：「蓮姐，你看這不要臉的女人。」

包蓮兒道：「不要理她，再遇上了讓我給她一點教訓。」

此時都木塔的都屬全都湧向北方，喊殺之聲已遙遙傳來。鐵山嘆息一聲道：「這一仗將使武林精英受到嚴重的損失，我實在有些不忍。」

晚流香道：「這是一個千軍決戰的場面，咱們雖然全力投入，也難以救這場劫難，走吧，大哥，咱們能夠全軍而退，應該是最幸運的了。」

鐵山道：「說的也是，咱們走。」

點頭道：「是的。」

晚流香由懷中掏出一枚銅牌，它的正面是一條昂首吐舌，形狀獠惡的虺蛇，反面是一蓬燃燒中的烈火。房中各人全不知道這面形象邪惡的銅牌代表甚麼，只有孫采蓉面色肅穆的站了起來，道：「屬下參見令主。」

晚流香道：「請坐。」

孫采蓉道：「謝令主。」

待孫采蓉落坐之後，晚流香道：

「大哥，這就是我要告訴你的。」

鐵山一嘆道：「想不到流香妹子竟是羌笛怨的重要人物，當真失敬得很。」

晚流香道：「別這麼說，大哥，只要你一聲令下，小妹願意為你付出一切，只是，咳，你為甚麼要惹上這個可怕的組合？」

鐵山道：「不是我惹他們，是他們容不下我。」頓接道：「這個組合真的十分可怕麼？」

晚流香道：「就我所知，羌笛怨的笛主是一位神秘莫測的人物，據說他武功之高，已達天人境界，而且忽男忽女，變幻萬端，單他一人，就足以擾亂整個社會，置江湖於沸騰之中了，更何況他還有一個嚴密的組織，與龐大的部屬……」

鐵山神色凝重的道：「說下去。」

晚流香道：「笛主身邊有七位武功極高，各負奇技的高人，稱為七大狂軀，由這般人組成權力領導中心，控

的。」

「這裡沒有外人，有甚麼不方便說的。」

「不方便說？」

「是的。」

「你還有事？」

「這個……」

「準備何時返回中原？」

「大哥，此地已經沒有留戀之處了，

動之時，晚流香提出了她的意見。

因而當他們在一起研商今後的行

費。

整修破廟可以說輕而易舉，問題是有

沒有這個必要，再有錢也不能平白浪

修，未嘗不可好好的利用。

晚流香人力財力全都十分雄厚，

好在北門附近有一座破廟，是本

城最荒涼的所在，那兒斷垣殘壁，蔓

草叢生，平時罕見人跡，如果加以整

修，未嘗不可好好的利用。

分舵，此處的房屋雖是不小，由於冰

簾門黃葉蘭舟兩壇，人數就已超過三

百，再加上孫采蓉的部屬，就難免有

人滿之患了。

烏元一道：「謝謝，鐵大俠他日有

暇，希望來杭州一遊，告辭。」雙掌一

拱，轉身急馳而去。

送走了錦衣門，他們再回到順昌

分舵，此處的房屋雖是不小，由於冰

簾門黃葉蘭舟兩壇，人數就已超過三

百，再加上孫采蓉的部屬，就難免有

人滿之患了。

烏元一道：「謝謝，鐵大俠他日有

暇，希望來杭州一遊，告辭。」雙掌一

拱，轉身急馳而去。

送走了錦衣門，他們再回到順昌

分舵，此處的房屋雖是不小，由於冰

簾門黃葉蘭舟兩壇，人數就已超過三

百，再加上孫采蓉的部屬，就難免有

人滿之患了。

烏元一道：「謝謝，鐵大俠他日有

暇，希望來杭州一遊，告辭。」雙掌一

拱，轉身急馳而去。

送走了錦衣門，他們再回到順昌

分舵，此處的房屋雖是不小，由於冰

簾門黃葉蘭舟兩壇，人數就已超過三

百，再加上孫采蓉的部屬，就難免有

人滿之患了。

烏元一道：「謝謝，鐵大俠他日有

暇，希望來杭州一遊，告辭。」雙掌一

拱，轉身急馳而去。

送走了錦衣門，他們再回到順昌

分舵，此處的房屋雖是不小，由於冰

簾門黃葉蘭舟兩壇，人數就已超過三

百，再加上孫采蓉的部屬，就難免有

人滿之患了。

烏元一道：「謝謝，鐵大俠他日有

暇，希望來杭州一遊，告辭。」雙掌一

拱，轉身急馳而去。

送走了錦衣門，他們再回到順昌

分舵，此處的房屋雖是不小，由於冰

簾門黃葉蘭舟兩壇，人數就已超過三

百，再加上孫采蓉的部屬，就難免有

人滿之患了。

烏元一道：「謝謝，鐵大俠他日有

暇，希望來杭州一遊，告辭。」雙掌一

拱，轉身急馳而去。



制及指揮龐大的羌笛組織。」

鐵山道：「你還知道甚麼？」

晚流香道：「我還知道很多，一時也說不完，我有點累，你們聊聊天吧。」

她立起身來，向鐵山嫣然一笑，嬌軀一擰，緩步退了出去。

鐵山希望多瞭解一點，晚流香偏偏要歇息，他不便留住她，不禁嘆出一口長氣。

包蓮兒道：「別急，大哥，孫家妹子也是羌笛怨的，何不先跟她聊聊？」

孫采蓉道：「小妹職位卑微，所知十分有限，鐵大俠欲窺全貌，只有晚令主才能解答。」

鐵山道：「流香在羌笛怨的地位很高麼？」

孫采蓉一臉敬畏之色道：「何止很高，在小妹來說，八大魔魁是神話中的人物，今日能夠見到令主，是小妹的一項殊榮。」

鐵山道：「八大魔魁是甚麼？」

孫采蓉道：「據說八大魔魁是實際統馭本組合的令主，自毒蟻以下，全得聽他的指揮。」

鐵山道：「毒蟻也是羌笛怨組合中一種職位的名稱了，你知道此等人物有多少？在此地誰是毒蟻？」

孫采蓉道：「小妹只猜想玉瑪或者鷹王是毒蟻，這也只是猜想而已，羌笛怨在本省究竟有多少毒蟻，小妹實在毫無所知。」

包蓮兒道：「去問晚妹子吧，好好陪陪她，她會告訴你的。」

包蓮兒那句好好陪陪她，使得鐵山面色一紅。

晚流香是一個足使英雄氣短的人間尤物，包蓮兒雖是美艷，與她相比仍然稍遜一籌，尤其在床第之間，她那種婉轉嬌媚，欲仙欲死的情景，更能使人回味三日。

只是鐵山並非好色之徒，而此時也不是說悄悄話的時候，至少還有向曉春及孫采蓉在座。

好在這兩個人十分上道，全都借個詞兒退了出去。

包蓮兒笑道：「不必遲疑了，去吧，大哥，她只怕等得有些着急了。」

鐵山有點不安的道：「蓮兒，我很抱歉……」

包蓮兒的神色微微一黯，迅即靦腆一笑道：「作一個非常之人的妻子，就應該具有超越常人的容忍，何況你也是情非得已，我不會怪你的。」

現在才是深秋，雪花已經壓上枝頭了。

冷鋒挾着嚴寒，由蒙古一路南下，新疆首當其衝，綏來縣城自然要在奇寒之下顫抖了。

只有一處不冷，那就是晚流香的閨房。男歡女愛，熱情似火，嚴冬也會帶來春意，那裡會冷？

良久……

「大哥……」

「你能不能聽我一件事？」

「你說說看。」

「不要跟羌笛怨為敵，他們的勢力太龐大了，你不可能有任何一點機會的。」

「你認為是我跟羌笛怨為敵？」

「這個……我想是的。」

「怎麼說？」

「這要從王之煥那首出塞詩說起了，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渡玉門關，你知道羌笛指的是甚麼？」

「這我當然知道，羌笛是樂器，漢武帝時丘仲所作，長一尺四寸，三孔，因出羌中，所以稱為羌笛。」

「誰跟你說這些了？哼。」

「那你要我說甚麼？」

「別跟我裝糊塗，大哥，你分明知道羌笛指的是邊塞之人，這邊塞之人又以蒙人為主，所以羌笛怨與蒙人是不可分的，想想看，大哥，你與這兩大強權為敵，會得到怎樣一個後果。」

鐵山忽然捧着她的雙頰，雙目精芒如電，逼視着她的兩眼。

適才他們曾經抵死纏綿，使晚流香獲得無比的滿足，但她認為這場風流陣仗，祇不過旗鼓相當，至少她並非俯仰由人，而是操之在我。

如今在鐵山的目光逼視下，她竟然失去抗拒的能力，敢情她這位大哥一直在裝蒜，直到現在，才真正顯出

他超凡絕俗的功力。

待鐵山收回目光，她如釋重負的吁出一口大氣，櫻唇一撇，哼了一聲道：「好哇，你一直都在騙我，我……我不依……」

她怎樣不依？那是一對粉拳輕輕敲擊鐵山的胸膛，眼波流轉，媚態橫生。她是在撒嬌，却能令人打從心底生出喜愛。

鐵山伸手一撈，攬着她白如羊脂，滑似錦緞的嬌軀，一記深深的長吻之後，道：「你不幫我？」

「哼，一切都給了你，你有個三長兩短，我還能活？」

「那妳告訴我，羌笛怨的笛主是誰？」

「不知道。」

「此話當真？」

「相信我，大哥，除了七大狂蚪，沒有人知道笛主是誰。」

「八大魔魁應該是羌笛怨組織中的重要人物，竟然沒有見過笛主？」

「見過，那只是頭戴金色面罩，身着金色長袍的巨人，惟一引人注意的是，他的口音時男時女，叫人有點雌雄莫辨。」

「此人果然神秘，妳見過他幾次？是在何處見到他的？」

「在吐魯番一座清真寺中，那是惟一的一次。」

「七大狂蚪呢？有沒有見過？」

「有，在吐魯番晉見笛主那次，就

的高人了？」

晚流香道：「是的，這般人武功極高，行動神出鬼沒，笛主對八大魔魁的指揮和聯繫，都是由他們執行的。」

鐵山咳了一聲道：「妳這人真叫我搞不懂，瞧妳做人處事一向都是很精明的，像九天神煞這麼重要的人物，妳居然會忘記。」

晚流香撇撇嘴道：「他們有甚麼好重要的，只是一個傳送訊息的使者罷了。」

鐵山急道：「流香，妳該不是在裝糊塗吧？」

晚流香嫣然一笑道：「別着急，大哥，我跟你鬧着玩的。」

鐵山哼了一聲道：「那妳說，妳認識那一個九天神煞？」

晚流香道：「一個都不認識。」

鐵山道：「別鬧了，流香，咱們說正經的。」

晚流香道：「誰不是在說正經的了？由於我不願跟這般牛鬼蛇神打交道，甚至還要看他們的臉色，所以我都是叫紫苑代替我與他們見面的。」

鐵山吐出一口長氣道：「妳真會吊我的胃口，真該打妳幾板子才對。」

他要打晚流香幾板子，她竟然在他的懷裡扭了起來，這一下可扭起了鐵山的心火，不知道他是不是打了她，她却唧唧唔唔的哼了起來。

幾乎半個時辰之後，他們才安靜下來，鐵山整理好了衣衫，對晚流香

道：「流香，叫紫苑來吧。」

晚流香慵懶的哼了一聲道：「她的房間就在隔壁，你自己去吧。」

她要歇息，鐵山只得自己去找紫苑。

「紫苑……」

「房門沒有關，請進。」

房門未關，紫苑也沒有睡，她坐在床沿，讓搖曳的燭光，照着那張紅艷的嬌容，一雙明如秋月的眸子，靜靜的向鐵山瞧着。

「妳怎麼啦？紫苑。」

「沒……沒甚麼，坐。」

沒甚麼，她却撇了一下嘴，也許她認為受了冷落，鐵山只得在她的身旁坐下。

鐵山順着她，她却一側身倒到床上，小身子向裡面一滾，道：「你不累我可累了，有甚麼話待會再說。」

小丫頭使刁，鐵山也無可奈何，其實適才在晚流香房裡放足了勁，的確應該調息一下。

良久，紫苑一翻身，像八腳魚似的纏了上來，道：「有甚麼事，說吧。」

鐵山道：「我想知道九天神煞是甚麼人。」

紫苑道：「不知道。」

鐵山道：「不要使刁，小丫頭，是妳替流香跟他們見面，怎能說不知道？」

紫苑道：「你認為他們會以真面目

晚流香道：「哦？」

鐵山道：「因為它太神秘了。」

晚流香道：「怎麼說？」

鐵山雙臂加了一點力道，將她緊緊的摟在懷中，同時面色一正，道：「羌笛怨雖是人才眾多，組織龐大，但一點也不可怕。」

晚流香幽幽地道：「大哥豪氣干雲，我知道你不會害怕，可是我怕，我不能失去你。」

鐵山微微一怔，然後哈哈一笑道：「妳認為我會怕了他們？」

晚流香幽幽地道：「大哥豪氣干雲，我知道你不會害怕，可是我怕，我不能失去你。」

鐵山道：「先用特定的記號聯絡，再下達指示，其實見面如同未見，因為每一個人都隱藏在偽裝之後。」

「好一個嚴密的組合，這位笛主必是一位非常之人。」

「所以，大哥，你不要惹羌笛怨好麼？」

鐵山微微一怔，然後哈哈一笑道：「妳認為我會怕了他們？」

晚流香幽幽地道：「大哥豪氣干雲，我知道你不會害怕，可是我怕，我不能失去你。」

鐵山道：「先用特定的記號聯絡，再下達指示，其實見面如同未見，因為每一個人都隱藏在偽裝之後。」

「好一個嚴密的組合，這位笛主必是一位非常之人。」

「所以，大哥，你不要惹羌笛怨好麼？」

「這就怪了，如果妳要下達命令，或對部屬有所垂詢……」

「先用特定的記號聯絡，再下達指示，其實見面如同未見，因為每一個人都隱藏在偽裝之後。」

「好一個嚴密的組合，這位笛主必是一位非常之人。」

「所以，大哥，你不要惹羌笛怨好麼？」

鐵山微微一怔，然後哈哈一笑道：「妳認為我會怕了他們？」

晚流香幽幽地道：「大哥豪氣干雲，我知道你不會害怕，可是我怕，我不能失去你。」

鐵山道：「先用特定的記號聯絡，再下達指示，其實見面如同未見，因為每一個人都隱藏在偽裝之後。」

「好一個嚴密的組合，這位笛主必是一位非常之人。」

「所以，大哥，你不要惹羌笛怨好麼？」

「這就怪了，如果妳要下達命令，或對部屬有所垂詢……」

「先用特定的記號聯絡，再下達指示，其實見面如同未見，因為每一個人都隱藏在偽裝之後。」

「好一個嚴密的組合，這位笛主必是一位非常之人。」

「所以，大哥，你不要惹羌笛怨好麼？」

鐵山微微一怔，然後哈哈一笑道：「妳認為我會怕了他們？」

晚流香幽幽地道：「大哥豪氣干雲，我知道你不會害怕，可是我怕，我不能失去你。」

鐵山道：「先用特定的記號聯絡，再下達指示，其實見面如同未見，因為每一個人都隱藏在偽裝之後。」

「好一個嚴密的組合，這位笛主必是一位非常之人。」

「所以，大哥，你不要惹羌笛怨好麼？」

「這就怪了，如果妳要下達命令，或對部屬有所垂詢……」

「先用特定的記號聯絡，再下達指示，其實見面如同未見，因為每一個人都隱藏在偽裝之後。」

「好一個嚴密的組合，這位笛主必是一位非常之人。」

「所以，大哥，你不要惹羌笛怨好麼？」

鐵山微微一怔，然後哈哈一笑道：「妳認為我會怕了他們？」

晚流香幽幽地道：「大哥豪氣干雲，我知道你不會害怕，可是我怕，我不能失去你。」

鐵山道：「先用特定的記號聯絡，再下達指示，其實見面如同未見，因為每一個人都隱藏在偽裝之後。」

「好一個嚴密的組合，這位笛主必是一位非常之人。」

「所以，大哥，你不要惹羌笛怨好麼？」

「這就怪了，如果妳要下達命令，或對部屬有所垂詢……」

「先用特定的記號聯絡，再下達指示，其實見面如同未見，因為每一個人都隱藏在偽裝之後。」

「好一個嚴密的組合，這位笛主必是一位非常之人。」

「所以，大哥，你不要惹羌笛怨好麼？」

鐵山微微一怔，然後哈哈一笑道：「妳認為我會怕了他們？」

晚流香幽幽地道：「大哥豪氣干雲，我知道你不會害怕，可是我怕，我不能失去你。」

鐵山道：「先用特定的記號聯絡，再下達指示，其實見面如同未見，因為每一個人都隱藏在偽裝之後。」

「好一個嚴密的組合，這位笛主必是一位非常之人。」

「所以，大哥，你不要惹羌笛怨好麼？」

「這就怪了，如果妳要下達命令，或對部屬有所垂詢……」

「先用特定的記號聯絡，再下達指示，其實見面如同未見，因為每一個人都隱藏在偽裝之後。」

「好一個嚴密的組合，這位笛主必是一位非常之人。」

「所以，大哥，你不要惹羌笛怨好麼？」

鐵山微微一怔，然後哈哈一笑道：「妳認為我會怕了他們？」

晚流香幽幽地道：「大哥豪氣干雲，我知道你不會害怕，可是我怕，我不能失去你。」

鐵山道：「先用特定的記號聯絡，再下達指示，其實見面如同未見，因為每一個人都隱藏在偽裝之後。」

「好一個嚴密的組合，這位笛主必是一位非常之人。」

「所以，大哥，你不要惹羌笛怨好麼？」

「這就怪了，如果妳要下達命令，或對部屬有所垂詢……」

「先用特定的記號聯絡，再下達指示，其實見面如同未見，因為每一個人都隱藏在偽裝之後。」

「好一個嚴密的組合，這位笛主必是一位非常之人。」

「所以，大哥，你不要惹羌笛怨好麼？」

鐵山微微一怔，然後哈哈一笑道：「妳認為我會怕了他們？」

晚流香幽幽地道：「大哥豪氣干雲，我知道你不會害怕，可是我怕，我不能失去你。」

鐵山道：「先用特定的記號聯絡，再下達指示，其實見面如同未見，因為每一個人都隱藏在偽裝之後。」

「好一個嚴密的組合，這位笛主必是一位非常之人。」

「所以，大哥，你不要惹羌笛怨好麼？」

「這就怪了，如果妳要下達命令，或對部屬有所垂詢……」

「先用特定的記號聯絡，再下達指示，其實見面如同未見，因為每一個人都隱藏在偽裝之後。」

「好一個嚴密的組合，這位笛主必是一位非常之人。」

「所以，大哥，你不要惹羌笛怨好麼？」

鐵山微微一怔，然後哈哈一笑道：「妳認為我會怕了他們？」

晚流香幽幽地道：「大哥豪氣干雲，我知道你不會害怕，可是我怕，我不能失去你。」

鐵山道：「先用特定的記號聯絡，再下達指示，其實見面如同未見，因為每一個人都隱藏在偽裝之後。」

「好一個嚴密的組合，這位笛主必是一位非常之人。」

「所以，大哥，你不要惹羌笛怨好麼？」

「這就怪了，如果妳要下達命令，或對部屬有所垂詢……」

「先用特定的記號聯絡，再下達指示，其實見面如同未見，因為每一個人都隱藏在偽裝之後。」

「好一個嚴密的組合，這位笛主必是一位非常之人。」

「所以，大哥，你不要惹羌笛怨好麼？」

鐵山微微一怔，然後哈哈一笑道：「妳認為我會怕了他們？」

晚流香幽幽地道：「大哥豪氣干雲，我知道你不會害怕，可是我怕，我不能失去你。」

鐵山道：「先用特定的記號聯絡，再下達指示，其實見面如同未見，因為每一個人都隱藏在偽裝之後。」

「好一個嚴密的組合，這位笛主必是一位非常之人。」

「所以，大哥，你不要惹羌笛怨好麼？」

「這就怪了，如果妳要下達命令，或對部屬有所垂詢……」

「先用特定的記號聯絡，再下達指示，其實見面如同未見，因為每一個人都隱藏在偽裝之後。」

「好一個嚴密的組合，這位笛主必是一位非常之人。」

「所以，大哥，你不要惹羌笛怨好麼？」

鐵山微微一怔，然後哈哈一笑道：「妳認為我會怕了他們？」

晚流香幽幽地道：「大哥豪氣干雲，我知道你不會害怕，可是我怕，我不能失去你。」

鐵山道：「先用特定的記號聯絡，再下達指示，其實見面如同未見，因為每一個人都隱藏在偽裝之後。」

「好一個嚴密的組合，這位笛主必是一位非常之人。」

「所以，大哥，你不要惹羌笛怨好麼？」

「這就怪了，如果妳要下達命令，或對部屬有所垂詢……」

「先用特定的記號聯絡，再下達指示，其實見面如同未見，因為每一個人都隱藏在偽裝之後。」

「好一個嚴密的組合，這位笛主必是一位非常之人。」

「所以，大哥，你不要惹羌笛怨好麼？」

鐵山微微一怔，然後哈哈一笑道：「妳認為我會怕了他們？」

晚流香幽幽地道：「大哥豪氣干雲，我知道你不會害怕，可是我怕，我不能失去你。」

鐵山道：「先用特定的記號聯絡，再下達指示，其實見面如同未見，因為每一個人都隱藏在偽裝之後。」

「好一個嚴密的組合，這位笛主必是一位非常之人。」

「所以，大哥，你不要惹羌笛怨好麼？」

「這就怪了，如果妳要下達命令，或對部屬有所垂詢……」

「先用特定的記號聯絡，再下達指示，其實見面如同未見，因為每一個人都隱藏在偽裝之後。」

「好一個嚴密的組合，這位笛主必是一位非常之人。」

「所以，大哥，你不要惹羌笛怨好麼？」

鐵山微微一怔，然後哈哈一笑道：「妳認為我會怕了他們？」

晚流香幽幽地道：「大哥豪氣干雲，我知道你不會害怕，可是我怕，我不能失去你。」

鐵山道：「先用特定的記號聯絡，再下達指示，其實見面如同未見，因為每一個人都隱藏在偽裝之後。」

「好一個嚴密的組合，這位笛主必是一位非常之人。」

「所以，大哥，你不要惹羌笛怨好麼？」

「這就怪了，如果妳要下達命令，或對部屬有所垂詢……」

「先用特定的記號聯絡，再下達指示，其實見面如同未見，因為每一個人都隱藏在偽裝之後。」

「好一個嚴密的組合，這位笛主必是一位非常之人。」

「所以，大哥，你不要惹羌笛怨好麼？」

鐵山微微一怔，然後哈哈一笑道：「妳認為我會怕了他們？」

晚流香幽幽地道：「大哥豪氣干雲，我知道你不會害怕，可是我怕，我不能失去你。」

鐵山道：「先用特定的記號聯絡，再下達指示，其實見面如同未見，因為每一個人都隱藏在偽裝之後。」

「好一個嚴密的組合，這位笛主必是一位非常之人。」

「所以，大哥，你不要惹羌笛怨好麼？」

「這就怪了，如果妳要下達命令，或對部屬有所垂詢……」

「先用特定的記號聯絡，再下達指示，其實見面如同未見，因為每一個人都隱藏在偽裝之後。」

「好一個嚴密的組合，這位笛主必是一位非常之人。」

「所以，大哥，你不要惹羌笛怨好麼？」

鐵山微微一怔，然後哈哈一笑道：「妳認為我會怕了他們？」

晚流香幽幽地道：「大哥豪氣干雲，我知道你不會害怕，可是我怕，我不能失去你。」

鐵山道：「先用特定的記號聯絡，再下達指示，其實見面如同未見，因為每一個人都隱藏在偽裝之後。」

「好一個嚴密的組合，這位笛主必是一位非常之人。」

「所以，大哥，你不要惹羌笛怨好麼？」

「這就怪了，如果妳要下達命令，或對部屬有所垂詢……」



相見？要是這樣，羌笛怨就不算神秘了。」

鐵山嘆息一聲道：「羌笛怨果然厲害，看來我又要失望一次了。」

紫苑道：「這個麼，叫我怎麼說呢？」

鐵山道：「紫苑，你似乎意有未盡，不要瞞我，有話儘管實說。」

紫苑道：「說了有甚麼用，還是不知道他是誰。」

鐵山道：「這可不一定，也許咱們能夠找出破綻，把他的狐狸尾巴揪出來。」

紫苑道：「好吧，那我就告訴你。」

語音一頓，揚着頭想了一下，道：「這話要從前年說起，那時咱們還住在西藏第三大城江孜……」

鐵山道：「冰簾門設在江孜？」

紫苑道：「不錯，那兒山明水秀，物產富饒，是一個十分美麗的地方，可惜小姐受到羌笛怨的蠱惑，咱們不得不離開江孜了。」

鐵山大感興趣的道：「流香聰明睿智，怎麼會受別人的蠱惑？」

紫苑道：「咱們門主與小姐的最大心願，是本門重返中原，羌笛怨以全力協助本門為條件，小姐只好加入他們的組合了。」

鐵山道：「可是如今……」

紫苑道：「可是如今……」

鐵山笑笑道：「瞧妳這副小心眼，我怎麼會要妳去做那種骯髒的事。」

紫苑道：「那你要我作甚麼？」

鐵山道：「我只是要妳用點機智，幫我將他制服。」

紫苑道：「原來如此，那容易。」

鐵山道：「別太自信，苑兒，有些人練就一身刀槍不入的功夫，如果不知道他的罩門，很難使他就範的。」

紫苑道：「那怎麼辦？」

鐵山道：「妳有沒有習過冰簾神功？」

紫苑道：「咱們冰簾四婢都習過，是小姐教的，以我跟燕語的成就較高，如與小姐相比，咱們還是差得很遠。」

鐵山道：「冰簾神功能夠控制對方的意志，妳有沒有此等能耐？」

紫苑道：「有，那只是對二三流角色而言，如是遇到具有一流身手的高人，就失去效用了。九天神煞不比常人，除了小姐，很難叫他屈服。」

鐵山道：「這倒也是，待明天找流香談談再說吧。」

\* \* \*

現在是十月中旬，寒流已經籠罩天山北路，一夜雪花亂舞，綏來城及鄰近的廣大原野，已是粉裝素裹的銀色世界了。

爲了活捉一名九天神煞，鐵山正與包蓮兒、晚流香，及孫采蓉研商對策，商討還沒有結論，門上忽然响起

願，及本門的存亡作賭注，這一切都是爲了你，如果你辜負了小姐，咱們主婢就死難瞑目了。」

鐵山道：「妳放心，我不會辜負妳們主婢的，妳適才說前年妳們還住在江孜，那麼冰簾門加入羌笛怨已經有三個年頭了？」

紫苑道：「是的。」

鐵山道：「這個時候妳就跟九天神煞聯絡？」

紫苑道：「不，是咱們到了狂沙堡之後。」

鐵山道：「九天神煞是怎樣跟妳們聯絡的？」

紫苑道：「他會在安集海西端街頭的牆壁之上繪一隻羌笛，笛孔的數目表示日期，笛穗的數目代表時辰。」

鐵山道：「這樣豈不要天天派人守住那面牆壁？」

紫苑道：「那倒不必，咱們在安集海安有暗樁，他會留意的。」

鐵山道：「妳與九天神煞聯絡過幾次？」

紫苑道：「不多，前後不過五次而已。」

鐵山道：「那妳對他的形象必然記憶很深，妳說說看。」

紫苑道：「五次見面是五個不同的面貌，長相實在無從描叙，但我知道他是同一個人，只是易了容而已。」

鐵山道：「妳根據甚麼如此判斷？」

一陣剝啄之聲。

距離房門最近的是豆蔻，她沉聲喝問道：「是那一位？」

晚流香道：「是我，桂八姑。」

桂八姑進房之後，對晚流香行了一禮道：「參見少門主。」

晚流香道：「有事？」

桂八姑道：「有一名頭戴雞頭帽的中年人，他自稱姓商，求見鐵公子。」

鐵山道：「是雞人幫的一更雞頭商破殘，八姑將他請到客廳吧。」

桂八姑應聲退出之後，鐵山等人也來到客廳，這位與鐵山曾有一面之緣的一更雞頭，神色還是那麼冷峻，一張繃得緊緊的面頰之上，瞧不出半點表情。

雙拳一抱，以冷冰冰的語氣道：「在下是來送信的。」

送信的也好，拜訪也罷，幹嗎連招呼都不打一個，一副拒人於千里之外的神色？

晚流香第一個瞧不順眼，哼了一聲道：「送信的是下人，見了本宅主人應該下拜，你居然如此不懂禮貌，叫你的主人換一個人來。紫苑，給我轟出去。」

紫苑道：「聽到了麼？朋友，我今天不爲難你，請吧。」

商破殘面色一變，雙目中射出兩縷凌厲的殺機，他沒有瞧看紫苑一眼，只是對鐵山道：「江浸月前輩及五軍

紫苑道：「他的容貌可以化裝，但身材的高矮及胖瘦就不易改變了，何況……」

鐵山道：「怎樣？」

紫苑道：「他居然，他居然……」

鐵山道：「他敢！祇不過……」

鐵山先是一怔，然後哈哈一陣大笑道：「不錯，咱們小紫苑聰明伶俐，美麗動人，他倒是蠻有眼光的。」

紫苑提起粉拳，在鐵山的胸前一陣擂擊，同時噘着嘴道：「你是在幸災樂禍？」

鐵山道：「那怎麼會，有人愛慕我的妻子，足見鐵山是多麼的幸運。」

紫苑一頭扎到他的懷裡，幽幽道：「有你有這句話，苑兒死了也心甘，不過作你的妻子我不配，給我一個侍妾的名份，我就心滿意足了。」

鐵山在她的櫻唇上深深一吻道：「好了，苑兒，那人以後有沒有找過妳？」

紫苑道：「沒有，但有信來。」

鐵山道：「哦，信呢？拿給我瞧瞧。」

紫苑道：「都撕掉丟了，他把肉麻當有趣，我却討厭死了。」

鐵山道：「信很多麼？現在交通梗塞，寄信頗爲不易。」

紫苑道：「我不知道他是用甚麼辦法送來的。」

堡、野火莊，雞人幫請鐵大俠於明天午時，到興隆口一會，告辭。」

他轉身要走，包蓮兒却出聲招呼道：「商大俠請留步。」

商破殘道：「甚麼事？」

包蓮兒道：「各位要拙夫去興隆口，必然有一個理由了，否則咱們爲甚麼要聽人擺佈？」

商破殘道：「這是匹夫懷璧的後果，你們應該比誰都明白。」轉身一躍，去勢若風，眨眼之間，便已消失於茫茫白雪之中了。

紫苑道：「這人好狂，咱們不該放他走的。」

鐵山道：「算了，兩國相爭，不斬來使，別讓人說咱們小家子氣。」

晚流香道：「大哥，明天興隆口咱們去是不去？」

鐵山道：「是禍躲不脫，躲脫不是禍，別人已經找上門來了，怎能不去。」

孫采蓉道：「據蕭客石魚的調查，此次獨角神龍出土，造成不小的傷亡，五軍堡的鐵戈陸長天墜入地面的裂隙，被沙活埋，龍馬、搖玉兩軍傷亡極重，幾乎損失了半數武士，雞人幫五更雞頭刁莽斷了一條腿，負傷頗重，野火莊二莊主霸王鍾泰暉埋在沙中頓飯時間，雖是救出，却已受到極重的內傷，這兩個幫派跟五軍堡一樣，所屬武士大半傷亡。」

晚流香道：「如此說來，他們縱然

法送來的，平均兩個月就有一封信，算起來已經有十多封了，有些我連看都沒有看。公子，你該不會懷疑我甚麼吧！苑兒給你的可是清清楚楚的。」

鐵山將她緊緊的一攬道：「別傻了，苑兒，我怎麼會懷疑妳呢？只因羌笛怨是一個極端可怕的敵人，我想摸清他，却無從下手，有妳這條線索，自然再好不過。」

紫苑大爲興奮的道：「公子，算算日期，他應該有信來了，你要我怎麼作？」

鐵山道：「流香在羌笛怨組合中，擔負統御一方的責任，地位不能說低，可是她對這個組織的瞭解，却少得令人不敢相信。」

紫苑道：「你是要從這位九天神煞的身上發掘羌笛怨的秘密了？」

鐵山道：「苑兒，妳真聰明，所謂知己知彼，百戰百勝，打糊塗仗，勝算的機會必然不多。」

紫苑道：「這個我明白，只是，咳，我只怕幫不上你的忙。」

鐵山一呆道：「妳怎麼啦，苑兒，妳是我的妻子，妳不幫我誰幫我？」

紫苑道：「就因爲我是你的小妾，所以才不能幫你。」

鐵山道：「這話我不懂，說清楚一點。」

紫苑道：「你不是要我利用美色，犧牲色相麼？你如果是這般想法，最好打消這個主意。」

三派聯合，也不及咱們一個壇的實力了。」

孫采蓉道：「按說應該是這樣的，而且他們士氣低落，多數人都想立刻離開新疆。」

晚流香道：「可是他們却向咱們挑戰，其中究竟有些甚麼玄虛？」

豆蔻道：「公子，能不能讓小婢說幾句話？」

鐵山道：「好，妳說。」

豆蔻道：「獨角神龍出土，沒有遭到損失的，除了咱們及錦衣門，還有都木塔父女，如是五軍堡等三派與都木塔聯合，再加上中原前來尋寶的武林高人，這股力量已經不可忽視，如果還有七大奇人參加，那就更不可掉以輕心了。」

晚流香道：「說得對，咱們得到神龍的獨角，他們却割不開龍皮而一無所獲，再加損兵折將，所以把怨氣出在咱們的頭上。」

包蓮兒道：「香妹子，妳看咱們有沒有跟他們放手一搏的能力？」

晚流香道：「有，咱們現有的黃葉蘭舟二壇，及獵虎隊員，不下六百人，他們各有一身很紮實的武功，能夠各自爲戰，也能以陣法聯手合擊，如果算上孫姑娘的手下，兵對兵，咱們佔有七成勝算。」

包蓮兒道：「那將對將呢？」

晚流香道：「不算大哥及七大奇人，咱們佔到絕對的上風。」

包蓮兒道：「那將對將呢？」

晚流香道：「不算大哥及七大奇人，咱們佔到絕對的上風。」

包蓮兒道：「那將對將呢？」

晚流香道：「不算大哥及七大奇人，咱們佔到絕對的上風。」

包蓮兒道：「那將對將呢？」

晚流香道：「不算大哥及七大奇人，咱們佔到絕對的上風。」

包蓮兒道：「那將對將呢？」

晚流香道：「不算大哥及七大奇人，咱們佔到絕對的上風。」

包蓮兒道：「那將對將呢？」

晚流香道：「不算大哥及七大奇人，咱們佔到絕對的上風。」

包蓮兒道：「那將對將呢？」



包蓮兒道：「爲甚麼不算大哥及七大奇人？」

晚流香道：「因爲有一件事還要作最後的証實，紫苑，去拿來。」

包蓮兒及在座之人，都不知道晚流香葫蘆裡賣的是甚麼藥，以及她要証實甚麼，好在紫苑很快就回來了，她手中拿着一個長形包裹。

晚流香向包裹瞧了一眼，道：「拿給公子。」

鐵山接過包裹道：「這是甚麼？」

紫苑道：「打開來瞧瞧嘛。」

鐵山打開包裹，驟覺眼前一亮。那是一把鑲滿珠寶的刀鞘，既華貴又美麗，鞘身為乳白色，閃耀着一股柔和的光輝，不知道它是甚麼質料製成，其價值絕不在珠寶之下。

刀鞘之內必然是一柄寶刀了，否則怎能配有這等名貴的刀鞘。

刀柄上也是滿鑲珠寶，鐵山抽出寶刀一瞧，不由啊了一聲道：「是神龍的獨角？」

晚流香道：「是啊，要不是神龍的獨角，那能配這晚家祖傳的刀鞘？」

鐵山不解的道：「有刀鞘沒有刀，你家祖傳就是這樣？」

晚流香道：「誰說沒有刀了，當年先祖遠在五台山被數十名高手圍攻，要不是這把鎖虹寶刀，怎能殺出重圍？」

鐵山道：「那刀呢？」

晚流香嘆口氣道：「我只是一時好

奇，想試試獨角與鎖虹那一個鋒利，唉……」

鐵山愕然道：「妳那祖傳的寶刀，竟被獨角所毀？」

晚流香忽然精神一振道：「我却因禍得福，今後冰簾門將會躍馬中原，重振祖風了。」

鐵山道：「怎麼說？」

晚流香道：「原來鎖虹寶刀的刀身是空的，裡面藏着冰簾神功最後三級心法，豈不是因禍得福？」

鐵山道：「這當真是一飲一啄莫非前定，我要向妳說一聲恭喜了。」

晚流香道：「你試試吧，看能不能符合我的想法。」

鐵山道：「怎麼試？」

晚流香道：「你提足內力，灌注刀身，全力劈出一刀，看是甚麼結果。」

鐵山道：「好，咱們去後院。」

順昌分舵的後院十分廣大，芳草滿地，綠樹成蔭，是一個休閒的好去處。此時，雖是深秋，但那雪花飛舞，一遍銀白的景象，更增加了一份詩情畫意。

晚流香等來到後院，她指着一株巨大的樑樹道：「大哥，那樑樹距咱們約莫兩丈，你劈出一刀試試。」

鐵山點點頭，猛的一提真力，緩緩向獨角刀身之上注去。

他這真力一注獨角，竟然發生一種出人意料之怪異現象。他感覺獨角之上原就儲存着一股力道，如今被他

的真力一引，竟匯爲一股強大無比的罡氣。

獨角之上更散發出一片其紅如血的光芒，光圈約莫一丈五尺，照得包蓮兒晚流香等眉髮皆赤。

鐵山心頭一凜，這一刀他說甚麼也不敢劈出，他緩緩將真力收回，紅光也隱去不見，他鬚角之上却已現出了汗水。

「流香，我不敢出刀，害怕破壞此地的景物。」

「我知道，大哥，你有甚麼感覺？」

「獨角上藏有一股力道，與我的真力一合，強大得難以估計，如果一刀劈出，這塊庭園可能會受到極大的破壞，要試只好另找地點了。」

紫苑道：「明天不是要去興隆口麼？何必另選場地。」

晚流香道：「大哥的內力能與龍角上儲藏的力道相合，一招揮出，必然石破天驚，的確不必另選場地，只是我有些不解，龍角上怎麼會蘊藏力道？」

包蓮兒道：「這點原因一時很難弄個明白，但大哥的真力灌注龍角，就會發出耀眼的紅光，此事絕不尋常，我想如果能將龍角上的力道吸爲己用，放眼天下，只怕無人能敵。」

晚流香道：「蓮兒說的不錯，大哥咱們進屋裡去試試。」

鐵山道：「好的。」他進屋開始運

功，立即紅光滿室，不明究竟之人，多半會以爲發生火災，兩個時辰之後，紅光逐漸消失，他也容光煥發的走出房外。

包蓮兒立即迎向前去道：「大哥，有沒有收穫？」

鐵山道：「有，但並不多。」

包蓮兒道：「是一次吸不盡龍角上的力道？」

鐵山道：「不，我只是無功而退。」

晚流香道：「你不是說有收穫麼？」

鐵山道：「我的收穫是真力與龍角上的力道更如乳水交融，運用自如罷了。」

晚流香道：「不要灰心，大哥，你能夠作到與龍角的力道乳水交融，運用自如，已經很不錯了，只要假以時日，我相信一定能完成心願的。」

鐵山道：「我也是這般想法。」

\* \* \*

興隆口是綏來、沙灣兩個縣城之間的鎮集，四週原是一片廣大的草原，此時却變作天地一色的銀色世界了。

令人詫異的是，這冷肅寧靜的雪地上，竟會蒙上一股駭人的殺機。

寒風像刀子般狂野的刮着，它似乎警告在場的千餘名武林豪客，這裡是塞外，絕嶺與沙漠就像風雪一樣，冷酷，爲甚麼不珍惜生命？要將自己

埋葬在這裡？

這般人沒有想到這些，爲了蓋蓋之數，好友可以反目，何況他們追求的是人間異寶。

所以他們要爭，要奪，也要殺人。

他們要殺的是鐵山這一伙，天下武林在神龍出土之時損失慘重，只有鐵山沒有損失，還得到一隻龍角。

不，還有兩粒龍眼，雖然那是烏元一取走，他們也算在鐵山的頭上。

所謂蟲多不癢，債多不愁，鐵山並不在乎他們怎樣算法，但目覩這龐大的人潮，却不禁皺起了眉頭。

果然不出所料，這般人是由中原三大門派與一些零星的武林人物所組成，他們人數不多，加起來不過一百出頭，其中雖有不少武功獨到，身負絕學的好手，只是意志消沉，作戰的意願不高。

最能引起鐵山注意的是，這批人羣之中，有三名十分特殊的人物。

當代七大絕頂高人，鐵山已經認識了三個，據說在神龍出土時，出手擒龍的高人，竟然兩死兩傷，現在他又瞧到了三個，莫非傳言不實？

這三人是名列白道的寒烟水，黑道魔頭江浸月，這兩大絕頂高人他見過，只有俏立他們中間的綠衣女郎並不相識。

他在猜，包蓮兒却已經下了斷語：「是她！八成錯不了。」

鐵山一怔道：「蓮兒，妳在說誰？」

包蓮兒道：「自然是那位一身翠綠的女人了，大哥，你可記得江湖上的傳說？」

鐵山道：「記得。」

包蓮兒道：「這女人太可怕了，我不准你跟她交手。」

鐵山道：「我自然不願跟她交手，但戰機難測，有時候由不得咱們。」

包蓮兒大聲道：「除非她先殺了我，你想跟她交手也不行。」

晚流香見包蓮兒面色凝重，話說得斬釘截鐵，問題只是不准鐵山跟綠衣女人交手，這豈不是小題大作？

包蓮兒見晚流香有些懷疑，遂指着綠衣女郎道：「流香妹子可認識那位身着翠綠衣裙的女人？」

晚流香道：「不認識。」

包蓮兒道：「她是當代七大絕頂高人之一，名叫綠夫人。」

晚流香道：「能夠擠身當代七大絕頂高人之林，她的武功自然是深不可測了。」

包蓮兒道：「所以江湖上有兩句傳聞，是所謂綠雲蓋頂，挖心斷頭。」

晚流香道：「那是說她對不貞的女人，會施以嚴厲的懲罰了，手段是狠了一點，動機並不算壞。」

包蓮兒道：「不是這樣解釋的。啊，他們來了，以後再跟妳說吧，但妳要留神，千萬不要讓大哥跟那女人交

手。」

晚流香實在想不明白，包蓮兒爲甚麼如此擔心，她想弄個清楚，但一隊鐵騎已由西北急馳而來，在雪泥飛濺之中，很快就與中原三大門派會合，顯然對方人馬到齊，搏殺即將展開，要問也得以後再說。

如今雙方的人數相差不多，距離也拉到不足兩丈。鐵山停下脚步，雙拳一抱道：「在下應約而來，請鷄人幫命題。」

鷄人幫紅鷄頭莫長川踏前兩步道：「鷄人幫只是奉派傳信，命題的另有其人。」

莫長川說的不錯，有當代七大絕頂高人在場，命題自然輪不到鷄人幫了。

令人駭然的是，名列白道的寒烟水，對黑道中排名最後的綠夫人，行動大反常情，幾乎有點叫人難以理解，他向綠夫人虔敬的行了一禮道：「姓鐵的跟在下前賬未清，寒烟水請令……」

一股嬌音像銀鈴般響了起來，道：「別急，寒兄，現在還不是你出場的時候。」

當日寒烟水力拚神龍負傷，竟敵不過鐵山的破山神掌，雖然只是一點小事，他却耿耿於懷。

綠夫人沒有再理會寒烟水，扭頭對古垂燈道：「古垂燈。」

古垂燈是五軍堡的三將之首，除

了堡主樓星台，他是五軍堡的第二號人物。

這位五軍堡的高人，對綠夫人顯得十分敬畏，聽到呼喚立即雙手一垂道：「夫人請吩咐。」

綠夫人道：「去將姓鐵的擒來。」

古垂燈道：「遵命。」點足彈身，一躍近丈，待雙腳着地，已逼近鐵山身前八尺之處了。

「姓鐵的，是乖乖的跟我走，還是要我費點手脚？」

「你算甚麼東西，敢對咱們公子如此無禮？本姑娘要不給你一點教訓，你八成連姓甚麼都忘了。」

接話的是燕語，嬌軀輕輕一閃，便已攔在鐵山的身前，她沒有罵人，但語氣十分冷淡，面對五軍堡的高人，竟流露出一副不屑的神色。

古垂燈勃然大怒道：「小賤人，妳找死！」

別人找死，他自然要殺人了。五軍三將是出了名的狠角色，如果有人得罪了他們，多半瞧不到明天的日出。

他們全都用劍，劍道的造詣極深，一套嘯風劍法，在武林中極享盛譽。

長劍一吐，湧來震耳的厲嘯，銀芒萬點，酒向燕語的胸腹，這一劍之威，竟是如此的凌厲，勿怪五軍三將能夠名滿江湖了。

他想殺人，所以出手一招就放盡



了他的功力，想不到的是他這充滿自信的一招竟然師出無功，燕語小身子一扭，就已脫出劍光之外。

鼻子一皺，櫻唇輕撇，燕語伸手抹了一下鬢角的散髮，道：「大笨牛，你這招不靈，咱們再來過。」

古垂燈滿腔怒火，自然要再度出擊，她沒有還手，金色長刀仍在刀鞘之內，但見劍花萬點之中，裹着一條翩翩人影，古垂燈吼聲如雷，却連她的衣角也無法沾到。

鐵山收回目光，瞧着身旁的晚流香道：「流香，燕語是不是有些輕敵？」

晚流香道：「放心吧，燕丫頭極有分寸，她是要古垂燈自亂陣腳，然後找機會作有效的一擊。」

鐵山道：「妳有沒有發現此地的氣氛有些詭異？」

晚流香道：「是有點異乎尋常，不過我還找不出它的原因。」

鐵山道：「蓮兒，妳說呢？」

包蓮兒道：「我覺得最詭異的莫過於綠夫人，按七大奇人排名，她是敬陪末座，現在連白道的寒烟水，魔道的江漫月都俯首聽命，中原武林各派，以及鷹王父女也被她整合，這個女人豈不十分可怕！」

晚流香道：「我不懂，在這麼短促的時日之中，她憑甚麼降服如此眾多的武林人物？」

孫采蓉道：「只有一種可能，使鐵山給他台階，他自然要見好就收了。」

「看在破山和尚的面上，老夫就饒你一次。」

「多謝前輩，鐵山告退。」

他們這一草草收場，可就惹來綠夫人的怒火，腳下輕輕一跨，便已來到門場，一股銀鈴般的嬌音，也同時送入鐵山的耳鼓：「慢點走，姓鐵的，本夫人有話問你。」

包蓮兒踏前兩步道：「要問甚麼？妳說吧。」

綠夫人道：「我找的不是妳。」

包蓮兒道：「鐵山是我的丈夫，妳有話對我說也是一樣。」

綠夫人道：「妳只怕作不了主，還是叫妳的丈夫出來吧。」

包蓮兒道：「只要及我的丈夫，多半我都能作主，何也，不想跟妳交談。」

綠夫人面含淺笑，出玉筍般的纖纖玉指，向包蓮兒遙一點道：「當真麼？鐵夫人。」

她這一指點出，來好像平常得很，但包蓮兒却像陷在一片魚網之中，全身都被一股陰暗的暗勁所包圍。

更驚人的是這股暗勁，有十分強烈的劇毒，縱然是身具一流高手，具有破網而出的也會被劇毒所傷的。

這是綠夫人的獨門「鎖春指」。

毒。」

鐵山道：「不錯，只要以毒藥控制各派的首腦，這般人自然要聽命於她了。」

晚流香道：「孫姑娘。」

孫采蓉道：「屬下在。」

晚流香道：「妳會使毒？」

孫采蓉道：「家師雖是多年研究毒技，屬下却學而不精。」

晚流香道：「那不要緊，只要咱們不被毒倒就行。」

孫采蓉道：「屬下當盡全力。」

晚流香道：「那好……」

她語音未落，門場忽然傳來一聲慘叫，晚流香沒有說錯，燕語遊鬥古垂燈，是在尋找對方的破綻，準備作致命的一擊。

現在她找到了，古垂燈揮出了數十劍，真力損耗過多，招式有了缺憾。其實那只是緩了一緩，並不是甚麼重大的錯誤，但金芒急閃，來勢如電，燕語的金色長刀就在這稍瞬即逝縫隙中，扎進了對方的胸膛。

一刀斃敵，燕語絕不停留，待寒烟水奔到門場之時，她已經回到晚流香的身後了。

古垂燈是名滿江湖的高人，竟然栽在一個小姑娘的手裡，寒烟水雖是出場挑戰，五軍堡仍然不肯干休。

他們一連撲出來兩個，一是銅戈莊一柱，一是龍馬軍的軍長海洲。寒烟水挑戰的是鐵山，五軍堡要

鬥的是燕語，他們是要替古垂燈復仇。

鐵山緩步迎向寒烟水，神態誠懇的抱拳一禮道：「日前晚輩失禮，謹向前輩致最誠摯的歉意。」

寒烟水哼了一聲道：「日前老夫身受重傷，小輩竟敢落井下石道歉，嘿，不成了，老夫還要領教你的破山掌法。」

鐵山道：「雕蟲小技不值方家一哂，前輩是高人，何必跟晚輩一般見識。」

寒烟水怒叱道：「不必浪費唇舌，接招。」

此人一掌揮出，獵獵罡風之中，竟帶着一片水霧，如此怪異的掌力，實在是武林罕見。

鐵山原是不想跟他交手的，對一個成名多年的白道高人，理應忍讓幾分。

但他明白武林中人愛名重於惜命，名列當代七大奇人的寒烟水，怎能忘掉鐵山那一掌之賜？

因此他雖是委屈求全，却已提足九龍旋陀神功，不待掌力近身，他已旋身閃出丈外。

寒烟水冷哼一聲，掌力再吐，聲如雷鳴，他已使出十成功力，存心要將鐵山斃於掌下。

這是一股扣人心弦的驚濤駭浪，鐵山像一片浮萍在巨浪中起伏顛簸，不過這是足以生吞活人的巨浪，對浮萍却無可奈何。

鐵山這一行之中，只有十餘人服過冰心解毒丸，由於人數太多，孫采蓉不可能帶有許多的解藥，綠夫人一經施毒，自然要造成極大的混亂了。

鐵山知道事態嚴重，迅速摘下龍角寶刀，猛吸一口真氣，將九九旋陀神功提到十成，然後勁貫右臂，直達刀身，這片浩瀚無垠的雪地上，立即出現罕見的奇景。

那是一片血色的紅光，含蓋三丈以上的範圍，紅光中立着一具龐大的人體，手挽寶刀，狀如天神。

這具狀如天神的巨人，自然就是鐵山了，因為刀身所發出的紅光在雪光中的反射作用，使人們產生如此的幻覺。

它具有先聲奪人的威勢，敵人在無比驚嚇之下，已經失去放手一搏的鬥志了。

一代魔女也不例外，她停止了散播劇毒，身形在緩緩後退，手中却多了一柄長劍，劍身隱泛青光，必然不是凡物。

一聲清越的長嘯，在紅光暴盛之中，一股重如山岳般的力道，以急雷撼山之勢撞向綠夫人。

雪花激射，滿空飛舞，這一擊之威，天地幾乎為之失色。

此時視線被飛舞的雪花所阻，鐵山瞧不清這揮刀一擊成果，僅由慘嚎之聲推斷，必已造成對方的傷亡。

包蓮兒道：「不要擔心，妳爹不會有事的。」

晚流香道：「寒烟水的烟波寒水神功雖是武林一絕，妳爹的九九旋陀並不在他之下，如果……」

如果怎樣她沒有說下去，因為門場上又响起慘嚎之聲。

那是燕語及紫苑的傑作，適才她倆迎戰五軍堡的銅戈莊一柱，龍馬軍長海洲，三十招內就已獲得極為輝煌的戰果。

莊一柱被燕語的金刀抹了脖子，海洲的右臂被紫苑劈了下來，五軍堡當得是災情慘重，又是兩名高手一死一殘。

此時鐵山身形一個旋轉，脫出寒烟水的掌力之外，同時雙拳一抱道：「前輩功參造化，晚輩實在不是你的對手，請看在家師份上，不要與晚輩一般見識。」

他以內力逼出汗水，而且面紅氣喘，看起來頗為狼狽，觀戰者必然以為寒烟水牛刀小試，就已佔盡了上風。

實實寒烟水心中明白，如果鐵山全力反擊，還不知道誰是贏家，因為他並未使出破山神掌，而且輕易的就脫出烟波寒水神功之外。

寒烟水名列白道，自然不是壞人

待雪花消散，視線恢復清明之時，鐵山一眼瞧去，不由神色一呆，包蓮兒等也驚愕得說不出話來。

草原上的積雪，厚度約有一尺，如果要挖出長有丈五，寬約八尺，使埋藏的草根露出地面，必須費去一些時間及人力。

但鐵山只是振臂揮出一刀，地面上便現出這般形象。

他們驚訝的還不只這些，是散佈四週廣達數丈的屍體，那些殘肢斷體，多半已不成人形，斑斑血跡，洒在銀白的積雪上份外醒目，也令人觸目心驚。

除了這些慘不忍睹的屍體，敵人已經溜得一個不剩，這場原本十分熱鬧的盛會，就因鐵山一招痛擊而早早收場了。

晚流香吩咐黃葉壇主道：「派人找一找，看那些屍體之中有沒有綠夫人。」

黃葉壇退去之後，她再對孫采蓉道：「孫姑娘，咱們有多少人中毒？」

孫采蓉道：「中毒的有三十二個，屬下帶的解藥有限，咱們必須立即趕回縣城。」

晚流香道：「大哥，你說呢？」

鐵山道：「妳跟蓮兒、紫苑留下，其餘的全部跟孫姑娘回去。」

鐵山道：「爹，此間既已無事，為甚麼還要留下？」（未完·十八）

這是綠夫人的獨門「鎖春指」。



## 上文提要：

偷襲程知府的黑衣人終於出現，他把程大人救醒後，即令釋放囚犯唐明。劉師爺在細查下，原來唐明是因一件偷竊案而入獄的，但原告人却是廬州的大富豪沙九，劉師爺因認為沙九沒理由誣告一個窮小子偷他的玉珮，沒有細查便判唐明入獄。唐明在獄中被毒打致遍體鱗傷，劉師爺急召大夫前來醫治，其後與郭捕頭到唐家請罪，在唐夫人口中得知玉珮內藏一個大秘密……



文圖 龍生飛 臥可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

# 九龍珮

程小蝶潛入沙府 迎香閣能人授藝

郭寶元留心的是小蝶姑娘的兵刃，可是由頭看到腳，瞧不出她的兵刃藏在甚麼地方。

程知府的精神很好，笑一笑，道：「查出了原因沒有？」

「查出來了，是一件小小的竊盜案子，文長已經準備照著那黑衣人的要求，釋放了他，不過……」

「坐下談，坐下談……」程知府當先在一個木椅上坐下，看上去似是已完全復元。

原來，程知府已入室內，郭寶元、劉文長都已站起身子。

程姑娘緊傍父親身後而立，看了郭寶元一眼，欲言又止。

「案子雖小，但却牽扯了一個非常難惹的人物。」劉文長道：「這就使事情十分棘手了。」

「牽涉了甚麼人？」

「沙九。」劉文長道：「屬下誤判此案，就是誤認了沙九不會訛詐一個在酒樓上打雜的窮小子。」

「確定是誤判了麼？」程知府的語氣仍然很平和，道：「有沒有明顯的憑証？」

「屬下無能，誤判越期，憑証難求。」劉文長道：「最重要的是沙九身份特殊，追回玉珮，也有些困難了。」

把經過詳情，完全說了出來。

這不但使郭寶元感到吃驚，連程知府也有些意外，而更意外的是，劉文長又立刻提出了辭呈，道：「文長辦

手中。」

「大人，請他過府吃飯，逼他交出玉珮。」劉文長道：「不交還原物，就收押不放，那塊玉珮雖然珍貴，但沙九大概還不會拿條老命交換，只不過這一來，就要把他的罪名坐實，單是一塊玉珮，就顯得小題大作了。」

師爺就是師爺，想出的辦法，果然是絕子絕孫。

「辦法是好，只不過捏造罪証，有點逸出法外。」程知府道：「本府宦海浮沉二十年，還未曾作過這樣的手腳。」

「大人，手段是陰了一些，如能逼出玉珮，那就一切作罷！」劉文長苦笑一下，道：「這是以毒攻毒，如是大人不屑為之，只有暗取一途了，這方面，就要郭總捕頭動動腦筋了。」

「如果只取回玉珮，倒無不可，雙方顏面上倒還能保持得住，只要不讓沙九抓住。」

「大人。」郭寶元急急接道：「如能說動那黑衣人出手竊取，那就十九有望，他武功高強，來去如風，是最適合的人選了。」

程小蝶心中忖道：「師父告誡我江湖上兇險狡詐，要處處設防，但這官場上的陰沉、詭計，比之江湖，實有過之。」

「郭總捕如肯出面，說服那黑衣衣人，本府將不反對，只不過放走唐明的事，就要隱密一些，走漏風聲，就有

案失誤，牽連了大人受害，自知罪責甚大，即刻辭去掌理刑案之職，並請大人鑒問下獄！」

「這個……」程知府歎息一聲，道：「此情此景之下，就是本府親審，也有誤判可能，關鍵在那黑衣人對本府威脅，如果，沒有本府受害之事，劉文案對此案的看法，是否也會改變呢？」

「大人，玉珮確為唐明家傳之物，嚴刑逼供唐小弟，遍體鱗傷，雖然招供竊取財物……」劉文長道：「但却一直說不出玉釵、班指的下落，文長和郭捕頭走訪唐夫人，細問玉珮來歷，確知為唐家所有，這件案子，反追沙九，也無法追回原物，何況，茲事體大，大人也不便拚上前程，因為，明証難求啊？倒不如處文長一個誤判之罪，或可稍息那黑衣人的怒火，也可保大人的平安、前程。」

「郭捕頭，抓到那位威脅本府的黑衣人，這件案子是不是可以結案呢？」

「那就冤枉了唐明。」郭寶元說：「大人，此案認真辦下去，也是個難了之局，緝捕大盜，是郭某職責，屬下願全力以赴，生死不計。」

「唉！想不到一件小小竊案，竟然惹起了如此巨大的風波。」程知府道：「唐明的冤案要翻，玉珮要追，黑衣人也得緝拿歸案，不知兩位的意思如何？」

劉文長、郭寶元全都聽得呆住

了。

程知府一笑，道：「當然，事有本末，先追玉珮，為唐明雪冤，是公，再拿黑衣人問他傷害本府之罪，因為事涉本府個人，暫列次要，兩位願不願趟這渾水呢？」

「大人，你要三思啊！」劉文長道：「此事非同小可，只為一塊玉珮，值得麼？」

「郭捕頭，本府如答應下令拘提沙九，你可有把握拘他到案？」

「沙九家中有不少護院的武師，」郭寶元道：「但料想他們還不敢公然拒捕，大人真要下令拘提，屬下自信可以辦到，問題是要用甚麼罪名拘拿？」

程知府一笑，目光却轉注劉師爺的臉上，道：「文長，我知道，你是一番好意，但如不能追回玉珮，唐夫人和唐明能夠罷休麼？那位黑衣衣人肯放手麼？擊你下獄，或放你歸籍，你又真能逃過殺身之禍麼？」

劉文長心神震動，道：「大人又得到了甚麼訊息？」

「不錯，我又得到了傳話，要我們放了唐明，也要交還他的玉珮。」程知府道：「青天白日啊！他闖進了我養息的書房，告訴我，他不願殺人，也不願把廬州府鬧得天翻地覆，我們錯審案情，苦打成招，害苦了唐明，只要唐明不殘廢，唐夫人不追究，他也不願多事，但如我們畏勢罷手，不肯幫唐明追回玉珮，那就不能怪他心狠手辣了，第一個，不放過你，也不會放過我和郭總捕頭，無心之過，他可以原諒，但明知錯失，不肯補救，絕不饒恕。」

劉文長臉色大變，道：「他……他查得很清楚了？」

「程姑娘。」郭寶元接道：「那黑衣衣人是否逃過了小姐的監視？」

「他行動詭秘，我雖然很用心在戒備，仍然未能阻止他潛入寒舍。」程小蝶道：「但他離去之時，被我發覺，我們對了一掌，又被他躲過我一枚蝴蝶鏢。」

「蝴蝶鏢？小姐是天鳳女俠的門下了？郭某人失敬得很。」

「蝴蝶鏢出必傷人，但他却能輕易躲過。」程小蝶道：「那一掌，我也是全力施為，反被他震退兩步，真要動上手，我絕非他之敵。」

郭寶元歎息一聲，道：「單是玄陰寒冰掌就是一種無法對付的武功，郭某人自知難擋一擊。」

說得很明顯了，廬州府衙中，就數他郭寶元武功最高，他如難擋一擊，別人更是不堪一擊了。

「這麼說來，我們只有找沙九追回玉珮這一條路了。」劉文長道：「就算不畏懼沙九的背景權勢，但也得想一個完善的辦法，要扣緊沙九的罪名才行。」

程知府點點頭，道：「這就要文長兄代花心思了，最好能先把玉珮取回



門下，向以輕功見長，要說兄弟有心拖知府大人下水，那可是天大的冤枉了。」

「說得也是，推誠佈公，肝膽相照，才能共渡難關。」劉文長笑道：「兄弟不知道江湖中事，但想天鳳門，一定是一個強大門戶，郭兄要好好的把握，宦海凶險，尤勝江湖，知府大人陷入愈深，這件事情就愈好辦了。」

郭寶元一笑，沒有回答。

因為，程小蝶來得很快，而且方巾藍衫，竟是一個男人裝束。

「好！」郭寶元道：「姑娘易釵而弁，辦事就方便多了。」

「郭總捕要準備如何下手？我又能如何幫忙呢？」

「夜入沙府，取回玉珮。」郭寶元道：「以姑娘之能，大概已經想到那方玉珮恐怕是另藏玄機。」

「郭總捕是要我作賊了？」程小蝶道：「不是要找那位黑衣人出手竊取麼？」

「姑娘，那位黑衣人行踪飄忽，一時間，那裏找得到他。」郭寶元道：「事情的關鍵在玉珮之上，玉珮到手，這件案子就可以化解於無形之中，廬州府上下人等，也不會受其牽扯了。」

「如果，那塊玉珮真的別有妙用，沙九必然珍而藏之，豈能輕易取到。」程小蝶道：「這恐怕不太容易。」

「恐怕要用些手段了，嚇唬沙九一下，也許就可以交出來了。」劉文長道：

針的暗青子招呼你了。」

程小蝶目光轉動，發覺隱身之處，是一座長形的磚牆瓦舍，磚色很新，似是新建成的，但房中一片漆黑，門窗緊閉，不知是一處甚麼所在。

忽然間，一道亮光直射過來。

程小蝶突然想到，勁弩、毒針，都是暗器中最霸道的東西，立刻一提真氣，全身升起，抓住屋檐下的木椽，全身平貼在上面。

那是一種特製的孔明燈，光亮度很強，緩緩由壁面掃過，但卻沒有毒針和勁弩射來。

「好個狡猾之徒，傳出訊號，嚴密搜查。」仍是那個低沉的聲音。

程小蝶雖然缺少江湖經驗，但却是極端聰明的人，身陷危境，靈慧頓生，聞聲辨位，聽出那說話人似在一處較高的地方，而且，距離不遠。

估算出那人的方位，但卻無法瞭解這宅院中的形勢，想不出他停身在一處甚麼樣的環境中。

但見燈光閃動，似是有許多盞孔明燈在來回照射。

程小蝶的隱身之處，被突出的樑遮住，燈光無法照到。

不過，處境却更危險了，如果敵人四下合圍而來，那時，再想避開，就難如願了。

但此刻更不宜飛上屋面，在多盞燈光照射下，很難逃避敵人暗器的追擊。

：「當然，不能留下痕跡。」

程小蝶吁一口氣，道：「官字兩個口，就算江湖中人，也要甘拜下風了！是不是由我一個人去呢？」

「不！郭某和姑娘同去。」

程小蝶打量了郭寶元一陣，笑道：「你這總捕頭的身份，廬州府有誰不識，一旦露出了馬脚，捕頭淪為竊盜，那可是一個大笑話了。」

郭寶元只覺雙頰發熱，勉強一笑，道：「在下總不能讓姑娘孤身涉險。」

程小蝶道：「好吧！沙府中可有武功高強的護院保鏢？」

「這倒未曾聽過，但也不能太大意，我去準備兩套夜行衣服，順便探聽一下沙府中的情形，咱們二更之後出動。」

「郭兄，咱們先送唐明回家如何？」劉文長道：「順便請唐夫人寬限幾日？」

郭寶元點點頭苦笑一下，道：「郭某幹了十幾年的捕頭，想不到今夜要作賊。」

夜色幽黑，今夜無月。

三更秋風倍增寒意，滿城燈火俱寂。

但是緊臨西北城角的一處大宅院，仍然高吊着八盞風燈，燈光照射的地方，都在宅院的四週。

也就是說，入夜之後，你想進入

唯一的辦法，是留在這座宅院中。

程小蝶仔細觀察四週形勢，發覺房舍牆壁交錯之中，形成了很多死角，計好燈光照射的時速之後，不難避過，而且，反成了最好的掩護。

想到就開始行動，在孔明燈光的誘導下，程小蝶行入了一座跨院之中。

糟了，程小蝶突然回到想到在燈光誘導下的行動，完全是盲目目標，燈光在一定範圍內打轉，自己也就跟着亂轉了。

這是一座很精緻的院落，雖然不大，但小巧的假山，玲瓏的荷池，幾叢花樹，百盆秋菊，佈置非常幽雅。一排橫列荷池前面廳房，似有雕欄護廊。

夜色中無法看得十分仔細，但格局佈置，已給人一種清雅不俗的感覺，室中的主人，必然是清高的雅士。

一陣步履聲傳了過來，程小蝶急急隱入了一叢花樹之後。

只見一個左手提着紗燈，右手執刀的長衫人，急步行了過來，身後，兩個勁裝大漢，手中握着兵刃，目光轉動，不停的四下搜尋。

長衫人在荷池前停了下來，高聲叫道：「小文，小雅……」

燈光照射下，程小蝶看清楚了，那荷池之上，有一道綠色小橋，跨過荷池通往廳房。

這座宅院，是一樁不太容易的事，不管你走那個方位，都無法避開燈光。看不到有人巡視，但卻給人一種處處有人在監視的感覺。

「姑娘，想不到啊！沙九的府上，會有這樣的佈置。」穿着夜行勁服的郭寶元，低聲對程小蝶說：「看不出有人防守，但却戒備森嚴，八盞風燈的位置，也佈置得非常高明。」

「不錯，我們如想混進去，是有些困難了。」程小蝶道：「沙九究竟是一個甚麼樣人物？怎麼採取了如此森嚴的戒備呢？」

郭寶元苦笑一下，道：「說來慚愧得很，廬州城中，有了這麼一個所在，我竟然全無所知。」

程小蝶道：「這是種隱密的戒備，只要熄去燈火，就和一般的宅院沒有區別了，不過，如此森嚴的戒備，亦必有可觀之處，不去探視一下，實有入寶山而空手回的感覺，我去見識一下。」

「姑娘。」郭寶元急急說道：「不宜太冒險吧！咱們先回去，再作商量。」

「你這總捕頭的身份，確實不易冒險了，你先回府衙吧！我去去就回。」程小蝶一拉帽沿，整個頭臉全套在帽子裏，只露出兩隻眼睛。

原來，這是一頂特製的頭套。

只見她飛騰而起，一躍三丈多高，嬌軀斜飛，捷如靈猿度枝，人影一閃，已飛入大宅院中。

廳門開啓，一個長髮披肩的少女當門而立，揉一下惺忪睡眼，道：「原來是張副總管，進來坐吧！我去點燈。」

「不用了，吵醒了先生沒有？」長衫人盡量壓低自己的聲音。

長髮少女凝神聽了一陣，搖搖頭，道：「好像沒有，他二更過後才上床就寢，可要我去叫他醒來。」

「不要，不要，讓先生好好休息。」長衫人聲音一變，轉趨冷厲，道：「好好的照顧先生，今夜有賊人混入，我已在這『迎香閣』四週佈置下人手，你們只要呼叫一聲，援兵立刻可到，先生身體不好，千萬不能受到驚嚇。」

「是！我立刻叫醒小雅，守在先生的臥房門外。」

張副總管對這個答覆似是極感滿意，笑一笑，道：「小文，你是越來越善體人意了，這件事完了之後，我會向總管建議，給妳安排個好差事。」

「多謝副總管提拔，不過，我這三腳貓的角色，能夠擔負起甚麼大差事呢？」

張副總管笑一笑，道：「總有方法可想的。」轉過身子，大步離去。

兩個勁裝大漢雖然隨身離去，但臨去秋波，冷冷的向花叢中看了兩眼。

小文掩上廳門，一切重歸沉寂。

程小蝶暗暗呼一口氣，忖道：「這

目睹程小蝶靈巧的身法，郭寶元自知難及，但也不便就此撤走，棄程小蝶於不顧。

程小蝶身法雖快，但無法避開燈光，如若暗中真有監視，很難幸免。所以，郭寶元只好留下來，準備接應。

程小蝶練了十年的武功，究竟有多少成就，自己也沒有個認知的標準，希望能在今夜中一試身手。

她的舉止雖有點膽大、勉強，但行動之間却很小心。

身入宅院，立刻向一處房椽遮避的暗影中閃去。

「好身法。」一陣低沉的笑聲傳了過來，道：「朋友，這裏只是一處平常百姓的住家，和江湖中人從無恩怨紛爭，如果朋友你實在手頭不便，這裏有紋銀十兩，可供十天半月之用，還請晒納。」

但聞蓬然一聲，一塊銀錠投了過來，接道：「請帶着銀兩走吧！青山不改，後會有期，我們不送了。」

程小蝶心中奇道：「還有這等事情，發覺你進入宅院，不予阻攔，還送十兩銀子的路費，師父告訴我不少江湖中事，却是從未提過這等情形。」

但聞低沉的聲音接道：「朋友，我們無意和江湖道上的朋友結仇，可也不是怕事，擎着銀子離去，那就一了百了，如果不肯賞面，夜入民宅，非姦即盜，那就不能怪我們用勁弩、毒

沙九的公館，究竟是一處甚麼所在，充滿詭奇，神秘……」正想站起身子，突聞一個冷冷的聲音說道：「我就不相信，那個人會生出翅膀飛了出去。」

另一個聲音接道：「八卦罩明燈，既不見有人出去，肯定那個人還留在這座大宅院中，以形勢看，這座『迎香閣』和『藏甲園』是他最容易潛入的地方，『藏甲園』警戒森嚴，寸步難行，這『迎香閣』是戒備最鬆散的地方，就可能是他潛藏之地了。」

「既然如此，為甚麼不進去搜查呢？」第一個說話的人道：「只派人把這裏圍住，在四外巡視。」

另一個人答道：「大概是擔心他情急之下，傷害到先生，那就得不償失，反正天已亮，他就無處可逃，自會現形，這種事用不着咱們操心，走吧！到西邊瞧瞧去，那裏有幾株大樹，可以藏身。」

「聽說八卦罩明燈是一種很具有神通的佈置，任何武功高明的人，都無法逃過它的監視……」聲音逐漸遠去，難再聽聞。

程小蝶回頭看去，只見數尺外一道高不及人的矮牆，隔開這座迎香閣和大宅院的混淆、雜亂，這裏就更顯得獨立和清雅了。

這面一座矮牆，當然阻止不了具有武功的高人，但嚴厲的禁令，却使人不敢輕易涉足入這座小巧的花園庭院之內。



程小蝶暗暗叫苦，但心中的好奇之感，却越發強烈。

她堅持進入沙家大院時，就發覺了那燈光是一種高明的排列組合而成，才使得那些光亮不留死角，果然是依八卦術數排列而成，但程小蝶不能明瞭的是具有神通的說法，也想不出要多少人才監視到飛鳥難入。

這座大宅院中有很多武功高強的人在守護着，已是不爭的事實了，此地無法久留，闖出去必然會引起一番拚鬥，能否闖得出去，已不是面子問題，而是生死之爭。

這裏隱藏着一個很大的神秘，這裏的人也行事精密，只要被揭穿身份，必將追殺這人滅口。

程小蝶摸一摸藏在身上軟劍，和六枚蝴蝶鏢，吸口氣，緩緩站起身子，仰望天色，辨識一下方位，準備闖出去，手已摸到劍把，却又停下了來。

原來，心中強烈的好奇，似是已超越了生死的恐怖，這些大宅院中，究竟藏着甚麼呢？

「藏甲圖」藏了些甚麼？爲甚麼要警戒森嚴？

這「迎香閣」中的先生，又是個甚麼樣的人物呢？他受到極端的敬重，却又似被軟禁於此。

「快些下去，藏入花叢中。」聲音很低微，而且是女子口音。

程小蝶只聽她說話的急促，已知

，感激不盡。

「別想得太簡單，妳只是暫時脫離了危險。」吳先生說：「我不知道是否能掩護妳，告訴我，妳爲甚麼到這裏？用心何在？」

「只因爲一件訛詐案件，來這裏是找沙九取回被他詛吞的玉珮。」

「玉珮，甚麼樣的玉珮？」吳先生問得很焦急。

「一塊翠玉珮，上面雕刻了精緻的花紋。」

吳先生很震驚，但卻沒有追問，閉上雙目，沉吟了一陣，讓自己的情緒平靜下來，才淡淡說道：「你是官府中人？」

「不全是，但卻有一點很密切的關係。」程小蝶仔細的打量了吳先生一陣，決定據實相告，說出了身份，也告訴吳先生郭總捕同來此地的全部經過。

吳先生苦笑一下，道：「如若是先被他們找到妳，必會殺人滅跡，妳本是千金小姐的身份，捲入了這麼一場紛爭之中，心中不後悔麼？」

「沙九只不過是一個地方上的富豪、劣紳，爲甚麼會有這種江湖上一流的高手護院？」程小蝶道：「戒備的森嚴，就算是王侯之家，亦有不如下？」

「是的，就算當今皇宮，也不過如此罷了，也許府邸小了一些。」吳先生說：「但擁有實力高手，連江湖小一點的門派，也無法比得了。」

是心存善意，立刻隱入了叢花之中。

但聞衣袂飄風，三個勁裝大漢子巨鷹掠空一般，飛入了庭院之中。

只看身法的快速、俐落，已知是一流身手的人物。

他們佈開方位，似是要在這精緻的庭院中，展開仔細的搜索。

程小蝶恍然大悟，對方適才不肯搜查，是在等調集的高手趕來。

江湖事學到老，程小蝶又多了一次經驗，只是這次經驗的代價大了一些，程小蝶必須和三個展開一場生死之搏。

當然，一動上手，敵人還可能有高手趕來助戰。

事實上，這是一場必敗之戰。

這座小巧的花園庭院，絕無法掩藏住她，藏入花叢中，只能避免被來人一眼就看到她。

一共只有五六處花叢，很快就會被搜查出來。

只見火光閃動，迎香閣木門突開，一個左手執着紗燈，右手握劍的青衣女婢，快步行了出來。

三個手中執着長刀的大漢，正準備向幾處花叢搜查，但卻被這突然的變化驚擾，停了下來。

青衣女婢舉起手中的紗燈，打量了三人一眼，道：「想起來了，你們就是十三太保中的神刀太保了。」

「不錯，」站在左首的黑衣人微一躬身，道：「妳是照顧先生的小文姑娘。」

「先生很受敬重，但看樣子，似失去了……」程小蝶欲言又止。

「程姑娘看出來了。」吳先生抬起雙手，程小蝶看見一根白色的細索，繫於身後，似是被這一道細索網着。

但程小蝶想不通的是，這一根細小的索繩，怎麼能困得住人？既然困他於此，爲甚麼又那麼敬重他？

「這是天蠶絲索，不畏刀劍，火亦難傷。」吳先生大概瞧出了程小蝶心中之疑，解釋說：「它穿過了我的琵琶骨，繫結在一根鐵柱之上，這一座迎香閣，也因爲囚禁我而特別改建。」

「先生看上去似是一個讀書人，他們爲甚麼要這樣對你？」程小蝶心懷不忿的說。

「唉！象以齒焚身，麝以膻遭害。」吳先生道：「我身受此劫，是因爲我學識太博，能識多種文字，程姑娘，我的際遇說來話長，還是先談談妳的事吧？」

「我……能夠離開這裏麼？」

「只有一個機會，天色大明時分，八卦罩明燈熄滅的時刻，妳可以飛越圍牆離去。」吳先生說：「但今夜有警，我相信他們的戒備定會另有佈署，難免會遇上一番截殺，刀、劍、輪、毒、十三太保，都有着一身非凡的技藝，妳不能逃過被殺的命運，那要看妳的造化了。」

「刀、劍、輪、毒，被稱爲十三太保，想來是十三個人了？」

了。」

「不！我是小雅，小文正在照顧先生吃藥，剛才，先生被張副總管帶人來此搜查驚醒了，氣喘病發。」

「張副總管已經搜查過了。」黑衣

人低聲說道：「那我們就不打擾了，請代我們向先生致歉意。」帶着兩個同伴，轉身一躍，破空而去。

「好高明的輕身功夫。」

「姑娘見笑了……」聲音在夜色中搖曳遠去。

程小蝶倒吸了一口涼氣，忖道：「一對一，我也許能和他們打個平手，三對一，我是絕非敵手了。」

燈光一閃熄滅，「迎香閣」打開的木門，也砰然一聲關了起來。

但一條人影，却爬行近花叢，道：「矮牆外有人監視，委屈妳貼地爬行了，迎香閣木門未關，自己進去吧！」

一聽聲音，程小蝶已知是小文姑娘，低聲道：「小文姑娘。」

「有話見了先生再說，我要繞過荷池，妳由橋上爬行過去吧！」

小文的身子滾動，繞向一角行去。

「見了先生再說。」這句話有着強烈的誘惑力，程小蝶不再猶豫，依言貼地爬行，過小橋直入迎香閣去。

雖然，她心中有着疑問，爲甚麼小文不讓她走一條路？

閣門果然半啓，程小蝶行入閣中

了。

「是！刀、劍、輪、毒，是以兵刃分組，各有三人。」吳先生說：「毒有四個

人，兩男兩女，女使活毒，男用毒砂，逃過他們毒手的機會，非常渺小。」

「除此之外，晚輩是否還有別的選擇？」

「有！妳可以留下來。」

「留下來，那不是要危害到先生麼？」

「我想會有辦法。」吳先生說：「現在，你要自己作決定了，去和留，都有危險。」

程小蝶沉吟了一陣，道：「好，我留下來。」

吳先生點點頭，道：「很痛苦決定，但也很明智，小雅，去吧！發動第三號埋伏，先給他們一個錯覺。」

小雅應了一聲，轉身而去。

但小文却捧着兩碗參湯，適時而入，道：「先生，喝碗參湯，補充一下體力，妳已經一日沒有睡覺了。」

吳先生接過一碗參湯，小文却轉向程小蝶道：「姑娘，把這碗參湯喝了吧！吳先生是一位智者，相信他一定

有救妳的設計，但環境太險惡了，不知道會發生些甚麼事情，妳必須有對抗險境的體力。」

程小蝶道：「謝謝妳，小文姊姊。」

吳先生也喝完參湯，小文接過兩個瓷碗，轉身而去，順手帶上房門。

「先生，我能替妳作些甚麼？」程

小雅早已在門口等候，扶起程小蝶後，才輕輕掩上閣門，加了木栓，低聲道：「先生在後面等妳，跟我來吧！」

程小蝶長長吸一口氣，暗作戒備，緊隨小雅身後，行入一座雅室中。

一盞垂簾宮燈，照得滿室通明，一張很大的書桌上，放置着文房四寶，房間四週都有很厚的帷幕垂遮，使燈光不能外洩，當然，日光也無法透入。

是一種與世隔絕的佈置。

一張太師椅上，坐着一個青衫中年人，膚色蒼白，似是有很長一段時間不見陽光了。

只見他揮揮手，小雅關上了房門。

很厚重的房門，關上之後，似乎連聲音也被阻絕了。

「如果說話的聲音不太大，外面就無法聽到。」青衫人說：「妳是否願意讓我見見妳真正的面目？告訴我來此的原因，當然，妳可以不說，我絕不會追問，我既然救了妳，自然希望能幫助妳離開這裏，不過機會不大，謀事在人，成事在天了。」

程小蝶取下頭套，露出了一張嬌美如花的面容，道：「你就是他們口中的先生？」

「是位姑娘。」青衫人皺起了眉頭，道：「我姓吳。」

「吳先生，我叫程小蝶，多謝相救。」

小蝶道：「我相信爹和郭總捕，天亮之後，定會有所行動。」

吳先生淡淡一笑，道：「令尊歷經宦海，自有豐富的閱歷，但不管他們有甚麼樣的行動，都將一無所獲，這裏是白蓮教一處重要的法壇，三位重要的法師都集中在這裏，他們在練一種極爲重要的法器，才選擇了這麼一處不引人注意的秘處所在，王守仁剿滅了白蓮教的根據地，捕殺了徐鴻儒，但真正身具法力，精通邪術的三大法師，却成了漏網之魚。」

「沙九也是白蓮教的餘孽？」程小蝶聽父親說過，白蓮教的叛亂，造成了數省浩劫，死傷百萬人以上，是當今最爲猖獗的叛徒。

「沙九只不過是被擁作教主的虛位首腦，真正的權力，都握在三大法師手中。」吳先生說：「失敗的股見不遠，所以，三大法師決定了秘密起事的策略，他們不需號召部眾，佔據城池，却把力量集中江湖上，却多面的擴展，化整爲零，以不同名稱，在全國擴散。」

程小蝶呆了，道：「原來如此，勿怪父親曾經說過，白蓮教消散得太快了，一下子不見了踪跡，原來，他們教潛隱入地下活動了。」

吳先生點點頭，道：「可怕的是三大法師，誰都具有了非常之能，尤以大法師常奇，邪法非常精深，能剪紙成馬，撒豆成兵，一旦讓他們氣候養

成，想來是十三個人了？」

了。」

了。」

了。」

了。」

了。」

了。」

了。」

了。」

了。」

了。」

了。」

了。」

了。」

了。」

了。」

了。」

了。」

了。」

了。」

了。」

了。」

了。」

了。」

了。」

了。」

了。」

了。」

了。」

了。」

了。」



成，再一次的叛亂行動，造成的殺浩，更甚往昔，就是朱家還不能坐穩江山，也是一樁難料的結果了。」

「先生能夠制服他們麼？」程小蝶想到了一旦天下動亂，殺伐四起，必將是千萬人頭落地，屍橫如山，血流飄杵的殘景，頓生憂國憂民之心。

「常奇和我結識甚久，我習練大乘仙道之學，他精於相術星卜奇技，彼此雖然相惜相敬，但道不同難相為謀，這次，他下毒手，囚我於此，一則是怕我投身朝廷，日後與他為敵，二則是要我幫他譯出一部天竺奇書，和解開九龍玉珮之秘，很不幸的是，他們近日中，竟然得到了九龍玉珮。」

「那可是一塊翠玉，上面雕刻了精緻的花紋？」程小蝶急急問道。

「不錯，不知內情的人，只能瞧出一塊很好翠玉而已。」吳先生道：「但誰又能知道是關係着改朝換代的秘密呢？」

「先生，那塊玉珮，是否已交到了先生手中。」程小蝶道：「真的會有那麼大神奇力量麼？」

吳先生點點頭，道：「不錯，玉珮關係着一個寶庫，那裏留存了朱元璋掠存的大批奇珍財物，和劉伯溫的三卷兵法，及一道遺詔，這詔可起動五路潛隱於民間之兵，雖已事過百年，但據聞他們代代相傳，遵守約定，不任朝官，不出仕政，除遺詔密記之外

，不與兵事，當年建文帝遺失九龍玉珮，無法解開個中之秘，致為燕王朱棣攻破南京，建文帝縱火焚宮，剃髮易僧服出亡，妳說，這是不是一個關乎國家興亡的寶物呢？」

「牽扯了如此一件大事，」程小蝶道：「真的是不可思議了。」

「姑娘，常奇不知道在那裏聽到了這個秘密，這也是大明朝歷代皇帝最怕的一件秘密，能讓它在世就此消失，那才是萬民蒼生之福。」吳先生道：「朱家的內爭也好，白蓮教爭奪帝位也罷，都將使天下百姓受害。」

程小蝶道：「毀了玉珮，失去尋找寶庫的線索，就可以使此事永遠消滅，讓時間把它消失於無形之中。」

吳先生道：「但白蓮教練法如成，必然起事，除非能在他們起事之前予以破除，否則，很難避免一番殺劫。」

「先生可有對付他們的辦法，晚輩願冒險離此，傳出信息，請求家父相助。」

「白蓮教之亂，收平不久，餘孽尤存人心，如想號召教徒叛亂，似非易事，可怕的是常奇的練法，有了多少成就？唉！我被他廢了武功，囚禁於此，」吳先生說：「破壞他的練法行劫，已是有心無力了。」

「小文、小雅對先生忠心不二，她們不能代先生破除練法呢？」

「小文、小雅，原是常奇派來照顧我，也是監視我的兩個丫頭。」吳先生

妳的內功口訣，程姑娘，謀事在人，成事在天，我不能保證後果如何。」

程小蝶點點頭，道：「有五成勝算，我們就可以賭一賭了，但不知三號埋伏又是一個甚麼樣的佈置，引得三位神劍太保上當。」

吳先生微微一笑，道：「八卦望明燈，是利用孔明燈和方位，佈置成一片交叉的光網，當然不止八盞燈籠，但燈籠的排列和聚光交叉上給人的錯覺，只看到八盞燈籠，再配合多面銅鏡的反射，只要在光線交射之處，人就很難避開了，所謂的第三號佈置，只是一根索繩，吊塊木樁，拉開卡簧，彈射而出，在光影下飛過，像人飛掠而行，只不過想給常奇開個玩笑，讓他設計八卦明燈，鬧幾個笑話出來，想不到竟然派上了用場，走吧！到臥室去，我告訴妳藏身之法。」

程小蝶道：「你還沒有傳我口訣呢？」

「來不及了，妳先藏好，初次試用，我還得檢查一番，修補缺憾，那地方正在臥床枕頭之下，我們可以互通聲息，不過，未聽到我的聲音，妳不可善自講話，以免露出馬脚，我能活動的地方不大，除了這間書房，就是臥室了。」

程小蝶突然發覺了這位才氣縱橫的智者，在極為淒苦的處境中，仍然能童心不泯，天蠶絲索穿透了他的琵琶骨，困住了他的人，但却困不住他

道：「她們心懷母、姊受害的大仇，對白蓮教懷恨極深，我也盡心力指點她們一些武功，只可惜，兩人受限於資質，很難在短時間內有所跨越，忠心有餘，才智不足，託她們擔當大任，難期有成，何況，她們曾追隨常奇身側數年之久，積威而見即生畏，以常奇的精明，一眼就可看出她神色中，看出她們心中之秘，要她破壞練法，那是害她們了，但如事逼無奈，也只有用她們碰運氣了。」

程小蝶心中一動，道：「先生請看晚輩如何？能不能擔當，破壞常奇練法的任務呢？」

吳先生微微一笑，道：「如若我沒有看錯，妳已有很好的武功基礎。」

「晚輩從師玉天鳳，不知前輩是否識得？」

「原來是天鳳門下，玉天鳳孤芳獨賞，不願在江湖上一爭短長，獨自隱世而居，想不到竟也肯收了妳這個徒弟，但她兩個師妹，却創出了一個武林門戶，大概是想托借一點玉天鳳的威名，號稱天鳳門。」吳先生微微一笑，道：「令師想必早已知道，既然沒有查究，必是心中默認了。」

「兩位師叔夜訪家師，請求下山主持天鳳門。」程小蝶笑道：「家師雖然沒有答允，可也沒有反對她們擅用她的名諱，大概是被老前輩猜對了。」

「令師孤傲自負，為了避免誤會，我只能傳妳一些口訣，妳能領悟多少

的心，毀去他一身絕世武功，但却無法使他灰心喪志，他能在苦中尋樂，激發抗拒的勇氣，以絕大的智慧，找尋着每一個能夠運用的機會，而且預作佈置，以等待機會的來臨。

他能充份瞭解小文、小雅的優點和缺憾，也能夠掌握運用。

「先生，處逆境而能氣不餒，志不惰，果然具有大慧的智者。」

「好啦！吳先生打斷了程小蝶的話，道：「快去躲起來吧！成敗在此一舉，妳要持志以待，連小文、小雅也不能知曉，只有讓她們相信我以遁術，已把妳移往一個預知的地方，她們才能理直氣壯的和人爭論，不會露出馬脚。」

那是床下一角，緊容一個人盤膝而坐，但吳先生利用顏色給人一切錯覺，看起來床下一片空蕩。

但程小蝶能夠清楚的聽到外面的聲音。

書房和臥室，只是兩個相連的房間，地方不大，而且聚音，用心傾聽，可以聽到很細微交談。

現在，程小蝶就清楚的聽到了小雅的聲音，問道：「先生，程姑娘呢？」

「不是被我用遁術遁走了麼？」

「走啦？那是說程姑娘已經離開了這裏？」小雅道：「不用怕他們搜查了。」

，由妳自己摸索了。」只聽房門呀然，小雅疾奔入室，接道：「大法師回來了。」

吳先生臉色微變，道：「三號埋伏呢？」

「已經發動，而且，引動了三位神劍太保出宅院之外，小婢正想歸來，見到三盞紅燈浮現。」

程小蝶不能完全明白三盞紅燈浮現是表現出甚麼意義，但想來必和常奇有關。

果然是充滿着妖異的組合，無法以常情測度。

吳先生緩緩閉上雙目，思索片刻，突然站起身子，出手如風，連點了程小蝶三處穴道。

程小蝶驟不及防，那裏閃避得開，震驚、悲忿、齊湧心頭。

只聽吳先生道：「小雅，去告訴小文，我已施展五遁大法，把這位程姑娘遁藏起來，他們縱然搜查入迎香閣來，也找不到她，妳們要鎮定如常。」

小雅點點頭，道：「先生果然身具奇術，小婢這就去告訴小文，毀去各種痕跡。」

小雅說完轉身而去。

吳先生急急拍開程小蝶被點中的穴道，說道：「姑娘，要委屈妳一下了。」

程小蝶呼一口氣，道：「先生，這是怎麼回事？真把人耍糊塗了。」

吳先生道：「小文、小雅一直堅信

「是啊！妳自己何不查看一下。」吳先生道：「只有兩個小小的房間，她又藏在那裏呢？」

聽到物器移動的聲音，小雅似乎是真的查起來。

程小蝶擔心被搜查出來，只要移動開木床，立刻就原形畢露。

但小雅沒有移動木床，因為用不着移動，一眼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

「先生，小雅的聲音，充滿着驚喜，道：「遁術果然精妙，那麼大個人，平空的消失了。」

「安心去睡一會吧！天亮之後，我們要進來搜查，就讓他們進來吧！」吳先生說：「程姑娘也許早已回到家中。」

「人既然不在這裏，」小雅道：「當然不怕他們搜查，先生也該睡一會了。」

「是我真的有點累了。」

小雅轉身而去，吳先生也登上木榻，先開始教授程小蝶坐息之法。

程小蝶雖然感覺到和師父傳授的有些不同，但仍然依照施為，步入了禪定之境。

一陣驚心動魄的笑聲，把程小蝶由物我兩忘中驚醒過來。

那是直鑽人心的笑聲，同時，程小蝶也聽到小文、小雅的驚叫聲。

是一種傷人的武功，程小蝶立刻運氣抗拒。

常奇精通搜魂大法，我如不用遁術把妳逼起來，她們心中的惴惴不安，用不着常奇追問，她們的神情之間，就會表現出來。」

程小蝶道：「先生把我逼起來了，我怎麼會無感覺？」

「因為，我不會遁術，常奇也不會搜魂大法，那只是一種武功和藥物結合而成的障眼法。」吳先生道：「但對一般人却非常有效，使他們深信不疑，不過，白蓮教確有一些邪門奇術，常奇用武功和藥物，把它誇張，就成了無所不能的大法師了，程姑娘，見怪不怪，其怪自敗，一旦事到臨頭，希望能鎮靜應付。」

程小蝶點點頭，道：「我明白了，現在，我應該如何應對？」

吳先生道：「我被常奇毀去武功，但他沒有想到，我練的玄門太乙神功，能在受傷時自護心脈，保留我三成功力，我又在他對我羞辱時，裝出忿怒反擊，使他誤認我武功全失，這才放心的把我囚禁於此，但仍然用天蠶絲索穿透了我的琵琶骨，防我逃走，我精通土木消息之學，佈下了幾處機關埋伏，在我的臥床之下，有一道窄小的空間，被我利用顏色錯覺，佈置了一處可以藏身之地，看是不易看出來，但如他們心中動疑，移動床位，就會一下子找出來了，好在這處地方小文、小雅都不知道，你可以暫時藏在那裏，也正好借機會習練一下我傳

妳的內功口訣，程姑娘，謀事在人，成事在天，我不能保證後果如何。」

程小蝶點點頭，道：「有五成勝算，我們就可以賭一賭了，但不知三號埋伏又是一個甚麼樣的佈置，引得三位神劍太保上當。」

吳先生微微一笑，道：「八卦望明燈，是利用孔明燈和方位，佈置成一片交叉的光網，當然不止八盞燈籠，但燈籠的排列和聚光交叉上給人的錯覺，只看到八盞燈籠，再配合多面銅鏡的反射，只要在光線交射之處，人就很難避開了，所謂的第三號佈置，只是一根索繩，吊塊木樁，拉開卡簧，彈射而出，在光影下飛過，像人飛掠而行，只不過想給常奇開個玩笑，讓他設計八卦明燈，鬧幾個笑話出來，想不到竟然派上了用場，走吧！到臥室去，我告訴妳藏身之法。」

程小蝶道：「你還沒有傳我口訣呢？」

「來不及了，妳先藏好，初次試用，我還得檢查一番，修補缺憾，那地方正在臥床枕頭之下，我們可以互通聲息，不過，未聽到我的聲音，妳不可善自講話，以免露出馬脚，我能活動的地方不大，除了這間書房，就是臥室了。」

程小蝶突然發覺了這位才氣縱橫的智者，在極為淒苦的處境中，仍然能童心不泯，天蠶絲索穿透了他的琵琶骨，困住了他的人，但却困不住他



## 上文提要：

假巢湖蒙叟正想用武力降服丁天仁，反被他用「點穴法」點在手背上，只好認栽，瞬即離去。丁天仁、金蘭、易雲英摸索來到一處茅舍，又遇上不認識的溫九寡婦，和一徒兒紅兒，自作介紹說是嶺南迷藥專家，還有溫氏清靈丹可解迷毒，和四川唐門的「七絕散」齊名，然後才說出正題，說出他們是武林聯盟盟主要請去的人，因向護法請不動他們，現在由她敦請，其實是用迷藥代武力……



東方玉·文圖  
可飛·圖

# 玉辟邪

脫出魔掌 潛心習武

向護法點了丁天仁二處穴道。

丁天仁明明已被制住穴道，他還要出手再點丁天仁的穴道，這就是老江湖，絕不信任另一個人做的事，只有自己親自下手，才是自己最信任得過的。

接着又跨上兩步，雙手齊揚，點了金蘭、易雲英兩人穴道，隨着把溫九姑留下的兩小包解藥分別給兩人服了，才抬頭朝茅屋外喝道：「來呀，你們進來六個人！」

門外轟應一聲，立即大步走進六名一身勁裝的漢子。

向護法一指躺臥地上的三人，說道：「把他們帶走。」

這是一座大莊院的前進，大廳前石階上，雁翅般站着八名勁裝大漢。

廳上，中間一張太師椅上踞坐着一個紫臉蒼髯、濃眉鵠目的錦袍老者，此時身形微側，一手捋鬚，正在聆聽站在他右首臉色黧黑、身穿黑袍的人欠着身向他報告甚麼。

在黑袍人下首還站着兩個人，一個是瘦高個子，身穿一件藍布長衫，另一個是中等身材，年在六十開外，這兩個人站在那裡，雙手下垂，狀極恭謹。

接着，只聽錦袍老者發出一聲洪笑道：「副總護法這趟辛苦了，向、婁二位護法更是辛勞，順利達成任務，

本座也至為欣慰。」

說着，抬抬手道：「大家請坐，這裡是護法堂，你們都是護法，就不用客氣了。」

黑袍人欠身道：「總座過獎。」

三人才在左首三張木椅上坐下。

從他們口氣中聽來，已可猜到到這四人的身份了。這裡是護法堂，錦袍老者高踞上坐，黑袍人又稱他「總座」，敢情就是這裡的頭兒總護法了。

黑袍人是副總護法，姓向的（瘦高青衣人）、姓婁的（中等身材老者）則是護法。

錦袍老者呵呵一笑道：「自從江湖上傳出天殺星的兄弟在江湖出現，多少人都想爭取他，終於給咱們請來了，這件事盟主知道了，不知如何高興呢！」

黑袍人雖是副總護法，但在總護法面前，他不敢多說，只應了聲「是」。

錦袍老者又道：「季傳賢、羅長發一人，極為重要，盟主的策略，先統一川省武林、再順江而下，這兩個人正是關鍵人物，疏忽不得。」

黑袍人又欠身應了聲「是」。

錦袍老者一手捋鬚，得意的笑道：「副總護法，老夫拉你同來，當時原是給朋友幫忙，如今看來，武林盟統一武林，只是指日可待，遲早的事，咱們總算幫對人了。」

黑袍人欠身道：「這是總座裁

培……」

話聲未落，只見一名武士匆匆走入，朝上躬身道：「啓稟總護法，有一位自稱姓王的公子求見。」

錦袍老者洪笑一聲，道：「他來的倒真快！」一面抬手道：「有請。」

武士躬身一禮，便自退下，不多一會，只見一個身穿寶藍夾袍的少年急步入，趕上幾步，躬身作揖，恭聲道：「晚輩王紹三拜見總護法。」

這人不過二十來歲，生得唇紅齒白，面貌英俊，只是鼻子稍見鷹鉤，可見他是個極工心機的人，但不失為風度翩翩的佳公子。

錦袍人呵呵一笑道：「王老弟不用多禮，快來見過本堂副總護法和向、婁二位護法。」

王紹三轉身又朝黑袍人等三人抱拳行禮道：「晚輩見過副總護法、向護法、婁護法，今後還要三位多多指教。」

黑袍人因不知此人是何來歷，他趕來護法堂，以他的年齡聲望，當然不會是應聘前來的護法，就算副護法也不夠格；但聽他口氣，又好像是來報到的，那麼他莫非另有甚麼任務？心中想着，也就還了一禮。

向、婁二位護法也和黑袍人有着同樣的想法，只是略為抱拳，口中說着：「指教不敢。」

錦袍老者已經含笑說道：「副總護法，他是奉命趕來的，本座就派你擔任

他的教習，多加輔導。」

黑袍人聽得不由一怔，心想：「派自己擔任他的教習，多加輔導，自己輔導他甚麼呢？」一面慌忙站起身，應了聲「是」。

錦袍老者已從大袖中取出一個小小紙卷，遞了過來，說道：「這是昨晚才接到的羽令，副總護法看了就會知道。」

黑袍人慌忙雙手接過，展開紙卷，看了一遍，就躬身道：「屬下遵命。」

丁天仁感覺到有人在他身上重重

拍了一下，身上頓覺如釋重負，倏地睜開眼來，自己好像躺臥在一處黝黑的殿宇上，身旁還站着一個黑黝黝的人影，心頭不由一怔，暗道：「這是甚麼地方，自己怎麼會躺在這裡的呢？」心念未已，人已翻身坐起，腳跟再一用勁，就已站了起來。

現在，他可以看清楚，站在自己面前的，是一個頭面蒙着黑布的黑袍人，這就脫口問道：「你是甚麼人？」

黑袍人徐徐說道：「丁天仁，你用問老夫是甚麼人，因為你是老夫從某處救出來的，你不用問老夫為甚麼救你，你只要記着老夫說的話就好，從現在起，你不可再叫丁天仁，老夫已經給你易了容，想一個甚麼名字都好，因為只有這樣才可免殺身之禍，

好了，老夫話已說完，你自己多保重。」說完正待轉身。

丁天仁叫道：「老丈請留步。」

黑袍人住足問道：「你還有甚麼事？」

丁天仁問道：「在下兩個兄弟，不知現在那裡？」

黑袍人沉聲道：「他們不會有事的。」

丁天仁道：「他們是我兄弟，是不會有人囚禁起來了？」

黑袍人不耐的道：「老夫說過他們不會有事，就是不會有事，你目前千萬不可去找他們。」

丁天仁伸手一摸，大哥送給自己的紫虹劍不見了，忍不住道：「我的劍呢？」

黑袍人「唉」了一聲道：「你身上的東西，自然被人搜去了，老夫能把你救出來，已是花了好大的力氣，你身上的東西已被搜去，老夫也無能為力了，老夫真的要走了，但願你記着老夫的話，方可保住性命，好自為之。」

說完身形閃動，一下掠了出去，立即隱沒不見。

丁天仁覺得疑信參半，說不出這人是好人還是壞人？

他竭力思索着過去一兩天之內的事，只覺頭腦一片混亂，幾乎有昏昏欲睡的感覺，心頭更覺奇怪，自己好端端的怎麼會有這種情形呢？哦，可能是被人下了蒙汗藥，還沒有十分清

醒！

他仔細看了四周景物，已可確定這裡是一座荒廢的破廟，殿宇還算完好，只是久無香火，到處都是瓦礫。

他緩緩走出殿堂，眼看今夜月色甚好，清光皎潔，使人有清新之感，這就緩步走下幾級石階，就在石階上坐下來，雙手抱頭，慢慢的想起來了。

自己三人走出山區，找到一處茅屋，那小姑娘紅兒，她奶奶竟然是江湖上大名鼎鼎的迷藥高手溫九姑，她以易雲英威脅自己，要紅兒點了自己二處穴道……就是她在自己身上下了迷藥，無怪頭腦昏昏的。

如此看來，方才黑袍人說的話似乎可信，他是從溫九姑手中把自己救出來的。他要自己不可再用丁天仁的名字，還給自己易了容，這是為甚麼呢？哦，不知他給自己易的容，變成怎樣一個人？

他還說自己不可去找他們，金蘭是自己的口盟兄弟，他有危難，自己斷無坐視之理，易雲英乃是自己師妹，師叔臨行前託付自己的，自己更不能不管，何況她又是女的，一念及此，心頭不覺大亂，不知該如何是好？

伸手往懷中一摸，取出幾張摺疊的紙來，心中覺得奇怪，打開一瞧，竟是兩張一百兩的銀票，還有就是無能師叔送給自己的手抄點穴法，居然沒有被他們搜去。



哦，上面還附了一張小紙條，凝足目力看去，紙條上有兩行字，寫着：「此是昔年五行門截經手法，失傳已久，如已練會，宜毀去，不可放在身邊。」

這字條和兩百兩銀票大概是黑袍人留給自己的了，看來他果然是一片好心。

正在思忖之間，忽然聽到身後有人嘻嘻笑道：「小兄弟，你是不是在想心上人，想得出神？」

丁天仁急忙站起，霍地回過身去，喝道：「甚麼人？」

只見從暗處走出一個縮着頭的瘦小人影，笑道：「小兄弟，是我，假道士。」

他正是非道非俗的邱嶸石破衣。

丁天仁看到他，心中不覺一喜，在自己一籌莫展之際，忽然遇上熟人，就會使人精神一振，連忙抱抱拳，驚喜的道：「石道長，是你！」

石破衣走到他身邊，偏着頭在他臉上一陣打量，點點頭道：「這老小子一手易容術真還不賴！」

丁天仁問道：「道長怎麼知道的？」

石破衣聳聳肩，笑道：「我假道士一路找你們來的，自然都看到了，怎麼會不知道？」

丁天仁心中一喜，忙道：「石道長，你既然知道，我兩個兄弟現在那裡，是不是還被他們囚禁着？道長帶我

去，設法把他們救出來才好。」

石破衣連連搖頭道：「小兄弟，你不用急，急也沒用，那老小子不是說過，他們不會有事的嗎？」

丁天仁道：「但……」

石破衣不讓他說下去，就攔着道：「小兄弟，你稍安毋躁，這檔子事，目前還是剛起頭呢。你兩個兄弟，不過是許多失蹤的人中之一，他們決不會有事的。」

丁天仁問道：「目前既然有許多人失蹤，他們連我兩個兄弟都不肯放過，怎麼會放過我的呢？」

石破衣似笑非笑，搖搖頭道：「他們並沒有放過你，只是那老小子冒着天大的風險偷偷把你救出來的，所以要給你臉上易了容，而且還挾着你奔行了上百里路，遠離他們範圍才放下你來的，害得我假道士也遮遮掩掩的跟着他跑了這許多路。」

丁天仁道：「他爲甚麼要救我呢？」

石破衣雙手一攤，說道：「這個除了他自己，我怎麼會知道？」

丁天仁道：「那麼道長一定知道他是甚麼人了？」

石破衣道：「他用黑布蒙着臉，我如何看得出來？」

丁天仁又道：「但我兩個兄弟被他們囚禁着，爲什麼不能去把他們救出來的呢？」

「唉！」石破衣道：「小兄弟，你應

該相信我假道士，他們沒事的，老實說，失蹤的人中，都比你兩個兄弟重要得多，目前都只好任由他們了。」

丁天仁道：「那爲什麼呢？」

「茲事體大！」石破衣續道：「目前一個也不能去救出來，原因是……目前還查不出他們的目的，和幕後人物究竟是誰？我一路跟下來，也是如此，怎知今晚……哈，我假道士從沒如此膽戰心驚過！」

丁天仁好奇的問道：「道長看到了什麼？」

石破衣道：「一個人。」

丁天仁道：「這人很可怕嗎？」

石破衣道：「可怕極了，但這人依然不是他們的正主兒。」

丁天仁問道：「這人究竟長得如何可怕呢？」

石破衣嘻嘻的笑道：「小兄弟以爲他長相可怕嗎？我說的不是這個意思，因爲此人是昔年江湖上極其可怕的大魔頭，但他竟然還不是正主，由此推想，這幕後正主，豈不更可怕了？」

丁天仁追問道：「道長說的這大魔頭究竟是什麼人呢？」

「不能說。」石破衣微微搖頭道：「小兄弟知道得越少越好，唔，眼下還是先談談你的事。」

丁天仁道：「我？」

「不錯！」石破衣道：「如今江湖上大亂已經開始，你小兄弟除了會使一招劍法之外，還有幾手截經手法，本

身武功却差得很，但你將來的任務却又十分艱鉅，這就是非常傷腦筋之事。」

丁天仁道：「在下將來有什麼任務？」

石破衣道：「現在還言之過早，唉，我一時也和你說不清，方才我一路想來想去，只有一個辦法……」

丁天仁看他說話吞吞吐吐，有些話又含糊其詞，心中大感不快，說道：「道長有什麼辦法？」

石破衣道：「我假道士雖然比不上你大哥，但目前已經遠水救不了近火，也只好將就將就了。」

丁天仁道：「道長，你究竟在說些什麼？請你不要打啞謎了好不？」

石破衣兩顆小眼一瞪，說道：「我假道士幾時和你打啞謎了？」

丁天仁道：「道長說的話，在下一句也聽不懂，難道不是打啞謎嗎？」

石破衣啞然失笑道：「不是，因爲我底下的話還沒說出來，我是說，一時之間只怕找不到你大哥。」

丁天仁道：「我大哥說，要去長白，行止無定，自然找不到他了。」

「這就是了。」石破衣道：「如果能夠找到你大哥，有他調教你，那就最好了，如今遠水救不了近火，小兄弟只好先跟我假道士練上幾天了。」

丁天仁道：「道士要在下跟你練武？」

石破衣道：「怎麼？你不願意？」

丁天仁道：「在下是峨嵋門下，已經有師父了。」

石破衣聳聳肩，嘻嘻的笑道：「傻小子，誰要你拜師了？」

接着又道：「這裡地方偏僻，沒人會來，後進正好還有兩間破屋子可蔽風雨，咱們就在這裡住幾天再走，來，咱們到後進去打掃打掃。」

說完，興匆匆的拉着丁天仁往裡就走。

轉過神龕，就是後進，一個小天井，三間矮小的平屋，中間一間，本來是起居室，還有一張板桌，左右兩個房間，已是空洞洞的一無所有。

石破衣聳着肩回頭笑道：「這裡真是不錯，沒有傢具，打掃起來也簡單多了。」

這時天色已經漸漸黎明，石破衣斫了一大把松枝，紮成一個大掃把，兩人把三間屋裡的灰塵瓦礫打掃乾淨。

丁天仁直起腰，笑道：「道長打掃得這麼乾淨，好像要在這裡長住下去。」

石破衣笑道：「要住在這裡打掃得乾淨些，看起來也清爽得多了。」接着又道：「好了，咱們忙了一個早晨，現在該吃早餐了。」

丁天仁道：「這裡……」

石破衣一擺手道：「別說話，本真人已遣六丁六甲去鎮上買吃的東西了，你這時候走出去，可在神龕前面的

石案右首，把一包東西拿進來就好，但却不可出聲。」

丁天仁看他說得不像有假，依言走出前進，果然看到神龕前面的石案右首放着一大包東西，這就雙手捧着回到後進。

石破衣已經坐在石階上含笑說道：「你看，假道士的法術還不錯吧？」

說着一手接過，打了開來，裡面有半隻鹹酥雞、醬牛肉、椒鹽排骨，和二十幾個饅頭。

丁天仁笑道：「方才丁甲神告訴在下，說附近鎮甸上買不到吃的東西，這些還是昨夜在一處大戶人家的廚房裡弄來的。」

石破衣嘻嘻的笑道：「小兄弟怎麼知道的？」

丁天仁道：「這些東西明明是道長昨晚來的時候，就帶來了，放在石案上的。」

「果然瞞不過你！」石破衣呵呵笑道：「昨晚就是在他們廚房裡順手拿來的，爲了一罐酒，差點就追不上那老小子，嘻嘻，差幸那老小子手裡挾着一個你，咱們才算扯直。」

丁天仁問道：「道長，那罐酒呢？」

石破衣笑道：「就放在神龕裡，你出去拿這包東西的時候，我也把酒罐捧進來了。」

轉身從身後取出一大罐酒來，說道：「那老魔頭只有一點好處，和假道

士一樣嗜酒如命，所以他們廚房隔壁的柴房裡，堆了二三十罐二十年的陳年老酒，可惜路太遠了，這罐已經只剩了半罐，真想等這罐喝完了，再去弄他一罐來。」

丁天仁道：「道長不是說那大魔頭很可怕嗎？」

石破衣拿起酒罐，湊着嘴咕咕的喝了幾口，放下酒罐說道：「豈止那老魔頭可怕，那裡高手如雲，少說也有一二十個江湖上名列一等的高手，要去偷一罐酒，真和賭命差不多！」

他看丁天仁只是說話，沒有開動，又道：「你怎麼還不開動，咱們時光寶貴，吃完早餐，就該上課了。」

說完，取起一塊醬牛肉，往口中送去。

丁天仁也就拿起饅頭吃了起來。

石破衣等他吃畢，從大袖中取出一截竹筒，說道：「你不會喝酒，吃了饅頭，總要喝口水吧，把竹筒拿去，出廟門，朝右走，沒多遠，就有一條山溪，水清得很！」

丁天仁取過竹筒，走出廟門，不到一箭來路，果然有一條山溪，水清見底，俯身舀了一筒喝了個够，然後又舀了一筒，準備帶回去的。

突然想起那黑袍人給自己臉上易了容，不知變了怎樣一個人？心念一轉，就俯下身朝溪水看去，只見水面上照出來的自己，竟然是一個面貌端正，膚色稍見黝黑的少年，看來還算

順眼，這就朝着自己影子笑了笑，取起竹筒，回到破廟後進。

石破衣已把食物包好，收了起來，看到丁天仁回來，朝他招招手道：「小兄弟，來，現在該上課了。」

他把丁天仁領到右首房中，要他席地盤膝坐下，突然雙手齊發，接連點了他五六處大穴。

丁天仁驟不及防，口中只「啊」了半聲，就出聲不得，但心頭依然十分清楚，石破衣由「承漿」、「天突」、「華蓋」、「玉堂」，一路點了下去，再由「任脈」轉「督脈」、「衝脈」、「帶脈」、「陽蹻」、「陰蹻」、「陽維」、「陰維」，等奇經八脈，再走手太陰經開始，連續點完十二經絡，當真落指如風，奇快絕倫，每一穴道，經他手指一解，就有一縷滾熱氣流透穴滲入。

這一陣工夫，全身二百三十處穴道滲入的熱流，已經滲在一起，試想體內灌進一縷熱流，已經滾燙難耐，如今這二百三十縷熱流，從不同的穴道滲集到一起，熱量自然也隨着增加了，一時之間，但覺全身血液如沸如煎，整個人快被燙得要熟了。

就在此時，耳邊突聽石破衣的聲音喝道：「寧神一志，依我口訣，導氣運行。」

丁天仁經他一喝，迷糊的神志登時清爽了許多，強自忍着滾燙的熱流，趕緊寧神一志，提聚真氣，正好石破衣的聲音又在耳邊响起，要他如何



引導這股熱流運行。

丁天仁練過八年峨嵋派的內功，運氣法門，各門各派差不多大同小異，他依照石破衣的口訣，一句一句的做去。先前，這股滾熱氣流，隨着引導運行，流過之處炙熱難耐，但做了一回，漸漸感到比方才似乎好得多了。

石破衣的聲音，繼續在耳邊響起，他一心一意的跟着做去。石破衣重複唸了三遍口訣，丁天仁也跟着他重複做了三遍。

只聽石破衣的聲音說道：「你已經做了三遍，大概已經記住了，老朽注入你體內的真氣，還要再運行上幾遍，才能化為己用，好了，現在你自己練吧！」

丁天仁不敢怠慢，依照口訣，專心運氣，又做了幾遍，漸漸感到石破衣注入自己體內的氣流，已和自己的真氣一同運行，漸漸化去，不，果然完全化為己用。

這一來，自己的真氣，就驟然之間無異增加十幾二十倍，一呼一吸之間，真氣在體內澎湃，隱挾風雷，尤其輕輕一吸，一個人好像要離地飛起，等到長長呼氣，才又緩緩降落。

心中暗暗驚異，石破衣傳自己的內功，竟然會有這般神奇，想到這裡，自然更不敢鬆懈，一遍又一遍的加緊練習，也漸入佳境，每練一遍，都有不同的進步，這是自己可以從氣機

運轉中感覺得出來的。漸漸，終於在不知不覺中進入渾然忘我，天人合一的境界！

等到運功醒來，緩緩睜開眼睛，天色已經大亮，第一個感覺，就是精神清爽，四肢百骸，有着說不出的舒暢！

耳中只聽石破衣得意的笑道：「小兄弟，你練得不錯，邱峰先天氣功，本來要循序漸進，你終於在一個晚上速成了。」

丁天仁慌忙站起身，朝石破衣拜了下去，說道：「道長成全之德，晚輩感激不盡。」

石破衣大笑道：「小兄弟，老朽不喜俗套，你快起來。」

丁天仁站起身。

石破衣和他一同走出，在石階上坐下，說道：「你也坐下來，我有話和你說。」

丁天仁依言傍着他坐下。

石破衣偏着頭道：「邱峰先天氣功，本是練氣之士修練的功夫，和一般武術門派的內功，稍有不同，沒有數十年修練不為功，你知道你只花了一個晚上，如何會速成的？」

丁天仁道：「晚輩不知道。」

石破衣呵呵笑道：「老朽因你沒有太多的時間，所以在打通你奇經八脈和十二經絡之際，輸給你二十年真氣，哈哈，你自己勤修苦練，只怕練上三十年，也不過如此呢！」

銅盒，笑道：「可以了，從現在起，我叫王老二，你叫王小七，咱們是叔侄，你要叫我二叔，不可忘了。」

丁天仁點點頭道：「小侄記下了。」

石破衣笑道：「這要給你大哥知道了，不把我假道士的頭扭下來才怪。」

丁天仁問道：「為什麼呢？」

石破衣道：「你大哥當年什麼人都不在他眼裡，你叫我二叔，我假道士豈不長了他一輩，這還得了？」

丁天仁道：「現在你老二是王老二，我是王小七，有什麼關係？」

「哈哈！」石破衣大笑道：「對對，一點不錯。」

丁天仁道：「道長精擅易容術，在下可以學嗎？」

「當然可以，咱們在路上有的是時間，哦……」

石破衣好像突然之間想到了什麼，接着問道：「對了，那老小子留給你的幾頁紙，他叮囑你練會了就要毀去，你練會了沒有？」

丁天仁吃了一驚，忙道：「原來道長……」

石破衣搖手道：「你大概又要說什麼感激不盡了，哈哈，咱們第一次見面，老朽不是說，你乾了這一杯，咱們就是朋友嗎，你既是我小兄弟，我送二十年真氣給你，又何用言謝？何況我說過只是給你打個底的，不過，你昨晚雖已把我輸給你的真氣融化，但並不是完全能收為己用，要真正運行純熟，大概需要三天時間，因此，吃過早餐，稍事休息，還要進去勤練。」

丁天仁應着「是」，出去，在溪邊掬水洗了把臉，回入廟中，石破衣已把昨晚吃剩的東西，拿出來兩人吃了個飽。

石破衣起身道：「好了，你休息一會，該進去練功了，老朽要下山去一趟。」

丁天仁道：「道長有事只管去好了。」

石破衣笑道：「你當老朽要去鎮上買酒？酒可還有半罈，老朽是去採辦糧食的。」

說完，飄然朝外行去。

丁天仁那敢偷懶，也就回進屋去，掩上板門，席地運起功來。

中午，石破衣果然買了一大包滷味、饅頭、燒餅回來，足夠兩人吃上兩天。

這座破廟，地處僻遠的山區，人

迹罕至，因此也沒人打擾，三天時間很快的過去，這是第四天早晨，丁天仁運功醒來，走出前殿，只見石階上坐着一個頭戴竹笠，正在吸着旱烟的老者，回過頭來，招呼着道：「小哥哥早。」

丁天仁看他年約七十左右，花白眉毛，臉色微黑，還留着一把花白山羊鬍子，手中拿一支兩尺多長的竹節旱烟管。

這是一個極普通的山野老者，丁天仁不認識他，但人家和自己打了招呼，自己豈可不理睬他，這就和他點着頭道：「老丈早。」

竹笠老者道：「小哥哥快去洗把臉，用過早點，咱們就該走了。」

丁天仁聽得奇怪道：「老丈要在下去那裡？」

「你不知道？」竹笠老者反問了一句，接着又道：「老朽受人之託，領你小哥哥去找人的。」

丁天仁還以為他說的找人，是找自己兩個兄弟去的，不覺喜道：「老丈知道在下兩個兄弟在那裡嗎？」

「你兩個兄弟在那裡，老朽怎麼知道？」竹笠老者道：「老朽是領你去找一個婆子的。」

丁天仁不知他說的老婆子是誰？心想：石道長不知去了那裡？心中想着，就跨下石階，朝廟外走去，這一瞬間，他看到竹笠老者腳上穿着雙根

樑的布鞋，和石破衣穿的一模一樣，

拂過，已把手掌掃去，但階石也像揭去了一層皮似的，然後說道：「這就是你這三天來練『先天氣功』的成績，先天內功，只要心念一動，不用運功，就會自動把內勁灌注到手掌之上，所以出手要越自然越好。」

丁天仁大喜過望，感激的道：「這是二叔賜給小侄的。」

石破衣道：「你別看它容易，越練到後來越不容易有進步呢！」說着，站起身道：「好了，咱們該走了。」

四天之後，這一老一少出現在宣漢城的大街上。大街上有一家三元樓，是城中首屈一指的川菜館，五開間門面，分為上下兩層，樓上畫棟雕樑，裝潢得金碧輝煌，富麗堂皇，那是達官貴人宴客之所。

樓下，是普通座，美其名為「小酌廳」，只有板桌長凳，所以食客也只是些販夫走卒。

這時還不到中午，樓下食客還疏疏落落的。石破衣和丁天仁已經來了，他們找了一張靠近廳門口的桌子坐下。

「小酌廳」門外，有一道寬闊的樓梯，左首是櫃頭，面對大門。所以坐在廳門口，就可以看到從大門外進來登樓的每一個人。

石破衣要了一壺酒，幾樣下酒的小菜，自斟自酌，悠然自樂，在他橫頭的丁天仁，面前也有一個酒杯，杯

丁天仁道：「道長不吃？」

石破衣道：「老朽早已吃飽了，哦，你臉上是那老小子給你易的容，倘若在路上遇上了，他自然認得出來，讓老朽給你補上幾筆，就沒有人認得出來了。」說完，從懷中取出一個扁形銅盒，打開盒蓋，用手指沾了些顏色，在丁天仁臉上輕輕抹了一陣，收起

這下他心中笑了，也不多說，匆匆走到溪邊，掬水洗了把臉回入廟中，含笑笑道：「老丈和石道長很熟，是嗎？」

竹笠老者道：「小哥哥怎麼知道的？」

丁天仁笑道：「老丈如果不是石道長很熟的朋友，他怎麼會把腳上穿着的鞋，脫下來給老丈穿呢？」

「哈哈！」竹笠老者大笑道：「小兄弟果然有些眼光，這也是老朽疎忽之處。」

他果然是石破衣喬裝的。

丁天仁取出昨晚吃剩的饅頭、滷味，打開紙包，放到階上，一面問道：「道長怎麼打扮成這樣呢？」

石破衣笑道：「黑白兩道，差不多都認識老朽，咱們這次要去辦一件大事，出不得半點差錯，給人家認出來了，那還得了。」

丁天仁道：「道長是說要去找一個老婆子？那是什麼人呢？」

石破衣道：「你現在不用多問，到時自知，哦，你快點吃吧，早餐之後，咱們就要上路了。」

丁天仁道：「在下其實早就練會了，只是……這是我八師叔送給我的，我練會了，他日應該還給八師叔才對，怎麼把它毀去了？」

「唉，你真是食古不化！」石破衣道：「你八師叔送給你，就是你的了，學會了，就該毀去，一來，你行走江湖，放在身邊，萬一遺失，此種絕世

神功，如果給歹人得去了，貽害無窮，二來，那老小子把你救出來，擔了性命危險，一旦被人發現，豈不是你害了他，三來，你目前不能洩漏身份，這東西在你身上，就會洩了密，那就會壞了大事……」

丁天仁道：「有這麼嚴重？」

石破衣道：「最嚴重的老朽還沒說呢！」

丁天仁道：「這麼說，在下只好把它毀去了。」

說着，從身邊取出幾頁發了黃的紙來。

石破衣道：「小兄弟交給我吧！」

伸手接過，只輕輕一抖，紙張立時被他震成粉末，隨風飄散。

丁天仁咋舌道：「道長這一手厲害得很！」

「咳！你又忘了，要叫我二叔。」

石破衣回頭朝他笑了笑，又道：「你用手掌在石階上拍一掌試試看？我是說，你要很自然的拍，不可運起功力。」

丁天仁聽得奇怪，依言舉手朝石階上輕輕拍落，這一拍，他絲毫不用功力，那知拍下去的手掌，就像拍在灰堆上一般，一下直陷下去，心中深感不信，急忙提起手來，堅硬的階石上，已經印了寸許深一個掌印。

這下直看得他目瞪口呆，問道：「二叔，這是怎麼一回事？」

石破衣微微一笑，用衣袖朝石上



中有酒，但他不善飲酒，只是做個樣的，他只是剝着鹹水花生。

石破衣說過喝酒的時候，最好不要和他說話，這樣可以讓他仔細品嚐喝到嘴裡的每一滴酒，達到陶然於心的喝酒真諦，有人和他說話，就會分心，一口喝下去，缺少品嘗酒味，豈不浪費了酒？因此丁天仁除了剝花生，從坐下來到現在，沒和他說過一句話。

他心裡當然有許多話想問，諸如急匆匆的趕了三天路，到了這裡來究竟有什麼事？石破衣是老江湖，老江湖的口風一定很緊，你怎麼問他，所得到的回答，只有四個字：「到時自知」。這四個字已經回答過丁天仁七次了，這也是丁天仁不再問他的原因。

現在樓下食客漸漸多了，人聲也開始亂烘烘的嘈雜起來，從大門口進來，登樓的客人，也開始有了。

有錢的富豪達官，就是同樣上酒樓吃飯，也總是要比普通客人來得遲，好像不如此，就不能表示他的身份與眾不同。

「小酌廳」的食客已經坐滿了，這時旁若無人的高聲譁笑，猜拳賭酒鬧成一片。上樓的貴賓也三三兩兩的從樓梯上去，如果計算人數，也該有八成座頭了。

這時，門外响起一陣希聿聿的馬嘶，酒樓門前，來了兩匹駿馬，一匹是棗紅馬，從馬上下來的是一個身穿

紫紅長衫二十出頭的青年，生得劍眉朗目，極為英俊，身邊佩一柄紫紅酒金劍，劍身長，頗有顧盼自豪之概。

另一匹是白馬，全身沒有一根雜毛，從馬上下來的是一個身穿純白長衫的青年，年紀和紫衫青年差不多，同樣生得眉目清朗，身佩一柄銀白劍，劍身長，也同樣有一股逼人的峻傲英氣。

這兩個年輕人雖然沒人認得，但若是老江湖，就可以從他們佩劍的劍穗上看出他們的來歷來了。就憑這兩人的劍穗，就算走遍大江南北，也沒人敢輕易招惹他們。

先說紫衫青年吧，他佩的是紫紅酒金劍，這是自流井金家堡出來的。金家堡以「流金劍法」馳譽武林，門人弟子，都是姓金，聲勢極盛。

白衣青年佩的是銀白色劍穗，這是劍門山白家出來的。劍門山白家，劍法自成一派，二百年來，在江湖上也獨樹一幟，門人子弟就有一二百人之多，必須經過嚴格測試才能使用銀白劍穗，等於說他在劍術上已具有相當實力。

在四川境內，有三大武林世家，素為江湖同道所推重，那就是自流井金家、劍門山白家、和西川唐門。這三家有一共同的特點，就是各邊祖訓，不介入任何武林糾紛之中，因此這三家的門人子弟，也很少在江湖走動。

但他們都是重陽高會的成員，因為重陽高會，是川西武林同道一年一次的雅會，重在聯誼，並不是什麼武林組織，自然並不違背他們的祖訓。

閒言表過，却說丁天仁正在低頭剝着花生，突聽耳邊响起石破衣「傳音入密」的聲音說道：「小兄弟，你要裝作並不注意的朝外看去，那個穿紫衫的青年，是自流井金家堡的少堡主金少泉。穿白衣的青年是劍門山白家莊少莊主白少雲，這兩個是可交的朋友，你記住了。」

丁天仁依言抬目朝廳外看去，金少泉、白少雲已由店中小廝牽過馬匹，兩人大模大樣的跨進大門，朝樓梯上走去。

丁天仁最近剛學會「傳音入密」，這就說道：「這兩個人好像很傲。」

石破衣笑道：「這也難怪，他們是武林世家子弟，從沒在江湖上走過，也從沒受過挫折，自然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但這兩人的本質並不壞。」

說到這裡，急忙說道：「來了，來了，小兄弟注意，別露了形迹。」

丁天仁聽他說得鄭重，立即抬目朝廳外看去。酒樓大門外，果然又來了兩個人，一個是身穿藍布夾襖的老婆婆，鳩臉嘴，一頭花白頭髮，戴着黑絨包頭，頭上插滿金釵、金簪，手拄一枝黑黝黝的鳩頭杖，連走路都顫巍巍的。

她身後緊跟着一個十七八歲的少

女，一身花布衣袴，一張粉臉白裡透紅，兩條修長的眉毛，配着一雙黑白分明的大眼睛，粉頰上還有兩個小酒渦，模樣兒又美又甜。

這兩個人丁天仁都認識，那不是九寡十八迷溫九姑和紅兒還有誰來？

丁天仁驟觀兩人，心頭方自一怔，只見溫九姑朝裡走來的人，一雙水泡眼突然炯炯有光的朝自己投來，不！是惡狠狠的瞪了自己一眼，自顧自登上樓去。她敢情是怪自己多看了紅兒一眼，一時臉上不禁一熱。

只聽石破衣的聲音在耳邊說道：「小兄弟，我教你別露了形迹，這老婆子生性多疑，大概你多看了她一眼，給她發現了。」

丁天仁也以「傳音入密」說道：「這老婆婆真還有些厲害。」

石破衣笑道：「她是江湖上出了名最難惹的人，差幸咱們坐在樓下，和她並不相干，否則她瞪了你一眼，你就非昏倒不可。」

丁天仁道：「在下不懼她迷藥，上次她一再施放「聞風散」，在下並沒被她迷倒。」

石破衣喝了口酒，嘻的笑道：「小兄弟，你知道上次怎麼會不懼她迷藥的？」

丁天仁道：「在下不知道，哦，溫九姑也深感不解，說在下是天生不懼迷藥的人。」

石破衣道：「凡是人沒有不懼迷藥

的，那是因為你當時身邊佩了你大哥的玉辟邪。」

丁天仁驚異的道：「佩了辟邪玉佩就不懼迷藥嗎？」

石破衣道：「否則為什麼叫它玉辟邪？豈止迷藥，天下任何劇毒，都可以沾不上身。」

丁天仁惋惜的道：「可惜辟邪玉佩被賊人取去了。」

石破衣微微一笑道：「不要緊，人家從你身上取走，你不會去要回來嗎？」

說話之時，伙計送上一碗榨菜肉絲麵。

石破衣道：「你不喝酒，快吃麵吧！」

丁天仁道：「你不吃？」

石破衣道：「我還等着呢，你只管先吃好了。」

丁天仁一面吃麵，一面以「傳音入密」說道：「二叔，那姑很可能是在衝着金少泉、白少雲兩人的了。」

石破衣喝了口酒，以「傳音」說道：「小兄弟總算有點閱歷了，沒錯，這老婆子就是為他兩人來的，咱們就是為這老婆子來，現在你明白了吧？」

丁天仁想起石破衣這要去找一個老婆子，原來就是……姑，這就抬頭笑道：「二叔……」

石破衣笑道：「現……」

却一直剝着花生，低斟淺酌，慢慢的喝着酒，桌上除了一大堆花生殼，已有八九個酒罐，這是說他已經喝了四五斤酒。

石破衣忽然站起身，低聲道：「你別走開，我去去就來。」

說完，急匆匆的往外就走。

丁天仁不知他去做什麼，但相信這位非道非俗的老道長，一定是有事才出去的。

就在他思忖之際，只聽樓梯上傳來一陣雜沓的腳步聲，首先下樓的是九寡十八迷溫九姑，接着是她徒弟弟紅兒，兩人後面緊跟着金少泉、白少雲，一臉恭敬之色，亦步亦趨的往門外行去。

丁天仁心頭驀然一驚，暗自付道：「糟糕，看這情形，金、白二人分明已經着了溫九姑的道，唉，石道長偏偏這時候出去有事……」

突然心中一動，又想：石道長曾說，自己兩人巴巴的趕到這裡來，就是為了這老婆婆，那麼石道長豈會在這時候出去？他可能計算着溫九姑快要下樓來了，才出去的，說不定也早已料到金、白二人會在酒樓上着了溫九姑的道，要等他們出了酒樓，在半路上出手救人，那麼自己該不該趕去呢？

但繼而一想：石道長老謀深算，他易容而來，就是不想有人認出他來，那就不可能在大街上出手，再說他

要自己在這裡等他，自己還是在這裡等他的好，一念及此，不覺舉起酒杯，輕輕喝了一口。

這樣足足等了一頓飯的工夫，才見石破衣匆匆走入。

丁天仁剛叫了聲：「二叔……」

石破衣含笑說道：「沒事，沒事。」

丁天仁等他坐下，就以「傳音入密」說道：「不，道長，剛才就發生了事，那金少泉、白少雲像是着了溫九姑的道，神色恭敬的跟着溫九姑走了。」

石破衣微笑道：「這老婆子本來就是衝着他們二人來的，自然會在他們身上施了迷藥。」

丁天仁道：「道長不是說我們是找她來的嗎？」

「一點沒錯。」石破衣道：「老朽就是聽到他們叫伙計結賬，才搶在他們前面去的，你不知道這老婆子比狐狸還精，老朽若是跟在他們後面出去，保管讓她發覺了。」

丁天仁聽得暗暗點頭，可見自己方才料得不錯，一面仍以「傳音入密」說道：「你老是去看他們在那裡落腳，對不？」

石破衣對他似是頗為嘉許，點了一點頭道：「這城裡只有一家招商棧，所以老朽先趕到招商棧門口去等着他們，這樣才不致她起疑。」

丁天仁道：「他們就落腳在招商棧嗎？」

石破衣笑道：「這不用問，老朽這點那會失算？」

丁天仁道：「那我們要怎麼行動呢？」

石破衣喝了口酒道：「我們自然也要住進去了。」

他喝完一壺酒，從身邊掏出一塊碎銀子，結賬出門，一路來至招商棧。

剛到門口，一名伙計就迎了出來，招呼道：「老客官二位可是要住棧嗎？」

這時才子時稍過，來住店的客人不多，石破衣點頭問道：「有沒有客房？」

客房，就是普通房間，比上房要差上一籌，以他們二人目前的打扮，只是兩個鄉巴佬而已，自然只配住客房了。

伙計忙道：「有，有，二位請隨小的來。」

說着就領了兩人來至後面一排房間，推開木板門，說道：「老客官，這間可好？正好有兩張舖。」

石破衣連連點頭道：「很好，就這間吧。」

伙計讓兩人走入，隨後就送來一盆臉水和一壺茶，隨手掩上了房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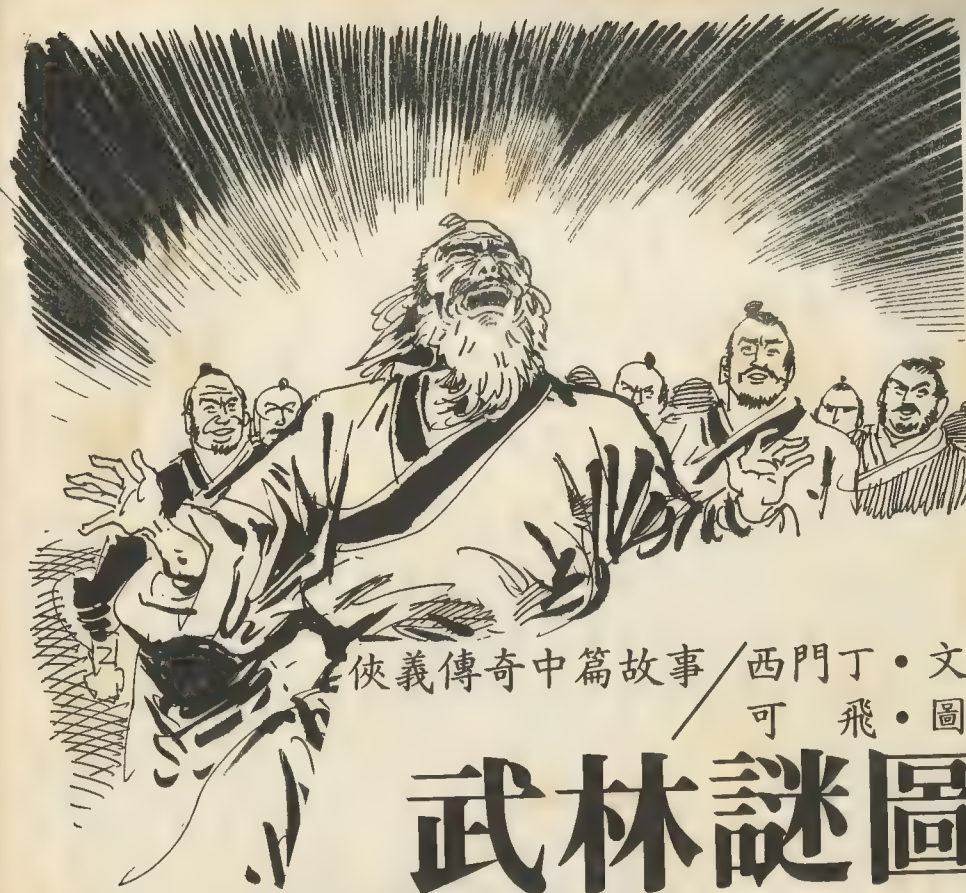
丁天仁問道：「道長知道他們住在那裡嗎？」

石破衣道：「他們包了後進官房。」



## 上文提要：

巨蛟幫派出擅長追蹤探索的白英等人，查探長龍幫動向，得悉駱致遠率眾魔頭上黃山取寶，兵分三隊約定分散探寶，巨蛟幫楚天翔帶領一幫人眾，跟上黃山，逐隊破之，從弱隊先下手，最後集中對付駱致遠。黃山上，駱致遠終於探索到寶藏，利益當前，準備獨吞，引致內閣格鬥，駱長沙聯合魯金與駱致遠作殊死之鬥……



文·圖 丁·西門 飛·可  
俠義傳奇中篇故事

# 武林謎圖

要盡手段為謎圖 最終落得失心瘋

楚天翔道：「按理說應該是駱致遠得勝，因為他早有預謀，旁人可能是臨時見情況有變，才會猝成軍的。」

朱乙乙接口道：「但不管那一方勝利，都得付出沉重的代價，咱們只需坐山觀虎鬥，最後才來個漁人得利。」

駱致遠道：「最後才來個漁人得利，不得雙方鬥個玉石俱焚，片甲不留。」

雙方鬥了頓飯工夫，死傷漸巨，但駱致遠那一方，始終佔着上風。駱長沙本來以為很快便能解決駱致遠，則自己可以空出手來，對付駱家子弟，大局很快便能扭轉，亦因此魯金他們方敢跟他一起造反，不料形勢完全出乎其事先之設想。

駱致遠自知不如乃叔，是故採取守勢，使得駱長沙空有一身功力，而無從下手，他幾番欲跟乃侄比拚內力，但駱致遠亦是老狐狸，巧妙地避開了，對駱致遠來說，只要他能再堅持一陣，便能勝利。果然駱致遠殺了對方之嘍囉之後，提刀來助。

「溪兒，這老匹夫功力十分深厚，不可力敵，硬拚！駱致遠嘴上說着話，手底下絲毫不慢，心想只要駱峯、駱嶺等子解決了魯金，再來助戰，駱長沙武功再高，亦不足畏懼。」

駱長沙見駱溪來戰，心中亦竊喜不已，蓋駱溪乃黃毛小子，功力有限，只要找到機會擒獲他，便有機會威迫駱致遠交出寶藏。

魯金以一敵三，時間一長，精力

消耗頗大，氣力稍衰之後，亦落於下

風，他心中暗暗吃驚，偷眼望去，駱

長沙一時之間尚難得手，不由更急：

「糟糕，今日誤信這老匹夫，恐怕要死無葬身之地！」他心中又急又驚，如此一來，更加不濟。

駱峯也看到乃父危險，遂對乃弟道：「三弟、五弟，加把勁，先將這廝解決掉！」

駱嶺及駱坡都把勁力提至十足，三把鋼刀向魯金酒下密不透風之刀網。

魯金之武功，三兄弟都十分熟悉，同樣駱氏昆仲之能耐，魯金亦一清二楚，可是他再厲害，也敵不過三人。又再過了二三十招，他閃避較慢，後背已中了駱坡一刀，動作更不如前之靈活。

駱峯冷冷地道：「魯金，剛才給你一條生路你不走，如今可怪不得咱們三兄弟了。」

魯金亦發了狠，陰側側地道：「老夫一條命就在此，雖然不值錢，但臨死也得拉你們三兄弟墊背！」再回頭一望駱長沙，見他尚未得手，更是失望，忽然發了狠，拚命反攻。

駱峯急道：「三弟、五弟小心，這廝要拚命，先耗盡其氣力，便不怕他了。」

話音剛落，駱嶺小腹已被魯金踢中，這一記，只踢得駱嶺跪下地去，直不起腰來。魯金見機不可失，標前

揮刀砍去。

駱坡在旁忙喝道：「休傷吾兄，且吃我一刀！」他救兄心切，這一刀幾乎用盡其平生氣力。」

好個魯金，不愧是老江湖，他似乎已料到駱坡有此一着，頭也不回，身子硬生生向旁橫挪三尺，再突然一退。「呼」地一聲，駱坡的刀幾乎貼着其肩膊劈空，魯金退後，後肩離對方前胸不過半尺，他右手一掄一揮，「喀」一聲，將駱坡之右前臂劈落塵埃。

利那間，一道慘叫聲自駱坡喉底衝了出來，魯金桀桀怪笑，但他高興得太早了，笑聲剛起，駱峯的刀已至。

他這一刀劈得十分乖巧，蹲身攻下盤，是故魯金分神之下便覺察不到。「嘆！」刀刀砍進魯金之脛骨，痛得他笑聲未了，便嗆咳起來。

駱坡此刻方緩過一口氣來，左掌擊在魯金的後背上，將他擊得奔前幾步，駱嶺自地上一躍而起，揮刀急砍。

魯金重心未穩，來不及招架，他一狠心，也揮刀劈了下去。這兩刀都快逾閃電，刀刀同時砍中對方，亦同時倒地。

駱峯見狀，急忙標前，再一刀劈在魯金之肚子上，只見他身上突然支起，左臂暴長，緊緊抓住駱峯之足踝，右手揮刀欲砍，幸好駱峯比他快一步，鋼刀一掄，將其右臂砍斷。

這場慘烈之生死戰至此方結束。

駱峯深深吸了一口氣，蹲下身子，使勁撥開魯金之手指，只見足踝上五個紅印，清晰可見，心頭不由駭然。他癱着腿，走過去看視駱嶺，但見他胸膛上血肉一片模糊，再探鼻息，早已斷了氣，一顆心如同跌落冰窖，半天也站不起來。

駱坡的右臂雖斷，失血亦不少，但總算還未死，駱峯強忍心頭悲痛，着人替乃弟止血，他猛吸一口氣，極力使自己心情平靜下來，然後向乃父那方走過去。

駱致遠多了一個兒子協助，形勢並無多大起色，蓋駱溪只能起點騷擾作用，於事無補，相反駱長沙亦找不到擒獲駱溪之機會。

魯金一死，駱長沙立即改變主意，準備溜走。恰好駱溪斜攻一刀，他猛喝一聲：「來得正好！」猛地一掌拍了出去，駱溪不敢攔其鋒，忙不迭讓開。

駱致遠橫跨一步，揮刀急斬，封住其前進之路，但駱長沙正要他如此，只見他雙腳一頓，身子向後急射。駱致遠急道：「快攔住他，不准讓他離開。」幾個漢子接令，橫住駱長沙退路。

駱長沙倏地一個風車大轉身，喝道：「擋我者死！」他刀掌齊施，只一個照面，便將一個漢子擊落懸崖。幸好駱峯及駱海已雙雙擒至，方

能將駱長沙截住。駱致遠標前笑道：「老匹夫，你今日插翅也難飛了。」

駱長沙厲聲道：「駱致遠，你莫忘記老夫是你叔叔，你敢行大逆不道之行？」

駱致遠仰天打了個哈哈。「真是好笑，剛才叔叔還想殺侄兒哩！」他臉色一沉，冷冷地道：「這又該如何解釋？」

「侄兒不肖，叔叔教訓之，天公地道。」

「叔叔不仁，侄兒大義滅親，天人共欽！」駱致遠口頭上寸步不讓，一把鋼刀舞得更急。「你多說無用，倒不如乖乖投降，老夫念在親戚份上，還會放你一條生路。」

「放屁，你的話誰會相信？老夫就算死在此處，也要殺了你這畜牲！」駱長沙知道逃不過，便全力對付駱致遠。「你有種的，便跟老夫單打獨鬥！」

駱致遠哈哈大笑道：「真是返老還童，想不到你活了一大把年紀，還會說孩子氣的話！」駱長沙只氣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

四父子圍着駱長沙，刀掌齊施，駱長沙雖然了得，這一役也真夠他受的了，駱致遠乃負起主攻之任務，殺得駱長沙漸漸只有招架之力。

在暗處偷窺之朱乙乙，在楚天翔耳邊呵氣如蘭地道：「大哥，看來駱長沙也得死在黃山！」

楚天翔領首道：「而且很快便得升天，駱致遠殺甚麼人都不會手軟！」

駱致遠的確如此，他招招狠辣，全往駱長沙要害上招呼，二人鬥了七八十招，駱海終於找到機會，在駱長沙後腰加了一刀。

這一刀激發起駱長沙之凶性，只見他猛地一個轉身，揮掌勁劈，駱海剛收回刀，來不及招架，連忙後退，可是他仍然慢了一步，駱長沙飛起一腿，將他踢飛兩丈遠！

說時遲，那時快，駱致遠的刀已劈至，他頭也不回，反手一刀，將駱致遠的刀擋開，身子半旋，一掌印向駱峯之胸膛！

駱致遠十個兒子，數駱峯最機靈，對方手臂一招，他立即後退兩步，同時在身旁佈下一座嚴密之刀網。

與此同時，駱溪之刀已劈至，駱致遠急道：「溪兒小心！」他平生最寵愛的便是這個小兒子，但見駱長沙刀一迴，剛好將其刀擋開，左掌迴掃，掌風掃及其肩膊，駱溪拿不住樁，登時打了個旋。

電光石火間，駱致遠及駱峯兩把刀同時奔至，好個駱長沙，身子一旋，揮刀招架，後腿向能將駱溪踢倒，可是他轉身到底較慢，被駱致遠的刀穿過其肘下，在其脅下加了一道深及二寸之傷痕。

駱長沙大喝一聲，左臂挾風向駱峯拍去，但駱致遠同時亦揮掌擊去，



駱長沙顧不得傷敵，一移步，迎着對方之掌擊去。

「蓬」地一聲巨響，兩股掌風相觸，罡風四濺，兩旁的人都紛紛閃避，而駱致遠及駱長沙亦同時站立不穩，向後倒退！

此刻，駱海亦緩過氣來，見駱長沙揮掌欲打乃兄，乃抱刀標前，掌風相觸發出之響聲，掩蓋了其步履聲，一個後退，一個標前，兩下湊上，力量極大，駱海之刀刀，自駱長沙之後背貫了進去，刀尖自其胸脯透了出來！

這一切寫來雖慢，實則疾如白駒過隙，鬧哄哄的戰場在這一剎，突然靜了下來！形勢之變化太快，以至連駱海也想不到，這一刀能夠得手，當他還未定下神來，死神已降臨了。

駱長沙中了那一刀之後，自忖必死，只見他緩緩提起右肘，猛力向後一撞，與此同時，駱致遠已呼道：「海兒快退！」

可惜已慢了一步，駱長沙那一肘力是何等之大，把駱海之肋骨撞斷幾根，倒插進心房，他雙眼猛地向上翻，全身力量迅速枯竭，連刀也提不住，踉蹌地倒退兩步，便仰天摔倒在地。

駱致遠和駱海雙雙撲前，駱長沙大喝一聲，雙眼似欲噴出火來，反手欲將刀拔出來，可是却增加其痛苦，滿頭均是黃豆般大小之汗珠。

麼？」

駱致遠不以爲忤，笑道：「我是神仙，當然不是人！你們才是人！」

「爹！」駱溪抬着一口鐵箱，自山洞裡走出來，見外面來了這許多人，不由驚呼一聲。

「誰喚我爹！」駱致遠轉頭狠狠地瞪了兒子一眼罵道：「不要臉的狗雜種，到處認仙作父！」駱溪被罵得莫名其妙，不由又顫聲叫了一聲「爹」！

不料駱致遠像一陣風般撲前，直衝至兒子面前，喝道：「你有種的便再叫我一聲爹，叫呀，爲甚麼不敢叫？」

駱溪不知發生了甚麼事，一張臉嚇得煞白，恰好駱海也提着一口箱子，自洞裏走出來，乃道：「二哥哥，爹他……好像有點，有點……」駱致遠到底有甚麼不對，他固然不敢當衆說，亦無機會再說，因爲駱致遠已左右開弓，在他臉上來回掌摑！

「還敢叫我爹？誰是你爹！」駱致遠雙眼通紅，雙掌來回揮個不停，忽然駱溪「砰」地一聲！連人帶箱仰天摔倒，原來駱致遠雙掌注滿內力，駱溪連吃二十多掌，那裡還禁受得住？

駱海見乃弟滿臉血肉模糊，嘴角不斷流血，不由打了個寒噤。駱致遠又問他：「你呢？你是誰，你也叫我爹麼？」

駱海顫聲道：「我，我只是個山野村夫……我爹早已……死了！」

駱致遠厲聲問道：「那你爲何喚他

駱致遠道：「峯兒，快上前殺了他！」他一轉身，不看戰場一眼，向山洞飛進去！

羣豪躲在暗處看見戰況如斯慘烈，都有腳底生寒之感。朱乙乙低聲問道：「大哥，咱們還要等麼？」楚天翔點點頭。

駱長沙與魯金一死，其同黨見大勢已去，便紛紛投降，駱海待手下繳了他們的武器之後，道：「全給我殺了！」言畢也走進山洞去了。

羣豪目睹一場慘無人道之殺戮，都義憤填膺，忍不住跳了出去，反殺長龍幫。長龍幫諸人做梦也想不到羣豪早已匿在附近，有點驚慌失措，有人高呼：「快進山洞通知幫主！」

楚天翔道：「白總堂主，快帶人守在洞口外面！」他同時高聲迫降：「諸位不投降，只有一條死路！這些嘍囉沒有主將在場，深知在強敵之下，不能反抗，乃一致投降。」

袁鐵舟和巫飛仙上前，逐一將他們的暈穴封住，再搬至一旁，楚天翔問道：「師父，咱們要進洞麼？」

袁鐵舟笑道：「裡面情況咱們完全不了解，守在外面以逸待勞，何樂而不爲？」

孔勝天道：「不錯，反正他們遲早一定要出來，咱們何須進去冒險？」當下羣豪乃守在洞口外面，靜候獵物出現。

過了好一陣，日頭已經快往西山

做二哥？」

「因爲……因爲他是瘋子……」

駱致遠突然狂笑起來：「不錯，他是瘋子，你們都是瘋了！」他走前幾步，面對羣豪，逐個指點，「你是瘋子，你也是瘋子，你們全都是瘋子！」羣豪雖然都有一身武功，亦歷過無數凶險，見過不少惡人，却奇怪地誰接觸到他的眼光，誰都心底發毛，竟無一人敢反駁。

駱致遠退後兩步，嘴裡猶不斷地道：「你們都是瘋子，我若再跟你們走在一起，遲早也會變成瘋子！」他一個轉身，向山下跑去，但其聲音仍不斷隨風傳上來：「你們都是瘋子……我是神仙不是人……荒謬荒謬，這是騙人的鬼把戲……」

他聲音似哭，在天色已晚之山上，更似狼嗥鬼泣，令人不寒而慄。忽然衆人聽到一個響聲，轉頭望去，只見駱海跪坐地上，雙眼直勾勾地望着駱致遠下山的方向，口中喃喃地念着：「這是假的……這是一場夢，這是一場夢……爹他沒事……天呀，爹他竟然瘋了！」

說到最後一句，格外尖銳，就似一把刺刀，在羣豪心頭割過，不由自主震了一下。顧塔喝問道：「駱峯，你老子爲何會瘋？」

「我……我也不知道……」駱峯忽然哭了起來，是沒有眼淚的乾哭，他雙膝行地，至楚天翔身前，哭問道：

沉下去，猶不見洞裡的人出來，羣豪都心急起來，孔勝天喃喃自語道：「莫非這山洞還另有一個出口！」

此言一出，衆皆變色。劉小山首先道：「那就一齊進去看看吧！」

就在此刻，裡面突然傳出聲音來，有人怪聲怪氣地道：「荒謬荒謬，簡直荒謬！這是假的！」緊接着，便見駱致遠披頭散髮地跑了出來，手上抓着一本羊皮小冊，神態有異平常。

「荒謬荒謬！」駱致遠見到劉小山，忽然問道：「你們都想要武林秘笈麼？哈哈，這是騙人的把戲，這種秘笈誰都會寫！」他把羊皮小冊遞上前，劉小山恐其有詐，連忙退後。

駱致遠轉身將小冊遞給別人，道：「學武沒有用，小孩子也能勝大人，誰要誰拿去！」任何人一見都閃避開去。

袁鐵舟冷冷地道：「駱致遠，你好歹也是一幫之主，何必耍花招？」

駱致遠生氣地道：「誰要花招！喂，原來你們都是聰明人，你們都不相信，只有我一個人相信，我真是個大飯桶，嗚嗚……我是個大傻瓜！」說着忽然痛哭起來。

羣豪見狀，面面相覷，鬧不清他葫蘆裡賣的甚麼藥，巫飛仙忍不住問道：「駱致遠，你說甚麼事荒謬？」

「這本東西是假的，假的！」駱致遠將羊皮冊子拋在地上，用腳力踏。「這是假的，是騙人的把戲。」他突然

「你教我以後怎辦，你教我以後怎辦！」

楚天翔一向卑視駱家父子行徑，但此時對駱峯却不知因何，忽然生出同情之心，一把將他拉上來，道：「你年紀已不小，還怕活不下去麼？」

駱峯猶喃喃地念道：「爹爲何會這樣？以後教我怎辦？大哥，大哥呢？」

楚天翔道：「令兄尚活着，你不必擔心，你知道令尊要去何處嗎？」駱峯一味搖頭。

顧塔道：「幫主，咱們進山洞裡看看，甚麼便都明白了，何須問他！」羣豪約略統計一下，估計在山洞裡之長龍幫爪牙也不太多，便留下小部分人，其他的人便魚貫進洞。

袁鐵舟待衆人進洞後，才拾起地上之羊皮小冊，只見上面刺着幾個字：武林至寶——練武秘訣，他匆匆塞進懷內，最後也走進山洞。

那山洞先是一條曲折狹窄之通道，至後來才逐漸寬闊平坦起來。通道長約一里，盡頭是一個三四丈見方之石室，地上堆着三四十口鐵箱，好些蓋子已被打開，露出裡面之金銀珠寶，羣豪不由心頭悚然而動，誰得到這些箱子，誰都能富甲天下，難怪天下英雄甘願爲「武林謎圖」而獻出生命的，不乏其人！

袁鐵舟乾咳一聲，道：「今日能得此物，純屬老天爺所賜，是以老夫建議拿一半出來做善事，餘下的一半方

仰首狂嘯，雙手在身上亂抓，抓得衣破皮裂，血跡斑斑，而其神態更是恐怖。

孔勝天低聲道：「他好像瘋了！」

「誰說我瘋？」駱致遠倏地轉頭。

「我才不瘋！我比任何時候都清醒，都聰明！」

「爹，你，你不要嚇女兒！」駱霜

見狀，不由驚哭起來。

墨麗道：「駱致遠，你女兒在我們手中，你不要再裝瘋賣傻，三歲小孩也不會相信你！」

駱致遠突然邁步向她走過去，墨麗心頭驚慌，將駱霜橫在自己身前。

「誰是我女兒？我幾時有女兒？」

駱霜吃驚地道：「爹……我，我是……」

駱致遠厲聲問道：「你是甚麼？」

「我是你女兒駱霜……」駱霜鼓起勇氣道：「爹，難道你連女兒也認不出來？」

「荒謬！老夫尚未成親，何來的女兒！」駱致遠雙眼突然露出極端厭惡的目光來，倏地揮掌向駱霜粉臉擲去，「啪！」這一掌力是奇大，打得駱霜頭也歪到一旁去，駱霜喉頭胡胡作響，原來他那一掌力量太大，而她麻穴又被封，無從卸力，頭骨竟被猛力扭斷，那骨頭壓着氣管，是以才發出胡胡的聲音。

墨麗心膽俱裂，顫聲道：「駱致遠，你連女兒也這般……你還是個人

分之，諸位認爲如何？」羣豪中縱然有人不甘心分一半出去，但在大多數人讚同下，也不敢作聲。

朱乙乙道：「剛才進來時，你們是否發現有一具屍體好像是駱致遠的兒子駱水？」

袁鐵舟道：「帶我去看看！」朱乙乙領他出去，大約走了二三十丈，那裡有好幾具屍體，其中一具胸骨全斷，留下一個青紅色的掌印，相貌看來跟駱峯有幾分相似，袁鐵舟道：「他是給人以重手法擊斃的！奇怪，誰有此功力，此人如今又去了何處？」

朱乙乙輕輕一嘆：「除了駱致遠之外，還有誰？必是駱水得到練功秘笈，其父與之爭奪，一掌打死了兒子！」

袁鐵舟亦嘆惜道：「這武林至寶，實是不祥之物，弄得父子成仇，兄弟反目，唉……」他感慨萬分，但想起駱致遠因此而發了瘋，却又覺得天公有眼，說着自懷內摸出那本羊皮冊子，打開來看。

「余自七歲起即習武，長大之後，嗜武如狂，初是學劍，後來十八般武器全部學遍，先後學過六七千招各種兵器之招式，起初以爲天下莫敵，不料還是經常失敗，余苦思之後，以爲是博而不精之因，是故後來專心學劍，但仍難逃一敗，這使余百思不得其解。」

「余經過三年之苦思，終於恍然大悟，原來天下無不破之招式，只要有



跡可尋，便有破解之招式，如此看來，余平生最大之願望，乃成為天下第一人，須化為烏有了，是故余三年之內，不與人動武，心灰意冷之至！

「但年前余却發現了一個秘密，既然有招式即有跡可尋，亦有破綻可破，則若無招式，豈非可成為天下第一人？此所謂無招勝有招！之後，余找了十多個高手印證，果然輕易取勝，而且對方連他自己如何落敗，也弄不清楚。」

「是故天下最厲害之武功，即是以無招破有招！」

#### 百勝叟識

這是羊皮冊子上面所記載的，袁鐵舟想了一下，知道駱致遠之所以發瘋，乃因此而引起的！無招勝有招，那太玄了，難怪駱致遠認為這是荒謬的事，小孩子打架，毫無招式可言，然則小孩子能打勝大人乎？

駱致遠對這本武林秘笈，寄以無比之希望，也可以說他把自己統率武林之希望，寄託在這本羊皮小冊上，當他看了百勝叟之記載，腦筋一時轉不過來，因此瘋了！事實上，駱致遠為了這本東西，花費了無數心血、人力、物力，甚至不惜一切代價，結果如此，打擊之大之重，可想而知。

莫說是駱致遠，就是袁鐵舟此刻之心情，亦沮喪之至！朱乙乙低聲問道：「師伯，這上面寫了些甚麼？」袁鐵舟隨手遞與她看。

朱乙乙看後，訝然道：「奇怪，無招勝有招，那咱們學武尚有何用？」

袁鐵舟長嘆一嘆：「是以駱致遠方會發瘋！」

朱乙乙道：「怎會如此？百勝叟花了這許多人力、物力，不可能只寫了這幾句話，這算是甚麼秘訣？簡直荒謬！」想起駱致遠瘋了之後，一直叨唸着這句話，她不由自主地打了個寒慄。

朱乙乙的話提醒了袁鐵舟，伸手把武林秘訣抓過來，再度將羊皮冊子打開，這本所謂冊子，其實只有三頁，封面、內頁、封底！

地洞上之火把光線不足，袁鐵舟走前兩步，走至火把下觀看，一切與適才見到的無異。他正想合起，目光一轉，見羊皮上隱隱現出幾道白色之線紋來，他忙道：「朱姑娘，快將火把拿下來！」

朱乙乙依言將火把取下，袁鐵舟乃將羊皮小冊之內頁放在火上烘，不一會兒，只見字行之間又出現了一行白色的字來，也不知是用甚麼藥水書寫的！

「也許汝看了余之前篇，會有疑問，若無招必能勝有招，則未曾學過武功之小孩子也能勝大人了，這又如何解釋，小孩子打架，你很難預料到他下一記要打你何處，要如何出拳，大人能夠打勝他，只是因為氣力、經驗都比對方高出許多！」

看，却是駱河，不由呆住了！

駱鐵哭道：「七弟，你幾時出家的？」

駱河長嘆一聲：「情況如何？」當他聽了經過之後，連唸佛號。「我早料到沒有好結果了，可惜仍來遲了一步。大哥，你們回去之後，把長龍幫解散了吧，否則將永無寧日！」

駱鐵悲聲道：「不用七弟相勸，咱們早已決定把弟兄們遣散回家，一家人則避到深山野嶺裡去，目前還怕正道之士不放過咱們！」駱河轉頭望着楚天翔。

楚天翔道：「咱們這些人早已決定放過令昆仲，但以某之見，你們還是匿在深山裡為佳，免得多年來，被你們殺害者之親屬來尋仇！」

劉小山道：「還有一個問題，咱們如何分配這些金銀珠寶？」

勞劭問道：「你們仔細看過那些東西否，一個武林高手，日夕苦練武功，他那來的許多財產？」羣豪一聽，心頭砰砰而跳，又將鐵箱蓋子打開，在猛烈的陽光下檢查。這一查方看出，這些東西全是贗品，只有那塊神木令是真的。但神木令號令天下英雄之時代已過去，如今得之，只能作為一種紀念品。

有人問道：「百勝叟故意弄這些西貝貨，是何意思？」

誰都不能回答這個問題。過了半晌，袁鐵舟方道：「也許百勝叟是位遊

「余之所謂無招勝有招，不是教人不學武，而是要你把多年來辛辛苦苦學來之招式，先融會貫通，然後將之徹底忘記，一招也不可留在心中，待與敵人對陣時，再以『無招』出現，因為無招，敵人自然無從破解，焉能不敗。」

「人一出手，都有招式，如何做到無招，那是心有招式之神，而無招式之形。既然無形，又能殺人麼？當然能！試舉一例，你提劍隨意而揮，敵人在事先料到你的下一招、下一個變化麼？」

「要臻此境界，首先須學懂無數招式，再將之貫穿起來，然後忘記，臨場隨意而揮，自然無人能敵，有緣得此者，自加練習，便有所得，蓋有些事只能親自親會，而不能言傳也。百勝叟又及。註下篇用藥水書寫，以贈有緣人！」

袁鐵舟眉頭緊鎖，心中喃喃地道：「無招勝有招……他臉色時喜時憂，似乎一時之間尚未完全體會百勝叟之意。」

此刻，楚天翔等人已將洞裡的金銀珠寶搬出來，楚天翔見乃師態度有異，忍不住問道：「師父，你想甚麼！」

袁鐵舟遂將小冊交他閱讀，「你自己去體會吧！神木令何在！」

楚天翔道：「找到了，但至今有誰會聽令神木令？」

踪影。羣豪雖然痛恨他，但此時均油然而生出同情之心，料不到往日不可一世之梟雄，一日之間，便落得如此下場。

袁鐵舟亦感慨良多，輕嘆一聲：「看樣子，他已不能為惡，咱們走吧！」羣豪再度上船，直奔巨蛟幫老巢。

袁鐵舟上船之後，日夕苦苦思索百勝叟記載在練功秘笈上武學高論，

袁鐵舟吸一口氣，道：「好，咱們先出洞去吧！」出了洞，天色已黑，他先將百勝叟所寫的練功秘訣，唸了一遍。「大家自己去體會吧！」

羣豪在洞外生了幾堆篝火，楚天翔因恐駱致遠去而復返，因此派人把守在四周路口，提防他上山突襲。這一夜，羣豪有喜的，有憂的，喜的是終於得到一筆財富，憂的是滿懷希望，以為可得到練武秘笈，誰知却是一篇廢文！只有袁鐵舟一人，就着火，不斷讀着，不斷沉思，似有所悟。

次日天剛亮，袁鐵舟將羊皮小冊給羣豪各人看過，最後將之拋進火堆焚燒，一股黑烟，帶着幾許希望直冲上半空。

駱家一日之中，慘遭奇變，死的死，傷的傷，未死的亦都心灰意冷，袁鐵舟勸羣豪不要再為難他們，但亦警告駱氏昆仲，不許再行惡，否則絕不客氣。

羣豪重上飛來峯，到山洞外面，便見到戴明星、劉西等人。顧塔問道：「你們報了大仇沒有？」

董懷義道：「再殺不了那廝，咱們都自盡了！」他解開一個腰囊，露出邵凌霄的人頭來。山洞裡的人知道結果，都唏噓不已，唯有駱鐵與駱峯抱頭痛哭，駱冰駱雪更是哭得像淚人一般。

忽然有人呼道：「外面來了一位和尚，求見楚幫主！」楚天翔出洞定睛一

時有所得，時又思路淤塞，如痴如醉。巫飛仙嘆道：「你還在想甚麼白費工夫的事，却放着正經大事不做！」

「還有甚麼正經大事？」

「你我徒弟之婚事，難道不是正經事？」

半年之後，巨蛟幫總舵遷至沙市長龍幫之舊址，武林同道同時又收到楚天翔及朱乙乙成親之請帖，武林中又再掀起一陣熱鬧……（全文完）

## 白牡丹

歐陽雲飛 著



江南第一名妓  
白牡丹賣笑滿春園  
，無端捲入武林爭古戰  
，霸流渦，一場曠古戰  
未見的美人爭奪為  
如箭在弦名妓中人爭  
奪？

\$ 22

各大書局、超級市場、屈臣氏、  
萬寧及各星島中心有售。



## 上文提要：

在廟內的人原來是縹緲堡張勇等人，小三子父子相認，阿坤也上前行禮，訴說往事，此時捕快、官兵還有狼狗百十來人，向廟四週圍攏，二小迎敵，敵人放火燒山，衆人分前後下山，二小誘敵，牛人明裝作女刺客，敵人蜂擁而至，三人被追至山澗，擺脫了險境，來到約定的開封北大街百香齋，這是反清復明的聯絡站，內裡早已集了不少人，朱明遺老，縹緲堡以牛人俊爲首都在座……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 / 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 魔鬼的門徒

遺老宣佈政綱 二小履行義務

張勇、阿芳等人靜待下文。

石敬三十分謹慎，親自走到門口向外張望一下，關起房門後方始鄭重異常的道：「有一位陳閣老，當初在京城任官時，與那時候仍爲雍正的四阿哥胤禩毗鄰而居，兩家的妻子過從甚密，情同姊妹……」

馬少坤截口道：「等等，這位陳閣老是否反清復明人氏？」

牛人俊道：「乃本會的元老級人物。」

小三子嘻笑道：「是就好，可以從中煽風點火，與風作浪。」

王友之很激動的道：「豈止是煽風點火，與風作浪，陳閣老完成了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

屋內鴉雀無聲，大家皆屏息以待。

石敬三道：「許是天意安排，說來真是大湊巧了，陳閣老的妻子，與雍正的妃子，也就是現在的崇慶皇后鈕祜祿氏，同時身懷六甲，各生下了一個胖娃娃。」

阿坤追問道：「男孩還是女孩？」

牛人俊道：「四阿哥生的是女孩，陳家生的是男娃娃。」

王友之道：「但是，陳閣老的妻子却以偷天換日的手法掉了包。」

小三子大吃一驚，道：「甚麼？掉包啦？也就是說陳家的兒子變成了現在的皇子阿哥？」

石敬三點頭道：「事實正是如此。」

此。

馬少坤正容道：「茲事體大，不可能有絲毫差錯，必須認真查証。」

王友之道：「老夫與敬三兄此番江南之行，就是爲了這件事。」

張勇道：「結果如何？」

石敬三以斬釘截鐵的語氣道：「沒錯，陳閣老親口告訴老夫，此事確切無誤！」

阿坤道：「陳家的兒子叫甚麼？」

王友之道：「雍正賜名弘曆。」

「排行第幾？」

「第四。」

「也是四阿哥？」

「對。」

「好極了，這一步棋太重要了，只要設法把雍正幹掉，把四阿哥弘曆推上金鑾殿，實質上就已經推翻了異族統治。」

阿坤慷慨陳詞，羣俠情緒昂揚，馬少坤接着又道：「但不知對刺殺胤禩，擁立弘曆的千秋大事可有萬全之策？」

獨行秀士牛人俊道：「此事非同小可，必須謹慎行事，二老的意思是將本會所有的精英全部調往北京，然後再集思廣益，從長計議。」

馬少坤亦有此同感，道：「是啊，此事的確太重要了，只許成功，不許失敗，必須集中大家的智慧好好的合計計才行。」

\* \* \*

「不過怎樣？」

「倒有一個不情之請。」

「請直說。」

「可否將續命丹送咱家與小三子一人一瓶？」

牛人俊立即滿口答應，命人取來靈藥，加倍每人送了兩瓶續命丹。

同時還擺下了盛宴，爲哥兒倆接風洗塵。

席間，大夥開懷暢飲，高談闊論，話題自然而然的又回到反清復明的大事上，決定分批北上，約定好會面的地點，阿坤、小三子與阿芳、張勇盤桓了三天後，便唱起驪歌，各奔前程。

\* \* \*

哥兒倆直奔渡口而去。

到達岸邊，這才知曉，早班船已經開了，午班船時辰未到，至少還得在黃河邊上苦候一個多時辰才有船可坐。

自己的血海深仇未雪，鐵老虎的那一筆濫帳亦未全部討回來，阿坤急着渡河去辦事，找船家去情商，寧願多付一些銀子，只求即時開船。

却遭到船家的斷然拒絕。

理由很簡單，此乃定時班船，礙難從命。

正感懊惱徬徨，無計可施，忽見一個打着赤膊，穿着草鞋，褲管捲得老高，一臉風霜的糟老頭跑過來搭訕道：「兩位公子可是有急事要渡河？」

無敵公子道了一聲：「失敬！」轉對呂四娘道：「阿芳，這兒可有文房四寶？」

牛人俊謙虛的笑笑，未置一詞。張勇振振有詞的道：「大掌櫃博覽羣書，醫學造詣極深，親手煉製的續命丹，有起死回生之效，不知救活了多少人。」

阿坤聽得一呆，道：「噢，牛前輩不僅武功蓋世，稱霸江湖，而且對岐黃之術也很有研究？」

「元氣不足，有點力不從心，大掌櫃說還需要靜養幾天才可復元如初。」

小三子插言道：「才兩三天的時間就有這麼大的進步，已經很不錯了。」

呂四娘望着獨行秀士牛人俊，道：「全是大掌櫃的恩賜。」

阿坤聽得一呆，道：「噢，牛前輩不僅武功蓋世，稱霸江湖，而且對岐黃之術也很有研究？」

「現在感覺怎樣？」

「阿坤哥是指那一方面？」

「傷口好了吧？」

「業已癒合。」

「精神呢？」

「元氣不足，有點力不從心，大掌櫃說還需要靜養幾天才可復元如初。」

小三子插言道：「才兩三天的時間就有這麼大的進步，已經很不錯了。」

呂四娘望着獨行秀士牛人俊，道：「全是大掌櫃的恩賜。」

阿坤聽得一呆，道：「噢，牛前輩不僅武功蓋世，稱霸江湖，而且對岐黃之術也很有研究？」

「現在感覺怎樣？」

「阿坤哥是指那一方面？」

「傷口好了吧？」

「業已癒合。」

「精神呢？」

「元氣不足，有點力不從心，大掌櫃說還需要靜養幾天才可復元如初。」

阿芳一怔，道：「要文房四寶作甚麼？」

「還記得咱家在山神廟裡說的話嗎？」

「那句話？」

「要將玄元真經的經文抄一份給妳。」

「真的？」

「真的！」

「沒有條件！」

「謝謝你，阿坤哥。」

「別客氣，不但要抄給妳，還決定獻給日月會。」

玄元真經乃武學瑰寶，江湖人物看得比性命還重要，馬少坤竟然願意無條件的獻給日月會，當真是一語驚四座，令羣俠感佩不已。

小三子好大方：「給阿芳一份，再給日月會一份，連抄兩份挺累的，乾脆這樣吧，把筆墨紙硯都搬出來，大家一起來抄最省時省事。」

此話一出，立即引起了一陣不小的騷動，四俠牛人傑與五俠牛人復，立從隔壁房裡取來了四套文房四寶。

分別交由阿坤、阿芳、張勇、牛人俊使用。

研墨的工作自然落在四俠、五俠、七俠和小三子的身上。

於是，阿坤寫一捺，大家跟着寫一捺。

他這兒寫一撇，大家也跟着寫一撇。

撇。

馬少坤畫一個葫蘆。

大家跟着畫一個瓢。

有樣學樣，一步一隨。

就這樣，大約花費了半個多時辰的工夫，便大功告成。

阿芳却出乎意料之外的，將她自己所抄寫的那一份交給了牛人俊。

小三子楞了一下，道：「怎麼？妳不要啦？」

呂四娘紅着臉龐道：「我想要阿坤寫的那一份。」

馬少坤遲疑道：「咱家的字歪七扭八的不好看，圖案像是鬼畫符，這……」

阿三打斷他的話，譏笑道：「阿坤哥，你這人怎麼聰明一世，糊塗一時，一點也不解風情，人家阿芳姐要的是你親筆寫的字，親筆畫的圖，管它好不好，你放個屁阿芳也會覺得香，情人嘛，都是這樣。」

直羞得阿芳連脖根都紅了，當阿坤將經文送過來時，那還敢伸手去接，是由七俠牛人明代她收下來。

獨行秀士牛人俊對他這種大公無私的情操十分感動，道：「少俠無我無私，義薄雲天，隆情高誼，真不知道本會如何才能圖報於萬一也？」

馬少坤沉吟一下，道：「大掌櫃言重了，忝爲同道，彼此自標一致，理當互通有無，說報答的話就未免見外了，不過……」



小三子氣忿忿的道：「是啊，可恨船家不通人情，多給銀子也不開船。」

老頭笑呵呵的道：「黃河邊上多的是渡船，又不是只此一家，別無分號。」

馬少坤道：「莫非老丈也有渡船？」

「正有一條。」

「在那兒？」

「瞧，就在那邊。」

順着老頭手指之處望過去，見是一條丈五六長，四尺多寬的小船，張三元不禁皺起了眉頭，道：「這麼小啊，能過得了黃河？」

老頭的回答強而有力：「能！」

「有沒有危險？」

「小老兒每天至少要來回兩三趟，萬無一失。」

「要不要等？」

「馬上開船。」

「多少錢？」

一提到錢，老頭反而面露不悅之色，道：「五百年修得同船共渡，這是緣，提錢就沒有意思了，隨便兩位公子賞吧，小老兒的兒女俱已長大成人，用不到我來養家活口。」

阿坤道：「這怎麼可以，老丈辛勤擺渡，我們斷不敢佔便宜，渡船是每人三十文，我們合計給你一百文好不好？」

取出一百文錢來，交在老頭的手上。

老頭却堅持不受，僅僅收下五十文，道：「小老兒的船小，不能與渡船同價。」

「這樣不會太少？」

「已經夠多了。」

「老丈，你真是個好人。」

小三子加上一句：「這年頭好人越來越少了。」

老頭不單是好人，划船的技术也是一流的，將小船推離岸邊，跳上船去，船櫓輕擺，兩三下便划入河道中。

果然是老手，駕輕就熟，搖櫓之餘，口中偶而還會哼上幾句山歌小調，顯得悠哉遊哉，彷彿閑雲野鶴，世外仙人。

此刻，從船尾的一個抽斗內取出一壺酒來，朝二人晃一晃，道：「怎麼樣？兩位公子可喜杯中物，陪小老兒喝一杯吧？」

阿坤道：「謝了，咱家現在不想喝酒，老丈最好也不要喝。」

老頭一楞，笑道：「這是何故？可是怕小老兒酒醉誤事？」

小三子道：「正是怕出事，掉進河裡可不好玩。」

「很好玩，洗個澡再上來嘛。」

「就怕上不來，會淹死。」

「哦，原來兩位公子是旱鴨子？」

「知道就別再喝。」

「成！成！」

老頭爲人和氣，從善如流，滴酒未沾，立將酒壺放進抽斗去。

船行甚速，不多一會工夫已接近河心。

河道的中央水大且深，惡浪滔天，一波波的濁浪洶湧澎湃，小船不再平穩，開始搖晃，如置身搖籃中。

愈接近河心，搖晃的程度愈強烈，哥兒倆俱覺頭腦昏昏沉沉的，胸中翻騰欲嘔。

哇！小三子憋不住，將早晨喝下去的豆汁嘔出來大半碗，猛搖一下腦袋道：「老丈，能不能把船弄穩一些？」

老頭大搖其頭道：「今天運氣欠佳，風浪大，很難。」

望着河道中心的大浪，馬少坤眉頭緊鎖道：「河心風高浪大，等一下情況會更嚴重。」

老頭苦笑道：「這是不可避免的事。」

「會不會有危險？」

「放心，只要抓緊船舷就萬無一失。」

展望去，不遠處有兩條大船正鼓浪而行，顯得甚是平穩，阿三埋怨道：「早知如此，咱們在岸邊多等一會兒，坐大船就好了。」

阿坤微怒道：「這話已經說晚了。」

「不晚，現在回頭還來得及。」

「怎麼？你怕？」

「當然怕，我可不願意掉到河裡去餓王八。」

哇！又吐了一口苦水，小三子繼道：「你有阿芳、阿花、白冰冰，我小三子到現在還沒有交一個女朋友，死了多冤！」

馬少坤不以爲然：「哼，沒有出息，船到河心不回頭，連一條小小的黃河都敢過，那還能成大功，立大業，也要爬過去！」

事實上想回頭也來不及了，船已駛入河心大浪中。

一個惡浪打下來，嘩啦啦的一聲響，打得船身搖搖欲墜，淋了二人一身的水。

阿坤情不自禁的喊了一聲：「乖乖隆地咚！」

小三子嚇得面無人色，尖叫道：「哎呀我的媽！」

急忙緊緊的抓住船舷，跟船板貼在一起，一動也不敢動。

狂風呼嘯。

浪花如湧。

一個比一個大。

一個比一個兇。

何消片刻工夫，哥兒倆已被折騰得暈頭轉向，狼狽不堪。也充分體會到黃河之水上來，波浪壯闊的場面。

船家老頭却面不改色，緊握着櫓，懼意全無。

甚且，眉梢嘴邊還還流露出一絲不

易察覺的微笑。

大船速度極快，這時已近在眼前，阿三發覺小船正迎面駛去，不禁大駭，驚呼道：「快划開，撞上去就慘啦，咱們三人一個也活不成！」

事情危如燃眉，老頭還有心情說笑：「沒事，小老兒福大命大，死不了！」

話是這樣說，却照準大船的船頭划過去。

阿坤嚇一跳，暗道：「莫不是上了賊船？」

一念甫畢，異事陡生，老頭猛地一擡，一擡，一聲跳入水中。

說時遲，那時快，哥兒倆還沒有想到該怎麼辦，大船已攔腰撞上來，立將小船撞壞撞翻，射出去十幾丈遠。

通！又一聲巨震，又被另一條大船撞上，小船當場四分五裂，變成木屑碎片。

阿坤、小三子也被撞得暈過去。

並沒有死。

亦未沉入水底。

就在那千鈞一髮之際，基於一種求生的本能，二人各自抓住一塊船板，在水中載浮載沉。

大船也沒有離開，一左一右，跟隨着碎裂的小船順流而下。

船家老頭則早已彈身而起，飛到左邊那條大船上去。

大船的確不小，約有十餘丈長，丈七八寬，船上有帆、雙桅，船身兩側另外還有各十名槳手。

更令人驚異的是，船主身份特殊，非普通人物。

左面船上的是神風堡主赫隆納。

神龍隊長巴賽克。

虎風隊長莫拉西。

以及手下高手數十人。

右面船上的是逍遙宮主萬里長。

左護法張忠。

右護法魏義。

與宮中好手三四十人。

帆已收起，緩緩而行，無數隻賊眼全部投注在碎裂的船板堆中。

活要見人！

死要見屍！

怎奈船板散落的面積甚廣，黃河的水又混濁不堪，阿坤、小三子的頭臉衣服上黏上一層厚厚的黃泥，一時之間那裡能找得到。

赫隆納目擊銅鈴，凝視着船主老頭，道：「那個小雜種可會喝下咱們的毒酒？」

老頭呆楞一下，搖頭不語。

巴賽克道：「依你看，他倆是死是生？」

老頭字斟句酌的道：「若是一般江湖人物，早已粉身碎骨……」

話說一半，被另一名神風堡的高手打斷了：「有了，有了，在那兒，在那兒！」

一面喊，還一面用手來指，指在水面上兩個狀似人形的漂流物。

大家順勢望去，立見河水之中果然有兩個黃泥人抱着兩塊船板，順流浮沉。

「殺！幹掉！」

「活人要他們死！」

「死人再死一次！」

第一道命令是赫隆納下的，後面兩句話分別出自巴賽克、莫拉西之口，發話同時，兩隻血滴子已應聲電射而出。

好快！眨眼即至哥兒倆頭頂。

好準！疾取他倆吃飯的腦袋。

眼看生死攸關，命在旦夕。

孰料，許是蒼天有眼，許是命不該絕，正當危急關頭，乍然一個巨浪打下來，將阿坤、小三子打入水中。

大浪來得正是時候，不但躲過了血滴子的追魂一擊，救了兩條小命。打醒了馬少坤。

也打醒了阿三。

再度浮出水面時，神智已清。

「阿坤哥，我們死了沒有？」

「死鬼怎麼可能說人話。」

「可是怎麼會飄忽忽忽的？」

「那是因爲在水中。」

「頭腦也昏昏沉沉的。」

「快服續命丹！」

續命丹確是仙丹妙藥，入口即溶，瞬間便神清氣爽，精神百倍。刷！

刷！

血滴子去而復返，不給他倆半點喘息的機會。

兩條大船上喊殺震天，又射來無數歹毒暗器！

水中立有回應，冒出來好幾條魚。

真是怪事，魚兒神通廣大，毀掉了血滴子，也吃光了暗器。

當然不是魚。

是飛刀！是魔刀！會飛的魔刀！

馬少坤的動作好快，就利用這一霎時的平靜，已縱離水面，立在船板上。

同時提掌一吸，還幫助小三子登上船板。

阿三立身不穩，搖搖欲墜，大呼小叫道：「我的媽呀，這玩意兒太小，比小船更危險，隨時隨地都會掉進水裡去。」

馬少坤教導他：「下千斤樁，打落地釘，掉下去咱家賠你一條命。」

這一着真靈，小三子氣聚丹田，功行雙腿，猛然「嘿」的一聲，往下一壓，兩隻腳好似落地生根，與船板連在一起，甩也甩不掉。

這時候二人才有工夫往船上看，也才看清楚船上的人，弄明白自身所處的環境。

無敵公子昂首左望，掃了赫隆納一眼，冷聲厲色道：「老匹夫，好久不見，是不是因爲洛陽古墓的風水欠佳



，故而逃之夭夭？」

不敗少爺張三元瞞了萬里長一眼，語氣更尖酸刻薄，「老小子，久違久違，黃河之水天上來，黃泥為棺水為蓋，大概是想水葬吧！」

逍遙宮主萬里長放聲吼道：「少做白日夢，將要水葬的是你們兩個臭小子。」

神風堡主赫隆納亦道：「洛陽古墓讓爾等僥倖得逞，好運不可能再有第二次，明年此日就是你們的忌辰。」

船家老頭也插上一嘴：「兩位應該後悔沒有喝下那毒酒。」

小三子大罵道：「老混蛋，你這放的是甚麼屁？」

老頭嘿嘿陰笑道：「喝下毒酒就可以保留全屍。」

「媽的，該死的傢伙！」

「你娘，去餵王八吧！」

兩聲暴喝，兩把魔刀，第一把割下他的人頭，第二把來了個腰斬，可憐老頭已是一大把年紀，臨死連半句遺言都沒留下，大半個身子便掉進河裡，染紅了一片水，一個浪花打下就不見了。

赫隆納睹狀大怒，立即下令全面攻擊，拋出了十幾隻血滴子。

萬里長自無坐視之理，命令弓箭手萬箭齊發，灑下了滿天箭雨。

血滴子是死神的化身，箭雨罩住了一片天，換了旁人，八條命也保不住。

兩條木船撞成碎片，逍遙宮、神風堡的人傷亡過半，全數落水後，方始停下來。

船板掉入火海中，助長了火勢。活人掉在火海中，非死即傷。

何況還有魔刀在一旁侍候。

鮮血，使黃河變紅河。

烈火，更使河水沸騰。

不知道死了多少人？

不曉得削掉多少頭？

也弄不清楚萬里長、赫隆納等人是否已血染黃河，命歸龍宮？

總之，水面之上已經看不到一個活人，哥兒倆這才興盡收刀，乘風而去。

活人，哥兒倆這才興盡收刀，乘風而去。

不知何時，

不知何時，

不知何時，

不知何時，

不知何時，

不知何時，

不知何時，

不知何時，

不知何時，

不知何時，

不知何時，

不知何時，

不知何時，

不知何時，

不知何時，

不知何時，

不知何時，

不知何時，

不知何時，

不知何時，

不知何時，

却奈何不了阿坤、小三子。

因為他們有魔刀。

魔刀無堅不摧。

兩三下便如摧枯拉朽，秋風掃落葉般處理得清潔溜溜。

馬少坤足跡船板，飄飄欲仙，傲然道：「赫隆納，有甚麼絕招儘管施出來，你的時間已經不多了，龍王正在等着你去赴宴呢。」

張三元也指名道姓的道：「萬里長，最好是壓箱底的綾羅綢緞，別再拿見不得人的裹腳布。」

暗器弓箭無效，血滴子也發生不了作用，赫隆納接受巴賽克的建議，指令大船全速前進，打算以大吃小，用船身來撞。

「哼呀！」

「哼呀！」

「哼呀！」

「哼呀！」

「哼呀！」

「哼呀！」

「哼呀！」

「哼呀！」

「哼呀！」

「哼呀！」

「哼呀！」

「哼呀！」

「哼呀！」

「哼呀！」

「哼呀！」

「哼呀！」

「哼呀！」

「哼呀！」

「哼呀！」

「哼呀！」

「哼呀！」

「哼呀！」

「哼呀！」

「哼呀！」

「哼呀！」

「哼呀！」

「哼呀！」

「哼呀！」

「哼呀！」

「哼呀！」

「哼呀！」

「哼呀！」

「哼呀！」

「哼呀！」

「哼呀！」

「哼呀！」

「哼呀！」

「哼呀！」

「哼呀！」

「哼呀！」

「哼呀！」

「哼呀！」

「哼呀！」

「哼呀！」

「哼呀！」

「哼呀！」

「哼呀！」

「哼呀！」

「哼呀！」

「哼呀！」

「哼呀！」

「哼呀！」

「哼呀！」

「哼呀！」

「哼呀！」

「哼呀！」

張三元不讓阿坤專美於前，如法炮製，成績相同，換來一陣豬也似慘叫聲。

二人意猶未盡，滑了一個圈子，來到右邊的大船附近。阿坤以充滿挑戰的語氣道：「萬里長，現在輪到你啦，撞呀！」

小三子罵人的話一長串：「不敢撞就是沒種！懦夫！王八！烏龜！兔崽子！」

萬里長是個老江湖，豈會重蹈覆轍，不用船撞，改用火攻，倒下來十幾桶煤油，點着了火。

轟！的一聲，霎時水面便變成火海。

火頭好兇，火勢好猛，哥兒倆閃避不及，船板立告着火，忙不迭的滑開去。

魔刀可不怕火，往事重演，梅開二度，當阿坤、小三子把火弄熄的同時，右邊大船上的二十支木槳，二十隻手臂也一齊掉落河中。

斷了木槳，傷了槳手，大船便失去了動力。

「扯帆！」

「扯帆！」

「扯帆！」

「扯帆！」

「扯帆！」

「扯帆！」

「扯帆！」

「扯帆！」

「扯帆！」

「扯帆！」

「扯帆！」

「扯帆！」

「扯帆！」

「扯帆！」

「扯帆！」

「扯帆！」

「扯帆！」

「扯帆！」

「扯帆！」

「扯帆！」

「扯帆！」

「扯帆！」

「扯帆！」

「扯帆！」

「扯帆！」

「扯帆！」

「扯帆！」

「扯帆！」

「扯帆！」

「扯帆！」

「扯帆！」

「扯帆！」

「扯帆！」

「扯帆！」

「扯帆！」

「扯帆！」

「扯帆！」

「扯帆！」

「扯帆！」

「扯帆！」

「扯帆！」

「扯帆！」

「扯帆！」

「扯帆！」

「扯帆！」

「扯帆！」

「扯帆！」

「扯帆！」

「扯帆！」

「扯帆！」

「扯帆！」

「扯帆！」

「扯帆！」

「扯帆！」

忠、魏義，都在阿坤的黑名單上，志在必殺，怎會給他們逃走的机会？當下咬着牙根道：「別扯帆了，黃泉路上用不到這玩意兒！」

喝聲中，魔刀傾囊而出，分襲二船，展開一場大屠殺。

桅桿斷了。

風帆毀了。

船面上的人死的死，傷的傷，雞飛狗跳，鬼哭神號。

未死沒傷的人則有志一同，躲到船艙裡去了。

馬少坤道：「赫隆納，滾出來，準備挨刀！」

阿三道：「萬里長，有種就別作縮頭的烏龜！」

白搭，二人相應不理，連探頭出來看一眼的勇氣都沒有。

「阿坤哥，咱們殺上船去。」

「不必，把他們撞死更爽。」

「怎麼撞？」

「山人自有妙計！」

妙計很簡單，滑至船後，運足兩掌真力，全力推動左船，撞向右船。

內元真力，至大至剛，又有水力可用，借力施力，左船方向立變，轟隆隆！的一陣暴響，將右船攔腰撞上，撞出來一個大洞，左船的船頭也凹進去一大塊。

左船撞右船。

右船撞左船。

相同的戲碼，一再重演，直至將

「今天一定要好好樂乎樂乎，走！」

上樑不正下樑歪，阿爾巴德去私會情婦，三名手下也跑進旅店尋歡作樂去了。

情人來了，德安公主春風滿面，笑臉相迎。

阿爾巴德也堆着一臉的詭笑，輕聲細語的道：「公主，我沒有遲到吧？」

德安公主似嗔似笑的道：「遲到了一點點，要罰。」

阿爾巴德趨前道：「罰甚麼？」

公主眉目傳情道：「罰你先喝三杯。」

「別罰喝，本座寧願先罰吃。」

「吃甚麼？」

「吃公主的胭脂口紅。」

口說不算，人也跟着跨步而上，要擣，要抱，要親，要吻，流露出一副猴急的樣子。

若在平時，德安公主十九會投懷送抱，拉開序幕戰，奏起前奏曲。

今天的情形却大異其趣，公主非但未充分配合，反而板起面孔說教道：「別這樣，嚴肅一些，莊重一點。」

這樣的話阿爾巴德還是第一次從她口中聽到，如墜五里霧中，愕然道：「爲甚麼？」

公主朝後面的艙房望望，小聲道：「蓮花也在船上。」

「蓮花也在船上。」

「蓮花也在船上。」

「蓮花也在船上。」

「蓮花也在船上。」

「蓮花也在船上。」

「蓮花也在船上。」

「蓮花也在船上。」

「蓮花也在船上。」

「蓮花也在船上。」

「蓮花也在船上。」

「蓮花也在船上。」

「蓮花也在船上。」

「蓮花也在船上。」

「蓮花也在船上。」

「蓮花也在船上。」

「蓮花也在船上。」

「蓮花也在船上。」

「蓮花也在船上。」

「蓮花也在船上。」

「蓮花也在船上。」

「蓮花也在船上。」

「蓮花也在船上。」

「蓮花也在船上。」

「蓮花也在船上。」

「蓮花也在船上。」

「蓮花也在船上。」

「蓮花也在船上。」

「蓮花也在船上。」

花廳的中央擺着一張餐桌。桌子上已端整好一桌豐盛的酒席。

羊毛地毯，漆木桌椅，金質的飾物閃閃發光，別緻的盆栽花香四溢，壁上還掛着幾幅八大山人的山水畫，充滿詩情畫意。

畫舫不僅外表壯麗，內部陳設尤其豪華，有臥室，有書房，廚廁俱全，還有一間寬敞的花廳。

位於開封的對岸，黃河邊上。碼頭不算很大。

船隻不算很多。

却停泊着一條十分華麗氣派的畫舫。

畫舫不僅外表壯麗，內部陳設尤其豪華，有臥室，有書房，廚廁俱全，還有一間寬敞的花廳。

位於開封的對岸，黃河邊上。碼頭不算很大。

船隻不算很多。

却停泊着一條十分華麗氣派的畫舫。

畫舫不僅外表壯麗，內部陳設尤其豪華，有臥室，有書房，廚廁俱全，還有一間寬敞的花廳。

位於開封的對岸，黃河邊上。碼頭不算很大。

船隻不算很多。

却奈何不了阿坤、小三子。

因為他們有魔刀。

魔刀無堅不摧。

兩三下便如摧枯拉朽，秋風掃落葉般處理得清潔溜溜。

馬少坤足跡船板，飄飄欲仙，傲然道：「赫隆納，有甚麼絕招儘管施出來，你的時間已經不多了，龍王正在等着你去赴宴呢。」

張三元也指名道姓的道：「萬里長，最好是壓箱底的綾羅綢緞，別再拿見不得人的裹腳布。」

暗器弓箭無效，血滴子也發生不了作用，赫隆納接受巴賽克的建議，指令大船全速前進，打算以大吃小，用船身來撞。

「哼呀！」

「哼呀！」

「哼呀！」

「哼呀！」

「哼呀！」

「哼呀！」

「哼呀！」

「哼呀！」

「哼呀！」

「哼呀！」

「哼呀！」

「哼呀！」

「哼呀！」

「哼呀！」

「哼呀！」

「哼呀！」



阿爾巴德傻眼了，好似當頭澆了一盆冷水，壓低了聲音，垂頭喪氣的道：「公主也真是的，今日之會是事先約好的，怎麼把她也弄到船上來了？礙手礙腳的。」

德安公主幽幽怨怨的道：「是蓮花自己找來的，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

「她幾時上船的？」

「今天上午。」

「從那裡來？」

「洛陽那邊。」

「幾時走？」

「蓮花沒有說。」

阿爾巴德聽到這裡，急得臉色發青，大吐苦水道：「咱家遠從北京城千里迢迢的趕來與公主私會，為的就是卿卿我我，一夜風流，現在可好，半路殺出個程咬金來，咱們可能只有乾瞪眼的份兒。」

公主揚眉啞道：「看你急成這個樣子，別緊張嘛，本公主自會設法把她支開。」

「事實上公主早該把蓮花支開了。」

「曾經叫過她，沒答理。」

「她在幹嘛？」

「大概是在房裡睡覺。」

「何妨再叫一次試試看。」

公主亦有此同感，女兒不去，終是「心腹大患」，揚聲道：「蓮花，妳四叔來了，出來吃飯啦。」

阿爾巴德是鐵老虎的四師弟，鐵

蓮花一向叫他四叔。

沒有人知道阿花是否聽見，反應全無。

德安公主遲疑一下，道：「不管她，我們先吃吧。」

當即正經八百的，循規蹈矩的，分賓主落座。

那種杯酒交歡，把臂暢飲，甜言蜜語的氣氛全被蓮花給嚇跑了。

飲了幾杯酒，吃了幾口菜，阿爾巴德話題一轉，道：「真想不到，鐵老虎那個老賊四肢殘缺還能夠逃離掌握，在隆中山中多活了好幾年。」

公主憂心忡忡的道：「這事本公主已經知道了，臨死之前還留下了一條禍根。」

「甚麼禍根？」

「據說將他數十年的修為傳給了一個叫馬少坤的娃兒。」

「這事咱家知道，另外還有一個叫小三子的小子也很刁。」

「這兩個娃兒非但接受了他的蓋世神功，也接收了他的恩怨。」

「不錯，事實確是如此，白貝多就是死在這兩個狂徒的手中。」

公主緊鎖着眉頭道：「還有神風堡的巴爾克、逍遙宮的侯一貫。」

阿爾巴德臉色沉重的道：「洛陽古墓之中，萬里長、赫隆納設下了十面埋伏，本可將玄元真經弄到手，最後却因為他二人橫插一手，以致功敗垂成，實在叫人可惱復可恨。」

之。

阿爾巴德聽得一呆，急忙把手縮回去，取出一錠銀子擲過去，道：「是來化緣的吧，拿去，你可以走了。」

那知，和尚却不要錢，將銀子擲還給阿爾巴德，道：「老衲想化一個很特別的緣。」

阿爾巴德瞪眼道：「怎樣特別的緣？」

「君子不欺暗室，請施主即刻離開畫舫。」

「臭和尚，老夫為甚麼要離開？」

「公主夫婿已亡，請不要壞了她的名節。」

「你是誰？」阿爾巴德火氣上升，已提足一掌真力。

「一個微不足道的野和尚。」

「怎知公主在此？」

「是一個姓鐵的施主托夢告訴老衲的。」

「那一個姓鐵的？可是叫鐵老虎的？」

老僧含含糊糊的道：「夢中之事真假難辨，貧僧也記不清了。」

阿爾巴德道：「記不清就少胡言亂語，走吧！」

老僧偏不聽：「施主不走，老衲也不走。」

「滾！滾！滾！」

今宵一刻值千金，鐵蓮花只給了他半個時辰的時間，阿爾巴德那有閒情逸緻跟一個野和尚泡蘑菇。第一聲

德安公主道：「最近曾聽赫堡主言講，已在黃河那邊撒下天羅地網，不論付出多少代價，務必要將他倆消滅在河的那一邊，阻止他倆渡河北上。」

阿爾巴德道：「但願能夠一戰成功，否則，假使跟蓮花接上了頭，事情就麻煩了。」

公主機伶伶的打了一個冷顫，道：「是啊，我們的事若是傳到蓮花耳中，母女之間的關係一定馬上就會出現危機。」

阿爾巴德心重重道：「江湖傳言，我們二人也在馬少坤的黑名單上，連皇上都不放過。」

德安公主緊咬着銀牙道：「這兩個娃兒簡直太囂張了，皇上可有除此妖孽的良策妙計？」

阿爾巴德道：「已急令萬里長、赫隆納全力捕殺，希望逍遙宮、神風堡的人能不辱皇命，馬到成功，只是……」

「只是怎樣？」

「魔刀太霸道，能否成功尚在未定之天。」

「這魔刀有人說是蓮花她爹發明的？」

「不假，確是千真萬確的事實。」

「啪達！啪達！」一陣腳步聲，還夾雜着幾聲咳嗽，打斷了二人的談話，是鐵蓮花從房裡出來了。

開門關門的聲音也比平常大，有意提醒他們，免得彼此尷尬，實則她

滾跳出船外，第二聲將老僧提在手中，第三聲滾一出口，和尚已經嘆通一聲，被扔到黃河裡去了。

返回畫舫，抱起公主，迫不及待的進入臥房，根本不理會野和尚是死？是生？

\*

\*

\*

鐵蓮花並非出來看風景，亦未遠去，就在長街的盡頭，拐角處，那家客棧的斜對面，一處黃土崗上。

她在練刀。

練習魔刀。

這是她近日常天天必修的課程，已經頗有心得，具備了相當的火候。

練刀的同時，始終密切注視着畫

躲在房中，多一半的話皆聽得一清二楚。

臉色陰陽怪氣的，死死板板的，彷彿有誰欠她二百兩銀子沒還似的。

基本的禮貌還是有，冷冷的叫了一聲：「四叔！」

反而公主一臉陪笑道：「吃飯啦。」

德安公主也笑容滿面的道：「來，一起吃吧。」

鐵蓮花假裝打了一個呵欠，懶洋洋的道：「我不餓，你們吃吧。」

說着，自顧自的朝船外走去。

德安公主道：「你要到那兒去？」

「看風景。」

「黃土一片，有甚麼好看的。」

「隨便走走，透透氣也好。」

「去多久？」

「大約半個時辰。」

辰字出口，人已跳下船去，迅即消失不見。

德安公主與阿爾巴德相顧愕然，面有驚色。

阿爾巴德的動作好快，馬上移坐到公主的身旁，道：「我看事情有點不妙。」

「那裡不妙？」

「我懷疑蓮花已經摸透了我們的關係。」

「嗯，本公主也有這個感覺。」

「依本座之見，不如找一個婆家，

舫那邊的一舉一動。

她知道野和尚被拋進黃河去。曉得自己生身的母親，正在和父親的仇人幹那種不可告人的事。

她好恨。恨自己的母親。更恨阿爾巴德。

之所以會藉故而出，並非有意給他們「方便」，而是想先弄清楚仇人的馬匹拴在那裡？帶來了多少幫手？

馬匹很快就找到了，明天就會成為餐桌上的馬肉。

哈必魯等人則正在跟三個娼妓開懷暢飲，胡搞瞎攪，忙得不亦樂乎。

（未完·十八）

「不，岸上及時傳來一陣叮叮咚咚的敲打木魚的聲音。」

接聞「阿彌陀佛，善哉！善哉！」，隨着誦佛聲，出現一個身披大紅袈裟、頭上精光發亮的花甲老僧。

老僧好大膽，單掌打了一個問訊，語意深長的道：「色即空，空即色，男歡女悅，有損慧根，尤不宜公開為

## 嫁

依達 著

「嫁」是依達的《大都會小說》系列。批命書上云：一夫又一夫……她果真要一嫁再嫁？年輕的她着實有點擔心。將來會如何？

## 到黃昏點點滴滴

嚴沁 著

她的感情遭受了一次挫折，一心回到祖居去療養身心，但，祖居的鄰居住了一雙父子，那父親對她的關懷擾亂了她的心湖，這到底會否是另一個悲劇的開始？

## 烈火殭屍

西門丁 著

最近江湖經常出現一羣受神秘鈴聲控制的殭屍殘害百姓。俠客傳雨生為了替民除害，跟蹤殭屍，結果偵破一宗武林奇案。

各大書局、超級市場、屈臣氏、萬寧、星島中心及香港電視服務站有售



## 上文提要：

君不畏將刀聖洪巴打走，救了苗剛的鏢局，再樹立了威信，便往石敢當賭坊而去，剛好石小開奉父命來邀苗小玉過府商談押鏢銀事，三人同去，石不全因包震天傷重回來，追問情況之下，知道君不畏的事蹟，這一回押鏢去上海，銀子改為二十萬兩，苗小玉面有難色，經君不畏同意陪同押鏢，也答應了。石不全爲了籠絡君不畏，將他簽的一千兩借據撕毀，投其所好，待之以美女、賭局……

## 石敢當賭坊



文圖 疾飛 辛可  
新派俠情中篇故事

## 馬子出浪

吃喝玩樂三天 詐騙白銀五千

「你真的認識我們掌櫃？」伙計問。君不畏道：「如果你們這家綢緞莊是小風城最大的，那麼你們的掌櫃就認識我。」

吃吃一笑，那伙計指指左右街，道：「你瞧瞧，能開三間街門面的只我這一家。」

君不畏道：「你們的掌櫃叫李克發？」

伙計臉皮一緊，道：「不對，我們掌櫃姓蘇名杭，他不叫李克發。」

君不畏聞言立刻笑，道：「那是我找錯人了。」

他回身便走，而且行步有聲。

君不畏不必再去找莫文中開的錢莊了，他相信姓莫的不是錢莊老闆。

君不畏有些忿然，他被人戲弄了。

一個人一旦發覺被人玩弄於股掌之上，這個人會出氣有聲的。

君不畏如今就是這樣，他粗聲的也是脚步沉重的又回到石敢當賭坊的後院，他繞回耳房的時候，翡翠姑娘已熱了酒在等他了。

真親切，翡翠上前去抱君不畏，輕輕的把俏嘴送上去，道：「你回來了，事辦好了？」

君不畏本想給她一巴掌，但見綠衣女如此溫柔，立刻改變心意，單臂一攔，壓上自己的雙唇。

「唔！」

「嘖嘖」幾聲，君不畏推倒綠衣女在床上。

綠衣女吃吃笑道：「你不喝幾杯？」

君不畏道：「酒已無味了。」

綠衣女抖開毯子要往身上蓋，君不畏抓起毯子拋一邊，橫着身子坐下來。

綠衣女立刻坐直身子，他爲君不畏解衣扣。

她只解下一半，君不畏一把拖她倒下來，他把雙目盯在綠衣女的臉上，道：「翡翠……」

「嗯……」她緩緩閉上眼睛了，光景在等着二次大戰了。

她等了一陣子未見君不畏有舉動，睜眼一看吃一驚，她發現君不畏怒視着她，就好像要揍她一樣。

「你……怎麼了？」

「我不喜歡被人愚弄。」

翡翠吃驚的道：「誰愚弄你呀？」

「你們，包括妳在內。」

翡翠楞然道：「我們已經睡在一起了，怎麼愚弄二字。」

君不畏吃吃一笑，道：「雖是善意的愚弄，却也令我十分不舒服。」

翡翠一聽，立刻在君不畏懷中忸忸的嬌媚道：「你說，你說我們怎麼愚弄你了。」

君不畏道：「妳與另一位姑娘，今天過午時候我們一場牌局，我問妳，與我賭的三位人物，他們是誰？」

了。

君不畏暗中猛吸一口真氣，他要下面的女子耗盡元氣，只有這樣，才能叫她安靜。

君不畏在這方面也有獨到的功夫，他若要這女子累得氣若游絲，這女子就不會大喘氣。

床上的動作開始有些粗野，這光景有得熱鬧的了。

天亮了。

天早就亮了，因爲有一道陽光射過來，射進耳房的後窗，也射在床上的人。

君不畏看看熟睡……不，應該說累個半死的翡翠，他淡淡的一笑，穿了衣衫走到外間。

他自己動手，把那道假牆推上，拍拍手要走出去了，便在他剛拉開門的時候，門外面有人聲傳來。

「醒了麼？」

「不知道。」

君不畏拉開門了，他打個哈哈，道：「嗨，是石少東呀，這一夜睡得可好。」

這話應該由石小開問才對，但君不畏知道石小開昨夜駕車不在。

「石小開甚至還有些疲憊。」

「君兄，你醒來了，翡翠她們呢？」

君不畏忙拉住石小開，笑道：「千萬別驚動姑娘，她昨夜太盡職了，我

「快說。」

翡翠笑道：「那麼，我可以告訴你真正的话了。」

「快說。」

翡翠道：「我對你仔細說，我們少東家聽說你想賭牌九，而且最喜歡輸幾個，你想想，誰願意把銀子往外送的？少東家本來還不太相信，但當包老爺子說你真有那毛病之後，少東家

老爺爺說你真有那毛病之後，少東家

翡翠一笑，道：「噢，你問他三位呀，少東家不是對你作了介紹？」

君不畏沉聲，道：「他們是誰？」

翡翠道：「李克發掌管綢緞莊，莫文中掌管的是錢莊，還有那尤不白掌管的乃是最大一家驛馬棧。」

君不畏道：「三家均是小風城最大的？」

「是呀！」

君不畏叱道：「到現在妳還不說實話？」

翡翠道：「我說的是實話呀！」

君不畏道：「妳知道剛才我去那裡了？」

「不知道。」

「我去驛馬棧房與綢緞莊了。」

「哈哈……」翡翠笑了。

「妳笑甚麼？」

「我笑你一定失望了，嘻嘻……」

翡翠道：「你問出來，真正的掌櫃老闆不是他們，對不對？」

君不畏咬牙，道：「中發白，哼……」

翡翠笑道：「那麼，我可以告訴你真正的话了。」

「快說。」

翡翠道：「我對你仔細說，我們少東家聽說你想賭牌九，而且最喜歡輸幾個，你想想，誰願意把銀子往外送的？少東家本來還不太相信，但當包老爺子說你真有那毛病之後，少東家

便爲你安排這場賭局了。」

君不畏道：「中發白三人都是你們少東的人？」

翡翠道：「認真的話，他三位乃是石老爺子身邊的人，而且……」

君不畏道：「而且他們也是老爺子身邊的殺手？」

翡翠道：「算你猜對了。」

她一頓，又道：「其實，少東家也並未愚弄你呀！」

「怎麼說？」

「因爲他們三人分別負責那三家的生意，尤其在安全上更是他們的責任。」

君不畏吃驚的道：「難道那綢緞莊、錢莊、驛馬棧，也都是石老爺子的？」

翡翠吃的一笑，道：「只是賭坊一個，豈不太小觀石老爺子了。」

君不畏怔住了。

原來石不全還真是個不簡單的人物，他這時候才明白，只不過君不畏才剛知道情況，如果他知道石不全與太平天國的淵源，他會嚇一大跳。

如果他再明白太平軍正自相互鬥爭，爾虞我詐的暗中在彼此坑陷，君不畏就不知道甚麼表情了。

半晌，君不畏抱着翡翠坐起來了。

「我想通了一件事，心情也好多了，來，侍候我咱們喝幾杯。」

翡翠忙起身披衣，扶着君不畏坐下來。

君不畏心中可在想……南京城中李秀成、楊秀清，再有個北王韋昌輝，加上翼王石達開，這些人物鬧鬥爭，這其中會是何人在起疑心？

君不畏以爲天王洪秀全的疑心太大了。

他到南方來，無意中查知黑道中人暗中還在支助太平軍，實大出意料。

君不畏正自思忖，翡翠已手捧酒杯送到君不畏的唇邊，笑道：「喝呀！」

君不畏一笑，張口幾乎連酒杯也吞入口中。

翡翠一連餵了君不畏三杯酒，她笑吃的道：「君先生，少東的這樣安排，煞是費了一番苦心也。」

笑笑，君不畏道：「如果就把你們少東的銀子贏走，他就不愉快了。」

翡翠道：「但你却真的喜歡輸呀！」

「也不見得。」

「你那種玩牌作風，不正是找輸嗎？」

君不畏一笑，道：「妳很快知道，我也並不討厭贏幾個的。」

翡翠想說甚麼，不料君不畏抱起她來，轟然又倒在床上了。

於是，翡翠的腰肢又開始扭動



叫她多睡。」

「哈……」石小開笑笑。

「哈……」石小開身後的石壯也跟笑着。

石小開笑着拍拍君不畏，道：「真有你的，君兄不但武功高，應付女人也有一套，哈……」

君不畏道：「石兄，你……」

石小開突然想到一個人，那人便是苗小玉。

苗小玉對君不畏不錯，這對石小開而言，他的心中不愉快，難得如今有個翡翠，她……

石小開心念間，立刻對君不畏，道：「這樣也好，我把翡翠姑娘送你了，哈……你可別拒絕呀！」

君不畏怎麼會知道石小開是有目的，他笑笑道：「我不配，石兄，以後再說吧。」

石小開道：「一句話，我叫她跟你了。」

君不畏道：「石兄，我的嗜好是賭牌九，我現在就想再賭幾把。」

石小開拍拍胸脯，道：「沒問題。」

他對身後石壯吩咐，道：「叫他們立刻來伺候場子，我去請人。」

君不畏道：「又要勞動你費神了。」

他心中打定主意，自己被愚弄，非找回來不可。

石小開怎麼也想不到，自己這樣

的安排竟然會被君不畏識破。

石小開爲君不畏拿來的五千兩銀子籌碼，牌局結束沒多久，便被石小開全部又收回去了。

石小開一紋銀子也沒有損失，如今……

如今君不畏要石小開損失些銀子了，他拉過石小開，笑道：「石兄，我想今日稍稍改一改如何？」

石小開道：「改？改甚麼？」

君不畏道：「賭現，你借我五千兩銀子銀票，大張的三千，小數目的兩千整。」

石小開道：「這……」

君不畏道：「有困難？」

石小開道：「君兄，是這樣的，君兄輸了，我可以擔待開票子，欠他們三五個月也沒問題，昨日那五千兩銀子我就欠他們的。」

君不畏心想：「你一文也不欠他們。」

石小開又道：「我看還是用籌碼吧！」

君不畏道：「如果我贏，他們也會欠我的？」

石小開道：「他們付你現的。」

君不畏笑了。

真快，耳房中的牌九賭局又開始了，侍候的姑娘仍然是兩位，只不過又換了一位近三十的女人，這女人也真會侍候人，君不畏就多看了這女人幾

眼，覺得這女人非凡，她必定會武功。

又是昨日的三位，君不畏叫他們中發白。

三個人圍在桌邊哈哈笑，等着君不畏出牌了。

三個人一副篤定的樣子，下注也與昨日一樣。

君不畏便也與昨日的樣子完全相同，一連統吃六次，他心中可也在冷笑，因為對面三人絕對不會明白，他是個過目不忘的奇人。

他的雙手在洗牌，其實他的雙手在安排。

他當然是安排如何做牌，因為他要中發白三人大吃一驚輸個精光。

果然，只見出門的李克發加大賭注，他一次下了銀子一百兩。

另外兩門一樣學，也各下一百兩。

末門的尤不白哈哈一笑，道：「運氣不能你一人佔盡，君先生，也應該是我們天下了。」

君不畏嘆口氣，道：「我說過，我喜歡輸幾個，贏了實在不痛快。」

尤不白笑笑，道：「你這話昨日我們不相信，今日我們相信。」

君不畏道：「你怎麼今天才相信？」

尤不白道：「一個輸了五千兩銀子的人，這個人三天日子不好過，而你不一樣，你今天精神更佳。」

君不畏點頭，道：「你們相信我的話，我十分愉快，今天就再送各位五千兩。」

「得」他把骰子擲出手，點數是個二，出門先取牌，出門牌到手，好漂亮的天罡亮出來。

天門的也不賴，長三一對，末門的人牌一對全紅。

三家就等君不畏的牌了。

君不畏看看牌，他再嘆口氣，道：「唉，怎麼辦，我的一共四個點。」

尤不白怔了一下，因為四點那只有地牌一對呀！

果然，君不畏來了個統吃。

尤不白三人相互望，立刻各下兩百兩。

君不畏的骰子又擲出來了，骰子又是兩個點。

這一回他又來個統吃，便李克發也楞了。

李克發對那年紀稍大的女子使眼色，君不畏只裝沒看到，他的臉上微笑。

於是，君不畏的牌又推出去了。

莫文中首先押籌碼，他一共押了五百兩。

另外兩家也一樣，每人的門前五百兩。

君不畏笑笑，道：「這一回我希望統賠。」

尤太不道：「這一回你一定賠。」

君不畏的骰子再一次的擲出去，

莊家的愁十一模樣。梅花大十配紅頭大十，這光景君不畏一看張大了嘴巴，他跺腳捶胸又嘆氣，道：「爲甚麼，爲甚麼我又贏了，我要輸呀！」

石小開不笑了。

開賭場的人物，這種情況是少有的，他心中犯嘀咕，好小子，你的武功高，想不到還會來這一套，贏了銀子還會說風涼話呀！

石小開見莫文中三人面前每人只不過三十兩籌碼，他準備再去拿，總不能真的叫君不畏把銀子贏走吧！

「三位東家，你們昨日贏，今日輸，正應了那句俏皮話了。」

李克發道：「甚麼俏皮話？」

石小開道：「一口蜂糖一口屎，哈……」

「哈……」君不畏也笑了。

便在這時候，忽然跑來一個漢子。

「少東家，老爺子請君先生過去一談。」

石小開一怔，道：「這時候？」

「是的，鏢局裡總鏢頭也來了。」

這是公事誤不得，石小開看看桌面，道：「君兄，我們去，事完咱們再和他三位幹。」

君不畏嘆口氣，道：「不了，我很痛苦，爲甚麼今天的運氣低般的好，我看以後有機會再幹了。」

他此言一出，幾個人楞住了。

對門的莫文中也楞了，他拿的同

：「石兄，除了你借的五千籌碼我不要，餘下的，我要個整數五千，零頭賞給三位姑娘吧！」

石小開聞聽，幾乎氣結。

他見君不畏往外走，又不好多說甚麼，回身狠狠的瞪了莫文中三人一眼，大步跟君不畏往後面大廳走去。

後面大廳上，果然見苗剛兄妹兩人在座，那苗小玉見君不畏走進來，立刻走上前去露出一副關懷之情。

「你住在這兒好嗎？」

君不畏笑笑，道：「再好不過了。」

苗小玉道：「看你氣色不錯，我相信你的話。」

石不全哈哈一笑，道：「君老弟，快來坐下說話。」

君不畏成了大紅人，在座的人都歡迎他，當然包震天更甚於別的人。

包震天拍拍一邊的椅子，笑道：「過來坐，君老弟。」

君不畏果然坐在包震天一邊，君不畏看看在座諸人，他發覺情況有些不一樣，只有一個人臉上有笑容，那就是石不全。

石不全哈哈一聲笑，他對苗剛道：「也算巧了，我正好來了一批銀子，你們今天就可以開船了。」

苗剛道：「不是說定了明日啓航嗎？」

石不全道：「早一天我放心，上一

他只擲了一隻，另一隻他仍然捏在指頭上。

這光景看的人一瞪眼，桌面上的骰子是兩點，他爲甚麼不擲另一隻骰子。

尤不白道：「快擲呀！」

君不畏搖搖頭，道：「三位，我見三位押這麼多銀子，一時緊張，我把這顆骰子捏爛了。」

他攤開了，那骰子變成粉狀落在桌面上。

尤不白三人吃一驚，這些都是象牙雕製的，何其堅硬，姓君的兩根指頭能捏碎，不可思議。

君不畏道：「就用一顆骰子吧，拿牌。」

這一回又是出門先拿牌。

這一回君不畏又是統吃。

尤不白三人看看面前籌碼，一個個面面相覷。

莫文中直視那顆骰子，君不畏在洗着牌，便在這時候，門外面走進石小開，那年長的女子也進來了。

石小開看看拾面哈哈笑，道：「君兄，你贏了吧，你也痛苦啦！」

君不畏搖頭苦笑，道：「我真的痛苦，我想輸，可是這骰子在鬧彗扭，我剛才一氣之下捏碎一個，石兄，你看，這怎麼辦？」

「噹」的一聲响，石小開把一個四方方的銀塊放在桌面上，笑道：「君兄，你就用一顆骰子吧，骰子擲在這



回失去白銀十萬兩，這一回是兩次合一次，不能誤了大事。」

苗小玉一直看着君不長，她很想到君不長說些甚麼，但她卻無法在此刻說出口。

包震天拍拍君不長，道：「君老弟，又要辛苦你了。」

笑笑，君不長道：「如果能在海上遇見田九旺，我還得謝謝你包老爺子，哈……」

一邊的石小開心中在嘀咕，本來明日才開船的，如今改在今天過午，那麼，他要不要把君不長贏去的五千兩銀子換成銀票給他？

如果給的話，石小開至少十天不舒坦，這件事越想越窩囊，不由得冷冷的看了君不長一眼。

石小開這一看，卻發現君不長也正在看他，便只好露出個苦笑。

君不長故意打個哈哈，道：「石兄，看樣子我不能在你那最舒服的小房中住了，得麻煩石兄，把我贏的五千兩銀子換成銀票，我也好方便帶在身上。」

石小開還未回答，石不全雙目一亮，道：「怎麼，君老弟贏了銀子五千兩之多？」

君不長道：「小意思，我也痛苦呀！」

石不全道：「你贏了五千兩銀子還痛苦？」

君不長道：「我有個愛輸的毛病，

不料今天却把把贏，我沒辦法。」

石不全心中冷哼，石小開心中不味，父子二人對望一眼，石小開才重重的道：「好，我就去拿。」

他起身往外便走，包震天還真不敢相信，君不長會在一天之內贏了五千兩銀子。

苗剛兄妹也不敢相信，但石小開真的去取銀票了。

有了君不長這件事，石不全心中不痛快，便也不再留苗剛兄妹與君不長了。

苗剛兄妹起身，君不長把銀票往懷中一塞也站起來，這三人走出石敢當賭坊，君不長向苗剛道：「總鏢頭，二十萬兩銀子點驗了嗎？」

苗剛道：「我這就回去派人來點押。」

君不長道：「這事你得親自再看清。」

苗剛道：「這是我們的規矩，鏢銀由我親驗。」

苗小玉道：「君兄，這趙鏢我們本來不接手的，完全看在君兄的面子，因為君兄答應同往。」

君不長一笑，道：「其實我也有目的。」

苗小玉道：「你的目的是大海盜田九旺？」

「不錯。」

苗小玉道：「君兄，你絕對不是為官家的賞銀，你不會為了一千兩銀

子拚命，對嗎？」

君不長一怔，他是的，苗小玉還真猜對了。

只不過君不長真正要殺田九旺的原因，那也只有他自己心裡明白。

君不長的任務太多了，而且每一件任務都重要，他到東南沿海來，一開始他毫無頭緒，當他慢慢把事情加以整理之後，他漸漸的瞭解情況了。

苗剛兄妹與君不長三人走入「跨海鏢局」的時候，也正是剛過午不久，那苗剛已命人擺上酒席，他好生的高興，因為他似乎瞧出來妹妹對姓君的有了異樣的眼光。

苗剛知道他的這位大妹子眼光很高，石小開便是追到家門，他的大妹子也無動於衷，沈家堡的沈文斗，費盡心機也枉然，而他……

君不長似已敲開他大妹子心扉了。酒席之間，從副總鏢頭以下，誰不舉杯向君不長敬酒，而君不長真海量，來便乾杯，高粱酒也至少喝了三斤半掛零頭。

這中間苗小玉很為君不長擔心，她力勸別人少敬酒，一副關心的樣子引得不少人哈哈笑了。

君不長真有精神，酒席過後，他對鏢局大伙高聲道：「列位，我，這就到船上去了，你們把鏢銀送上船，如

果高興，大伙賭幾把牌九玩。」

聽說賭牌九，胖黑小劉幾個立刻笑了。

小劉高聲，道：「君先生，乾脆，如果你的銀子多，你爽快的分大伙一些，如何？」

他知道君不長不想贏大伙的銀子，大伙每月才有幾兩銀子好花用，何忍把大伙的辛苦銀子掏盡，所以上一回在船上君不長裝態十。

這事只有小劉才發現，所以小劉才有這幾句話。

君不長哈哈一笑，「想用我的銀子那得在牌上見，各位，我得把這些銀票折成碎銀子了，哈……」

君不長贏了五千兩銀子，這回事馬上傳遍跨海鏢局所有的人，大伙的心眼可動起來了。

鏢局內，大伙都在打探着君不長要來那一條快船，有些人還提議抽籤決定誰同君不長乘同一條船。

這事被苗剛知道以後，他火大了。

苗剛只一句話，大伙仍然同上趙的一樣，誰也不換，當然，君不長仍然與包震天同苗小玉在鏢銀船上。

這一回君不長完全是幫忙性質，如果再有海盜來襲，他就不能同上一回一樣，到了最後關頭才出手。

苗剛兄妹對待君不長，自然也與上一回大不相同，尤其是黑妞兒，她把君不長當神了。

\* \* \*

過午還不足一個時辰，石小開與苗剛二人陪着運鏢銀的車子到了海邊，跨海鏢局的趙子手們可忙了，一箱箱的鏢銀小心的抬到船上擱放在艙內船板下方，然後封艙之後還得簽封，一切手續均在石小開與包震天苗家兄妹之前趕辦完成才算完事。

等到石小開要下船，他忽然想起君不長。

他走到船尾，問小劉道：「那位君先生呢？」

小劉笑笑，道：「君先生好得很呀！」

「我想見他。」

便在這時候，君不長自艙內走出來，他笑問：「誰呀，誰要見在下？」

當他看到石小開的時候，便哈哈笑了。

石小開沒有笑，他走近君不長，道：「君兄，江湖上最怕的是把人看走眼。」

君不長道：「是嗎？」

石小開道：「真不幸，我就把君兄看走眼了。」

君不長又道：「是嗎？」

石小開道：「所以我損失不貲。」

他沒有說損失五千兩銀子，因為銀子是中發白三人的，管他何事？

石小開雖然沒說明輸的銀子是中發白三人的，但君不長心裡明白，銀子全是石小開賭場的，那年頭開一家

賭場想賺進五千兩這個數字，大概也要個三二十天的，石小開心中當然就不是滋味。

再不好受的滋味，他也只得攔在心裡不能說出來。

他站在岸上看着，直待銀子全部搬上船，他只對苗小玉打了個招呼，便帶着他的人匆匆走了。

且不提苗剛要放船，回頭來再說那石小開。

石小開一路走一路罵，他當然是罵君不長。

他這才知道君不長夠陰的。

他也罵得陰，他要罵君不長的老娘操死十八次，他要罵君不長再把五千兩銀子吐出來，連本帶利的吐出來。

石小開臉也氣歪了。

他這才剛剛走到石敢當賭坊大門外，匆忙的自裡面走出石壯來。

「嗨，少東呀，老爺子在發脾氣了。」

石小開一瞪眼，匆匆登到台階上，道：「我爹在發誰的脾氣？」

石壯道：「少東家，你呀！」

石小開道：「發我的脾氣？」

「你快找地方去藏藏，老爺子正在火頭上。」

「能藏一輩子？」石小開胸一挺，大步直往門內闖，他這是硬起頭皮要去見他的爹。

後院大廳上，石不全把茶杯摔在石地上，可也沒有人敢在此時去清理，四個侍女躲在一旁，四個女的還在打哆嗦，三個男的站在廳廊上，臉也嚇得焦黃了。

石小開先是乾咳一聲，立刻舉步奔進大廳上，看，石不全可找到出氣的人了。

「你過來！」

「爹，甚麼事？」

「過來！」

石小開慢慢站在他爹面前，道：「爹，甚麼事情惹你生這麼大的氣？」

石不全突然出手了。

「叭！」

「唔……噢！」

石不全一掌打在兒子臉上，石小開張口吐出鮮血來。

「畜牲，你是怎麼混的，勛斗栽到姥姥家了！」

石小開道：「爹，你把事情說明嘛。」

石不全指着遠處，道：「我問你，姓君的五千兩銀子是怎麼贏去的？」

石小開一驚，道：「爹……是……」

石不全忿怒的出腿，踢在兒子大腿，他用的是癩了的一腿，大概是氣糊塗了。

石小開幾乎滾在地上，他不開口了。

石不全怒叱道：「咱們這是幹甚麼的，咱們這是開的賭坊呀，咱們這生意只進不出你知道嗎？你怎麼白白送了那小子五千兩銀子，傳出去像話嗎？」

他老人家氣得一屁股跌坐在椅子上，道：「說，你是怎麼安排的，又是怎麼輸他五千兩銀子的。」

石小開捂住嘴巴站到一邊，他心中當然忿怒。

他咬咬牙，道：「姓君的有一身好功夫。」

石不全道：「這個我知道，所以我把他請來咱們這兒住兩天，為的是借他力量，幫你包叔送銀子。」

他忽然壓低聲音又道：「包震天雖與我私交甚篤，但他是北王的軍需官，他舉着北王的名號來募款，我又不能拒絕，這才……」

他不說下去，顯然石不全有大陰謀。

太平天國內部早就彼此傾軋了。

石小開道：「爹叫姓君的住在這兒，姓君的却要賭幾把牌九。」

「那就叫他到前面賭去。」

石小開道：「姓君的却說，他這個人喜歡輸，他若贏了會痛苦。」

石不全忿怒的道：「他媽的，這是鬼話，天底下還有下賭場找輸的嗎？」

石小開道：「我見過他賭，鏢局的人也這麼說，他若贏了，大牌也當慾十。」



石不全幾乎在跺腳，叱道：「兒子呀，你怎麼上這種洋當，那是小數目，他遇上大數目就不一樣了。」

石小開道：「姓君的一上門，先就輸了一千兩，爹，一千兩不是小數目呀！」

石不全道：「你拿到銀子了？」

一楞，石小開因為苗小玉的出現，他大方了。

石不全見兒子不開口，立刻又問道：「這小子怎麼賭的，你仔細對我說。」

石小開說得很仔細，他把君不畏連連贏，更把一隻象牙骰子捏碎的事也說出來。

石不全聽罷咬咬牙，道：「江湖上出了這麼個小魔頭，我若不能留為己用，就只有……」

他比了個殺人手勢，怒視着兒子石小開。

石小開道：「這姓君的有本事，但他的行動不羈，我看不易駕馭。」

石小開的話甫落，立刻走近他爹身邊，低聲的道：「爹，這事交給我來辦，你以為……」

石不全想了一下，道：「你有把握？」

石小開道：「有。」

石不全道：「你帶他們四個人，連夜騎快馬往上海趕，找到你堂叔叔後，你們再商議，記住，要乾淨俐落，別留下一絲痕跡來。」

石小開點頭，道：「爹，你老盡管放百二十個心，姓君的活不成了。」

石不全却搖搖頭，道：「兒子，難道你忘了，大天二『刀聖』也栽在這姓君的手上了，你……」

石小開道：「咱們明的不幹，玩陰的也行呀！」

石不全道：「那就看你了。」

這父子二人把事情就這麼說定了。

石小開這就要往外走，石不全又把牠叫住，道：「小開回來。」

石小開又走近他爹身邊，還把耳朵送過去。

石不全低聲道：「記住要問清楚，上一回那十萬兩銀子是不是已轉到你大伯手上了。」

石不全看看左右，又道：「這事只能問你堂叔，別人千萬別開口。」

只見石小開一個勁的猛點頭。

這父子二人也不知在搞甚麼，怎麼又提到包震天手上失去的十萬兩白銀之事。

於是，石小開匆匆的走了。

\* \* \*

石小開不但把李克發、莫文中、尤不白三人帶走，而且又多了一個矮小精壯的尹在東，而且侍女蘭兒也去了。

六騎快馬出了小風城北門，便立刻奮蹄往上海方向馳去，石小開在馬上不時的罵，他罵君不畏王八蛋。

現在，他又開罵了。

「這王八蛋真會做作，最後來個海底撈，撈走了老子五千兩白銀。」

隨在石小開身後的尤不白，道：「少東呀，姓君的不就是一個人嗎，我以為咱們找個機會圍住他，咱們圍殺，他娘的好漢架不住人多，就不信擺他不平。」

石小開道：「你沒見那小子兩根指頭捏碎象牙骰子，咱們誰能？」

李克發哈哈笑道：「少東家，咱們不來那一套，咱們只動刀，他不會刀槍不入吧！」

石小開在馬上直點頭，道：「也對，那王八蛋不是鐵打的，他一樣也是一身肉。」

莫文中怪笑，道：「而且還是一身的賤肉，等着咱們去一塊塊把他片下來。」

五騎馬馳得快，頭一天就騎了兩百八。

\* \* \*

頭一天只航行了九十哩，船有這個速度，那已經是不錯的了。

只不過這頭一天，君不畏便散了一百多兩銀子。

當然，那是因為他愛賭輸的，誰跟他同船誰發財，同船的一共十一人，十一個入都有份。

黑妞沒賭，她侍候苗小玉在後艙。

包震天也沒賭，包震天還在艙中

躺着養他的背上刀傷，他也快痊愈了。

\* \* \*

苗剛這一回把船駛向大海，他也對另外三條船合計好了的，如果大海上的情況，三條快船攏一起，這樣便也彼此可以照顧。

當然，最有利的乃是大海上看得遠，不像上一回，丁一山的船突然自島後冒出來，使得苗剛的快船分散開來，才吃了大虧。

苗剛還規定，如果發現海盜來襲，每人手上的鏢不可以冒然出手，必須在敵人撲來時候才可以發鏢。

\* \* \*

苗剛身邊的兩位鏢師，分別是「海虎」丘勇與「浪裡蛟」文昌洪。

副總鏢頭身邊的鏢師，分別是「八爪魚」郭長庚與「飛魚」徐正太二人。

只不過這些人中有一大半身上帶有傷，那當然是兩天前一山與洪巴等找上跨海鏢局雙方狼狽的結果。

所幸如今在船上，療傷的繼續療傷，只要帆拉起來，舵掌得穩，也就沒有甚麼活好幹了。

\* \* \*

雖然他輸了銀子，他可也愉快得不得了，因為銀子不是他家弄來的。

呀！」

君不畏道：「沒辦法，我的賭根太重了。」

苗小玉却淺淺一笑，道：「你手肘上的傷……」

君不畏抖抖手臂，道：「幾乎已經完全好了。」

苗小玉道：「洪巴出刀是要人命的。」

君不畏道：「這一刀應該切上我肚子的。」

苗小玉吃驚，道：「如果切上你肚子，後果可也慘不忍睹了。」

君不畏道：「如果他切上我肚子，他的脖子上也難免被我切開一半。」

苗小玉怔了一下，道：「這話怎麼說？」

君不畏道：「我只一說你就會明白，苗姑娘，像洪巴這種成名江湖數十春的老傢伙，他們是越活越有意思，也越活越快樂，換句話說，他絕不想死，當然更不想與敵人同歸於盡，他們只要別人去死。」

苗小玉張大眼睛在仔細聽。

她露出一副嬌柔的美態，也着實令君不畏心一動。

美麗的女人總是會令男人心醉的，君不畏也不例外。

他幾乎想伸手去撫摸苗小玉的秀髮，但他手只伸出一半，却做了個抖手活筋的姿勢。

其實，苗小玉多麼希望他的手伸

過來撫摸她。

君不畏乾乾一笑，道：「洪巴就是這種人，這種人殺慣了別人，從不想有一天自己挨刀，不錯，他出刀奇快無匹，當他的刀穿過我的第一道防線，迫近我身子的時候，我不能及時閃退，姓洪的不但刀快，他的跨步殺人動作也是奇奧的，令人難以捉摸，所以我不閃躲，我反而去招呼他的脖子，如果他也活不了，那麼，就一齊死吧。」

苗小玉驚愕的道：「幸虧洪巴不想死。」

君不畏道：「所以他的刀只在回抽的時候，也在上挑阻我刀的剎那間，劃破了我的手肘。」

苗小玉伸了手。

她很溫柔的伸手托起君不畏的受傷手肘，那肘上還纏着白布。

君不畏也出手了。

他輕輕的摸摸苗小玉的頭髮……不，是因為苗小玉的頭髮被海面上的風吹得半遮面，他把秀髮往一邊攏。

淺淺一笑，苗小玉道：「還痛嗎？」

君不畏道：「我說過，快好了。」

「君先生。」

「君先生，我們不幸生在亂世啊！」

「亂世才會出英雄呀！」

「那麼君先生就是英雄。」

說說話呀！」

君不畏道：「說話？說甚麼話？」

黑妞急得搓手，道：「哎呀，當然

苗小玉很想把君不畏找來，兩個人坐下來談談。

苗小玉可也一直在把一件事記掛在她心上，那就是她送給君不畏的小小荷包。

女孩子把荷包送男人，那表示她喜歡上這男人了。」

君不畏沒把荷包退還，這表示君不畏還未成親。

苗小玉暗中喜孜孜，她這麼一直的想，一想就是一整天，苗小玉幾乎有些茶飯不思了。

黑妞幾次去到前艙，見君不畏賭得哈哈笑，她不敢上前呼叫，她現在把君不畏看成天神一般。

她只是個丫頭，怎敢去惹天神。她站在艙外苦守，直到……

直到君不畏拍手大叫：「累了，明天再來。」

前艙中一陣騷動，大伙像送財神爺似的把君不畏送出大艙外。

君不畏剛步出前面大艙，黑暗中他發現站了一個人，仔細看，不由一笑，道：「喲，那不是黑妞兒？妳不在後艙侍候妳家大小姐，在這兒喝海風呀？」

黑妞忙迎上去，她只差未伸手去拉君不畏。

「君先生，你怎麼不去和我們小姐說說話呀！」

君不畏道：「說話？說甚麼話？」

黑妞急得搓手，道：「哎呀，當然

是說說閒話呀！」

君不畏道：「我只愛賭幾把，我也喜歡輸幾個。」

黑妞道：「你除了賭就沒有別的事好幹了？」

君不畏道：「妳教訓我？」

黑妞忙搖手，道：「君先生，我怎麼敢呀！」

「那妳甚麼意思？」

「我只想你稍稍關心一下我們小姐呀！」

君不畏突然不悅的一瞪眼。

黑妞兒看得清，她嚇得身子猛一閃。

君不畏道：「黑丫頭，妳想串演紅娘呀，妳也不想，苗姑娘是烈女，她的名節多重要，難道妳就不怕別人說閒話？」

黑妞道：「大家一條船，說些閒話沒關係，你看看，小劉還在後面掌舵，有甚麼閒話好說呀！」

君不畏當然看到小劉了，小劉還冲他咧嘴。

淡淡的，君不畏道：「好吧！我就去見見妳家小姐，她現在……」

黑妞大樂，道：「太好了，快來呀！」

她當先往後艙走，苗小玉却已站在艙門回過身來了。

君不畏迎上去，他笑笑，道：「苗姑娘還沒歇着呀！」

苗小玉道：「君兄，你好賭性



「哈……君不畏笑起來了。」

「你笑甚麼？」

「我這種人，還有人稱我英雄？」

苗小玉道：「你的表現就是英雄作風呀！」

君不畏道：「事情碰上，我只有出手呀。」

苗小玉放低聲音，道：「你在我眼中就是英雄。」

君不畏把雙手攔在苗小玉雙肩上，苗小玉很想順勢投入君不畏懷裡，但當她發覺身後掌舵的小劉，她自持了。

君不畏却乾澀的道：「苗姑娘，千萬別這麼以為，妳會十分失望的，因為我太明白我自己了。」

苗小玉道：「你告訴我，你是甚麼樣的人？」

君不畏道：「我不是好人，好人中沒有我這樣的，但我也不是壞人，因為好人是會承認我是壞人的。」

苗小玉道：「你自己以為你是甚麼樣的人？」

君不畏道：「如果我知道自己是甚麼樣的人，我就快活了。」

苗小玉道：「你受過太大的刺激？」

君不畏道：「我只給別人刺激。」

苗小玉道：「君兄，你的人生觀是甚麼？你難道遊戲人間嗎？」

君不畏道：「超凡入聖者才有資格遊戲人間，我呀，我糊裡糊塗過日子。」

苗小玉道：「你却也不像是個靠官府賞銀過日子的人，因為……」

君不畏道：「妳說到我的行業了。」

苗小玉極感興趣的道：「你會靠賞銀？憑你的武功，你絕不會，你能告訴我，你真正的行業嗎？」

君不畏哈哈一笑，道：「我的行業嗎？三百六十行中沒有的，三百六十行外也找不出來，我呀……」

苗小玉在吃吃笑了。

君不畏道：「妳笑甚麼？我說的全是實情。」

苗小玉道：「人生在世，投師學藝，不論學的甚麼，最終還不是立命立家置產積財為下代，而你，君兄，你難道不是為這些？」

君不畏只是搖頭。

苗小玉道：「你為了甚麼？」

君不畏道：「我不會置產，也不為下代，我的行業就只是為了看別人歡笑。」

苗小玉道：「這是甚麼意思？」

君不畏道：「別人歡笑，我才會高興呀！」

苗小玉嘆口氣道：「所以你喜歡輸幾個，這樣，贏你的銀子的人就高興了。」

君不畏道：「如果有人想愚弄我，就不一樣了。」

黑妞手上端着兩碗吃的，她低聲道：「小姐，君先生，吃些點心呀。」

「謝了……」

「別謝我，只要你對我們小姐好，我還有更好吃的呢。」

苗小玉却緩緩低下頭，她默認黑妞的話。

苗小玉道：「黑丫頭，我告訴你，如果有人想欺侮妳家小姐，那得先把我打倒。」

黑妞拍手，道：「好，這是你說的，我永遠也不會忘記你的話。」

苗小玉道：「去吧，妳先去歇着了。」

黑妞給苗小玉扮個俏皮的臉，扭動粗腰回艙了……

君不畏伸出一手，苗小玉便也送上一手，二人互牽手的往船頭走着，掩嘴是怕笑出聲，出了聲會驚散一對鴛鴦的。

君不畏拉着苗小玉，二人坐在船頭上，海面上真靜，除了船頭破浪聲，幾乎別的聲音一點沒有。

如今有了談話聲，苗小玉的聲音很細。

「君兄，你把我送你的小小荷包帶在身上嗎？」

君不畏道：「我差一點兒把妳送我的小小荷包輸掉。」

苗小玉道：「如果真的輸了也就算

遊戲人間，我呀，我糊裡糊塗過日子。」

苗小玉道：「你却不像是個靠官府賞銀過日子的人，因為……」

君不畏道：「妳說到我的行業了。」

苗小玉極感興趣的道：「你會靠賞銀？憑你的武功，你絕不會，你能告訴我，你真正的行業嗎？」

君不畏哈哈一笑，道：「我的行業嗎？三百六十行中沒有的，三百六十行外也找不出來，我呀……」

苗小玉在吃吃笑了。

君不畏道：「妳笑甚麼？我說的全是實情。」

苗小玉道：「人生在世，投師學藝，不論學的甚麼，最終還不是立命立家置產積財為下代，而你，君兄，你難道不是為這些？」

君不畏只是搖頭。

苗小玉道：「你為了甚麼？」

君不畏道：「我不會置產，也不為下代，我的行業就只是為了看別人歡笑。」

苗小玉道：「這是甚麼意思？」

君不畏道：「別人歡笑，我才會高興呀！」

苗小玉嘆口氣道：「所以你喜歡輸幾個，這樣，贏你的銀子的人就高興了。」

君不畏道：「如果有人想愚弄我，就不一樣了。」

黑妞手上端着兩碗吃的，她低聲道：「小姐，君先生，吃些點心呀。」

「謝了……」

「別謝我，只要你對我們小姐好，我還有更好吃的呢。」

苗小玉却緩緩低下頭，她默認黑妞的話。

苗小玉道：「黑丫頭，我告訴你，如果有人想欺侮妳家小姐，那得先把我打倒。」

黑妞拍手，道：「好，這是你說的，我永遠也不會忘記你的話。」

苗小玉道：「去吧，妳先去歇着了。」

黑妞給苗小玉扮個俏皮的臉，扭動粗腰回艙了……

君不畏伸出一手，苗小玉便也送上一手，二人互牽手的往船頭走着，掩嘴是怕笑出聲，出了聲會驚散一對鴛鴦的。

君不畏拉着苗小玉，二人坐在船頭上，海面上真靜，除了船頭破浪聲，幾乎別的聲音一點沒有。

如今有了談話聲，苗小玉的聲音很細。

「君兄，你把我送你的小小荷包帶在身上嗎？」

君不畏道：「我差一點兒把妳送我的小小荷包輸掉。」

苗小玉道：「如果真的輸了也就算

遊戲人間，我呀，我糊裡糊塗過日子。」

苗小玉道：「你却不像是個靠官府賞銀過日子的人，因為……」

君不畏道：「妳說到我的行業了。」

苗小玉極感興趣的道：「你會靠賞銀？憑你的武功，你絕不會，你能告訴我，你真正的行業嗎？」

君不畏哈哈一笑，道：「我的行業嗎？三百六十行中沒有的，三百六十行外也找不出來，我呀……」

苗小玉在吃吃笑了。

君不畏道：「妳笑甚麼？我說的全是實情。」

苗小玉道：「人生在世，投師學藝，不論學的甚麼，最終還不是立命立家置產積財為下代，而你，君兄，你難道不是為這些？」

君不畏只是搖頭。

苗小玉道：「你為了甚麼？」

君不畏道：「我不會置產，也不為下代，我的行業就只是為了看別人歡笑。」

苗小玉道：「這是甚麼意思？」

君不畏道：「別人歡笑，我才會高興呀！」

苗小玉嘆口氣道：「所以你喜歡輸幾個，這樣，贏你的銀子的人就高興了。」

君不畏道：「如果有人想愚弄我，就不一樣了。」

黑妞手上端着兩碗吃的，她低聲道：「小姐，君先生，吃些點心呀。」

「謝了……」

「別謝我，只要你對我們小姐好，我還有更好吃的呢。」

苗小玉却緩緩低下頭，她默認黑妞的話。

苗小玉道：「黑丫頭，我告訴你，如果有人想欺侮妳家小姐，那得先把我打倒。」

黑妞拍手，道：「好，這是你說的，我永遠也不會忘記你的話。」

苗小玉道：「去吧，妳先去歇着了。」

黑妞給苗小玉扮個俏皮的臉，扭動粗腰回艙了……

君不畏伸出一手，苗小玉便也送上一手，二人互牽手的往船頭走着，掩嘴是怕笑出聲，出了聲會驚散一對鴛鴦的。

君不畏拉着苗小玉，二人坐在船頭上，海面上真靜，除了船頭破浪聲，幾乎別的聲音一點沒有。

如今有了談話聲，苗小玉的聲音很細。

「君兄，你把我送你的小小荷包帶在身上嗎？」

君不畏道：「我差一點兒把妳送我的小小荷包輸掉。」

苗小玉道：「如果真的輸了也就算

遊戲人間，我呀，我糊裡糊塗過日子。」

苗小玉道：「你却不像是個靠官府賞銀過日子的人，因為……」

君不畏道：「妳說到我的行業了。」

苗小玉極感興趣的道：「你會靠賞銀？憑你的武功，你絕不會，你能告訴我，你真正的行業嗎？」

君不畏哈哈一笑，道：「我的行業嗎？三百六十行中沒有的，三百六十行外也找不出來，我呀……」

苗小玉在吃吃笑了。

君不畏道：「妳笑甚麼？我說的全是實情。」

苗小玉道：「人生在世，投師學藝，不論學的甚麼，最終還不是立命立家置產積財為下代，而你，君兄，你難道不是為這些？」

君不畏只是搖頭。

苗小玉道：「你為了甚麼？」

君不畏道：「我不會置產，也不為下代，我的行業就只是為了看別人歡笑。」

苗小玉道：「這是甚麼意思？」

君不畏道：「別人歡笑，我才會高興呀！」

苗小玉嘆口氣道：「所以你喜歡輸幾個，這樣，贏你的銀子的人就高興了。」

君不畏道：「如果有人想愚弄我，就不一樣了。」

黑妞手上端着兩碗吃的，她低聲道：「小姐，君先生，吃些點心呀。」

「謝了……」

「別謝我，只要你對我們小姐好，我還有更好吃的呢。」

苗小玉却緩緩低下頭，她默認黑妞的話。

苗小玉道：「黑丫頭，我告訴你，如果有人想欺侮妳家小姐，那得先把我打倒。」

黑妞拍手，道：「好，這是你說的，我永遠也不會忘記你的話。」

苗小玉道：「去吧，妳先去歇着了。」

黑妞給苗小玉扮個俏皮的臉，扭動粗腰回艙了……

君不畏伸出一手，苗小玉便也送上一手，二人互牽手的往船頭走着，掩嘴是怕笑出聲，出了聲會驚散一對鴛鴦的。

君不畏拉着苗小玉，二人坐在船頭上，海面上真靜，除了船頭破浪聲，幾乎別的聲音一點沒有。

如今有了談話聲，苗小玉的聲音很細。

「君兄，你把我送你的小小荷包帶在身上嗎？」

君不畏道：「我差一點兒把妳送我的小小荷包輸掉。」

苗小玉道：「如果真的輸了也就算

遊戲人間，我呀，我糊裡糊塗過日子。」

苗小玉道：「你却不像是個靠官府賞銀過日子的人，因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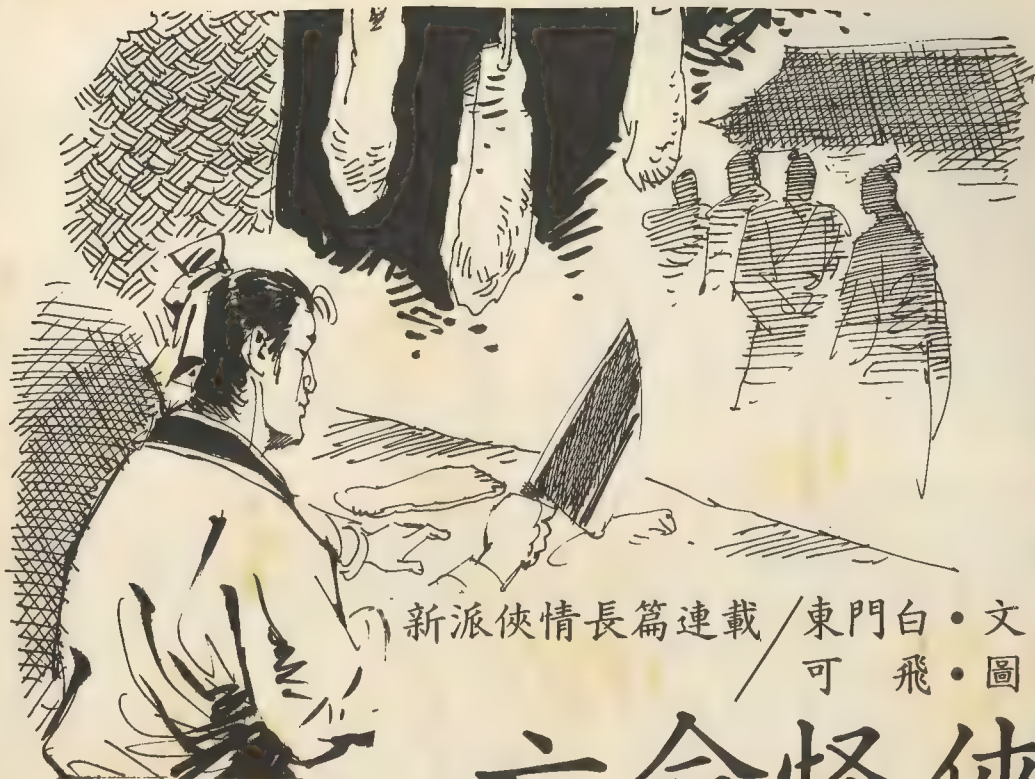
君不畏道：「妳說到我的行業了。」

苗小玉極感興趣的道：「你會靠賞銀？憑你的武功，你絕不會，你能告訴我，你真正的行業嗎？」

君不畏哈哈一笑，道：「我的行業嗎？三百六十行中沒有的，三百六十行外也找不出來，我呀……」

苗小玉在吃吃笑了。





文·白·東 / 飛·圖  
可

# 俠怪命亡

為情引起仇殺 詐死復活逼真

葉平的肉攤子門面很小，大概是這小城大街上最不起眼的一家了。靠近門處是肉架和砧板，裡面一床一凳，一目了然。

當然，一進了門，到處都是油膩膩地。

二十幾歲賣豬肉，而且已賣了三年。

這可能也是最年輕的肉販了。

每天到了此刻申時末，葉平的豬肉差不多已經賣完了。剩下的太多就醃起來，不太多就自己吃，反正賣肉的不會缺肉吃。

這和大旱三年餓不死廚子的道理差不多。

只不過葉平却一直吃不胖。

今天的生意很差，因此肉也剩下不少。

現在，他正在為顧客剔去肉上的肋骨，客人東望西瞧，葉平就以拇、食兩指捏着一根根的肋骨抽了出來。

一般的肉販，自然要用離骨的尖刀來剔的。

葉平却以為那太麻煩了些。

當然，這個女顧客根本也未注意他來這一手，臨走時還死乞百賴地要了一塊下肉作綴頭。

女顧客不來這一手的不多，不偷就已經很不錯了。

有些肉販往往會少給一二兩，這樣就補上了奉送的綴頭，而不吃虧。

當然，葉平是永遠也不會來這一手的。

他在此賣肉，不是為了賺錢，只是在混。

這工夫一個窈窕的影子映入門內，葉平頭也沒有抬，道：「五花肉一斤半，板油五斤。」

「葉平，吃阿拉的豆腐！」一個二十五六歲的姑娘，不算太美，却肥中，渾身充滿了青春氣息，站在門口。

她的右肘上挽了個小竹籃。

粗布衣衫，掩不住她那美好的胴體，那是一種有異於普通少女的健美，看來很平實，在這小城中不怎麼太刺眼。

但在她笑的時候，就很平實了。

葉平對魏薇說過很多次，不要隨便對陌生人笑。

他告訴她，不論她是微笑、大笑至冷笑，都很迷人。

葉平現在又沐浴在她的笑靨之中，切下約兩斤重的五花肉，丟在她的竹籃中，道：「還要點甚麼？」他丟得奇準。

魏薇道：「葉平，在你的心目中我只是一塊五花肉？」

「這話是甚麼意思？」

「是不是這城裡還有一塊離肌肉或更好的精肉甚麼的？」

由於她每次來買肉，葉平總是不該知道，這對一個對決者是危險的。

「多謝！但不說出姓名，我不想多談！」

「我叫魏薇！」

江豪一窒，道：「笑面羅刹！」

「這樣稱呼也無所謂！你來復仇？」

「對！不共戴天的父仇！」

「我看你弄錯了！你該報的是母仇。」

「魏薇，你敢詛咒我的慈母？」

「慈母？」魏薇大笑，她的笑雖美，但此刻如此大笑却可以刺人，「慈母」二字有甚麼可笑的？江豪的劍出鞘一半。

魏薇連連搖手，叫他收起劍。

「我不容許妳侮辱我的母親！」

「你的母親本名江靜是不是？」

「我不必再重複。」

魏薇道：「如果你真是江靜的兒子，你一定會無顏見人的。」

江豪拔劍刺出，快是够快，但魏薇輕鬆地閃開。

樹幹約一抱之粗，竟被洞穿。

有此功力前來報仇，不能算是狂妄不知了。

魏薇道：「江豪，聽了我的話之後再玩命不遲！」

野外起了風，夜已來臨。

由於風大，除了他們二人，即使有人在附近竊聽，也未能聽清他們說

收費，所以她拒絕上肉，五花肉是屬於肥瘦參半的肉，久而久之，他就謔稱她為「五花肉」了。

葉平笑笑：「『五花肉』有甚麼不好？」

「『五花肉』有甚麼好？」

「至少做紅燒肉及罐子肉非『五花肉』不可！」

「死相！」魏薇轉身欲去時，一掛水油又飛入籃中。

他望着她的背影，攤攤手，作了個神秘的微笑。

她走了不久，門口又映進一個瘦長的影子。

葉平只要看一眼，就知道這個年輕人不是顧客。

年輕人不過十五六歲，和葉平能差十歲，葉平就顯得成熟得多了。這個穿著樸素的年輕人，臉上好像被一層霜封住。

儘管他的表情冷漠，却又掩不住他的稚氣。

只不過他背劍的方式和看人的眼神，却又抵消了不少稚氣。

他的目光中閃爍着剛開刃的刀劍鋒芒。

「你就是藍天？」

葉平楞了一下，對方開門見山，他也不願囉嗦，道：「正是。」

「我叫江豪。」少年人一字字地道：「我是江靜的弟弟，我找了你很久很久，想不到你會藏在這兒……」

葉平漠然道：「用得上一個『藏』字嗎？」

「要不，就憑你藍天，會在這兒賣豬肉？」

「大隱隱於市。只能用上一個『隱』字而已！」

要來的終歸要來。三年歲月不算短，還是被他們找到。

兩人凝視了一會，藍天道：「在甚麼地方？」

江豪道：「西郊孤山之巔，明晨日出之前。」

江豪出鎮，夕陽已沒于西山之下。

明晨就要在孤山之巔和七八年前已成名的藍天決戰。

這些日來，他的母親曾不斷地指點他，包括臨陣的經驗，說他只要能臨危不亂，就有八九成把握，江豪改為十成。

在他心目中，藍天不過是一個賣肉的屠夫而已。

他不以為藍天玩刀、劍比玩砍肉刀更在行些。

他想到此處，不禁面向孤山大笑，四山迴應不絕。

笑完之後，迴音還在天空盪動，他臉上的笑意却已不存在了。

因為他此刻並不以為自己有十成十的把握。

甚至就連母親估的八九成也未必



了些甚麼，而江豪的表情却急劇地變化。

此刻葉平的肉舖子已上了一半的門板。他正在肉內，一室肉香。

「咕嘟，咕嘟」之聲聽來很勾人的食慾。

風沙很大，正要吧門板拴上了，這工夫魏微走了進來。

葉平道：「妳大概還沒有吃飯，一起吃吧！」

魏微道：「你還有胃口？」

「爲甚麼沒有？」把最後一塊門板上，風沙被擋在門外。

深秋，屋內很暖和。她坐在凳上，翻着鍋中的肉，道：「明天一大早，不是有孤山（西山）之約嗎？」

他在倒酒，準備杯筷，道：「當然。」

「不當一回事？」

「那怎麼會，只不過也不能因爲有西山之約而不吃飯吧？」

這一帶的人對魏微很好奇，有人說她是個小寡婦，初來時附近的媒婆倒是忙了一陣子，却被她推掉了。

如果說媒的對象就是葉平，又該如何？

他們的來往很自然，她常來買肉，偶爾也請他到她的小屋去吃便飯喝一杯，就是這樣，他們也從未表示過要「逢一進一」。

也許他們的內心深處都有那麼個

念頭，却誰也不去動它。

原因是他們的情感都受過重創。

葉平沒有受情感折磨，不會在此賣豬肉。

魏微未失戀，遇人不賢，更不會住在小城中，因爲他們都來自很不錯的世家，不該過着孤獨的生活。

葉平道：「我這雙眼，看肉下刀，要切下一斤，不會切下十五兩，只不過對妳，却好像一直沒有開光……」

魏微沒有出聲，她似在想比這話題更重要的事。

葉平自鍋中掏出一大半肉，花生米，烤魚乾菜，道：「我看得出來，妳似乎有很多話要對我說！」

她點點頭，兩人坐下來，都喝了一口酒，她還挾了一塊肉肉納入口中，道：「你這一鍋肉肉得還真不賴！」

他笑笑而仿她的語氣，道：「阿拉說過，肉也好，紅燒也好，總之，非五花肉不可！拆那……」

她打了他一下，道：「你是不是以爲江豪不入流？」

「不，來者不善！」

「你要和他硬拚？」

「到時候我會先予以開導，你這位『笑面羅剎』作我們雙方的見證人，算是一位很有份量的角色！」

「過譽！昔年的事有幾個結，我想爲你們解開。」

「妳對我們之間的事，知道多少？」

「我本來不喜歡探人的隱私，只可惜我也是這個漩渦中的一條魚，我不該置身事外而不管……」

他望着她，道：「我們是友是敵？」

「如果我是別人，也許我們是敵非友，正因爲我不是別人，我就是我，所以是友非敵，但最初，我本想殺了你！」

「殺我？爲了甚麼？」

「因爲『風雷手』沙滌凡是我的未婚夫！」

葉平把爐火弄小了些，此刻他的思緒漸漸湧。

他們就以這樣的關係，相處了三年。

她居然是「風雷手」沙滌凡的未婚妻，道：「第一，『風雷手』沙滌凡非死你手，其次，他死有餘辜！」

「妳怎知他死有餘辜？」

「和你走不同一條路！」

葉平長長地呼了口氣，自動乾了一杯酒，道：「如果妳未弄清這一點，在這三年之中，我會死幾次？」

她又打了他一下，也許是烈酒的關係，或者是烈酒加上另一種發酵已久的東西使她倚在他的懷中。

他傾聽着她爲他安排的明日黎明之戰。

小屋中越來越暖和而溫馨……

孤山上還有點暗，兩個人影已由

兩個不同方向，向峯巔上疾掠，然後，二人停在峯上，相對而立。

「我希望你改變主意！」葉平淡然道。

「爲甚麼？」

「到這兒來的，都以爲自己是勝算的一面。」

「對，若非如此，我不會來的！」

「但要記住！能離開這兒的必然只有一個人。」

「我對自己有信心，家母對我也有信心！」

「妳當然有信心！」

「你爲甚麼也這麼說？」

「這有兩個原因。」葉平道：「第一她的武學很雜，和他有過一段的，都曾教他一些精華或散手，當然，她若沒有信心，當初也就不會這麼決定了。」

「你說的『當初』有多久？」

「也就是在你還不太懂事的時

候。」

「真的就像『笑面羅剎』說的那樣？」

「請儘量利用自己的判斷！」

二人同時拔劍，葉平的長劍出鞘時，有如經天長虹一閃而沒。

「閃電飛虹」之名由此而起。

江豪凝視着藍天的眼睛，藍天似乎甚麼也不看。

當然，也可以說對方任何一個重要部位都在他的監視之內。

有使娘失望，只不過你並非我的兒子。」

這句話有多大的震撼力，這句話有多麼陌生。

江豪以惶恐的神色望着江靜。

江靜這會兒，顯示了她的本性，有點甚麼都不在乎的樣子，這對江豪來說，又是十分陌生而無法理解的。

「我……我不是妳的……」

「不錯！你不是！」

「這怎麼會？如我不是，妳爲甚麼早不說？」

江豪終於証實了魏微的話。但必須進一步求証。

「我不是妳的，那我是……」

「兒子二字已不屑說出來了。」

他看出她的舉止有點治蕩，以前偶爾也看到過，只是那時他絕不會往壞處去想。他感到無比的羞辱。

江靜走動着，噙着陰險的浪笑。

這對江豪更陌生，儘管他年輕，不知這種浪笑到底賤到何種程度？却也知，下賤就是這個樣子。

江靜道：「我當然不是你母，應該說我是你的仇人之妻。」

「你是……」

「也可以說你是我的仇人之子！」

江豪冷笑道：「如我是你的仇人之子，妳爲甚麼要把我養大？」

「略……」江靜笑得很好，好開心，一個復仇者到此階段，自會因嚐到甜果而感到娛心。她樂不可支了。

「昔年，你父遺棄了我，我殺了你母，把你養大……」

「莫非妳要我們父子互殘？」江豪指着倒臥地上的人：「你是說這是我父藍天。他真的是我爹？」

「當然，小雜種，他離家時你太小了！而他離家時，他才十五歲半，你只有一歲，小得根本沒有父親的印象。」

「妳沒有弄錯？」

「弄錯？這種事也能弄錯？」江靜又在笑，似乎不笑她就不是江靜，道：「真正黃鼠狼下耗子——一輩不如一輩，殺了自己的父親居然未掉一滴淚，真是報應。」

江豪非但未滴淚，反而笑了起來。

江豪居然會笑，江靜可就笑不出了，道：「你笑甚麼？」

江豪道：「我笑這『報應』二字！」

在此同時，有人一掠上峯，道：「不錯，這正是報應。」

來人體態略顯豐腴，緊身打扮，已非鄉女打扮。

她的腰上還斜插了一柄劍。

江靜目光一凝道：「妳是何人？」

魏微道：「魏微！」

江靜微微一窒道：「笑面羅剎！」

「正是！」

「妳也要插手這檔子事兒？」

「陰天打孩子，反正閑着也是閑

着。」

「這事不會和你也扯上了關係吧？」

「不巧的是，正好有那麼點關係。」

「姓魏的，別以爲我怕妳！」

「客氣，憑妳『散花手』江靜會怕我魏微？」

「知道就好！」

魏微道：「妳昔年殺了我的未婚夫沙滌凡！」

江靜一怔，似乎十分意外。

「風雷手」沙滌凡居然是「笑面羅剎」的未婚夫。

爲甚麼她的相好的對她，就沒有一個是真心的？」

「原來沙滌凡這個雜碎已經訂了親，」江靜狠聲道：「他是妳的未婚夫，妳不去找他，來找我幹甚麼？」

「因爲妳始終終棄殺了他！」

江靜冷峻地道：「魏微，別人怕妳，我江靜可沒有把妳放在眼皮子下，可別見了大爺叫舅媽，沒話找話說。」

魏微道：「妳當年殺人，可能還沒有弄清是誰吧？」

江靜厲聲道：「那賊子十年前失踪，我也沒有找到他。」

「已經死了！」

「是妳殺了他對不？沒錯，一定是妳殺了他的。」

「是妳！」魏微指着江靜，道：「是妳殺了他的。妳休想狡賴！賴也賴不

的一刻吧？」

「娘，豪兒畢竟沒有使娘失望，大約在八十招上……」

江靜之美貌，雖已三十出頭，仍是不減當年。

這也正是她迄今仍然左右逢源的原因，不愧爲武林第一美人。

江靜看看倒臥地上，一身血漬的藍天，道：「這賊子死得好，你的確沒



掉，因為我會親眼看到！」

尖喝一聲中，江靜劍已出鞘，魏薇也不慢。

兩人出手都夠快，兩人交瀉而過時，劍焰如閃電在眼前炸開，攻擊或防守，都在瞬間決定和完成。

因此，要喘氣也要選擇最適當的空檔。

「噲噲」聲中，自兵刃交擊的聲音中就知雙方均力敵。

有經驗的人就算閉上眼睛也能聽出來。

「嘿……」魏薇道：「昔年的『散花手』江靜，人所共知是在床上拜師的。自然博雜深廣。今日看來，也不過如此。」

「姓魏的，咱們見個真章。」

「別急！」魏薇道：「先解決了你們的老帳再說！」

「也好！」江靜道：「妳剛才說我殺了沙滌凡？」

「本來如此！」

「放屁！」

「就算這小子不是你的兒子吧！也不能在晚輩面前說髒話對不對？妳這個女人就是上不了大台面。」

「妳和藍天隱在這個兔子不拉屎的小地方，就一定清白？」

「清不清白自己心裡明白。」

「妳為甚麼胡說八道，來此攪局？」

魏薇正色道：「妳該記得，那是個

大霧之夜。」

「大霧之夜？」

「對，妳去了八公山一個山坳，我說的是七年前。」

江靜道：「當然記得。」

魏薇道：「昔年那個霧夜，你的丈夫余懷芝返家經過該山坳還未到達適當地點，有個蒙面人正要施襲，妳居然向蒙面人下手。」

「妳……妳怎麼知道……」

「先別打岔，妳殺的人雖非你夫余懷芝，目的却是為了殺他，妳當時以為神不知鬼不覺對不對？」

「妳……」江靜十分吃驚。

她真想不到對方知道的秘密怎麼會如此之多？

魏薇道：「那個蒙面人當然不是妳夫余懷芝，而是妳的第二個姘夫，也就是我的未婚夫沙滌凡，而妳所以要殺妳自己的丈夫，是因為妳的丈夫已發現妳和第一個姘夫藍天的姦情而殺了他。妳可能是要為藍報仇，當然也可能是怕事已敗露，丈夫會殺妳，才出此下策先下手！」

「你是說那蒙面人不是余懷芝？」

「當然不是！」

「誰？」

「沙滌凡！」

江靜大為震驚，低頭沉思。

魏薇道：「沙滌凡大概風聞他和妳的事已被妳丈夫余懷芝知道了，要殺余滅口，所以選擇了那個霧夜，準備

下手，結果妳却把他當作了余懷芝，沙滌凡中劍後，連退了七八步，狂喊

聲中翻落百丈絕崖之下。

江靜張口結舌，道：「妳怎麼知道？」

「因為我也發現了你們的姦情，那

夜我跟蹤沙滌凡，在暗中看得清清楚楚，我發現人心之偽詐。」

江靜驚愕了半天，然後回頭望著那具屍體。

魏薇也向那屍體望過去。

江靜喃喃道：「這麼說，現場上這具屍體不是沙滌凡，也不是藍天，而是我的丈夫余懷芝了？」

「不信妳可以看清楚！」

江靜走到葉平身邊，不須看第二眼就可以看清。

余懷芝昔年殺了她第一個姘夫藍天。

不久又看到她的第二個姘夫也死於她的施襲之下。

當時沙滌凡落下絕崖，余懷芝到崖下去看過。

他認出，墜崖的死者確是沙滌凡。

余懷芝當時只以為江靜是有意殺沙而非誤殺的。恨她之毒之狠，心灰

意冷之下，發誓今生不願再見到她。

其實她本想殺死余懷芝的。

本來余懷芝想殺了江靜的，可是

他會真的愛過她，實在下不了手，他只打算讓她自生自滅，永不再見。

因此，他才隱在這兒賣豬肉。

他寧願賣一輩子豬肉也不願再讓她進入他的視野中。

江靜道：「真的是余懷芝殺了藍天？」

魏薇道：「信不信由你！」

江靜道：「聽口氣，妳和這個死鬼挺近乎。」

「不管怎麼近，絕不會像妳一樣。」

「能和沙滌凡訂過親，妳會是好貨？」

魏薇道：「我也從未說過我是如何地聖潔！」

「這才是句良心話。」

「妳殺藍天之妻，而收養其子，心態不問可知！」

「妳甚麼都知道，却不知道今生要作幾次望門寡？」

「我知道的不算太多，却也不算少。尤其是妳的狗皮倒灶的事。」

「妳還知道甚麼？」

魏薇道：「藍天死後，妳不知他為何失踪，却以為是玩膩了遺棄了妳，於是含怒殺了藍妻，收養其遺下孤兒，灌輸其復仇思想。所以妳本以為剛死的這個是藍天？」

因為藍天和余懷芝的身材相似。

江靜放縱地笑着道：「我為了報仇，當然要下點工夫。」

「只不過妳並未達成報仇的目的。」

「該殺的我都殺了！我有甚麼遺憾？」

魏薇道：「至少妳的左邊右抱的日子已經過去了。」

江靜一臉殺機，道：「不一會就會多一個與我同命相憐的人。」

江靜又攻出一劍，才不過十三四招，江靜不由心頭一凜。

她此刻可能要相信，她未必是「笑面羅刹」的敵手。

她的計劃很周密，絕沒想到，忽然殺出一個魏薇來。

然而，佔了上風的魏薇，却突然撒劍疾退一丈以外。

對方一退，江靜暗暗吁了氣，那知江豪却大步走了過來。

今夜，她似乎要對付兩個敵人。

這兩個敵人中的一個，她就對付不了。

此刻江靜忽然覺得她下的工夫並不太深。似乎要活著離開此峯，並不容易，因為江豪一臉狠色。

江豪道：「魏姑娘的話沒有錯吧？」

江靜道：「大致沒有錯！」

江豪道：「你的心是甚麼做的？為甚麼那麼毒？」

江靜沒有答案，江豪悲呼着道：「就算我爹負了妳，和我娘何干？何況我爹並未負妳！」

江靜道：「在當時，我不知道他已被殺，我的懷疑並非沒有根據。」

我兩招。」

「兩招？」

「對，魏姑娘說，這兩招可以剋制妳的劍招。」

「原來昨夜你們就計算好了！好！還是試試看吧！」

江靜一劍刺出，揭開了決戰的序幕，江豪用江靜的劍法的確無法取勝，甚至處處受制，此刻他很矛盾。

他的父親，實際上為余懷芝所殺，他尚能妥協。江靜畢竟把他撫養長大，儘管她的動機可恥，他總是受惠者。

這就是恩怨不明。

所以，江豪的心情很亂，他的嘴唇微微動一陣，江靜臉上的殺機頓失，而江豪自魏薇處學來的二絕招第一式又施出。

顯然，江靜應付了這一招十分吃力。

儘管江豪學了這兩招才不過一天，已能發揮威力，當第一招施出時，這時的魏薇正好是在江豪的背後位置。她看不到江靜。

只聞半聲斷喝，江靜退了兩步倒下。

江豪揮劍仰天悲呼，道：「娘，我終於為您報了仇……娘……您在天之靈……可以瞑目了……」

他含淚迴身，深深一禮，道：「魏姐姐，大恩大德，容圖後報，後會有期……」長身掠下峯去。

魏薇道：「藍小弟，不必客氣。」

這工夫魏薇掃視兩具屍體，道：「懷芝，這一幕你應該都已經看到了吧？可以囉……」

一語未畢，人已躍起。

原來，余懷芝左腋下有一囊豬血，一劍戳中，鮮血直噴。

昨夜，魏薇說服了藍豪，要他這麼做，也費了一番口舌。

雖然余懷芝殺了自己妻子的姘夫是站在一個「理」字上。然而，江豪肯合作，主要還是魏薇告訴他有關的一切真相。

昔年江靜殺其母，撫養他長大而要他弑父的惡行。魏薇告訴他這些，感動了他，當然，余懷芝也要有相當的勇氣。

因為那一劍刺向他的左腋，他要作某種程度的配合。

那種配合就可能喪生。因為對方是高手。

萬一對方當時不是演戲而是真要報殺父（余懷芝殺了其父藍天）之仇的話，余懷芝是極為危險的。

此刻兩人握着手，打量着仆在地上的江靜，余懷芝道：「不能說造物者對她沒有偏愛，可惜她未能珍惜。」

「是啊！先不說她面孔，就以她的身材來說，我要是個男人，也會被她迷住，走吧，我們回去僱人來收殮她……」

兩人携手消失於峯下不久，一條

被殺，我的懷疑並非沒有根據。」

江靜道：「在當時，我不知道他已被殺，我的懷疑並非沒有根據。」

江豪道：「因為魏姑娘昨夜又傳了

我的武功全教了你，一招一式也沒有留，但你畢竟是我教的，非我敵手。」

江豪冷峻地道：「只可惜我比妳教的又多學了那麼一點點！」

江靜道：「這話是甚麼意思？」

江豪道：「因為魏姑娘昨夜又傳了



人影已掠上峯巔。

居然是藍豪去而復返。

更絕的是，地上的江靜却冷漠的道：「你怎麼可以放過余懷芝這個殺父的兇手？你太大方了吧？」

藍豪淡然道：「正因為我放過了余懷芝，仔細想想，也沒理由非殺妳不可，不管妳的心有多毒……」

江靜還躺在地上傾聽。

藍豪道：「畢竟妳的陰謀並未導致不幸，而昔年除了家母是受害者而她本來就極為消極，了無生趣外的無辜者，所有其他被害者，都是罪有應得的。」

藍豪又道：「妳有教我，我救妳一命從此已兩不相欠，咱們也後會有期吧！我相信我仍會思念妳的……」

藍豪抱拳為禮，含淚下峯而去。

江靜看看腰上的劍傷，取出金創藥敷上，她腦中先是一片空白，稍後又豁然開朗。

這工夫峯下又掠上一人，正要抱起江靜，但江靜道：「別碰我！」來人不由一怔而縮回手去。

「寶貝，怎麼也不知會我一聲，可知我有多麼焦急？」

「辛不古，以後別來纏我！」

「怎麼？受了點傷，人都變了？」

原來辛不古也是她的一個相好的，但今晨來此與人決戰，並未招呼他，所以辛不古來遲，若他早來，也許會有變化的。

江靜道：「我的確是變了，我忽然想到了，過去的所作所為，與禽獸無異，忽然徹悟了……」

「徹悟？妳莫非要出家作尼姑？」

「徹悟也不一定出家。」

「哈！這可是笑話，妳江靜如果能五天沒有男人，我也能五天不吃飯，寶貝，快別吊我的胃口了！」彎腰去抱他，那知「啪」地一聲被砸了一掌。

江靜一躍而起，道：「辛不古，我也希望你收心！」

「收心？怎麼收？」

「這世上除了『飲食男女』之外，還有很多的事可做！」

「嘿！聽妳的口氣，妳似乎要永遠戒葷，不再吃『三鮮』了？」

江靜扭頭就走。

這在辛不古來說是十分費解的事。

江靜向峯下掠去，辛不古也緊緊跟着，大約出去二三里，江靜停了下來，道：「請不要再跟着我。」

「江靜，妳是真戒葷或故意撒謊？我也懶得管，反正我辛不古要找女人也不難，我此來是為人帶了個信來。」

「誰？」

「要說此人是谁，相信知道的不多。」

「莫非是……」

「對，你一定可以猜到是『青春幫』幫主。」

「他，他會找我？」

「長得又矮，像個小土豆。」

「對，可是那些孩子們沒有一個好惹的。」

辛不古道：「該幫找你幹甚麼？」

「總不會是請我去作幫主，或者請我去吃大菜的？」

辛不古道：「你們二位居然泡在一起。」

「辛不古。」魏微大聲道：「甚麼泡不泡的？」

「這話有甚麼不好，像高麗泡菜或美得冒泡等不都是好話？不過靠上他，只怕不久妳要作寡婦！」

魏微道：「那是我的事，要妳管。」

辛不古道：「信是帶到了，十五月圓之夜三更天，在西湖岳王廟見。記住了可別爽約。」

余懷芝道：「見我的是誰？幫主？」

「不知道，雖不是幫主，我想，約你的人一定也是該幫的重要人物，至少是個二級或一級助手甚麼的。」

魏微道：「甚麼一級助手，二級助手的？」

余懷芝道：「聽說該幫沒有甚麼長老、護法或壇、堂、香主甚麼的，幫主下面全部以助手分等級。」

魏微道：「關於『青春幫』，我也聽到一些。我就想不通，一些十來歲的毛孩子，能成了甚麼氣候？」

余懷芝道：「以前我也這麼想

辛不古道：「這我就不知道，反正我的信是帶到了。」

江靜想了一會，「青春幫」又名「青春幫」，據說都是一些不滿二十歲的少年人組成的，幫主才二十整歲。

她風聞這個幫雖不甚正派，却不曾看上她。

因為她的年紀幾乎可以作他們的母親了。

「好，我知道了。」

「希望妳速去，別讓對方以為我沒有把信兒帶到。」辛不古道：「我還要另外去找幾個人，不奉陪了。」

「還要找甚麼人？」

「閃電飛虹」余懷芝和「笑面羅刹」魏微。

「他們？」江靜一愕道：「找他們幹甚麼？」

「那麼找妳幹甚麼？不是一樣的道理？」

江靜道：「我知道了，在何處連絡？」

「十五日圓之夜在黃鶴樓上。」

「後會有期。」江靜疾馳而去。這次辛不古沒有再跟去，却喃喃地道：「老牛往往喜歡啃嫩草，難道小牛犢子要啃老草不成，儘管她還不能算是太老……」

余懷芝二十八歲，看來不過二十三四光景。

所以他和魏微在一起，看起來像

過。

「現在改變想法了？」

「當然，那些毛孩子若是沒有兩套，能在武林中生存三個月就夠長的了，怎能屹立二年多，也無人敢動他們。」

「一直無人動嗎？」

「有是有，試問哪一個不是灰頭土臉？」

「你以為『青春幫』找你有甚麼事？」

「不是殺我就是拉我！」

「對！你要準時前往赴約。」

「我本來不想理會他們，但他們要找咱們是很容易的，今天不見總有一天要見，何不趁此機會見識一下？」

「這主意我也讚成，要不要我陪你走一趟？」

「旅途寂寞，當然希望如此。」

江靜也是同一心情到黃鶴樓去赴約的。

她現在心身放鬆，真正體會到清心寡慾的滋味。

暮秋，夜有點冷，但行夜路却是不冷不熱。

因為距約會之日只有三天了，她要如約趕到。

途經一山峽中，弦月在天，涼風徐來，她長長地吁了口氣，她真想不通，以前那種日子是怎麼過的。

這峽谷很狹，有些地方迎面通過

是同歲。

現在二人緩緩走在山道上，魏微道：「小余，一代妖姬終於香銷玉殞了，說起來也很可惜。」

「妳以為她死了？」

「難道她沒有死？」魏微大為驚異。

「當然，如果她死了，我對藍豪的印象就大打折扣了！」

「怎麼說？」

「她畢竟把藍豪撫養長大，還教了他一身的武功對不？」

「可是她不是中劍倒地死了？」

「在那一瞬間，妳正好站在江豪身後，對他那一劍沒有看清，加上她的半聲斷暈，妳就被騙了。」

「天啊，藍豪這小子也不單純。」

「這足以證明他是個知恩圖報的人。但也能作到大義滅親，要不，我是他的殺父仇人，怎會放過我。」

「對！如他不照協議去作，真的刺你一劍怎麼辦？」

余懷芝道：「可見他和江靜動手時，必然『蟻語傳音』和她言明，二人配合，叫她佯作中劍倒地。」

「你躺在地上，看得很清楚？」

「對，那一劍刺得很深，還傷了她的腰部皮肉，不然的話，挨了一劍連血也未流，能騙得了咱們？」

「這麼說，江靜真的還活着？」

「當然，這也算是種瓜得瓜，種豆得豆。」

幾乎要交臂而過。

此刻笑語傳來，不久自對面山壁後走出二人。

在月光之下，可以看出，這正是兩個淫賊「護花使者」孫氏兄弟。

孫起是老大，出道早三年，老二孫揚雖遲了三年，成績也不差。

所謂成績是指他們玩女人採花勾當。

「唉！『護花使者』老二道：『這不是『散花手』江女俠嗎？』」

江靜道：「正是。」

孫老二道：「這可真是有緣哪！」

孫老大道：「的確，不過人家江女俠的眼皮子高。」

孫老二道：「老大，咱哥們也不賴呀！」

「是的，論人品、身手或名望，都不輸人。」

江靜緩緩前行，二人像蒼蠅見了血似地掉頭跟着。

孫老大道：「江女俠，我兄弟心儀已久！」

孫老二道：「是啊，我常常在夢中見到妳！」

江靜不出聲。

在這次復仇事件以前，這二人的行為她不會認為下流。

甚至她會有刺激的感受，她愛聽這種話，也愛看這種色迷迷的表情。

總之，那次以前，她從不排斥「散花手」這個綽號。

都是些毛孩子。」

「不信邪的都吃了苦頭是不是？」

「不錯，可以說灰頭土臉。」

「你可知一般人為何不信邪？」

據說該幫最年長的不過二十歲，最小的一個只有九歲半，還不到十歲

魏微道：「現在你還要回到肉舖中去？」

「當然。」

「我還以為你只是在躲這件宿仇，如今已經解開了，你還要匿在此處，可見你還有其他的樣子。」

余懷芝道：「賣豬肉不也很好？」

「有甚麼好？一年到頭身上油膩膩地。」

「至少永遠不缺油水。」

「你到底還在迴避甚麼更棘手的角色。」

余懷芝正要答話，後面傳來了衣袂破空聲，二人回頭望去，由於太陽已經昇起，視野很好，二人都認識，正是辛不古，算是一個到處留情的人。

說他好自是未必，却也不能算是個很壞的人。

辛不古在五六步外停下來，還有點喘，道：「余懷芝，我是個相信的人，你可要仔細聽清了。」

余懷芝道：「誰要你相信的？」

「當今武林中有個怪幫……」

「青春幫？」

「對！有很多人不信邪，以為他們都是些毛孩子。」

「不信邪的都吃了苦頭是不是？」

「不錯，可以說灰頭土臉。」

「你可知一般人為何不信邪？」

據說該幫最年長的不過二十歲，最小的一個只有九歲半，還不到十歲

魏微道：「我的確是變了，我忽然想到了，過去的所作所為，與禽獸無異，忽然徹悟了……」

「徹悟？妳莫非要出家作尼姑？」

「徹悟也不一定出家。」

「哈！這可是笑話，妳江靜如果能五天沒有男人，我也能五天不吃飯，寶貝，快別吊我的胃口了！」彎腰去抱他，那知「啪」地一聲被砸了一掌。

江靜一躍而起，道：「辛不古，我也希望你收心！」

「收心？怎麼收？」

「這世上除了『飲食男女』之外，還有很多的事可做！」

「嘿！聽妳的口氣，妳似乎要永遠戒葷，不再吃『三鮮』了？」

江靜扭頭就走。

這在辛不古來說是十分費解的事。

江靜向峯下掠去，辛不古也緊緊跟着，大約出去二三里，江靜停了下來，道：「請不要再跟着我。」

「江靜，妳是真戒葷或故意撒謊？我也懶得管，反正我辛不古要找女人也不難，我此來是為人帶了個信來。」

「誰？」

「要說此人是谁，相信知道的不多。」

「莫非是……」

「對，你一定可以猜到是『青春幫』幫主。」



可是現在……

孫老大道：「江大妹子，我們兄弟會有所表示，我們身上沒有帶太多的銀兩，也不過是兩千兩左右。」

江靜仍不出聲。

孫老二道：「不過我還有一顆巨珠，也能值三千兩左右。」

孫老大道：「只要妳點點頭，這些都是妳的了。」

「這也算是第一次見面禮，一回生兩回熟嘛！怎麼樣？」

江靜淡然道：「二位哪一位先來？」她走向一個山洞。

「我先……不，還是老大先去吧！孔融可以讓梨，咱們也可以讓『桃』對不對，老大先請吧！」

兄弟二人交換了一個心照不宣的眼色。

他們好像在說，還真容易，一搭就上。

老大一雙色眼盯在江靜的腰臀上，再也收不回來。

以他們兄弟二人的身份，要想攀上江靜，似乎還差了些。

江靜是武林第一美人，可惜太濫了。

儘管很濫，想她的人却很多，而今夜一勾搭就成交，孫氏兄弟自然是大出意料。此刻老大已跟入洞中。

不管她怎麼濫，畢竟是武林第一美人。

即使她已過了三十，還是無人能

搶去她的「第一美人」頭銜。

江靜在黑暗的洞中深處道：「動作快點。」

孫起道：「我已經好了……」所謂好了就是全脫光了。

當他走向洞內，隱隱看到一個胴體橫陳地上時，真有如渴驢奔泉，往下一撲。但是「咚」地一聲就不動了。

有這麼快的銷魂嗎？當然不會。自然也不是由於脫陽而導致猝死暴斃的。

稍後，她柔聲道：「孫老二，輪到你了……」

聲音輕輕地，呼吸還有點急促。孫老二道：「老大呢？還沒完？」

「完了……」妙語雙關，老大的確是「完了」。

「完了。他自洞的後面出口繞過去，了。」

孫老二往洞中一衝，下衣已經脫下丟在地上。

如果他在對敵出招時能這麼快那當然好，也往上一撲，「吭」地一聲就沒有再動一下，兄弟二人就此了帳。

搜搜二人身上，確有三千銀票及一顆巨大東珠。

估一估，大約也值三千兩。

現在她已徹悟，所以把這種事視為十分骯髒，而又厭惡。

尤其是這種淫徒，她深痛惡絕，不會留情。

因為她很清楚，他們平生中糟蹋

了多少良家婦女。

在途中，她把東珠賣了，加上那三千兩，都捐給了善堂。

古代的養老院和孤兒院統稱為善堂。

快到地頭的前一天，一場秋雨，被阻於一個小鎮上。

反正明天準時可達黃鶴樓，不必急在一時，就住了店。

這家客棧規模小，而且地處偏僻，在鎮後小街上。

由於再後面就是亂葬崗，所以這客棧的生意奇差。

江靜當然不在乎這箇，還特別選擇後院的兩間小屋。

雨天無聊，上床又早了些，就一個人喝酒。

他雖然不再關心男女之事，却仍然忘不了一個人。

這個人就是曾經是她的丈夫——余懷芝。

失去余懷芝，才知道他是所有男人中最好的，過去不知為甚麼鬼迷心竅，居然不知珍惜他，甚至要殺他。

越想越懊惱，但後來也想開了。

既然大徹大悟，知道今是而昨非，又何必再去留戀過去。

她乾了一杯酒，道：「後窗外是哪位朋友？若因雨受阻，何不進屋一叙？」她居然頭也未轉一下。

因為她是背向後窗的，這當然十分危險。

後窗微响，人已進屋，還有喘息聲。

正因為先前她聽到後窗外有喘聲，相信此人不是個庸手，必是個受了傷的人，才沒有嚴加提防。

此刻她才迴頭望去，此人口鼻中有血漬，自是受了傷。

大約三十五六，馬長臉，眉毛上捲。

只要見此人一次，就是一輩子都忘不了。

江靜自然認識，他就是西北道上的煞星「血手回子」張金。

十五年前，張金是西北道上的鋒頭人物，有十七個老婆，回回本是多妻制度的，只要有辦法，隨便討幾個老婆，沒有人管。

張金在西北道上太囂張，惹怒了道上的人，聯合了十來個人把他趕出西北道，霸業毀於一旦，逃到中原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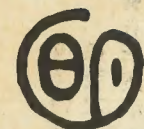
此人到了中原，兩手空空，又不能沒有女人，自然就幹起了搶掠及採花勾當，由於此人的身手極高，沒有失過風。

但是，所謂「沒有失風」是指官方未抓到他的證據，道上的人却對他十分清楚。

他和孫氏兄弟稍有不同的是，不動民女，全是武林中人。

「請問這位是……」江靜明知故問。

（未完·一）



註冊商標



常服

紫金丹

じきんたん

丹

健腦強身  
壯腰補腎  
事業成功

港九澳各大藥行均售  
峨嵋藥廠出品





# 天安851超級營養液

註冊商標

由1990年4月15日起更改包裝



塑料內套正面



塑料內套背面



外盒影像

逕啟者：

我公司總代理之天安牌 851 超級營養液是集多位專家精心研究產品，並由天安高效益技術研究所批量生產，質量上乘，療效顯著，救人無數，著譽中外。本品自在港上市以來，深受消費者所樂用。我公司爲了精益求精，由1990年4月15日起盒內加上塑料內套，敬希各界人士垂注！

我公司鄭重聲明，本品經已商標註冊，任何假冒、仿製或使用“天安”字樣都是違法的（包括出售，儲存任何假冒、仿製商品）。爲了保護消費者利益，諸君購買，希認明真假，以免受騙，庶不自誤。



總經銷：華聲醫藥(香港)有限公司

電話：5483811 傳真：5597762

德利貿易公司

電話：5435508 傳真：8507509



中國保膚適專治一切痕癢、標本兼治、療效高、功效快。

如有痕癢  
請服用

## 中國保膚適

止痕癢  
藥王之王



功能補氣血，理臟腑，  
清血毒、潔腸胃、  
去濕熱、解痕癢、  
消敏感

立止痕癢

96粒裝  
每瓶HK\$120元

請認明佛山出品，帆船牌商標

總經銷：永康醫藥公司

電話：0-6056216

圖文傳真：0-6912119



天府牌

## 強力固牙護齒丸



功能：滋陰補腎·固齒壯腰·消除牙炎

主治：

- 牙齒發炎
- 牙根出血膿腫
- 嘴嚼無力
- 牙週袋深
- 牙根鬆動
- 牙齒鬆脫
- 牙肉酸軟



# 活力寶

醫藥科學家拾數年研究的驕人成果

高級神經細胞的強力滋補強壯劑

醫藥學界推崇備至，  
功效卓著；  
飲譽日本、南亞、歐美，  
舉世知名。

適應範圍：  
用腦過度、失眠健忘、神態倦怠  
、夜臥多夢。脾腎陽虛、體弱乏  
力、腰膝痠痛、力不從心。

**M<sup>®</sup>**

純天然製劑  
絕無副作用  
男女均適合  
可長期服食

中國野生植物研究院監製



總代理：宜利藥品公司

地址：香港沙田火炭坳背灣街26號—28號  
富騰工業中心1814室

電話：(852) 6015715

傳真：(852) 6918344

SOLE AGENT : M & A CO.

ADD: FLAT 1814, FO TAN IND. CENTRE,  
26-28 AU PUI WAN ST., FO TAN, SHATIN, H.K.  
TEL : (852) 6015715  
FAX : (852) 6918344